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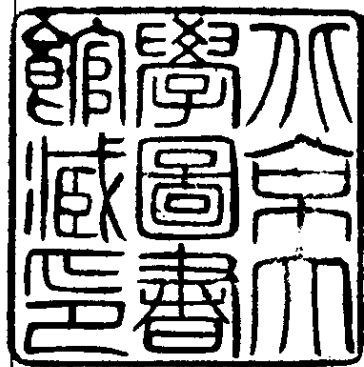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六十一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太平天國野史

(全)

王文濡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太平一朝。自建號至國滅。凡十四年。（清咸豐元年洪軍克永安建號太平天國以明年爲元年故自紀元計之祇十三年）用兵起訖。則歷十有六載。（太平軍起清道光三十年終於清同治四年偕王譚體元敗死於閩）勝敗無常。興亡颺忽。談史者謂其得國之久。不如苻秦。澤民之深。遠遜吳越。率以草竊視之。而不知太平之起蹶。其影響於吾華夏者。實較洪武之屋元。民國之墟清。爲尤重且要也。

泰西之溝通吾華。實始自兩粵。而嚮時華人之具有世界眼光者。亦維兩粵之人爲較著。太平諸王。生聚於斯。習傳彼教。懲於鴉片之敗。創深痛鉅。於是協謀改革。揭竿而起。雖偏安之局。曾不須臾。而清季之廢科舉。尙新學。禁吸煙。重衛生。戒纏足。崇女教。民國之易服制。改陽曆。尊約法。提倡新思潮等等。莫不於是時曾爲一度之試驗。而棄帝稱王。模仿英制。以爲共主之預備。亦似有深意存焉。設天假之助。遂其初志。則今日之倏擾。當已成陳跡。亞東大陸。吾黃帝之裔胄。或扶搖直上。駕日本而上之。未可知也。乃操之過切。於逐鹿未決之時。三令五申。遽以不經見之新政。加諸於數千年陳腐相沿之人民。羣衆駭異。橫生反動。致爲異族所利用。一線之光。仍歸黑暗。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其太平諸王之謂乎。

清兒時。嘗於燈下泥先王母說故事。先王母輒語以太平時之殘殺事。指斥兩軍。不稍偏袒。而獨於石達開李秀成多褒辭。稍長。瀏覽諸家記載。凡語及太平者。著述之人。輒故櫛之。卽對於翼忠二王。亦復唾棄不餘遺力。積威之下。萬衆箝口。於是知小民之隱痛。筆之當較言之爲尤難。而太平一代之真相。軼矣。

辛酉夏。丁君輔之以姚氏所藏洪楊紀事抄本見示。著者不署姓字。書中所記。皆太平故實。而止於清咸豐五年（太平四年）傳者祇三十人。人各百餘字。而獨於職官兵制。考訂周詳。分類極細。爲他家記載所未見。爰搜羣籍。釐訂史例。缺者補之。訛者正之。略者詳之。歷一載而全書始告成功。雖存其原辭。不無穢蕪。而本末兼備。自成太平一代之書。或於異日之修史者有所裨益焉。茲述其緣起及感想如此。

民國十二年三月吳興凌善清序

序

太平一代之事實。東鱗西爪。載諸名人筆記者。既數見不一見矣。顧余有數憾焉。文人好事。嚮壁虛造。一也。成王敗寇。詆斥不當。二也。敘述瑣屑。無關政要。三也。蓋自金田起事。以訖金陵之亡。據地至十餘省。歷年亦十餘載。改正朔。易服色。開國規模。建設略備。攘異族而君之。不得謂爲餘分閏位也。惜無人焉能綜諸書紀載之可信者。擇精語詳以成一有系統之史耳。猶憶二十年前。友人倉山舊主。爲余道及王某（其人曾主申滬報筆政著述甚多）因上書湘鄉不遇。入太平軍。多所規畫。太平敗後。遞迹天南。著洪楊紀事一書。已成未刊。聞爲湘人攜去。今臨平姚君虞琴。所購寫本。據云得自長沙書肆。其卽當時攜去之稿耶。恨不能起倉山舊主而一證之。瀏覽一過。紀載之簡明。制度之詳賅。意當世無人能爲之者。卽爲之。非局中人亦不能如此詳且盡。其所以不署姓名者。或以清多文字之獄。身又曾遭邏緝故耳。姻好桂青凌君。博正而習史辭。願告奮勇。編次此書。寒暑再易。始克歲事。以輾轉傳鈔散失。訛奪之本。而一經點竄補綴。如出一時。如成一手。信乎難能而可貴者。與余賞戲之曰。子今者雖非兩行椽燭。紅粉列侍。如宋子京故事。而亭開野史。布衣得枋袞鉞。所謂書生偉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次讀其序。大言驚座。推崇太平。妝飾面目。易起一孔之訾訾。要之士各有

太平野史 序

見存其說。以待天下後世之評論太平者。余固可以無言矣。
民國十二年三月吳興王文。識於上海民厚南里之寓廬。

太平野史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天王

后主

后妃

卷之二 職官

職官等差總表

王侯分表

職官分表

同職官總表

同職官分表

守土官鄉官表

女官表

女同職官表

太平野史 目錄

職官表補誌

各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同職所屬各官名目

同職官歷傳各典官

流外官

各官勳階陟降名色

初設後廢各官名目

太平五年後增置各官名目

品級銓選

朝內官

軍中官

守土官鄉官

職官總數表

女官女軍總數表

卷之三 兵制

軍目軍冊

軍目式

軍冊式

兵冊式

家冊式

陣法

牽線陣

螃蟹陣

百鳥陣

伏地陣

營壘

夾江爲營

夾河爲營

浮筏爲營

阻山爲營

夾市爲營

據村莊爲營

望樓

城上板屋

土牆濠溝

重濠重牆

木椿十字竹簽

土營

諸匠營

水營

軍械

旗幟

號帽號衣

腰牌

軍火器械隱語

營規

軍營規例

行營規例

號令

老軍

新軍

童子軍

掠城

徵兵

戎機

太平軍總數表

卷之四 宗教

經書

太平野史 目錄

天父上帝醒世詔（即十全大吉詩）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聖書

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大傳福音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天條

天條書

悔罪規矩

悔罪奏章

朝晚拜上帝

每飯感謝上帝

災病求上帝

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

饌茶飯祭告式

凡築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

饌茶飯祭告式

昇天祭告式

禮拜日讚美上帝恩德

時時遵守十款天條

禮拜

講道理

卷之五 禮制

宮室

璽印

印長闊寸分表

朝儀

服飾

儀衛輿馬

稱呼

太平稱謂詔令

卷之六 曆法

時憲書式

太平曆夏曆陽曆對照表

卷之七 刑法

裁判

刑罰

禁律

卷之八 科舉

試士規制

試題

試藝

考試女子

文字獄

卷之九 食貨

貢獻

擄劫沒入

科派

便民由單式

船運

關權交易

卡憑式

口糧

倉庫

幣制

權衡

卷之十 文告

詔旨

討清詔書式

封羣臣詔旨

行軍誅妖詔

刊刻詩韻詔

勸人戒烟詔

誥諭誠諭訓諭諭諭之分別

誥諭式

回覆誥諭式

誠諭式

訓諭式

誨諭式

札諭式

平行照會式

將憑式

批示式

公文封簡式

章奏

本章式

稟奏式

稟報式

稟申式

敬稟式

告示

東主告示式

北主告示式

翼主告示式

北翼二王會同告示式

燕王告示式

佐天侯告示式

檄文

天王檄文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翼王檄告招賢文

天將林彩新檄文

丞相某檄文

憑照

官照式

官憑式

暗記憑據

各館門牌式

船票式

船牌式

貢單式

鄉卒門牌式

封條式

文字

天父名諸王及王子孫名諱改避諸

字

皇上帝天王聖神諱改避諸字

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軍中語忌所改諸字

創造諸字

數目諸字

五行次序

隱語

聯語

詩

卷之十一 災異

紅羊劫讖

清咸豐年號之讖

太平野史 目錄

制藝中預兆

推背圖預言

黃孽禪師詩

江寧童謠

烽烟太平

僧一朗識人

四川童謠

白鼠作畫

星異

蔡勤卜傷大將

五色蛇

兎異

卷之十二 首事諸王傳

東王楊秀清

西王蕭朝貴 子有和

七

南王馮雲山

北王韋昌輝

翼王石達開

天德王洪大全

燕王秦日綱

豫王胡以洗

卷之十三 殉國諸王傳

英王陳玉成

忠王李秀成

侍王李世賢

順王吳如孝

章王林紹璋

慕王譚紹洸

航王唐正財

護王陳坤書

堵王黃文金 弟昭王文英

扶王陳得才

遵王賴汝光

康王汪海洋

偕王譚體元

導王陳仕榮

從王陳德隆

孝王胡昇文

祥王黃隆芸

潮王黃子澄

翰王項大英

列王方成宗

直王林得英

佐王黃和錦

東王賴桂芳

卷之十四 國宗傳

烈王陳時永
威王陳榮
睿王李瑞生
端王藍成春
佑王李遠繼
懷王周春之
贊王賴阿養
洪仁發
洪仁達
洪仁政
洪仁玕
楊輔清
韋元玠
韋濱

太平野史 目錄

卷之十五 列傳 以下均終於太平朝者

韋志泰
韋得玲
韋以德
石鎮崙 弟鎮崗
石祥貞
石鳳魁
賴漢英
羅大綱 弟瓊樹
曾天養
林鳳祥
李開芳
吉文元 弟志元
朱錫崑
曾立昌

九

黃益芸 許宗揚 林啓容 林錫保 黃再興 羅際隆 余廷璋 涂振興 張潮爵 曾鳳傳 曾水源 白暉懷 覃炳賢 魏超成 周勝坤

陳宗勝 弟宗揚 張維崑 陳承琰 胡海隆 曾錫謙 李壽春 侯淑錢 羅蕊芳 劉承芳 陳桂堂 張子朋 吳可儻 譚順添 李復猷 藍大順

李短搭 李世光 梁兆鴻 劉勝芳 陳轉 汪成林 曾錫發 陳世保 陳贊元 李長有 吳春和 孟文慰 金之亨 任大綱 梁修仁

黃鳳岐 陳文金 汪得勝 劉紹武 梁國安 熊常易 鍾廷元 廖敬順 胡萬智 萬象份 伍大貴 陳大爲 周少魁 趙元發 王興化

羅文元 章成金 劉松稱 吳守剛 陳上林 車自綱 李興隆 翟明海 李雅鳳 吳法 洪方 莫興 吳德孝 陳麗江 黃立英

陳明官 蔡光遠 周學福 王智明 李定發 孫子安 霍天燕 石廷玉 賴汝禾 鄧傳意 吳桂先 鍾觀沛 馬清太 陳聚成 陳安成

梁顯新 孚元徠 李尙揚 錢加仁 馬桂功 朱衣點 賴裕新 古文義 張承德 施得桂 汪敬之 曹盛勇 萬國鎮 黃有才 林正揚

張在朋 蔣開揚 李元茂 汪起賢 黃玉崑 曾添浩 李壽暉 童容海 賴文鴻 黃金愛 陳炳文 鍾英 李來勝 黃超鳳

卷之十六

列傳 以下均不知所終者

陳元旺 李壽成 張遂謀 曾水連 李維新 曾夢章 陳緝室 黃忠來 黃英兆 陳仕章 孟文建 陳宗志 新成金 彭亦嵩 劉尉鴻

韋球 陸瑛 梁俊明 楊明來 隆超富
卷之十七 文學傳

何震川 盧賢拔 曾釗揚 方技傳 李俊良 何潮元 賓福壽 鍾芳禮
卷之十八 女官傳

洪宣嬌

傅善祥

外臣傳

白齊文

卷之十九

倖臣傳

蒙得恩

侯謙芳

侯裕寬

黃啓芳

貳臣傳

邵雲官

鄧光明

丁太陽

蔡元隆

洪容海

太平野史 目錄

章俊

古隆賢

伍貴文

汪安鈞

周文嘉

范啓發

張大州

汪懷武

汪有爲

吳人杰

譚富

莫恩詣

鄧維揚

卷之二十 載餘
附廣德州志載洪容海事

一五

太平朝之外交

天王答美國總統書

侍王答各領事書

黃天將答各領事書

馮天將答各領事書

女館

東王磨鍊館女

詠女館

東王之奢侈

翼王善技擊

翼王弭盜

忠王之治軍

石綺湘

卜應期

劉瑋林

陳開響應太平軍

錢江上書

牌尾館謀叛

解元對句

王曉上忠王攻上海策

南北皆非

馳馬詩

寓意詩

暗術

好善得生

葛謙山

蕭三娘

韋檢點

畢三父

胡元偉

宮人楊氏
士人滑稽
九江烽火
金山長蛇
炮口中彈
何鏡人
清吏之權術
太平銅礮
武昌地雷
漣衣嫗
韓寶英
太平軍之飲食
太平間諜
蕭智懷
黃公俊

太平野史 目錄

聽王妃
天王日記冊
杭州婁通判
炊飯太守
楊二姑
老僧神勇
道姑神勇
譚鐵臂之艷遇
頭上烙印
利用偶像
太平軍之格致
黃淑華
太平軍納資捐清官
金像被竊
乃埋世民

一七

太平野史 目錄

楊妃榻

禁纏足

薦紳之子

李來中

某天將

雀牌爲太平時之酒籌

太平軍捕狼

典金官盜金

天王戲腐儒

三眼狗

白鸚鵡

支那之友之記述

中秋對聯

太平軍之見解

太平野史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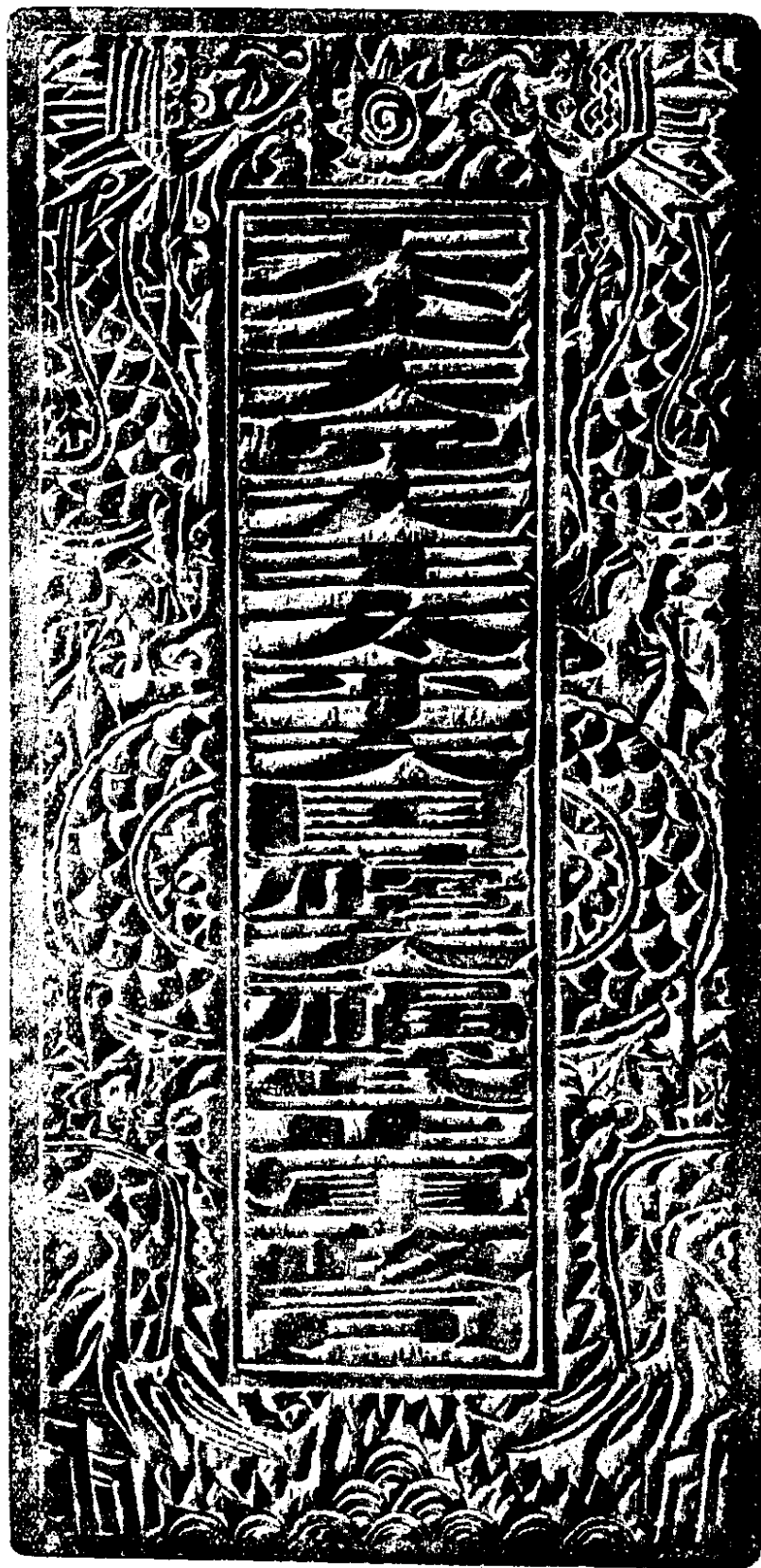
一八

天 王 洪 秀 全





軍 政 司 印



忠 王 憑 照 式

真忠軍師忠王李

給憑事茲有洋兄弟哈喇等在上海寧波一帶
採辦兵船凡是經過地方隨時濟米糧油鹽等
伙等仰不致缺乏為要一經办訖即為交真與

天興聽王查照並付給憑直可也再仰沿途把守

關上

候

天父天兄天王太子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

丹

太平野史卷之一

本紀

天王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身材適中。美秀而文。兩目斜上。嚴重有威。生於清嘉慶十七年七月。父國游早死。幼穎悟。七歲就村塾讀。目數行下。尤嗜史學。於古帝王之成敗興亡。論斷歷歷不爽。嘗應童子試赴郡。遇一星者。就而問之。星者曰。子非於青紫中討生活者。然貴不可言。願自愛。秀全笑謝之。試畢。果落第。睹清政之溷亂。官吏之貪殘。民生之困蹙。遂隱蓄革命之志。時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官捕之急。聞入耶教可藉之以抗官。乃往香港。受教于英牧師郭笠士門。以傳教游廣西。居鵬化山。桂平曾玉珩相延爲塾師。遂與土豪楊秀清陰相結。武定蕭朝貴。秀全妹婿也。與貴縣石達開。秦日綱皆客桂平。咸師事秀全。是時廣西海饑。羣盜蠭起。慶遠則有張家福。鍾亞春。柳州則有陳亞潰。武定則有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有區振組。潯州則有謝江殿。大股則數千人。小股亦數百人。四出擾民。焚掠甚慘。秀全乘之。與馮雲山。楊秀清。創立保良攻匪會。練兵。籌餉。而揭竿之勢以成。先是秀全忽暴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謂衆云。上帝召

28

金田。一說秀全被逮。會玉珩馮雲山皆株連入獄。會瘐死。雲山以賄得釋。遞解回籍。不久又復西行。爲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馮洪乃僉曰。洪秀全天兄。宜爲王遣人至花洲山迎之。遂踞金田。以起事。分赴旁邑。招納諸亡命。拜上帝會者。貴縣林鳳祥。揭陽羅大綱。衡山洪大全等。率黨從之。有衆萬人。兵皆蓄髮。易服。制清廷罷鄭祖琛職。命向榮爲廣西提督。副都統烏蘭泰幫辦軍務。移兵進剿。十一月丁巳。洪軍及清軍戰于金田。大破之。殺清副將伊克坦布。明年清文宗立。是爲咸豐元年。秀全與向軍戰。復破之。進屯大黃江。分掠桂平。武宣。貴平。南等縣。前鋒及象州。八月。秀全率大軍分水陸趨大黎。窺永安。向榮烏蘭泰分兵追之。烏軍阻山內。秀全反擊向軍。乘雨薄之。向軍大敗。閏八月甲申。克永安。始建號曰太平天國。秀全自立爲天王。妻賴氏爲后。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綱胡以洗等稱丞相軍師。清廷大震。命欽差大臣賽尙阿合軍數十營圍永安。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有爲太平軍說向榮者曰。兵法圍城。當缺一隅。榮信之。太平元年二月戊戌。太平軍自永安潰圍北趨陽朔。清軍邀擊于山岡。天德王洪大全被擒。會大雨。清軍乏食。天王復合隊與戰。清軍敗績。殺清總兵長瑞。長壽。董光甲。鄒鶴齡。逕趨桂林。烏蘭泰率死士躡之。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太平軍用兵夾攻。奮力反擊。清軍復大敗。烏蘭泰中礮死。三月。天王圍桂林。踰月不克。解圍北趨靈川。克興安全州。入湖南境。清將

江忠源慮太平軍乘湘水漲。刼船東趨長沙。急扼蓑衣渡。渡狹。夾岸多林木。伐木爲堰。張旗幟爲疑兵。太平舟師果蔽江下。忠源扼擊之。鏖戰兩晝夜。太平軍大敗。南王馮雲山中礮死。之王棄輜重登陸。奔永州。阻水而東。克道州。衡州。桂陽。郴州。軍聲復振。八月。西王蕭朝貴以輕騎襲長沙。不克。死之。時天王屯兵郴州。聞朝貴死。悉衆攻長沙。以榔桂礦夫穴地攻城。九月丙子。南城魁星橋地雷發。城裂四丈。清軍死力拒戰。呼城丁掘街石塞缺口。城復完。十月己卯。金雞橋地雷再發。甲午。魁星橋地雷又發。城崩八丈。皆不克。時以圍攻久。地道屢無功。軍中有攜貳者。天王欲還軍。會得玉璽。衆皆呼萬歲。遂于乙未夜半。悉衆從浮橋渡湘。西走道龍回潭。趨甯鄉。故分小股南行。明日日中。城軍瞭望壘空。動色相告。將帥愕視。不知所往。戊戌。太平軍克益陽。掠民船數千。出洞庭。窺岳州。清提督郡守皆先數日棄城走。十一月己酉。克之。時湖南爲防江計。塞土星港。拒太平軍。數月間。所遮留估舟約五千餘。至是。太平軍盡刼之而東。鱗艘萬艘。帆幟蔽江。所過城鎮。望風披靡。乙卯。薄漢陽。戊午。克之。遂燒漢口水涸。江中漲。巨洲。太平軍自漢陽以鐵索繫船爲浮橋。絡繹達武昌。往來渡兵。風濤竟不作。兩軍皆驚爲神助。乃傍省城四圍築壘。日夜環攻之。時清援軍萬人駐洪山。號勁旅。隔太平軍壘不能進。遣諜約城內夾擊。鄂撫常大淳慮城敗。恐有失。不許。太平軍瞰文昌門濱江穴。

地丈餘。置地雷。已卯地雷發。省城崩。城內外援守軍皆匿走旁邑。太平軍遂登城。天王既克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與楊秀清等議所向。或言據武昌爲都城。遣兵道襄樊北伐。中原。或言金陵天府。饒財富。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楊秀清主之。遂決意東下。

太平二年正月丁未。天王棄武昌。悉衆東下。帆檣蔽江。陸軍夾兩岸行。壬戌克安慶。清江南總督陸建瀛悉出舟師。分屯東西梁山扼之。比太平軍至。水師輒委船而去。建瀛遁歸金陵。幸未太平軍圍金陵。環城築壘二十四。其船自新洲大勝關迤邐至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攻城。二月乙酉。儀鳳門地雷發。城崩。太平軍驟登。而穴內尙埋地雷二。須臾又發。登者皆斃。清軍爭割耳獻功。而太平軍他股已由三山門越城入。殺建瀛。及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羣臣議定都東。王楊秀清曰。河南居天下之中。古東京也。立都便。天王以爲然。議留黨守金陵。自將由淮安北伐。有老年舟人呼曰。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金陵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天王悟。遂改金陵爲天京。毀總督署爲王宮。立法條十號。曰。天條。凡拜邪神有禁。殺人害人有禁。不孝父母有禁。讀妖書有禁。奸盜有禁。欺詐有禁。匿財不報有禁。夫婦同宿有禁。私逃者斬。兵入民房者斬。所至設高座。說天條。謂之講道理。遣丞相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徇鎮江揚州。皆下之。先是太平軍棄武昌。清提督向榮復陷之。率所部躡之而東。迨抵金陵。陷已旬日。乃率部將張國樑繞道至孝

陵衛軍焉。是謂江南大營。同時清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帥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至揚州。軍于城外。號江北。大營五月。江北軍造樓船攻揚州。太平軍拒之。殺清總兵雙來。十一月。江南軍圍鎮江。天王移皖南軍救之。丁卯。清軍陷揚州。曾立昌走瓜州。

太平三年二月。江北軍圍瓜州。太平軍大破之。殺清總兵瞿騰龍。遂克太平。自瓜州結壘。屬於江。以達金陵。舟師往來如織。閏七月辛巳。清軍陷太平。壬午。楊秀清出兵奪清壘。不利。三路皆潰。十月。清江北軍犯浦口。江南軍復分兵渡江。由金湯門外五路並進。太平舟師飛槳迎戰。連戰皆敗。於是太平軍自金陵迤東而南。雨花台諸壘盡下。清軍偪南門而營。時天京久困。圍師糧不繼。天王命揀男婦之老弱者。佯令城外刈麥。既出而閉之。以減軍食。

太平四年三月庚寅。清將吳全美等率紅單船攻三山。陸師助之。太平舟師敗績。三山者。濱大江。據金陵上游。太平以重兵扼守。以阻清水師之西下者也。七月。清江南軍陷蕪湖。十一月。清軍圍瓜州。天王遣兵援之。

太平五年三月戊午。克揚州。庚午。清軍復陷揚州。時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圍鎮江。令知府劉存厚進高資。築三壘於煙墩山。以絕城糧。天王患之。遣輕騎數萬出句容。約鎮江軍趨高資。圍劉存厚營。吉爾杭阿兵才數千。清將皆閉壁自保。不相救。或勸其棄高資。吉爾杭阿不聽。遂馳騎入存厚營。太平軍攻之。吉爾杭阿中礮死。向榮聞警。遣張國樑馳救。太平軍連戰

不利。遂解存厚圍返天京。當時向榮、張國樑在清軍中。雖負重望。稱江南勁旅。聲威遠出。北軍上然。頻年攻戰。餽餉乖時。軍士忍飢赴敵。頗缺望。楊秀清知可乘。請于天王。夾攻江南大營。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自西而東。趨天京。拊清軍之背。天京大軍自西而東。與相應。更命溧水、金柱關等處之兵橫截。秀清自率勁旅出通濟門。先命賴漢英率紫金山兵奪七寶橋。以挑之。向榮、張國樑狃常勝。併力截殺。漢英忽稍却。向榮益促大營兵赴前敵。吳如孝以鎮江兵突薄之大營。空虛守兵驚散。前敵清軍見大營火起。退無所據。倉卒亦潰。太平軍數路乘之。清軍死傷遍地。遺械無算。國樑獨以身翼榮突圍出。稍收散卒。退保丹陽。太平軍復躡之。環城外築壘幾遍。榮憤懣成疾。七月。榮疾大漸。或勸退保蘇常。榮喟然曰。吾病不能進。更何顏南走。乃以軍事付國樑而卒。天王之起兵于金田也。自桂林而長沙。而武昌。所至榮皆躡之。迨定都金陵。榮復頓兵堅城。日夜與太平軍鏖戰者四年。至是天京將士皆額手相慶。天王益日居深宮。臣下罕得見。軍事皆決於楊秀清。文報先白東王府。刑賞黜陟由之。出諸王如韋昌輝、石達開。雖同起草澤。比于偏裨。常令遠攻江西、湖北、江南大營。既潰天京。無圍師。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自立。一脅天王過其宅。令其下呼之。萬歲。天王不能堪。曰。弟稱萬歲。何以處兄。因召昌輝密圖之。昌輝新自江西敗歸。秀清責其無功。詬厲頗甚。昌輝恚。亦欲殺秀清。一日。秀清招飲。昌輝戒備以往。卽席刺之。洞胸。斃而食之。乃令于衆曰。

東王謀反。吾陰受天王命誅之。衆洵懼。昌輝令閉城。搜東王黨。殲焉。於時石達開在湖北。洪山黃玉昆在江西。聞亂趣歸。達開頗誚讓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甯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天王乃大恐。使使隱約秀。請餘黨于城外共攻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縛送天京。磔之。夷其族。傳首寧國。甘言召達開回。既至。羣議如秀。清故事輔朝政。天王已誅楊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走安徽。不復歸。於是始起諸王。畧盡乃封陳玉成爲英王。李秀成忠王。李世賢侍王。黃文金堵王。楊輔清輔王。其餘踵起。封王者至有九十餘人。之多兵事專之于忠王。而內政則天王兄弟安王洪仁。贊福王洪仁。達柄之二人貪婪險刻。狼狽爲奸。刑賞黜陟之事。遂不復如東王時之嚴飭矣。

太平六年閏五月。清張國樑陷句容。十一月己丑。國樑復陷鎮江。吳如孝遁歸天京。同日清將德興阿陷瓜州。

太平七年二月庚申。清軍陷秣陵。張國樑進攻七甕橋。天王開西南門出大隊迎戰。不利。清軍始逼天京。而軍和春。張國樑定計作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之。鑿山越水。屬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舢板聯爲水營。絕應援。天王患之。誠各門嚴守備。潛結壘於壽德州。悉銳出突長圍。不克。死者枕藉。是時清廷圍師八萬人。和春雖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樑。國樑之名著甚。八月九。洲太平軍越江浦攻浦口。連戰皆勝。國樑分河南兵渡江救之。太平

軍分兵禦清軍。益力撲浦口。壬戌。江北。大營潰。清統帥德興阿乘艇船遁揚州。于是江浦。天長。儀徵。皆克。九月乙亥。英王陳玉成攻揚州。克之。丁亥。清將張國樑復陷揚州。己丑。太平軍克六合。

太平八年三月。張國樑犯九洑洲。天王遣兵拒之。敗績。附洲諸壘皆被燬。十月。清將李若珠犯六合。太平軍出紅山窰截其後。圍之數重。併力擊之。若珠僅以身免。太平軍遂乘勝圍浦口。克之。殺清將周天培。

太平九年正月。清將張國樑大舉犯浦口。遂進攻九洑洲。乙亥。陷之。直逼天京。其軍銳甚。旋與和春議招降太平軍。於是太平壽德州守將秦禮國。七里洲守將謝茂廷。相繼納款於清軍。約內應。二月戊戌。清軍進攻七里洲。秦禮國應之。上關下關皆陷。江南大營復振。天京岌岌不可終日。李秀成命李世賢取道廣德安吉。進克杭州。和春命張玉良分兵援之。三日丁卯。杭州復陷。李世賢還攻東壩。克建平。溧陽。圍金壇。窺常州。是時大營清兵四出赴援。援浙兵之不能遽返。天王覘大營兵薄。促浙皖江北之軍十道並進。齎集天京。初。清軍自長圍成。自謂天京指日可下。將士頗驕。和春復念饋餉之艱難也。議月餉三分而減一。其一俟功竣補給。而存營銀尙數十萬兩。士卒憤怨。傳單相煽惑。張國樑憂之。而不能爲謀。天王遣諜偵得其實。先以重兵屯句容。以斷清軍之後。而日夜出兵撲圍。師國樑拒戰。八晝夜。勢不能支。

餉又不濟。軍心益渙。戊申。太平軍前後夾攻。天忽酷寒。至夜雷電。以風大雪。厚數尺。清軍殲凍。居守者譟集。翼長王俊帳下索餉。不得。遂肆掠。通衢拒戰者亦遽退。太平軍乘勝薄之。清營各處忽火起。軍士紛竄。國樑殺數人。不能止。遂全軍潰散。和春退奔丹陽。國樑方欲如前年故事。收集潰卒一萬二千人。亦退丹陽。圖再舉。李秀成率數萬騎由溧陽宜興。步步躡之。張開南門迎戰。望見秀成旗幟。軍復潰。國樑憤甚。揮親軍奮馳鏖戰。潰卒塞途。壅蔽不得前。秀成遣勇士潛入潰卒中。狙擊張創甚。國樑躍馬丹陽河而死。遂克丹陽。和春退保常州。太平軍復躡之。和春收潰卒迎戰。受重創。退至潞墅。嘔血而死。四月。李秀成克常州。蘇州。清廷大震。詔曾國藩爲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命規取天京。左右皆勸國藩直逼金陵。規復蘇常。國藩不從。堅持力攻安慶。取建瓴之勢。自是天京無圍師者二年。

太平十年八月。清曾國荃陷安慶。

太平十一年。

清同治元年

三月壬寅。曾國荃陷巢縣。甲辰。進襲和州。復陷之。四月壬申。國荃陷太

平。甲戌。復陷蕪湖。五月。國荃進犯秣陵關。太平守將舉關降。於是諸要隘相繼盡失。清軍水陸直逼天京。營於雨花台。是爲湘軍圍攻天京之始。天王數使使趣李秀成自蘇常赴援。而數出勁卒攻雨花台。輒不利。五月。太平軍與清軍戰於六郎復。大敗。天王益不安。促李秀成還天京。時清左宗棠犯衢州。李鴻章圖松滬。秀成奔命未遑。乃先遣其國宗引兵數萬自蘇

州西援。六月。與清軍屢戰於雨花台。互有勝負。天王收其軍入城。八月。江南大疫。清軍互相傳染。死者山積。曾國藩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曰。我軍薄雨花台。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而李秀成引兵三十萬自蘇常奔至東。起方山西訖板橋。鎮連營數百圍清廷。圍師數匝。水陸阻隔。不相聞。曾國藩在安慶。憂之廢寢食。飛檄令國荃撤圍。國荃數突圍。不得出。乃分其軍爲三。以其二防城。中夾攻。自將其一當秀成。一夕。築小壘。無數。留孱卒守棚。選健者日夜拒戰。更代眠食。軍士傷亡頗衆。已西部將倪桂節中礮殞。國荃左頰亦受鎗傷。裏創以巡營。李世賢復自浙江引軍與秀成軍合。鑿地埋火藥。辛酉兩穴同發。土石飛躍如雨。清營牆圯。國荃督軍士露立牆外。環擲火球。併力拒之。牆缺復完。國荃乃令各軍掘內壕。秣厲以守。會糧盡。清將皆謂非出一死戰。不足以圖存。國荃乃命李臣典等出東路。曾貞幹出西路。彭毓橘。蕭孚泗等出南路。甲申。臣典燒東路四壘。火光燭天。太平軍之在西南者。倉卒驚潰。三汊河。太平軍復爲曾貞幹所敗。蕭孚泗。彭毓橘乘勝逐之。東路西南路諸太平軍皆不戰而靡。於是蘇浙數十萬之援師皆解體。是役也。清曾國荃以孤軍居圍中。戰守四十六日。將士殺傷殆半。其存者亦皮肉將盡。而太平援軍號稱數十萬。各帥皆不相統屬。除秀成外。皆嬉戲不復以清軍爲意。城中亦坐視不出一兵。致有此挫。自金田起兵以來。未有如此之敗衄也。

太平十二年四月癸卯夜。清曾國荃陷雨花台土城。進襲九洲。令陸師伏叢莽中。從隄埂缺。覓水而進。而以水師夾洲上下。庚申味爽。兩岸戰旗並舉。突出襲之。守兵伏洋鎗隊於洲。三面伺閒出擊。清軍精銳多傷亡。至夜欲退。清將彭玉麟令曰。洲破乃還師。時月色冥濛。西南風大作。清軍移船。以火箭射太平舟師。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守兵亂。清軍呼噪而登。九洲遂陷。州兵萬餘人爭赴火。踏水無一肯降。清者於是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中和橋雙橋門七寶橋秣陵關博望鎮諸壘盡陷。十一月。清軍於神策門掘地道成。戊申火發。城崩數丈。清軍肉薄爭登。太平軍扼守月城橫洞。清軍不能進。死傷三百餘人。李秀成聞警。自蘇州領兵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間。自率百騎入太平門。勸天王棄城同走。不聽。曾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

太平十三年正月戊申。李世賢黃文金克績溪。入江西。秀成益說天王出就食。天王流涕不肯去。秀成不得已。留天京城守。曾國荃度城中糧將匱。命水師巡江。見民間運米入城者。輒奪之。命陸師繞鍾山後。斷陸路運道。更命梁美材屯洪山。朱南桂屯北固山。塞神策門。傍元武湖阻水爲圍。天京之圍始合。而糧絕矣。四月。秀成日放婦孺出城。節食終不給。乃以無米告。力勸天王就食。江西天王命衆曰。闔城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者草也。旋命衆於城內毀民房種麥。以救飢。復緩不濟急。人心益渙。天王自知大勢已去。益託病不理朝事。一夕密召

仁發仁達至宮中。謂之曰。朕自誅殺楊韋。後常忽忽不樂。近日偪處圍城。益復無聊。秀成曰。聒朕就食四方。朕一教民。賴天父之力。自金田起事。而躋大位。已十餘年矣。今兵敗勢蹙。翼胞復被害於西蜀。股肱盡矣。雖出行將何之。朕已請於天父。與此城相生死矣。仁發對曰。天。王是天下萬國真主。凡事自有天父。天兄作主。何懼之有。天王唏噓泣下。復曰。我前疑秀成質其母妻。滅其兵力。今知其心無他。朕甚悔之。遂揮二人出。時清兵薄城益急。天王一夕數起。至二十七日。慨然謂左右曰。自古有帝王而為俘囚者乎。遂仰藥而崩。會國藩奏清廷摺云。偽天王之屍。直至六月杪始從偽宮內掘出。扛至營次。該逆屍導向邪教。不用棺木。偏身包裹繡龍黃緞。雖勝膊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尚全存。已問曰。左股右勝。肉猶未脫。乃暴烈火焚之。有偽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年五十二歲。時孤城已垂危。懼秀全經年不見。臣僕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將士瓦解。仁達仁發與秀成謀秘不發喪。延至五月戊申始行宣布。立后主福璣為天王。

后主

后主福璣。天王長子。賴后所生。九歲時。天王名之曰天富貴。後天京陷。后主奔湖州。清軍獲其璽。其文上刻洪福下橫列真王二字。悞合為璣。因名之為洪福璣。太平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王以勢蹙仰藥死。羣臣恐懼。秘不發喪。延至五月戊申。始擁立福璣為天王。年僅十六歲。孤城久困。童年悚懼。政事皆由安王仁發。福王仁達。千王仁玕主之。己巳。清將李祥和奪龍膊子石壘。占之。龍膊子者。太平軍所謂天堡城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巔。可以俯

礮城中清軍密排巨礮於其上。晝夜轟擊。城堞皆頽。李秀成率死士露立還轟其礮壘。多命
 中。清軍卒不得逞。先是清軍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秀成見地上
 草色。卽能辨之。命軍士掘橫隧。以毒煙沸湯拒之。每穿一穴。清軍死者率千數。百人清統師
 曾國荃憂之。六月庚午。國荃令軍士各持柴草。擲於城下。廢隧之上。高與城齊。示將由此以
 登城者。太平軍爲所愚。嚴加設備。不復顧及地道。清軍乃於廢隧中併力挖掘。甲辰。地道成。
 實火藥三萬斤。以巨石封之。乙酉。日中。地道火發。初隱隱若雷聲。俄而寂然。清軍皆氣阻。繼
 忽又轟發。城崩二十餘丈。磚石雨落。擊人於數里外。死者數百人。清將李臣典先登太平軍
 併死。拒之。臣典創甚。其衆卻潰。蕭孚泗繼之。鬪於城缺中。而他股已越城入。天京遂陷。時城
 中守軍尙數萬人。率皆菜色。死戰無一肯生降者。后主知外城破。子城不可保。與賴后閉宮。
 將自焚。秀成破門入。奉后主趨旱西門宮中。遂火起。后主不善騎馬。忽傷足。秀成以己所乘
 者乘后主。便偕千王洪仁。阡邱王洪仁。政雜亂軍中。衝門以出。一說外城既陷。福瑱與秀成
 僻陞禁城中。舉火。清軍臨城疑爲詐。未敢入。越數時。無聲息。意爲空城。使兩營兵盡剃髮。伏匿
 伏兵突起。截殺無一得出。城者太平軍乃衣清軍衣。詐爲敗退。狀城外清軍以爲先入者。復
 出不疑。其禍已見。隨後衝出者萬人。始秀成以馬劣不能及。卒爲清軍所擒。己丑。后主至廣
 德。甲午。堵王黃文金迎后主至湖州。七月。清將蔣益澧敗太平軍於晟舍。進圍湖州。后主懼。
 文金遣其弟文英奉后主還走廣德。乙卯。湖州陷。文金亦率衆至廣德。八月。黃文金奉后主

走甯國。出昌化白牛橋。清軍邀擊。堵王黃文金負創死。昭王黃文英、裕王李繼達、偕王譚體元、奉后主道建口。趨績溪。乃由遂安走開化。入廣信。清軍扼之。乃走鉛山。太平將丁太陽率衆趨石城。謀迎后主入瑞金。會清將張岳霖等邀擊之。后主兵敗。與譚體元、李繼達相失。乃走瀘溪。斜趣山谷。間晝夜行。九月。清將席寶田聞后主在。率輕騎裹糧行。三日。夜偵所向。及之。太平軍反擊。復大敗。殘騎才千餘。后主率之。而南寶田度太平軍一日未飯。必止餐。令軍士蓐食。復進。己酉。平旦。及石城。見炊煙。寶田繞旁山先設伏。然後薄之。太平軍棄食遽走。中伏。殺傷過半。千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昭王洪文英及后主未婚妻皆被擒。后主跳而免。寶田跡之。不能得。辛酉。寶田部將周家良聞小兒牧馬者。謂其曹曰。小天王過此矣。家良窮山中索之。后主從數小兒北走荒谷中。遂被獲。寶田訊之。證之。諸俘者皆曰。是矣。乃聞其事於清廷。並仁政、仁玕、文英。駢戮於南昌市。或言會國荃破金陵。謂洪福瑱已自焚死。國藩據以入告。左宗棠頗譏謂之。因是會左有隙。及席寶田獲福瑱。請獻俘於朝。會黨復謂非是。清廷慮解京審訊。真偽俱與。會左感情有碍。遂命戮之。於南昌。又清稗史言。金陵陷。洪福瑱奔黃文金。時浙軍圍湖州。旦夕且破。洪仁玕謀於文金。欲請福瑱遁美國。以存洪氏一線之胤。為他日恢復地。文金即使仁玕從。洪仁玕亡海外。仁玕不可。曰。美洲識我者多。恐事機不密。清廷必索之。輔王堅忍。有急智。益以屬之。且東王與天。王共首事。不可令浙滅無後。文金從之。輔王為楊輔清秀清弟也。仁玕有一西友。亦教徒。因以福瑱屬之。資以財賄。潛由上海而至美洲。輔清實從。遂為美洲三合會開幕之始祖。隱語齊有三水共合福齊天。蓋隱指洪福瑱為小天王也。

后妃

天王后賴氏。廣東嘉應州人。父賴公。故士族。嘗讀明季諸史。慨然有興復志。時兩粵志士。秘密結社者。詭隱術藝間。賴公獨深與結納。且資給焉。嘉應俗敦樸。后習女紅外。恒侍父聽講。授性敏悟。有識斷。論古今大事。往往不爽。既及笄。求字者踵相接。賴公無一可。母黃氏叩其故。則曰。碌碌者。豈我女偶耶。會賴公作廣州游。遇故友。道天王問功名事。花縣故有戚。往覘之。信。以后歸焉。天王家窘甚。后脫簪珥。並賴公資助。遂密結同志。往來谿峒間。以傳教爲革。命先導。金田起義之先一年。天王令人至廣東。挈眷屬。凡有謀畫。后實與聞。永安突圍。后率將士眷屬。橫刀躍馬。鼓噪助陣。因潰清師。適賴氏族衆。率嘉應州民二千人來。勢益壯。辛亥。太平天國成立。冊爲王后。自永安至金陵。戰無虛日。親緝甲士衣履。佐軍陣。尤嚴男女之別。軍中分二行。不得紊金陵設館鈴束。更甚違禁者。誅雖起義重臣。無敢亂羣肆虐者。蓋后性果毅。重名節。恒不直洪宣嬌所爲。楊秀清乞宣嬌如東府。后力持不可。其弟漢英亦上書極諫。秀清因此忌后。抑賴氏不少假。后以秀清跋扈。遲必變生。潛遣漢英文洸等圖之。秀清既除。密請以軍國大事一委忠王李秀成。後洪氏兄弟次第柄政。疑秀成權重。掣肘媒孽。無不至。其居中調護者。后力爲多。然內外閹隔。事已無可爲矣。太平天國十三年。天王暴薨。或曰藥死危城陷落。后急召忠王至殿庭。牽福瑱手而詔之曰。此洪氏一塊肉。成敗惟君言已。即入闔宮自焚死。卒年四十有七。生二女。長爲崇明公主。次爲尙明公主。后主生時。飛鳥千百盤。

旋空際。既集樹端。歷一月始散去。村人傳爲瑞異云。

詹氏天王妃。廣東興寧縣人。故世家女。端嫻貞靜。與賴后甚相得。太平天國五年。生一子。因感事憂歎鬱鬱卒。天京陷。其子不知所終。或曰。先爲某外人攜出。避地至海外云。

蕭氏天王妃。廣西潯州武宣人。西王朝貴族女弟。輕矯習鞍馬。錦衣玉貌。馳驟若飛。粵西婦女故多力。部勅成一軍。永安圍解。建功至偉。沿江東下。翊衛天王左右。清軍圍天京。急間出撓敵。後天王仰藥。妃亦隨殉。

謝氏天王妃。廣西桂平縣人。天王傳教至潯州。妃信奉尤篤。入宮後。率嬪嬙愛嬪嬉嬪等。朝夕念讚美。性慈善。憫沿江婦女罹纏足害。請申禁。天京將陷時。宮中咸驚泣。妃神色自若。以登天國相慰。勉遂自經死。

方氏天王妃。廣東香山縣人。通翰墨。習外國語。掌內廷書翰。病詞臣撰述多浮辭。故詔令批答間用淺語。俾人習解。天京陷。自焚卒。

曾氏后主妃。廣西人。丞相添養女。添養沒岳州。其女育於宮。賴后撫之如己出。通書史及騎擊。太平天國十三年。冊爲妃。變起未成。禮城陷。日與后主偕出。后主被執。墜崖卒。



太平野史卷之二

職官

太平初建國。自諸王以下。僅有丞相軍長侍衛諸名。至克湖北。都金陵。政務紛繁。設官始冗。其制分朝內軍中守土爲三途。有仿古制而稍變通者。有因事制宜而特設置者。名目繁多。已不如初制之政無廢員。員無廢事矣。至於女官。有軍師丞相總制監軍軍帥各職。則自古所無也。茲考當時清吏文案及諸家記載之可信者。並採太平遺老所述。列表分目。訂爲職官云。

職官等差總表

一	東	西
等	王	王
二	南	北
等	王	王
三	翼	天
		德
等	王	王
四	燕	豫
		國
等	王	王
五	侯	
等		
六	承	恩
等	相	賞
		承
		相
		平
		湖
		承
		相

七等	檢點	職同檢點	恩賞檢點	十三等	師帥	職同師帥	恩賞師帥
八等	指揮	職同指揮	恩賞指揮	十四等	族帥	職同族帥	
九等	將軍	職同將軍	恩賞將軍	十五等	卒長	職同卒長	
十等	總制	職同總制	恩賞總制	十六等	兩司馬	職同兩司馬	
十一等	監軍	職同監軍	恩賞監軍				
十二等	軍帥	職同軍帥	恩賞軍帥				

王侯分表

一等王	東王 楊秀清
二等王	南王 馮雲山 北王 韋昌輝
三等王	翼王 石達開 天德王 洪大全
四等王	燕王 秦日綱 豫王 胡以洗
侯	頂天侯 秦日綱初封頂天侯旋升燕王此爵廢不復置 護天侯 胡以洗初封護天

英王	忠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王

鍾英

昭王

黃文英

對王

洪春元

烈王

李萬材

譽王

李瑞生

會王

蔡元龍

戴王

黃呈忠

首王

范汝增

梯王

練業坤

李王

胡鼎文

廣王

李悅順

祥王

王隆芸

四

咸王	東王	佐王	寧王	比王	導王	從王	直王	翰王	列王	貴王
陳榮	賴桂芳	黃和錦	周文嘉	伍貴文	陳仕榮	陳德隆	林德英	項大英	方正宗	陳得勝

職官分表

襄王	劉王	榮王	樂王	奏王	璋王	崇王	定王	邑王	順王	陪王	保王	讓王	宗王
										譚富	洪容海	周春之	汪起賢

丞 相	檢 點	指 揮	將 軍	總 制	監 軍
天官正丞相	殿前左一檢點	殿前左一指揮	炎一正將軍	炎一總制	炎副正 炎一丙一監軍
天官又正丞相	殿前右二檢點	殿前右二指揮	炎一副將軍	至炎十九總制	炎副正 炎二丁二監軍
天官副丞相	殿前左三檢點	殿前左三指揮	至炎十正將	制止	至炎副正 炎九丙九
天官又副丞相	殿前右四檢點	殿前右四指揮	軍炎十副將	水一總制	炎副正 炎十丁十監
地官正丞相	殿前左五檢點	殿前左五指揮	軍止	至水十九總	軍止
地官又正丞相	殿前右六檢點	殿前右六指揮	水一正將軍	制止	水副正 水一壬一監軍
地官副丞相	殿前左七檢點	殿前左七指揮	水一副將軍	木一總制	水副正 水二癸二監軍
地官又副丞相	殿前右八檢點	殿前右八指揮	至水十正將	至木十九總	至水副正 水九壬九
春官正丞相	殿前左九檢點	殿前左九指揮	軍水十副將	制止	水副正 水十癸十監
春官又正丞相	殿前右十檢點	殿前右十指揮	軍止	金一總制	軍止
春官副丞相	殿前左十一檢點	殿前左十一指揮	木一正將軍	至金十九總	水副正 木一甲一監軍
春官又副丞相	殿前右十二檢點	殿前右十二指揮	木一副將軍	制止	木副正 木二乙二監軍
夏官正丞相	至殿左三十	至殿左七十	至木十正將	土一總制	至木副正 木九甲九
夏官又正丞相	五檢點殿右三	一指揮殿右七	軍木十副將	至土十九總	木副正 木十乙十監
夏官副丞相	十六檢點止但	十二指揮止但	軍止	制止	軍止
夏官又副丞相	分左右不繫前	分左右不繫前	金一正將軍	計總制九十五	金副正 金一庚一監軍
秋官正丞相	後字計檢點三	後字計指揮七	金一副將軍	人	金副正 金二辛二監軍
秋官又正丞相	十六人	十二人	至金十正將		至金副正 金九庚九

秋官副丞相 秋官又副丞相 冬官正丞相 冬官又正丞相 冬官副丞相 冬官又副丞相			軍金十副將 軍止 土一正將軍 土一副將軍 至土十正將 軍土十副將 軍止 計將軍一百人		金正 金十 辛十 監 軍止 土正 土一 戊一 監軍 土副 土二 己二 監軍 至土 土正 土九 戊九 土正 土十 己十 監 軍止 計監軍一百人
前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前十九軍軍帥止 後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後十九軍軍帥止 左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前一軍前營師 每軍軍帥分 轄前後左右 中五營師帥 凡繫銜必標 明某一軍某 營師帥計九 十五軍應有 師帥四百四	前一軍前營師 帥前營旅帥 每一師帥分 轄前後左右 中五營旅帥 凡繫銜必標 明某營旅帥 計九十五軍 應有旅帥二 千三百七十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卒長 每一旅帥分 轄前後左右 中一二三四 五卒長銜繫 前一軍前營 前前一卒長 者乃前一軍 前營師帥前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東兩司馬 每一卒長分 轄東西南北 四兩司馬銜 繫前一軍前 營前前一東 兩司馬者乃 前一軍前營 師帥前營旅	

同職官總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左十九軍軍 帥止	十五人				
右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右十九軍軍 帥止	五人				
中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中十九軍軍 帥止					
		營旅帥第一 卒長也故官 銜有前十三 軍前營左左 一卒長諸字 樣凡卒長必 標明某軍某 營某營前後 左右中一二 三四五諸層 次計九十五 軍應有卒長 一萬一千八 百七十五人	帥前一卒長 東兩司馬也 故官銜中有 後十九右軍 營中左三卒 長西兩司馬 諸字樣凡兩 司馬必標明 某軍某營前 後左右中一 二三四五東 西南北諸層 次計九十五 軍應有兩司 馬四萬七千 五百人		

侍臣	二十四節氣指揮	東殿參議	北殿各典官	各軍典官
掌朝門	天朝各典官	典北與頭目	北殿參議	安北巡河道
掌朝儀	天試三鼎甲	東殿各典官	各街道巡查	六部掌書
日千侍衛	天朝督內醫	總聖庫協理	天試三甲進士	指檢相侯
左史	天朝總巡查	天試二甲翰林	燕六部掌書	燕尉
右史	典東與頭目	各門巡守將軍	燕歷	燕伺
引讀	北殿尙書	提報	燕傳	侯歷
通讀	北殿承宣	朝內拯危急	國宗協理	指檢相侯
總聖庫	北殿僕射	頭關提船將軍	國宗掌書	指檢相侯
總聖糧	北殿指使	燕第大旗手	天京左巡河道	指檢相侯
東殿六部尙書	北殿掌門		典粧官	國宗尉
東殿承宣	朝內疏附		侯大旗手	國宗伺
東殿僕射	北殿大旗手			天朝次等典官
東殿左右指使				燕各典官
東殿引讀				
東掌門				
典天輿頭目				
東殿大旗手				
職同軍帥	職同師帥	職同旅帥	職同卒長	職同兩司馬

55

太平野史卷之二 職官

四十八人		通讚	左一通讚 右二通讚 至左七通讚 右八通讚止 計八人
		總聖庫	正總聖庫 副總聖庫 又正總聖庫 又副總聖庫
		總聖糧	正總聖糧 副總聖糧 又正總聖糧 又副總聖糧
從魁 登明 勝光 太乙 大吉 小吉 傳送 功曹	自伸后侍衛 至功曹侍衛 正副各一人 計二十四人	東殿 尙書	東殿吏部一尙書 至吏部十二尙書止 東殿戶部一尙書 至戶部十二尙書止
		東殿 承宣	東殿左一承宣 東殿右二承宣 至左二十三承宣 右二十承宣止計 二十四人
		東殿 僕射	東殿左一僕射 東殿右二僕射 至左三十一僕射 右三十僕射止計 三十二人

	東 指 使	東殿左一指使 東殿右二指使
	東 引 讚	東殿左一引讚 東殿右二引讚 至左七引讚 至右八引讚 計八人
	東 掌 門	東殿左掌門 東殿右掌門
東殿禮部一尙書至禮部十二尙書止 東殿兵部一尙書至兵部十二尙書止 東殿刑部一尙書至刑部十二尙書止 東殿工部一尙書至工部十二尙書止 每部十二人 計七十二人	典 天 輿 目 頭	正典天輿一人 副典天輿一人
	東 大 旂 手	東殿大旗手一人

職同指揮官名目十三

二十四侍衛	天各典官	天三鼎甲	天督內醫	天總巡查	典東興目頭
節氣侍衛	典天興一千人	狀元	天朝督內醫四人	天朝總巡查一人	正典東興一人
立春正侍衛	典天馬一百人	榜眼	另有天朝掌		副典東興一人
雨水	典天樂三百人	探花	醫四人專治外科		
驚蟄	典金鑼四十八人				
春分	典天袍三十人				
清明	典天砲三十人				
穀雨	典天更六人				
立夏	典天水六人				
小滿	典天廚二人				
芒種	典天魚一人				
夏至	典天柴二人				
小暑	以上謂之朝				
大暑	內典官專供				
立秋	給天王者計				
處暑	一千五百二				
白露	十五人				
秋分	典簿書四人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自立春侍衛	至大寒止正	副各一人計	四十八人	典台命二人	宣詔書四人	提中關一人	典天牢四人	典刑罰二人	典聖庫四人	典聖糧四人	典油鹽四人	典買辦二人	舂人四人	漿人二人	宰夫四人	典天茶二人	典茶心二人	典金官二人	典玉局一人	典繡錦二人	織錦匠二人	典結彩四人	典角帽四人	典金韉二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殿吏部一尙書		北翼殿尙書			
北殿左一承宣	北殿右二承宣	北翼殿承宣	北翼殿承宣	整與匠四人 典旗幟二人 督銃砲一人 鑄鉛礮四人 典紅粉四人 典硝四人 鑄銅砲二人 督造戰船一人 典鐵二人 典銅匠二人 典錢匠四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石匠一人 以上均天朝 典官供給天 王兼供各職 者	
北殿左一僕射	北殿右二僕射	北翼殿僕射	北翼殿僕射		
北殿左一指使		北翼殿指使	北翼殿指使		
北殿左掌門	北殿右掌門	北翼殿掌門	北翼殿掌門		
北殿大旗手	翼殿大旗手	北翼殿大旗手	北翼殿大旗手		
朝內正疏附	朝內副疏附	天朝內疏附	天朝內疏附		

北殿戶部一尙書	至左二十三
北殿禮部一尙書	承宣右二十四
北殿兵部一尙書	承宣止北翼各二十四人
北殿刑部一尙書	至左十五僕
北殿工部一尙書	射右十六僕
北殿每部六人共三十六人翼殿吏部尙書至工部尙書每部各一人	射止北翼各十六人
	北殿右二指使

職同將軍官名目十

東殿參護
東殿各典官
總聖庫協理
天二甲翰林
各巡守將軍

東殿參護一千六百人

典東輿八百人

總聖庫協理二人

無定員

大南門巡守將軍

即牌刀手

附典西輿一百人

小南門巡守將軍

西殿參護八十八人

因西王陣亡附於

大東門巡守將軍

東王統下

東王統下

小東門巡守將軍

殿東龍三百人

典東馬八十人

北門巡守將軍

典東彩三百人

太平門巡守將軍

典東樂二百四十人

水北門巡守將軍

典東鑼三十二人

旱西門巡守將軍

此以上各典官多

水西門巡守將軍

至一千七百五十

二人此皆東王司

儀衛之官其下聽

使之人更不可數

計

典東砲二十四人

典東更二十人

典東牢四人

典東刑四人

典東袍四人

提報	朝內拯危急	關頭提船將軍	與北翼與頭目	燕王大旗手
正提報一人 副提報一人	朝內拯危急一人	關頭提船將軍一人	正典北與一人 副典北與一人 正典翼與一人 副典翼與一人	燕王大旗手 豫王大旗手
	典東樺二人 典東廚二人 典東水二人 典東柴二人			

職同總制官名目十二	南殿各典官	南殿參護	各街道巡	天三甲進士	燕六部書	燕歷
	典北與各八人 典北馬各六人 典北樂各二百人 典北綵各八十八人 典北鑼各廿四人	南殿參護四十人 因南王戰死 附於北王統	各街道巡查 無定員 女巡查 無定員 以年老之員	試天三甲進士	燕吏書 燕戶書 燕禮書 燕兵書 燕刑書	燕歷二人 豫歷二人

<p>典北砲各三十人 典北更各十二人 典北牢各二人 典北刑各二人 典南袍各二人 典北廚各二人 典北水各二人 典北柴各二人</p>	<p>北殿參議八百人 翼殿參議八百人 即牌刀手</p>	<p>巡查各女營 女館弄以女 官爲巡查也</p>	<p>燕工書 豫吏書 豫戶書 豫禮書 豫兵書 豫刑書 豫工書 每部一人</p>	<p>燕傳</p>	<p>燕左一通傳 燕右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p>	<p>豫左一通傳 豫右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p>	<p>國宗協理 國宗掌書 京左右巡江河道 典粧官 候大旗手</p>	<p>每國宗一人 無定員任國宗 自署 天京左巡江河道一人 天京右巡江河道一人 道一人 典粧官一人 侯大旗手 每侯一人</p>
--	-------------------------------------	----------------------------------	---	-----------	--	--	---	--

職同監軍官名目十一				
各軍典官	安徽巡河道	相候檢指	燕豫尉	燕豫各典官
宣詔書二人 典聖庫二人 典聖糧二人 典買辦二人 典油鹽二人 典旗幟二人 典砲二人 典鉛礮二人 典紅粉二人 典硝二人 典罪囚二人 典刑罰二人 疏附一人 巡查一人 內醫一人 掌醫一人	安徽正巡河道一人 安徽副巡河道一人 湖北正巡河道一人 湖北副巡河道一人	吏部掌書 戶部掌書 禮部掌書 兵部掌書 刑部掌書 工部掌書 每一侯相檢指每部各一人	燕尉六百人 豫尉六百人 凡尉皆牌刀手	典燕袍一人 典燕廚一人 典燕與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典燕袍一人 典燕廚一人 典燕與一人 典燕樂一人
			燕伺二十八人 豫伺二十八人 凡伺皆給事左右之人	

<p>功臣一人 拯危急一人 理帳一人 典鐵匠一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繩索一人 凡二人皆一 正一副一人 則其銜不繫 正副字樣計 一軍典官三 十五人</p>	<p>侯相檢指 歷</p>	<p>侯歷 每侯一人 相歷 每相一人</p>
	<p>侯相檢指 傳</p>	<p>侯傳 每侯六人分 左一右二左 三右四左五</p>
	<p>國宗 伺尉</p>	<p>國宗尉六百人 國宗伺二十人 凡頒給提督 軍務印之國</p>
	<p>天次等典官</p>	<p>典花官四人 典天鳥四人 典鐘表二十人 典風琴四人</p>
	<p>侯相檢指 大旗手</p>	<p>相大旗手 每丞相一人 檢大旗手 每檢點一人</p>

職同軍帥官名目五	尉	指檢相侯	檢歷 每檢一人 指歷 每指一人 其銜繫如佐 天侯侯歷殿 右十四指揮 指歷之類
	伺	指檢相侯	右六如補天 侯左一通傳 之類 相傳 每相四人亦 分左一右二 左三右四 檢傳 每揮點二人 亦分左一右 二 指傳 每指揮二人 亦分左一右 二 其繫銜如殿 前左三指揮 右二通傳之 類
	各典官	指檢相侯	宗每一國宗 有此數若聞 散國宗尉不 得過十人伺 不得過四人
	總制 將軍 監軍 書		醫驛馬一人 典天獸四人
	理將 軍 大旗手		指大旗手 每指揮一人

侯尉 每侯五百人	侯伺 每侯十六人	侯典袍 侯典廚 侯典興 侯典樂 每侯各典官各一人	將軍書理 每將軍四人	將軍大旗手 每將軍一人
相尉 每相三百人	相伺 每相十二人	相 每侯各典官各一人	總制書理 每監軍四人	
檢尉 每檢點二百人	檢伺 每檢點十人	檢 每侯各典官各一人	監軍書理 每監軍四人	
指尉 每指揮一百人	指伺 每指揮八人	指 每侯各典官各一人		

職同師帥官名目三			
將軍 總制尉	將軍 總制伺	軍帥 書理	
將尉 每將軍一百人	將伺 每將軍六人	軍帥書理 每軍帥四人	
總尉 每總制八十人	總伺 每總制四人		

職同旅帥官名目三		
監軍	尉監軍	伺師帥書理
監尉 每監軍六十人	監伺 每監軍四人	師帥書理 每師帥二人
職同卒長官名目三		
軍帥	尉軍帥	伺旅帥書理
軍尉 每軍帥四十人	軍伺 每軍帥四人	旅帥書理 每旅帥二人
職同兩司馬官名目三		
師帥	尉師帥	伺卒長書理
師尉 每師帥二十人	師伺 每師帥四人	卒長書理 每卒長二人
		旅尉 每旅帥十六人

守土官鄉官表

郡總制	州縣監軍	鄉軍帥	鄉師帥	鄉旅帥	鄉卒長	鄉兩司馬
每府設一人 以老兄弟充 之統轄鄉官 如湖北黃州 郡總制	每州縣設一 人以老兄弟 充之統轄鄉 官如湖北蘄 州監軍安徽 青陽縣監軍	每一軍一人 每一州縣分 三軍五軍不 等自軍帥以 下皆以本地 人充之如安 徽安慶郡總 制東流縣監 軍華陽鎮鄉 前一軍軍帥	如湖北黃州 郡黃岡縣監 軍團風鄉前 一軍前營師 帥	如湖北黃州 郡總制黃岡 縣監軍團風 鄉前一軍前 營旅帥	如湖北黃州 郡總制黃岡 縣監軍團風 鄉前一軍前 營前前一卒 長	如湖北黃州 郡總制黃岡 縣監軍團風 鄉前一軍前 營前前一卒 長東兩司馬

女官表

女軍師	女丞相	女檢點	女指揮	女將軍
左輔正軍師 右弼又正軍師 前道副軍師	天官正丞相 至冬官副丞相共 十二人	殿前左一檢點 至殿右三十六檢 點共三十六人	殿前左一指揮 至殿右七十二指 揮共七十二人	炎一正將軍 至土四副將軍共 四十人

女同職官表

後護又副軍師 各一人	恩賞丞相	恩賞檢點	恩賞指揮	恩賞將軍
女 總 制 前一總制 至中八總制共四 十人	女 監 軍 前一監軍 至中八監軍共四 十人	女 軍 帥 前一軍軍帥 至中八軍軍帥共 四十人 女營前後左右中各 八軍共四十軍女營 每軍帥轄卒長二十 五人兩司馬一百人 女兵二千五百人即 男營帥帥之制	女 卒 長 前一軍前一卒長 至中八軍中二十 五卒長共一千人	女 管 長 前一軍前一東管長 至中八軍中二十 五北管長共四千 人女兩司馬改名 管長
職同檢點 天朝內掌門 東殿內貴使 西殿內貴使	職同指揮 東殿內掌門 西殿內貴使 南殿內貴使 北殿內貴使 女繡錦將軍	職同將軍 南殿內掌門 北殿內貴使 翼殿內貴使 女繡錦將軍	職同總制 翼殿內掌門 燕第內貴使 女繡錦總制	職同監軍

職官表補誌

(一)各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育才官 太平朝選天試進士充各王府教讀
閒封育才官使出巡地方採訪賢才

●天試 正副掌考

●東試 正副掌考

●北試 正副掌考

●翼試 正副掌考

●各直省 正副掌考

試無定期充無定員。

(二)同職所屬各官名目。

●六部尙書六部書六部掌書理。

凡王侯丞相檢點指揮有六部尙書六部書六部掌書諸名色其六部尙書所屬又各署六部掌書六部書六部掌書又各有掌書書理惟東殿各尙書之掌書須給印信其餘掌書書理六曹執事若吏胥而已。

●書使

凡一切同職官。均有書理。但概稱書使。視長官同何職。屬官亦同所屬何職。如軍中各典官。職同將軍監軍。其書使亦同監軍書理所同之職。

●檢差

●指差

●將差

●總差

●監差

●軍差

●師差

●旅差

凡一切同官職。均有尉伺。但概改爲差。如東殿尙書東殿承宣。職同檢點。其尉伺則稱東殿吏部一尙書檢差。東殿左一承宣檢差之類。遞而下之。則有指差旅差諸名色。

(三)同職官、歷傳、各典官。

歷傳各典官。至指揮以下則無有。同職官亦惟職同檢點指揮者有之。如東殿

一尙書檢歷二承宣指傳之類。

以上同職官所屬職之官人數。視正職官置幾人。亦置幾人。

(四)流外官

●卒長
兩司馬大旂手

●兩司馬書理

卒長兩司馬亦挑剽悍者爲大旂手。挑識字人爲書理。至卑。本無官職。然散卒奉之如官長。倘該管長官知其能。卽下札諭調取。有朝爲兩司馬大旂手。暮升旅帥而充總制大旂手者。有朝爲兩司馬書理。暮爲將軍書理者。

(五)各官勳階陟降名色。

●功勳凡在永安州突圍而出之老兄弟

●功勳無論官職大小悉與祝天功勳加一等生者無論

●功勳凡在永安州突圍而出之老兄弟加一等生者無論

●平湖凡會攻大小河者不論加一等生者無論

●監試凡會攻大小河者不論加一等生者無論

●功勳凡在永安州突圍而出之老兄弟平湖凡會攻大小河者不論加一等生者無論

●功勳凡在永安州突圍而出之老兄弟平湖凡會攻大小河者不論加二等生者無論

●功勳平湖加三等此金田老兄弟曾預三汭河之役且曾攻克城邑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二等此永安老兄弟曾攻三汭河又曾充監試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全上

●功勳平湖監試加四等此金田老兄弟曾從征三汭河且曾攻克一城及充過監試一次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一等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二等

此則本有勳階有過降等者如功有三等降至三等則除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

●炎一正將軍降一等

●木正木一甲一監軍降一等

此則無勳階有過降等者猶之降級留任之意如降至三等則另降改補或竟革職矣。

(六)初設後廢各官名目。

●頂天侯

●護天侯

●衛國侯

●興國侯

●鎮國侯

或因改封或所封之人升黜皆不復置。

●東殿丞相

●西殿丞相

●北殿丞相

●翼殿丞相

●御殿丞相

●日干甲官至癸官侍衛

●月建正月至十二月侍衛

以上太平四年後俱廢。

●炎官正副將軍

●水官正副將軍

●木官正副將軍

●金官正副將軍

●土官正副將軍

後去官字。改加數目自一至十。

●前軍長

●後軍長

●左軍長

●右軍長

●中軍長

此起兵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爲軍帥。

●西南殿各屬官典官

因西南二王在湖南戰死。屬下所置各官俱廢。僅留叅護典典廚典袍數十人。供給二王家屬。

●將使

●虎使

●豹使

後俱改爲某尉某尉。

(七) 太平五年後增置各官名目。

● 封號

楊韋構難後。王侯皆一網打盡。天王慮大權旁落。擬不再封王。始置封號。如陳玉成初封成天豫。是位在丞相上。侯下。茲畧舉諸將之得封號者如左。

陳玉成封成天豫

洪 方封固天福

英 興封立天豫

賴文禾封岡天燕

陳集成封統天義

陳安成封虔天義

梁顯新封禱天義

孚元徠封延天義

錢加仁封憑天義

馬桂功封閔天義

朱衣點封孝天義

古文義封絢天義

張承德封富天豫

施得桂封羅天安

●天將

太平七年後置。無定額。位如丞相等。

品級銓選

職官品級等差。及諸名色。已詳職官表內。可以觸類引伸。窮其究竟。至於品級次序。則王爲最尊。次侯。次爲丞相。次爲檢點。次爲指揮。次爲將軍。此朝內官品級之大畧也。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爲卒長兩司馬。此軍中官品級之大畧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同某官。皆爲天朝雜職。而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爲尊。東王府屬。亦視各王府屬爲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各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銓選之法。丞相檢點指揮。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翼王北王。轉申於東王。東王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天王。以取上諭。榜示朝堂。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上官保奏。能略取清廷州郡城池關隘。

重地者。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叙功。則以能籌餉。爲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征糧米。募船隻及探得敵軍信息者。皆與優獎。循次升擢。資功課職。深協衆情。初無依違。故其下爭爲致死。

朝內官

宮內 左掌朝門右掌朝門各二人。侍臣四十八人。伸后。大衝。大吉。小吉。功曹。勝光。天罡。登明。太乙。河魁。從魁。傳送。十二日干侍衛。正副各一人。又二十四節氣。自立春侍衛至大寒侍衛。正副各一人。典天輿頭目二人。典天輿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典天樂三百人。典金鑼四十八人。典天砲三十人。典天更六人。典天廚二人。司天水六人。典天魚一人。典天柴二人。掌朝門侍臣。日干侍衛。典天輿頭目。皆職同檢點。二十四節氣侍衛至典天柴。皆職同指揮。以上各官。皆朝夕執事於朝門。專供禁內役使者。統計一千六百二十一人。但皆爲頭目。至于頭目所屬執役之人。則不可以計數。

左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記事記言。如古制。左右掌朝儀二人。主議定禮樂。通讀引讀。左右各八人。主傳天王視朝時出入言語。朝內疏附二人。提報二人。主接遞文報。典簿書正副共四人。即詔書衙典詔命正副二人。主繕寫詔旨。宣詔書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發奏稿上諭。提中關一人。主龍江關權稅。典刑罰各四人。主監獄刑法。典鐫刻四人。主刊刻詔旨天書。總聖

庫總聖糧正副又正又副各四人。典聖庫典聖糧各四人。另有總聖庫協理二人。分主庫藏糧米之出入。典油鹽四人。主收發油鹽。典買辦二人。主買採物料。春人四人。主春碾糧米。漿人四人。主收發醬醋。宰夫四人。主宰割牲畜。典天茶二人。主收發茶葉。典茶點二人。主收發菓品點心。典金官二人。主鑄印並鎔金銀爲器飾。典玉局一人。主雕琢玉器。典繡錦二人。主督男繡工刺繡。織錦匠二人。主織刻絲粧緞。典結彩四人。主張掛燈綵。典角帽四人。主製造冠帽。典金鞞二人。主製造鞞鞋。整輿匠四人。主修整輿轎。督硫砲一人。主督造槍砲。鑄鉛礮四人。主鑄造大小鉛彈。典紅粉四人。主製造火藥。典硝四人。主煎熬硝磺。鑄銅砲二人。主督造銅砲。督造戰船一人。主造戰船。典鐵二人。統領鐵工。製造兵器。典銅匠二人。主製造銅器。典木匠典竹匠典石匠各一人。皆各領工匠。主製造各器具。凡所典之司。俱兼事收發。又有典粧官一人。職同總制。主供宮闈脂粉。典花官四人。主培植花木。供應瓶盎愛玩。及插鬢薰茶諸用。典天鳥典天獸各四人。主馴養鳥獸。醫驃馬一人。卽馬醫。典鐘錶二十人。主修鐘表。典風琴四人。主修八音盒。謂之次等典官。俱職同監軍。以上統計一百六十四人。自左右史至總聖糧。俱職同檢點。總聖庫協理職同將軍。其餘各典官。俱職同指揮。其金木等匠。復立諸匠營。別詳軍制營壘條內。

東王一人。銜繫勸慰師聖賢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其下稱九千歲。朝內刑賞生

殺各官升遷降調。皆得專決奏明天王行之。所屬銜繫東殿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尙書。每部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主分受各官稟奏。封賞歸吏部。錢穀歸戶部。以下類推。如六房所掌。皆以廣西識字義人充之。承宣二十四人。主發號施令。僕射三十二人。主侍東王服食起居。如奚童。左右掌門二人。引讚八人。典東輿頭目二人。大旂手一人。左右指使四人。（卽參護頭目）參護一千六百人。（卽牌刀手）主出入侍從。直宿東王府如侍衛。典東輿八百人。典東馬八十人。典東龍三百人。東王出行。前後有龍燈各一條。故獨有典東龍名目。典東彩三百人。典東樂二百四十人。典東鑼三十二人。典東砲二十四人。典東更二十人。典東牢典東刑各四人。典東袍。典東鞞。典東廚。典東水。典東柴。各二人。自尙書至大旂手。均職同檢點。餘俱職同將軍。統計三千五百六十四人。皆給事東王及儀從之官。頭目若是之多。所屬之數可想。其六部尙書。又各有六部掌書。如胥吏。俱冠帶而給印。東王權重事繁。故屬官視他人倍。

西王一人 銜繫雲師右弼又正軍師。其下稱八千歲。所屬官本與東王等。西王在長沙戰死。遂以其屬改調別職。僅留西參護八十人。典西輿百人。附於東王統下。每令分守城垣。夜中巡更。

南王一人 銜繫雨師前導副軍師。其下稱七千歲。所屬本與北王等。南王在蓑衣渡中炮

死。故所屬官亦多改調別職。僅餘南參護四十人。典南袍二人。附於北王統下。

北王一人。銜繫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其下稱六千歲。所屬六部尙書三十六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旂手一人。左右參護八百人。典北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北輿八百人。典北馬六十人。典北袍二人。典北樂八十人。典北綵八十人。典北柴鑼二十四人。典北礮二十人。典北刑二人。典北牢二人。典北更十二人。典北水二人。典北柴二人。自尙書至大旂手。俱職同指揮。典北翼頭目職同將軍。餘俱職同總制。六部尙書。則分曹治事。自承宣以下。皆北府宿衛奔走之官。所事著於其名。如承宣主傳命。典廚主治膳。餘可類推。僕射則皆以童子爲之。供伺應之役。

翼王一人。銜繫電師左軍主將。其下稱五千歲。所屬各官。與北王同。

燕王一人。銜繫霜師。自頂天侯升封。所屬有燕大旂手一人。燕歷亦稱燕歷二人。燕傳亦稱燕通。

六人。主出入將命。燕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共六人。燕尉六百人。燕伺二十人。燕典袍。燕典廚。燕典輿。燕典樂。各一人。大旂手職同將軍。歷傳六部。書職同總制。尉伺各典官。俱職同監軍。

豫王一人。銜繫露師。自護天侯升封。屬官與燕王同。自東王以下。所屬署銜。俱冠以某殿國宗皆首事諸王兄弟。太平制東王以下親屬。前輩爲國伯。同輩爲國宗。後輩爲國相。在外

亦稱國宗。有才者則加提督軍務銜。出守要地。任事不亞侯相。國宗衙所屬協理一人。掌書無定員。均職同總制。國尉六百人。國伺二十人。均職同監軍。其無職守者。亦置屬官。以尊寵之。國伯衙協理一人。國尉十人。國伺四人。閒散國宗衙協理一人。國尉八人。國伺二人。俱職同總制。

侯 銜繫眞忠報國世襲。其頂天侯護天侯加封爲王。其爵不復置。以佐天侯爲最尊。主收發文書。襄理朝政。次衛天侯。次補天侯。後命諸將卒兵北征。更封靖湖侯。平湖侯。定湖侯。剿湖侯。滅湖侯諸爵。所屬侯大旂手一人。侯六部掌書六人。侯歷二人。侯傳六人。侯尉五百人。侯伺十六人。侯典袍。侯典輿。侯典廚。侯典樂。各一人。大旂手職同總制。掌書歷傳俱職同監軍。尉伺各典官俱職同軍帥。

丞相二十四人。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副、又正、又副、四人。朝中政令皆歸東王。次則北王翼王主之。六官丞相僅有其名。承意旨。具文書而已。惟奉朝命。出任兵事。權亦亞於王侯。外有平湖丞相。以曾攻三汊河功。封位次最卑。皆不給印。又有恩賞丞相。乃太平朝虛銜。或一時任意而授。在外則稱殿前丞相。並無屬官。不得與六官丞相並。丞相所屬掌書歷傳尉伺各典官。所同何職。均與侯同。惟旂手一人。職同監軍。與之少別。

檢點三十六人。屬官與丞相同。惟更檢傳諸名色。其屬官人數自侯以下。挨次遞減。

指揮七十二人。屬官同檢點。惟更以指傳指歷指尉指伺諸稱。其繫銜與檢點俱稱殿前。左一殿前右二編排。自十一以後。則去前字。以殿左十一殿右十二以次相承。太平軍未克武漢以前。將士有功者。不拘何職。加恩檢點恩指揮虛銜。出則改稱殿前檢點。殿前指揮。與恩賞承相同。均無屬官。每私署掌書大旂諸職。

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俱一至十以下。所屬有大旂手一人。書理四人。均職同軍帥。將歷一百人。將伺六人。職同師帥。又有頭關提船將軍一人。主收發攻獲民船戰艦。各門巡守將軍十八人。分守江寧省之九門。

育才官。無員數。亦不常設。胡萬智天試進士。以育才官領湖北興光州。在東殿訓讀授是職。職似清廷教諭。而位較尊。閒亦任事。

殿前國醫一人。封真忠報國補天侯。屬官至多。天朝內醫四人。職同指揮。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亦職同指揮。又內醫十八人。四人職同將軍。七人職同總制。又七人職同監軍。各軍內醫十八人。四人職同總制。十四人職同軍帥。恩賞檢點督醫將軍一人。掌醫二十五人。職同總制。留朝內診脉醫生九人。分設各街道醫生六十人。並職同軍帥。太平朝於將士病者。醫治甚勤。藥餌無缺。左右常有服役之人。又設朝內拯危急一人。職同將軍。各軍拯危急。職同監軍。屬官無數。則皆治外科。主療受傷之人。將士成廢疾者。設病廢院收撫之。所以優

郵軍士者甚至。醫官瑣碎。增封無定員。品級亦無定制。故職官表內。祇載內醫掌醫等數名目。

天朝總巡查一人。職同指揮。各街道巡查無定員。

天京左右巡江河道各一人。均職同總制。

太平朝頒給官俸。名爲分肉。諸王俸給至豐。自丞相以下。以五斤遞減。其典輿馬侯歷侯傳各官。資用甚薄。或不免於飢寒。故常託出招兄弟。賄囑諸王親信。給批赴各省攻略郡縣。擄掠金帛。盈橐而後歸。否則求出爲守土官。剝奪民膏以自肥也。

當太平建國之初。所頒誥命。已有朝內軍中之稱。而未著其制。至奠都金陵。遂定內外之分。然文武併途。前後錯出。官名階位。日新月異。而授官之濫。嘗一日封賞丞相檢點至數百人。如婦嫗操餅以餌羣兒。迨至印紱充途。無可資給。假以事端。使出征略。大都以擄掠爲事。此亦太平失國之一原因也。

軍中官

總制 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卽前後左右中也。於炎水木金土。更分一二三四。以次相承。至土十九總制止。應有總制九十五人。自監軍以下。悉受節制。其掌醫繡錦及金匠金鞞營。皆有總制之官。而治軍爲正職。監軍以下皆同。

監軍 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於炎水木金土。仍分炎正炎一丙一炎正炎二丁二等名色。以五行正副干支數目。以次推衍。共監軍一百人。平時轄軍。軍帥獨任。至出師。乃以監軍統之。其丞相檢點指揮。以王命出。則並轄數軍。總制以下。皆聽約束。行文繫銜。則署欽差大臣。

軍帥 每軍一人。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營有師帥。又分前後左右中五營。五族帥分率之。族帥下分一二三四五卒長司之。每卒長下分東西南北四兩司馬司之。每兩司馬下分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伍長司之。每伍長下分衝鋒破敵制勝奏捷四伍卒。凡軍帥所屬。師帥五人。族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每軍所轄合軍官伍長伍卒。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

師帥 統五族帥。共率二千六百二十五人。

族帥 統五卒長。共率五百二十五人。

卒長 一名管長。軍中又稱營長。統四兩司馬。共率一百四十人。

兩司馬 統五伍長。共率二十五人。

以上皆軍中官。凡攻城略地。嘗以國宗或丞相領軍。而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結壘。接陣進師。皆責成於軍帥。由監軍總制。上達於領兵大員。以取決。其大小相制。視衆如

寡。臂使指應。頗能聯絡一氣。分合咸宜。其所以揭竿而起。得成偏安之局。十數年者。皆由所立軍中各官。統系分明。得馭衆之道也。且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不稍徇情。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踰時。故其衆皆甘心服役。至身臨矢石而不憚。膏塗草野而無悔也。

守土官鄉官

總制 府一人。主轄監軍軍帥。凡地方之獄訟錢糧。由軍帥監軍區畫。而取成於總制。民事之重。皆得決之。雖大辟不以上聞。

監軍 每州縣一人。其小縣或竟屬於總制。如軍刑政。由軍帥議定。乃稟監軍。以達於總制。如清廷之直隸州。而權較重。亞於總制。

軍帥 每軍一人。凡轄一萬二千五百家。家籍一丁。所屬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一如軍中之制。亦分前後左右中。一二以下諸軍。其未置監軍統之者。則以一人爲總軍帥。所職上給貢賦。下理民事。如清廷之州縣。而權過之。得發民爲兵。所轄之伍卒。使有冲鋒勇敢之名。家備戎裝。人執軍械。其意蓋寓兵於農。令軍帥兼理軍民之政也。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以次相承。皆如軍制。惟軍中師帥所轄二千五百人。守土師帥。則二千五百家。下至兩司馬。皆同所轄人多以倍數。而職不如軍中之尊。軍中卒長。則得治鄉官軍帥。

初太平軍攻破州縣。輒取其庫藏軍備。委其土而去。未嘗設官據守。自定都金陵。分兵攻克各府州縣。遂卽其地分軍。立軍帥以下各官。而統於監軍。鎮以總制。監軍總制皆受命於天朝。爲守土官。自軍帥至兩司馬爲鄉官。鄉官者。以其鄉人爲之也。選舉鄉官。先必大張誥諭。聲以兵威。令各州縣並造戶冊。卽於鄉里使人民公舉軍帥旅帥。舉定。書冊並所轄地方戶籍及賦稅。呈於國宗檢點。申送天京。是謂受降。其軍帥假以令旗。得操征調之柄。催科理刑。皆專責成。自師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建三角旗。以旂長短爲尊卑之分。軍帥得備彩輿。舁以四夫。旛蓋塞途。儀衛甚盛。最下兩司馬。亦有隨從。得斷理鄉曲。守土官鄉官。皆子孫承襲。世傳不替。而無恥之徒。不學之輩。其驅之如驚。亦有謹飭之士。爲衆姓所推。委曲維持。志全鄉里。不能自脫。而土著生計。絲粟難隱。興利除弊。亦有時收效者。周禮以鄉大夫士出任軍政。無事仍復其常。太平之合軍民爲一者。似又本此矣。

職官總數表

●王 無定數

●國宗加提督軍務銜者十餘人。餘俱閑散國宗。

●侯 無定數

●丞相正副又正副二十四人。

●檢點三十六人。

●指揮七十二人。

●將軍一百人。

●總制九十五人。

●監軍一百人。

●軍師九十五人。

●師帥四百七十五人。

●旅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

●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副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副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水營九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屬官。每軍二千七百十五人。

九軍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人。

●土營二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
二軍共三千四百三十人。

●木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金匠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金靴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織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繡錦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鐫刻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天朝雜職及各典官。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東王屬官。典西王屬官附內。共三千八百三十七人。

●北王屬官。典南王屬官附內。共二千三十一人。

●翼王屬官典官。共一千九百七十一人。

●燕王屬官典官。各六百四十九人。共一千二百九十八人。

●豫提督軍務國宗屬官。各六百三十一人。計十四國宗共八千八百三十四人。

●侯屬官典官。各五百三十五人。計侯九人。共四千八百十五人。

- 丞相屬官典官。各三百二十九人。計二十四丞相。共七千八百九十六人。
- 檢點屬官典官。各二百二十五人。三十六檢點。一萬一千一百人。
- 將軍屬官。各一百一十一人。將軍一百人。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 指揮屬官典官。各一百一十七人。十二指揮。共八千四百二十四人。
- 總制屬官。各八十八人。九十五總制。共八千三百六十人。
- 監軍屬官。各六十八人。一百監軍。共六千八百人。
- 軍師屬官。各四十九人。九十五軍師。共四千三百七十人。
- 師帥屬官。各二十八人。四百七十五師帥。共一萬三千三百人。
- 旅帥屬官。十八人。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帥。共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人。
- 卒長書理各二人。計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長。共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 典官每軍正副各三十五人。計九十五軍。共六千六百五十人。
- 統計以上正副官。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

按太平額制各官。實有此數。第慣事飾詐。使人揣測其下伍卒。應有數百萬。不必精銳。卽恃多恃衆。可不戰而勝。其實王侯丞相檢指多有殲斃。仍列銜名而不除。亦不補人者。如西南二王授首已久。人所共知。太平軍仍諱之。五王各轄十九軍。則西南所轄三

十八軍。無其官無其卒可知。以此求之。餘可類推。

女官女軍總數表

- 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
- 女丞相正副十二人。
- 女檢點三十六人。
- 女指揮七十二人。
- 女將軍四十人。
- 女總制四十人。
- 女監軍十人。
- 女軍師四十人。
- 女卒長一千人。
- 女管長四千人。
- 各王府內掌門三百人。
- 各王府內貴使二百八十人。
- 女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

●女綉錦總制一百二十人。

●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

統計以上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

●女軍共四十軍。每軍女兵二千五百人。計女兵十萬人。

●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每一監軍統繡工五十人。計女繡工八千人。

●女軍師各有女使百人。丞相女使五十人。檢點女使三十人。指揮女使二十人。

將軍女使六人。總制監軍皆各四人。軍帥各三人。卒長各一人。

統共女使五千二百人。

太平野史卷之三

兵制

太平首事諸人。如楊秀清。馮雲山。洪大全。秦日綱等。或肄習兵事。或曾充鄉勇。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類皆諳習。故所定軍目。具有條理。如每一軍領一萬二千五百人。以軍帥統之。總制監軍監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各分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分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每兩司馬領伍長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臂使指應之效。至於營壘。其操縱亦有把握。度其不必防也。則朝行暮宿。散處如投逆旅。毫無屏蔽。若於慎防堅守之處。則重濠重牆。密置竹釘木椿。甚至封塼如城。其防禦又無所不至。攻城則全恃開挖地道。特募廣西挖煤山人。編爲土營。復招百工。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工技藝者。各有所歸。各效其職役。故軍中所需。咄嗟立辦。所缺者。老兄弟。率皆粵西山民。水師實非所習。迨克武漢。趨金陵。始得舟師。唐正財爲之編制。畧具水營規模。然聲勢雖盛。而終不克以一戰也。爰採故老遺說。及當時清廷文牘。匯萃而分疏之。編爲兵制一門。

軍目軍冊

軍目軍冊。金田起兵之初。已預定此制。其後一應制度。莫不權輿於此。且太平政令。率皆朝出暮改。獨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爲善也。或謂太平軍立軍帥。旅卒兩伍諸名目。皆倣自周禮夏官之制。而細審其軍目。又似戚少保東隊陣諸法。惟無什長。與之小異。而臨陣指揮。實較便利。太平軍中。正大有人在。設使清廷不假外人之力。以臨之。則中原逐逐。正不知鹿死誰手也。

(一)軍目式

前一軍軍帥				
前營師帥				
前營旅帥	前營	前營	前營	前營
長卒一前	帥	旅	營	前
長卒二前	帥	旅	營	後
長卒三前	帥	旅	營	左
長卒四前	帥	旅	營	右
長卒五前	帥	旅	營	中
後營師帥				
後營旅帥	後營	後營	後營	後營
長卒一後	帥	旅	營	前
長卒二後	帥	旅	營	後
長卒三後	帥	旅	營	左
長卒四後	帥	旅	營	右
長卒五後	帥	旅	營	中
左營師帥				
左營旅帥	左營	左營	左營	左營
長卒一左	帥	旅	營	前
長卒二左	帥	旅	營	後
長卒三左	帥	旅	營	左
長卒四左	帥	旅	營	右
長卒五左	帥	旅	營	中
右營師帥				
右營旅帥	右營	右營	右營	右營
長卒一右	帥	旅	營	前
長卒二右	帥	旅	營	後
長卒三右	帥	旅	營	左
長卒四右	帥	旅	營	右
長卒五右	帥	旅	營	中
中營師帥				
中營旅帥	中營	中營	中營	中營
長卒一中	帥	旅	營	前
長卒二中	帥	旅	營	後
長卒三中	帥	旅	營	左
長卒四中	帥	旅	營	右
長卒五中	帥	旅	營	中

97

前 一 卒 長	東 兩 司 馬	水師營前一軍軍帥			前 營 帥	前 營 旅 帥	前 一 卒 長
前 二 卒 長	西 兩 司 馬				後 營 帥	後 營 旅 帥	前 二 卒 長
前 三 卒 長	南 兩 司 馬				左 營 帥	左 營 旅 帥	前 三 卒 長
前 四 卒 長	北 兩 司 馬				右 營 帥	右 營 旅 帥	前 四 卒 長
前 五 卒 長	東 兩 司 馬				中 營 帥	中 營 旅 帥	前 五 卒 長
前 一 卒 長	西 兩 司 馬	水師營前一軍軍帥			前 營 帥	前 營 旅 帥	前 一 卒 長
前 二 卒 長	南 兩 司 馬				後 營 帥	後 營 旅 帥	前 二 卒 長
前 三 卒 長	北 兩 司 馬				左 營 帥	左 營 旅 帥	前 三 卒 長
前 四 卒 長	東 兩 司 馬				右 營 帥	右 營 旅 帥	前 四 卒 長
前 五 卒 長	西 兩 司 馬				中 營 帥	中 營 旅 帥	前 五 卒 長
前 一 卒 長	南 兩 司 馬	水師營前一軍軍帥			前 營 帥	前 營 旅 帥	前 一 卒 長
前 二 卒 長	北 兩 司 馬				後 營 帥	後 營 旅 帥	前 二 卒 長
前 三 卒 長	東 兩 司 馬				左 營 帥	左 營 旅 帥	前 三 卒 長
前 四 卒 長	西 兩 司 馬				右 營 帥	右 營 旅 帥	前 四 卒 長
前 五 卒 長	南 兩 司 馬				中 營 帥	中 營 旅 帥	前 五 卒 長
前 一 卒 長	北 兩 司 馬	水師營前一軍軍帥			前 營 帥	前 營 旅 帥	前 一 卒 長
前 二 卒 長	東 兩 司 馬				後 營 帥	後 營 旅 帥	前 二 卒 長
前 三 卒 長	西 兩 司 馬				左 營 帥	左 營 旅 帥	前 三 卒 長
前 四 卒 長	南 兩 司 馬				右 營 帥	右 營 旅 帥	前 四 卒 長
前 五 卒 長	北 兩 司 馬				中 營 帥	中 營 旅 帥	前 五 卒 長

馬司兩東	前一卒長
馬司兩西	
馬司兩南	
馬司兩北	前二卒長
馬司兩東	
馬司兩西	
馬司兩南	
馬司兩北	前三卒長
馬司兩東	
馬司兩西	
馬司兩南	
馬司兩北	前四卒長
馬司兩東	
馬司兩西	
馬司兩南	
馬司兩北	前五卒長

此太平初定軍目式也。曾刊太平軍目一冊。以一軍爲例。全刻五百兩司馬。前列軍帥。旅帥師帥。後列卒長。每一卒長之下。列兩司馬四人。尙無東西南北之分。及剛強伍長。衝鋒伍卒諸名色。千篇一律。滿紙皆卒長兩司馬字樣。不知其軍制者。無不開卷茫然。嗣求得續改軍目。眉目較前清楚。因於早營舉二軍。水營舉一軍。著之於篇。以爲定式。十軍百軍皆同。覽者可觸類而推尋焉。

（二）軍冊式

前一軍軍帥前營師帥前營旅帥前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後二軍軍帥左營師帥右營旅帥前三卒長南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左五軍軍帥中營師帥後營旅帥右二卒長西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右十一軍軍帥前營師帥中營旅帥後四卒長北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中十五軍軍帥右營師帥前營旅帥左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每一軍計五百兩司馬。今於前後左右中五軍各舉一兩司馬伍卒冊式著之於篇。以概其餘。如號衣上刷印某軍某營某司馬聖兵。左繡剛強二字。右繡衝鋒二字。卽知是何軍何營何司馬管下第一伍長所管第一伍卒。如左繡雄猛二字。右繡奏捷二字。卽知是第三伍長所管第四伍卒。軍中曾刻軍冊長闊二尺。以一軍爲一冊。計軍帥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諸伍長各五百人。共伍長二千五百人。衝鋒破敵制勝奏捷諸伍卒各二千五百人。共伍卒一萬人。合伍長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自軍帥至兩司馬共六百五十六人。合計一軍官長伍長伍卒統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太平軍於各鄉徧置鄉官。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并頒給所刻軍冊勸令填註彙齊令詳造家冊呈送天京。寓兵於農。本周官比閭族黨之法。然古法以七家供一卒。此則一家一卒。旣籍民以爲兵。復責以貢獻。似太平朝有軍無民矣。欲其久長得乎。

(二)兵冊式

前十三軍前營前一東兩司馬統下

正司馬吉添順

年二十六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宜墟人。庚戌年八月在金田入營。壬子十二月破武昌封爲前一軍前營前三東正司馬。

副司馬汪萬菁年武昌十八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使書陳萬順年風人四十五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長伍譚大福年谷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周繡良年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陳亞福年樂鄉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朱瑋貴年口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馬添林年河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長伍姚萬奎年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張有財年鋪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陳守道年城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董萬喜年來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高三順年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黃大興年山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長伍陳良銀年家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趙狗子年人三十一歲營湖北好北武昌府破府江夏縣封為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

[illegible]

帥。每族帥合五卒長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師帥。每師帥合五族帥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合五師帥兵冊。彙造一樣四本。分散本管監軍總制將軍及詔書衙。如有逃走增添。隨時改造。節節呈送。每七日。各兩司馬館。開人數單。赴典聖庫衙領禮拜錢。典聖糧衙典油鹽衙領米油鹽。

(四)家冊式

後二軍軍帥

年三十四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
◎梁立泰 在金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東兩司馬九月升前營旅帥
辛開(按開即亥)元年十一月封後二軍師帥十二月 蒙

天父

天兄

天王

東王大開天恩封爲後二軍軍帥

父梁萬鑄

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

隨營封爲後四軍女軍帥

妻廖大妹

在輔錦衙

妹梁晚妹

北殿內貴使

子梁小保幼

以上俱隨營

女梁二妹幼

兄梁立漢

在武宣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在家未隨來

梁立洲

在家未隨來

家冊每軍自軍帥始。至伍卒止。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層層彙轉。如兵冊之制。各軍典官所屬。亦造兵冊家冊。由各典官逕送本管總制。總制彙造。呈送詔書衙。

陣法

(一)牽線陣

太平軍行軍。凡由此城鄉。至彼城鄉。必下令作牽線陣行走。每兩司馬執旗一面。後隨二十五人。百人則間卒長旗一面。五百人則間旅帥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則間師帥旗一面。一萬二千五百人。則張軍帥旗一面。其軍帥監軍總制乘輿馬隨行。一軍盡。一軍即續。寬路則分雙行。狹路則單行。肩相挨。足相躡。魚貫以進。斬然不紊。軍令至嚴。凡行走亂其行列者。斬。途中有人將洩。必呼相挨兩三人使之等候結伴。徐徐歸隊。如隻身憩息路旁。所管軍長即手

刃之。借以儆衆。若廣西老兄弟。則又不然。雖係伍長。亦容其乘輿。或休息於民舍也。其牽線行走之時。此二三十里中。一遇敵軍。首尾蟠曲鉤連。頃刻全集。可以相救。每與敵軍接仗。勢果不支。指揮者命敲金。方准奔竄。然仍遵牽線之令。時若路寬。則併作十行二十行以行。但不得斜奔旁逸。必挽手急趨。魚貫而退。敵軍往往追之不及。卽及之。每見其隊伍不亂。亦未敢窮追。此太平軍之對於牽線陣。所以始終不易其制也。

(二) 螃蟹陣

螃蟹陣者。乃太平軍中三隊平列陣也。中一隊人數少。兩翼人數多。形似螃蟹。故名。其法視敵軍分幾隊。卽變陣以迎戰。如敵軍僅左右兩隊。卽以陣之中隊分益左右翼。亦爲兩隊。如敵軍前後各一隊。則合左右翼之前鋒爲一隊。以左右翼後半與中一隊合而平列。以爲前隊接應。如敵軍左一隊兵多。則變偏左陣。右一隊兵多。則變偏右陣。如敵軍出四五隊。亦分爲四五隊。次第迎拒。其大陣包小陣法。或先以小陣拒敵。後出大陣包之。或詐敗誘追。伏兵四起。以包敵軍。窮極變幻。至於損左益右。移後置前。臨時指揮。其權則操之司令者。其進退開合之疾徐。惟大旗數人嫻習。兵士悉提心在口。視大旗所往而奔赴之。無敢或後。故軍中不演技藝。專練急奔。大旗數人。日至所管軍帥處聽令。所講求者。皆接仗機宜。一軍用此數人。便可役使萬衆。畧無參差。振裘挈領。深得以簡馭繁之妙。

(三)百鳥陣

百鳥陣。太平軍中有此名目。而不常用。偶值平川曠野。與敵兵戰。輒以二十五人爲一小隊。分百數十隊。散布如撒星。使敵軍驚疑。不知其數之多寡。已乃察敵軍氣餒。卽一鼓作氣攻之。敵軍每每不知所措也。

(四)伏地陣

太平軍卒。無不知伏地陣者。在遇敵軍追逐。至水窮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齊偃。瞬息千人萬人皆貼伏於地。寂不聞聲。敵軍急追。突見前面渺無一卒。無不詫異徘徊。太平軍貼伏約半炊之頃。忽一旗立。千旗齊立。千人萬人風湧潮奔。呼聲雷吼。轉面急趨。以撲敵兵。敵兵一疑不釋。又增一疑。而益以一驚。其不轉勝爲敗者鮮矣。此陣嘗用於長沙。乃南昌武昌之役。輒獲巨勝也。

營壘

太平軍之營壘。其夾江爲營。阻山爲營。夾河夾市及包敵營以爲營。動合古法。說者每稱之。然亦當視所守之將何如。不可一概論也。曾立瑯守揚州。朱錫琨黃益芸屯六合縣河口。百務廢弛。陳承塔逆料其必敗。時告東楊。特下誥諭誠飭之。未幾。揚州果失守。錫琨益芸亦全軍覆沒。他如石鳳魁守武昌。清軍日逼。黃再興亦預知其不可守。卒賴再興死拒數日。全軍

退出大東門自脫。而兼脫鳳魁。迨鳳魁再興。以失機伏誅。後之爲守者。設備益謹。凡守城築寨。必躬自躡勘。盡攬山川形勢於胸中。以古法參己意。作防禦工程。必堅必固。且能倚仗相救。聲氣相通。清將江忠源嘗謂太平營壘諸法。皆出自金湯十二籌。泝溯百金方諸書中云。

(一) 夾江爲營

夾江爲營。屢行於武漢黃州樊口田家鎮半壁山諸處。於武漢則搭浮橋。田家鎮半壁山則橫攔鐵鍊。於黃州則堅築壁壘。以防北岸。南岸僅駐兩營。其行軍於江畔也。亦能夾江步。爲營。水陸三路並進。行則同行。住則同住。其駐團風鎮時。北岸陸軍則住街市民房。南岸陸軍則住洲上民房。不敷住。則寄宿於船。船分兩岸停泊。其房屋較少之一邊。則停泊七八成。以船二三成停泊於房多之一岸。三路表裏。從不參差。當已克漢陽漢口。武昌未下之時。則盡關船隻於小河內。河口江邊密植木椿。護以木筏。敵兵可渡而不可登。其立制至善也。

(二) 夾河爲營

太平軍遇有河道通舟。三路並進。時亦必夾河爲營。如夾江法。獨於漢口小河。備極經營。其通江河口。則植木椿兩萬根。更以破船塞口中。開一閘。以堅木柵爲門扇。用牽車啟閉。以放船隻出入。河口兩岸各立數營。漢鎮之尾橋口地方兩岸。亦各立數營。中於接駕嘴搭浮橋一道。以通往來。

(三)浮筏爲營

太平軍嘗以大木簾數架。外樹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樓爲營壘。木城上開礮眼。密架鎗礮。以向外擊。此多置於江寧城外水營。及湖口田家鎮漢口等處。太平三年。清軍復武漢。楊秀清屢下詔諭。搜括鎗礮。廣造木筏營壘。命東殿左七承宣涂鎮興等。運五座至田家鎮。後太平軍敗。田鎮陷。筏亦被毀。

(四)阻山爲營

兩山對峙。或狹路谷口。太平軍每對駐數營。山後多插旗幟。以爲疑兵。前築土牆。上開礮眼。架鎗礮以擊敵軍。凡守城守險。以及攻略。必依山爲營。而用此法。或於山腰山頂。分立數營。如桂林之象鼻山。武昌之洪山。漢陽之龜山。蘄州之半壁山等處。皆是。尋常朝行暮宿。悉住民舍。不營於山岡。

(五)夾市爲營

太平軍在長江埠蔡店漢口宋埠團風武穴大通派河練潭潛港。及北省之連鎮諸處。俱夾市以爲營。命軍士分駐街市民房。而拆門窗複壁板片。環立營壘。嚴守三面。而留一面。爲援師及退走之路。

(六)據村莊爲營

以村莊爲營。乃在平野。無城池市鎮可憑。遂據大村。挑濠築土牆以堅守。北五省村莊多有圍牆瞭臺。護莊河。太平軍北征山西河南山東直隸各境時。往往卽其村莊以爲營焉。營壘與敵營對立。相抗日久。則乞援師。突然以包敵營。一二日間。環敵營皆已壘。獨留一路。誘敵兵由此徑衝出。前以伏兵要之。鮮有不敗者。

(七)望樓

望樓高低無定式。必立於至高之處。每數營則置一樓。上立瞭望者。一晝夜輪換十數人。無敢曠誤。見敵軍至。則吹角爲號。與敵軍接仗。則擊鼓搖旗。

(八)城上板屋

太平軍守城無布帳。架木爲板屋。每五垛置一具。高出雉堞數寸。凡堅守之城。並用磚石。將垛口砌閉。只留小孔外視。或將城加高數尺。其餘營壘。但築木牆土牆。亦必環度板屋。相離數尺。卽置一具。如係土牆。鬆不能載。則植椿於地上。搭板棚。略高出土牆數寸。

(九)土牆濠溝

濠濠築牆。營壘一定之制。太平軍築土牆。每樹竹木爲骨。外以磚石疊砌。槌擊堅實。雨淋不致坍塌。濠溝務取寬深。再令軍中老弱及鄉村婦女。日以削竹簽爲事。取用不竭。每以竹簽密釘濠中。或徧插平地。周匝數丈。以阻碍敵軍。

(十)重濠重牆

太平軍於當敵衝之處。則濬重濠。築重牆。第一道濠必密植竹簕。第一重牆必用雙層板片。陳疎排架。用橫木釘而約之。虛其中如複壁。中填沙石磚土。重濠亦務寬深而已。第二重牆所築爲何物。則無定。或密排整株樹木。或壘積鹽包糖包以及水浸棉花包。其在永安州時。曾以生根活樹。間以杉竹篙編成牆壁。尤爲匪夷所思。

(十一)木椿十字竹簕

木椿多釘於江灘河灘水淺之處。使敵船不能近岸。其土牆外濠邊卡房外亦多釘之。更以荆棘繫其旁。十字竹簕則釘於木椿之外。取極軟竹片。交叉密布。礮子擊中。竹簕微敲。而礮子已無力墮地。蓋以柔制剛也。大抵太平軍堅守之處。房屋之外。必築土牆。牆外開濠。濠外又立木牆。木牆外又開重濠。濠外釘木椿。木椿前立交叉竹簕。其意不過欲多一層。卽多一重防禦。可以從容拒戰。且使敵兵知難而退耳。

土營

太平軍攻城專以挖地道爲能事。謂之鼃翻。於道州郴桂等處。盡募挖煤山人數千。另立土營。初僅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百餘人。其總制監軍軍帥至兩司馬俱備。至江甯。封土營師帥至七百六十二人。因挖城有功。而獎以銜職。並

非一師帥轄二千五百人也。凡土營之衆。軍中呼爲開壠口兄弟。統軍者優視之。專充穴地之役。鮮使打仗。既克一城。則分兵據守。又必將轟損城垣補葺。所開地道填塞。亦皆此輩爲之。每有工作。輒鳴鉦傳呼於市曰。某王或某丞相有令。開壠口兄弟。即刻赴某處監軍衙聽點。蓋卽役使土營挖地道。或修城塞竇也。地道之計殊惡。然亦視守城爲何如耳。太平軍屢用於長沙南昌。城內知覺。亦開濠溝。直穿橫截。灌水灌糞。死人無算。卽被轟城成缺。猶能殺退登城之賊。隨卽補繕。卒能保守。若武昌江甯。未講戰守諸法。卽不穴地。亦未必不失。

諸匠營

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匠。金營。其卒皆金銀匠。織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鞞營。其卒皆鞞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其總制至兩司馬。亦如土營之制。營中又設典官。名目至繁。凡徵得諸色目人。則分送各匠營。謂之聽使。各儲其才。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此等匠營暨典官所屬散卒。隨營奏技。不役使打仗。然每當危急之時。亦使搖旗吶喊。用作聲援也。

水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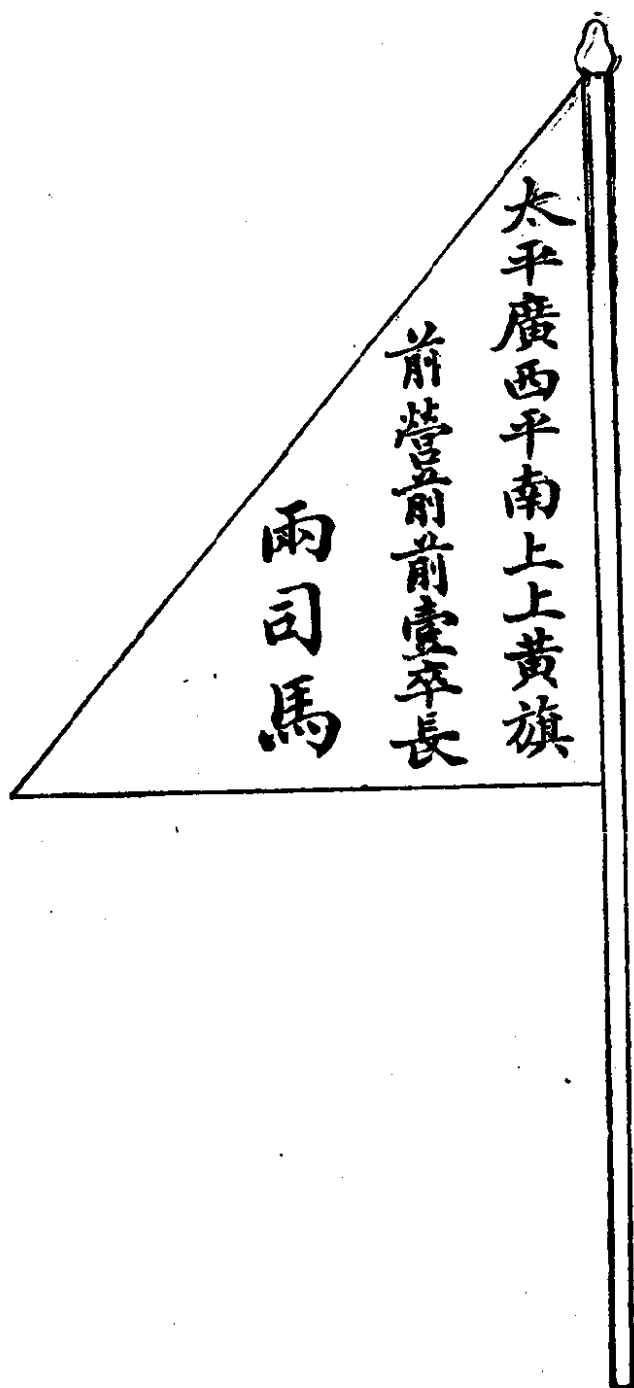
太平軍初無舟楫。故無水營。自益陽至武漢。得民船三千餘隻。船戶唐正財搭浮橋於漢江。陽以濟師。天王嘉之。始立水營。以正財爲指揮。總統水營船務。逮下江南。清廷長江水師盡

爲所撫。船隻愈多。幾於浮江萬艘。乃升正財爲殿前丞相。卽以民舟及就撫水軍編爲前後左右中五軍。旋增至九軍。每軍以軍帥領之。其下所屬師帥至兩司馬。亦如旱營之制。別立水營。總制將軍監軍。統此九軍。均歸正財調遣。初太平軍得船隻。不知顧惜。不事修理。不久皆爲朽板。自得正財後。搜括釘鐵油麻竹木。鎗纜。督工修補。煥然一新。船隻又大小不一。未經訓練。不能作戰。故事以人衆船多。威敵。其由武漢下江南也。舟師之多。銜尾四十里。行則帆如疊雪。住則檣若叢蘆。礮聲遙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風披靡。太平三年。復攻武漢。舟師從征者幾及數千艘。鄂省僅有清廷礮船數十隻。快划百隻。衆寡懸殊。初甚驚惶。後舟師抵武昌。城上開礮擊沉數艘。餘船卽緊貼北岸而走。不復成列。正財大慚。盡將船隻封入小河。專供轉運之役。不使接仗矣。清湖北知縣羅鳳池。常奮然曰。使沿江牧令。皆有膽識。不爲虛聲所驚。安排火船火筏。處處燒之。太平舟師。無噍類矣。後清侍郎曾國藩卽用其計。初焚太平舟師於湘潭。約二千艘。再焚於岳州。約數百艘。再焚於城陵磯。約數百艘。再焚於漢陽小河。約四千艘。再焚於田家鎮。約三千艘。而漢陽田家鎮兩次。浮屍蔽江。江水爲沸。損失尤大。秀清知衆不足恃。始命正財重練水師。改船制。造槍礮。習陣法。練之經年。始克與清軍相拒。而聲勢已不復如前之盛。迨其後正財戰死於蘇州。而太平之舟師遂燼。

軍械

太平軍倉卒起事。裂布爲旗。削竹爲矛。初未標新立異。迨克武昌。聲勢大震。始修戰具。所執刀矛。多用硃漆畫桿。每一軍大小黃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計兩司馬旗五百面。卒長旗一百二十五面。旅帥旗二十五面。師帥旗五面。軍帥旗一面。共成此數。更有總制將軍監軍各典官之旗。尤不可數計。茲將軍中旗幟尺寸顏色。號衣號帽腰牌槍械等。分別記之。并列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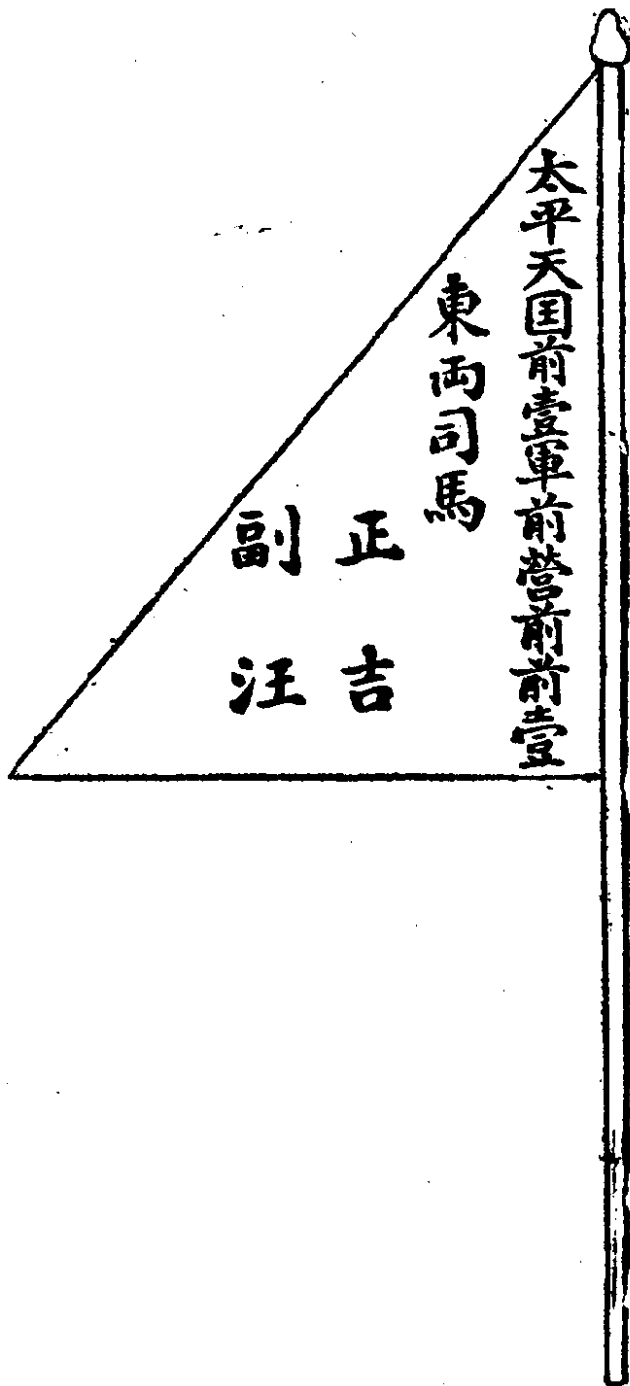
(一) 旗幟



太平軍初起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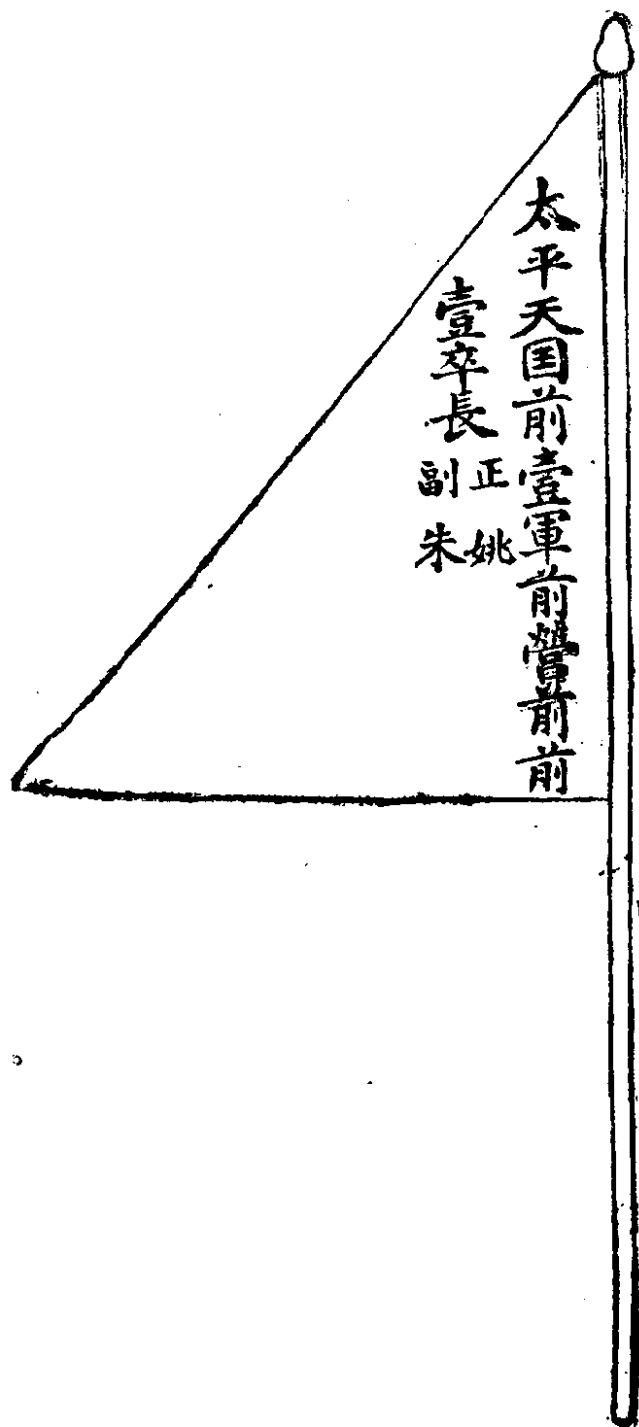
正職官兩司馬旗圖

此金田初起事時兩司馬黃旗也。長闊二尺五寸。其刊於太平軍目中。有太平廣西平南桂平貴縣道州上上黃旗等字樣。蓋其始攻克一州一邑。則盡其人民爲一軍。以旗標別。各繫地名。嗣所征之處漸多。五方雜處。湊集成軍。難於區分。此制故廢。此旗乃太平軍旗之濫觴。特前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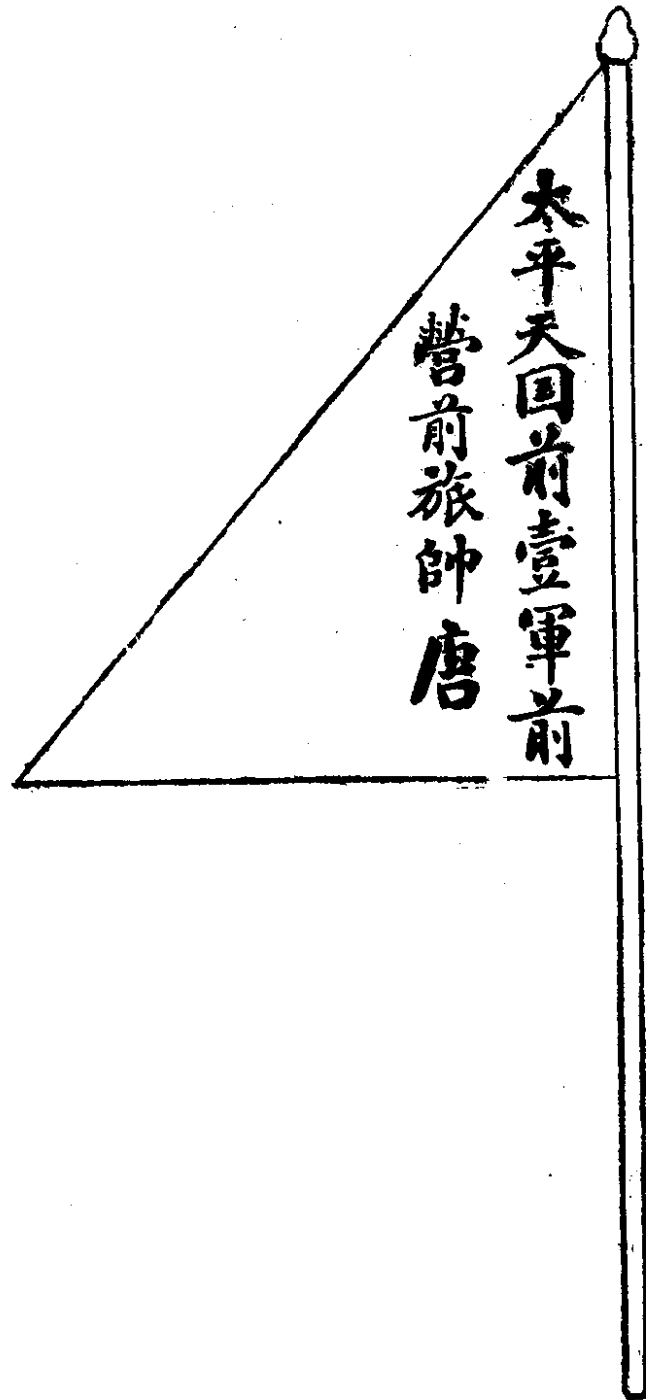
兩司馬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闊二尺五寸。

卒長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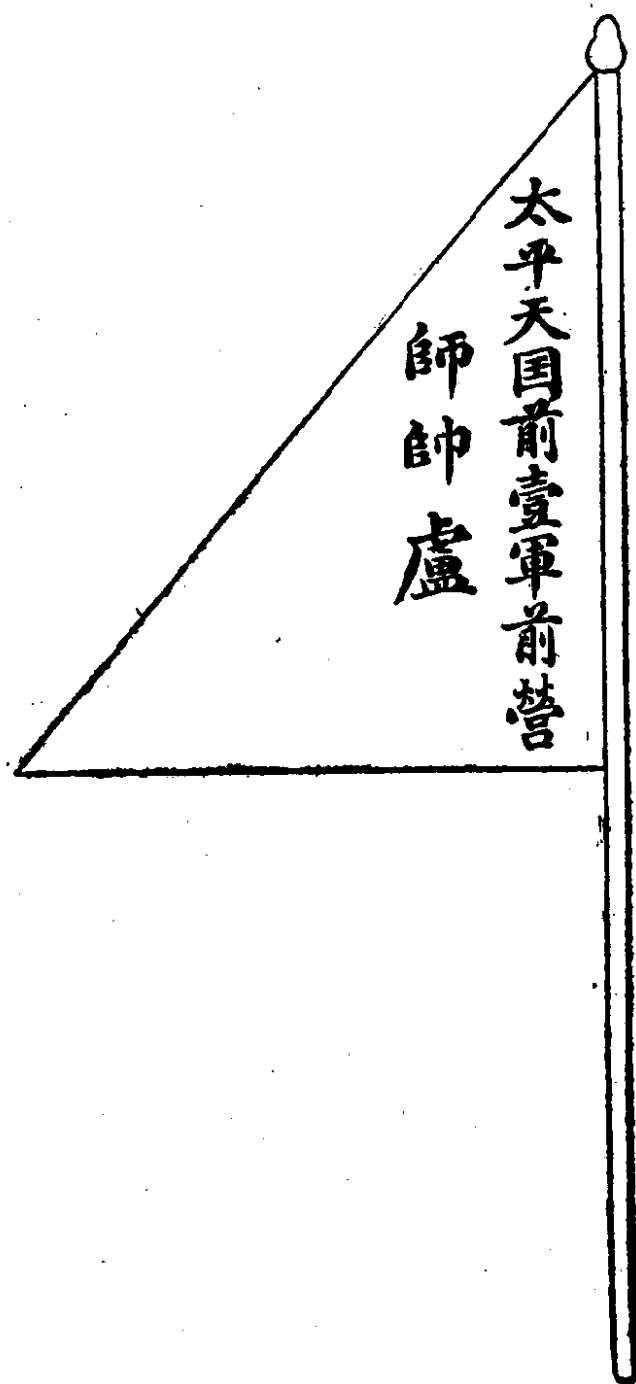
卒長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三尺。

旅帥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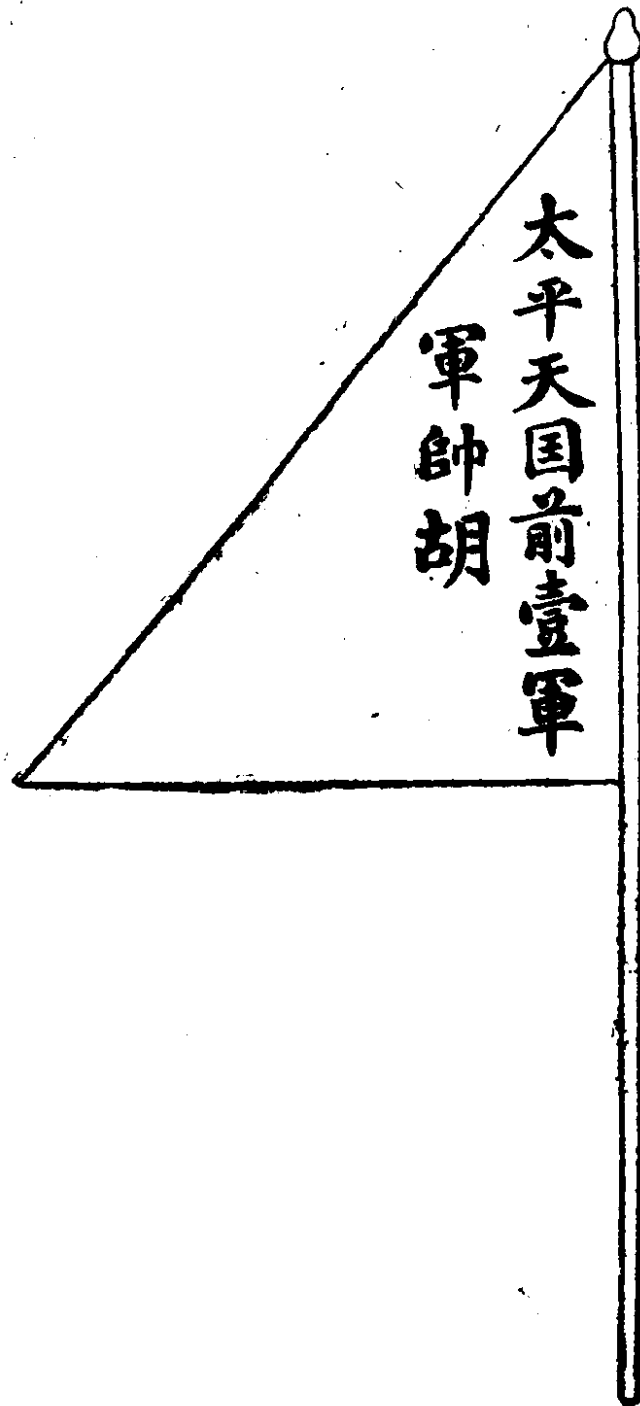
旅帥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三尺五寸。

師帥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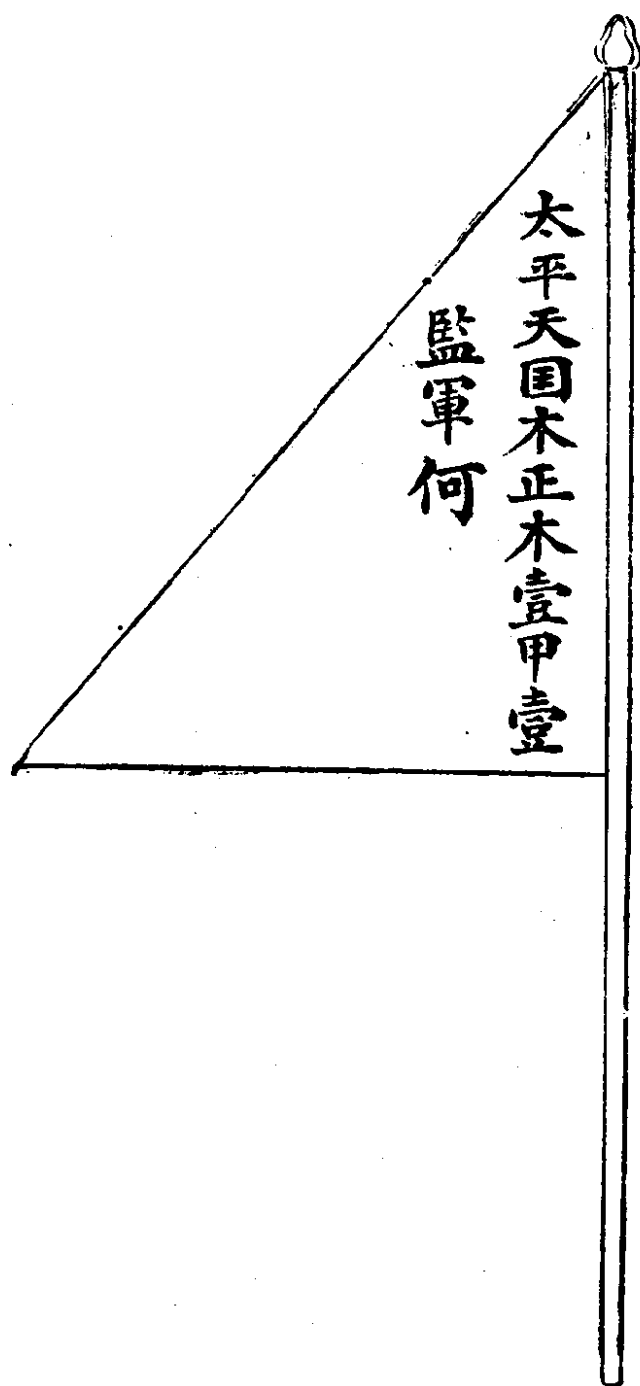
師帥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四尺。

軍帥旗圖



軍帥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四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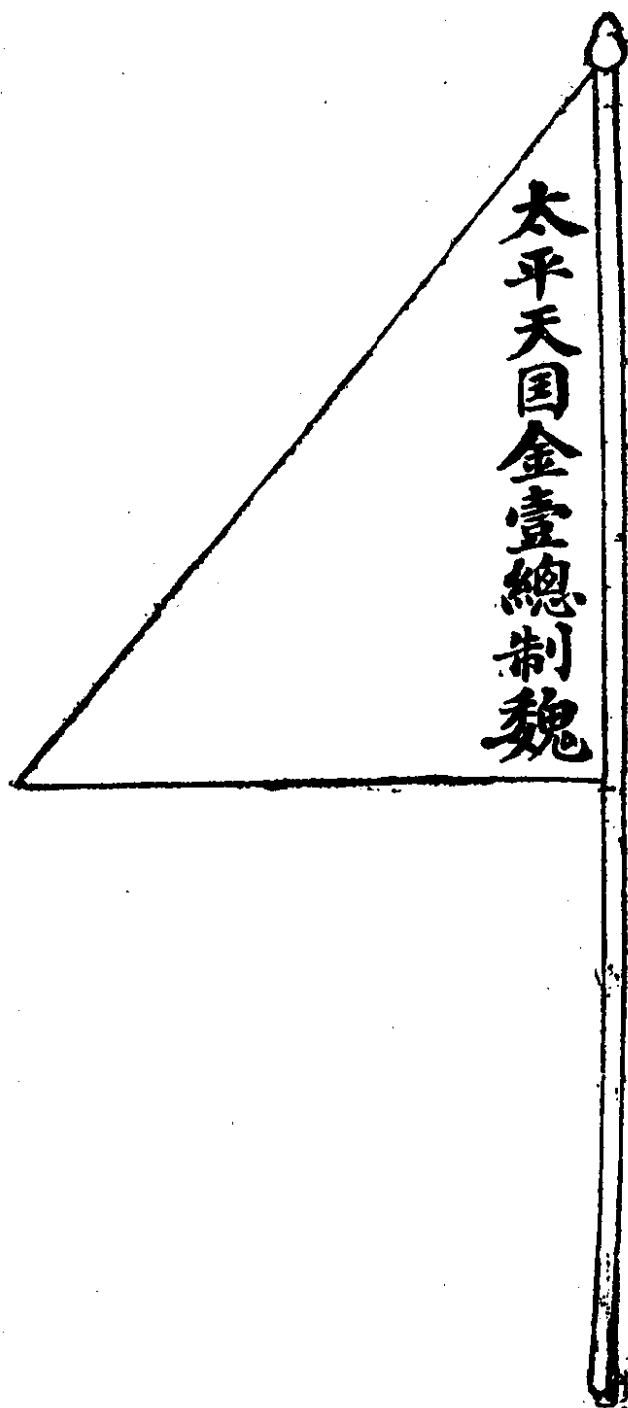
監軍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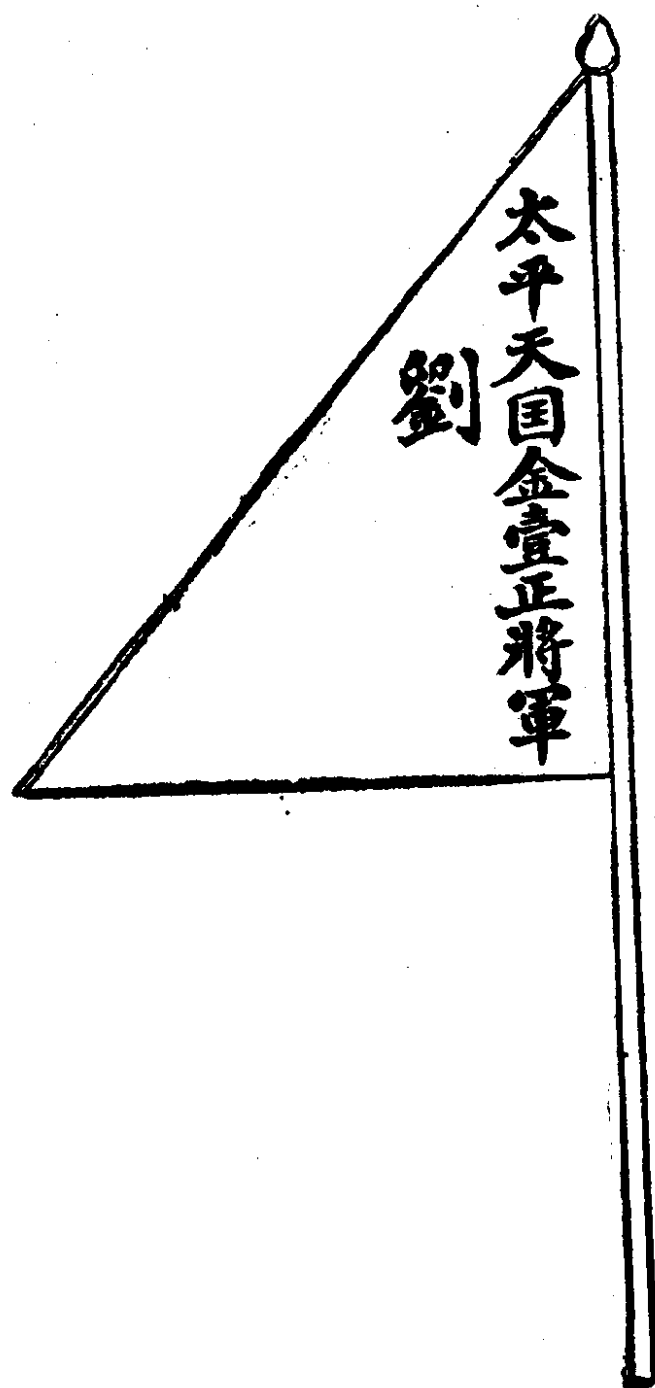
監軍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五尺。

總制旗圖

總制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五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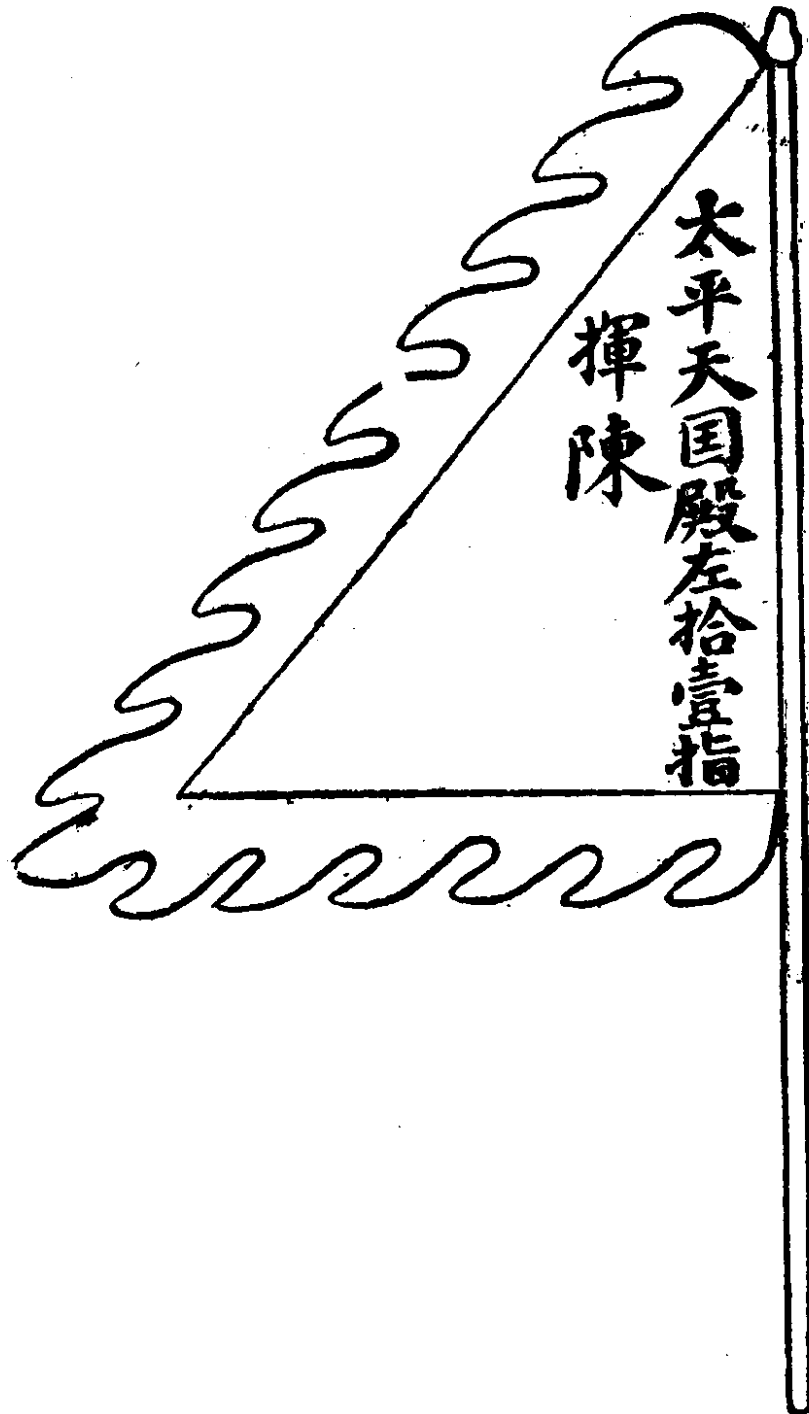


將軍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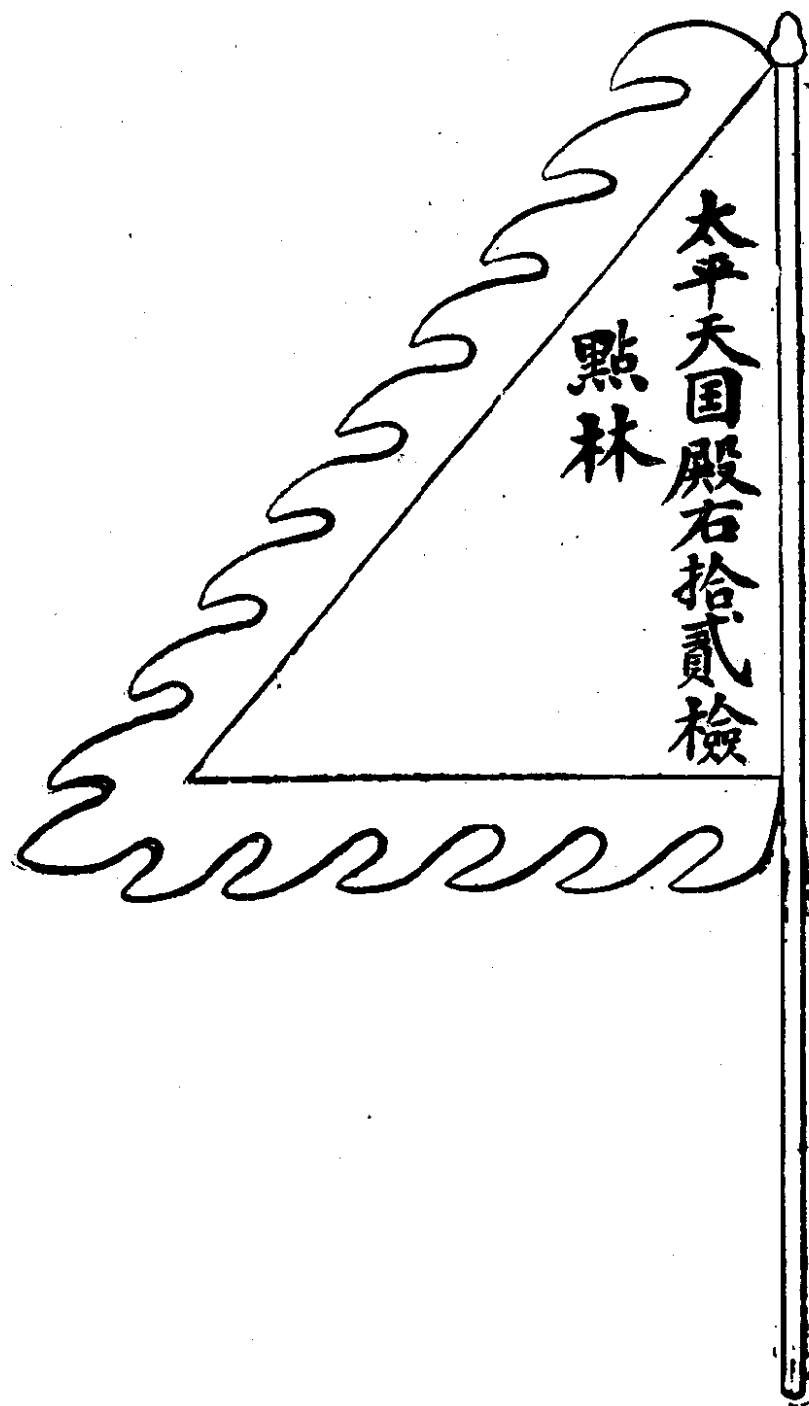
將軍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六尺。

指揮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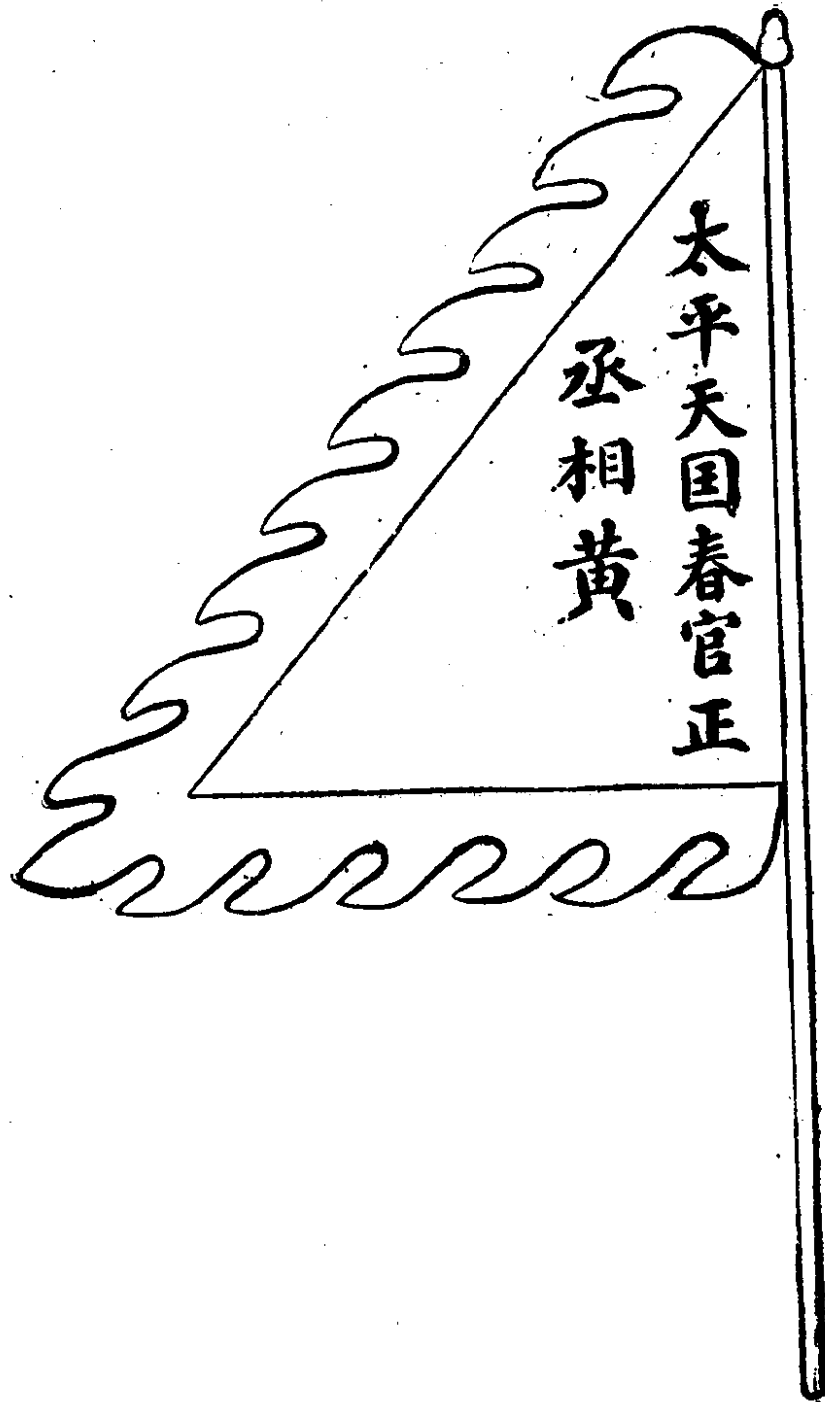
指揮黃綢旗。黑字水紅邊。長濶六尺五寸。

檢點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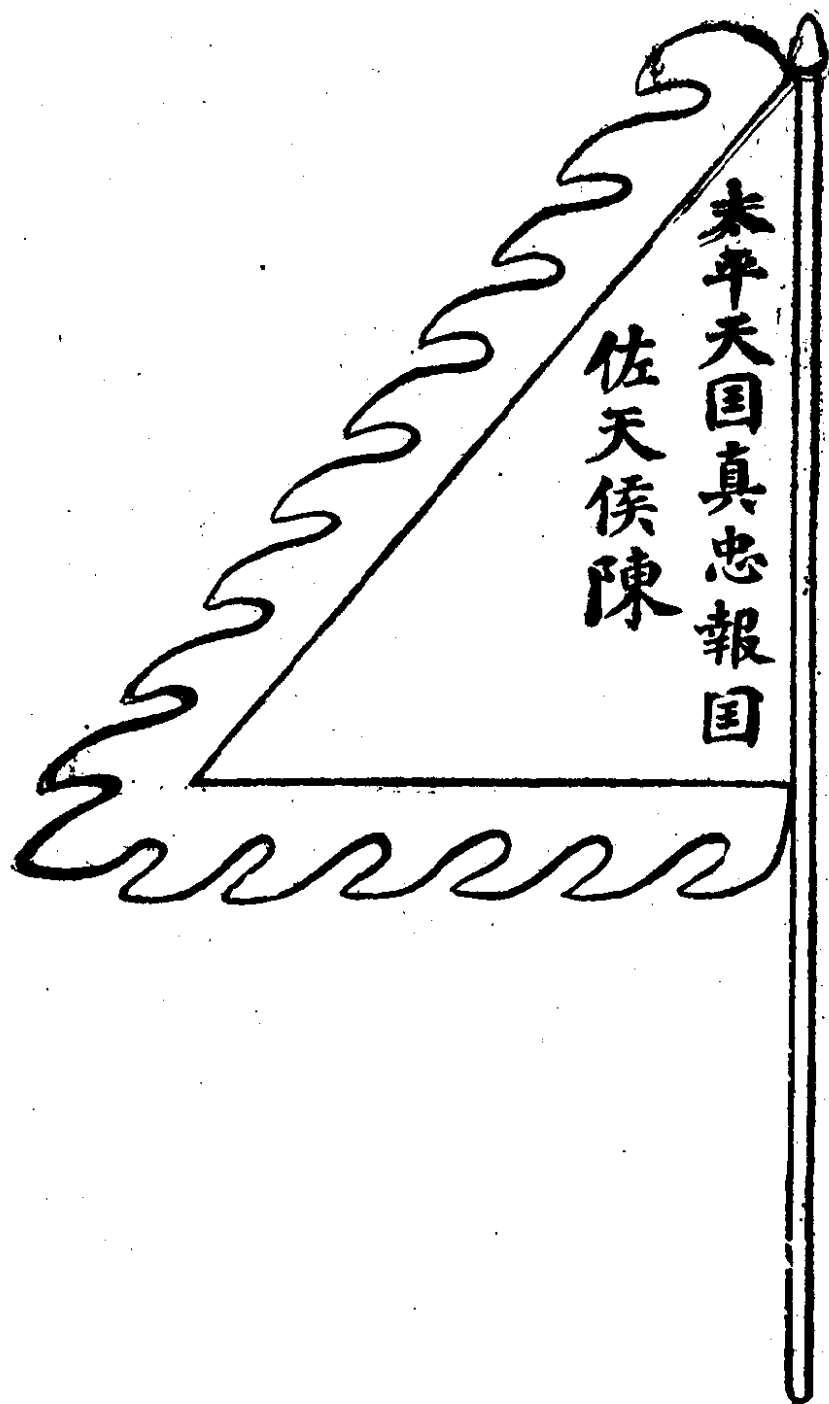
檢點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七尺。

丞 相 旗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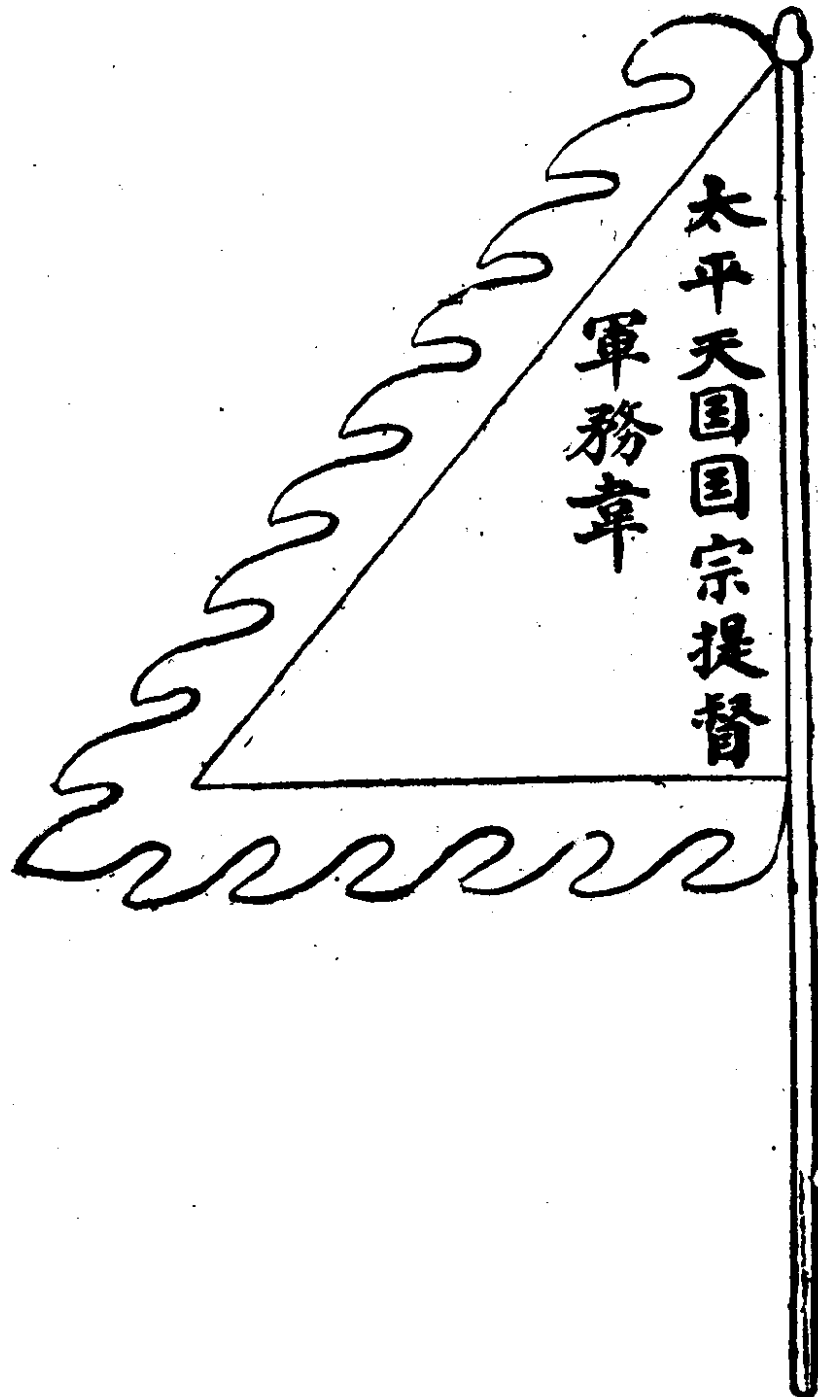
丞相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七尺五寸。後設天將旗同丞相。

侯 旗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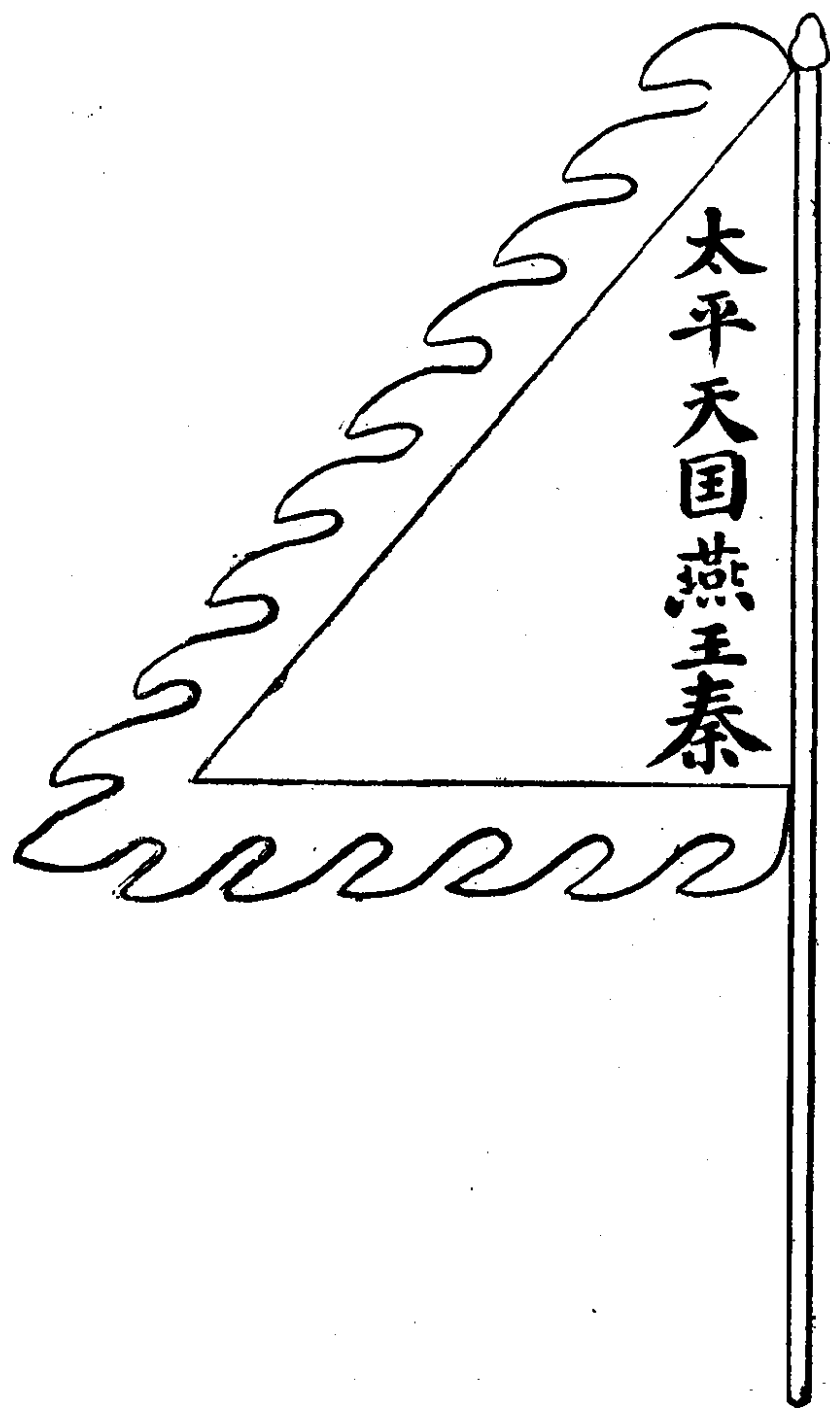
侯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七尺八寸。後設封如承天豫等旗同侯。

國宗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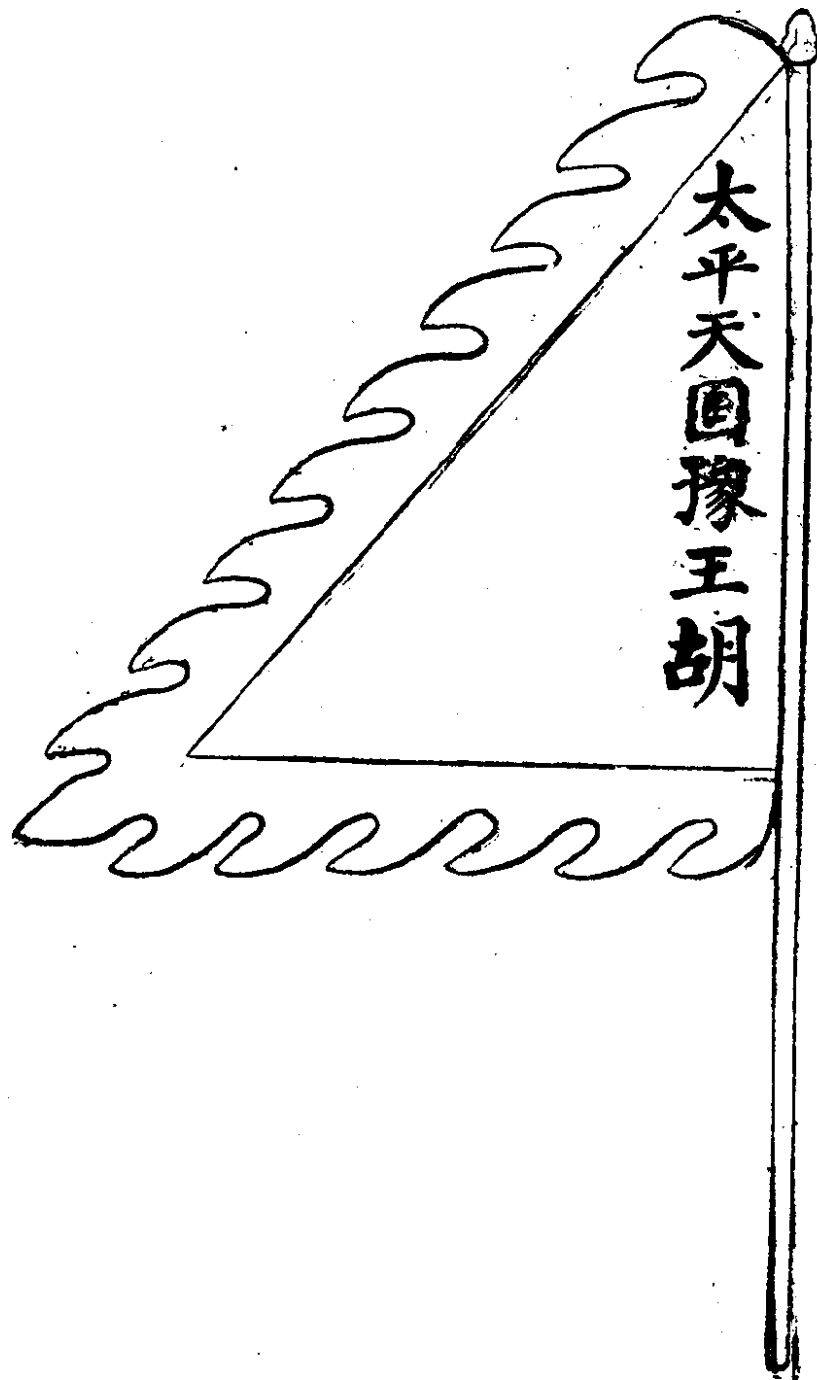
國宗黃綢旗。紅字。其邊色視何王國宗。卽從何色。長濶八尺。

燕王旗圖



燕王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八尺。

豫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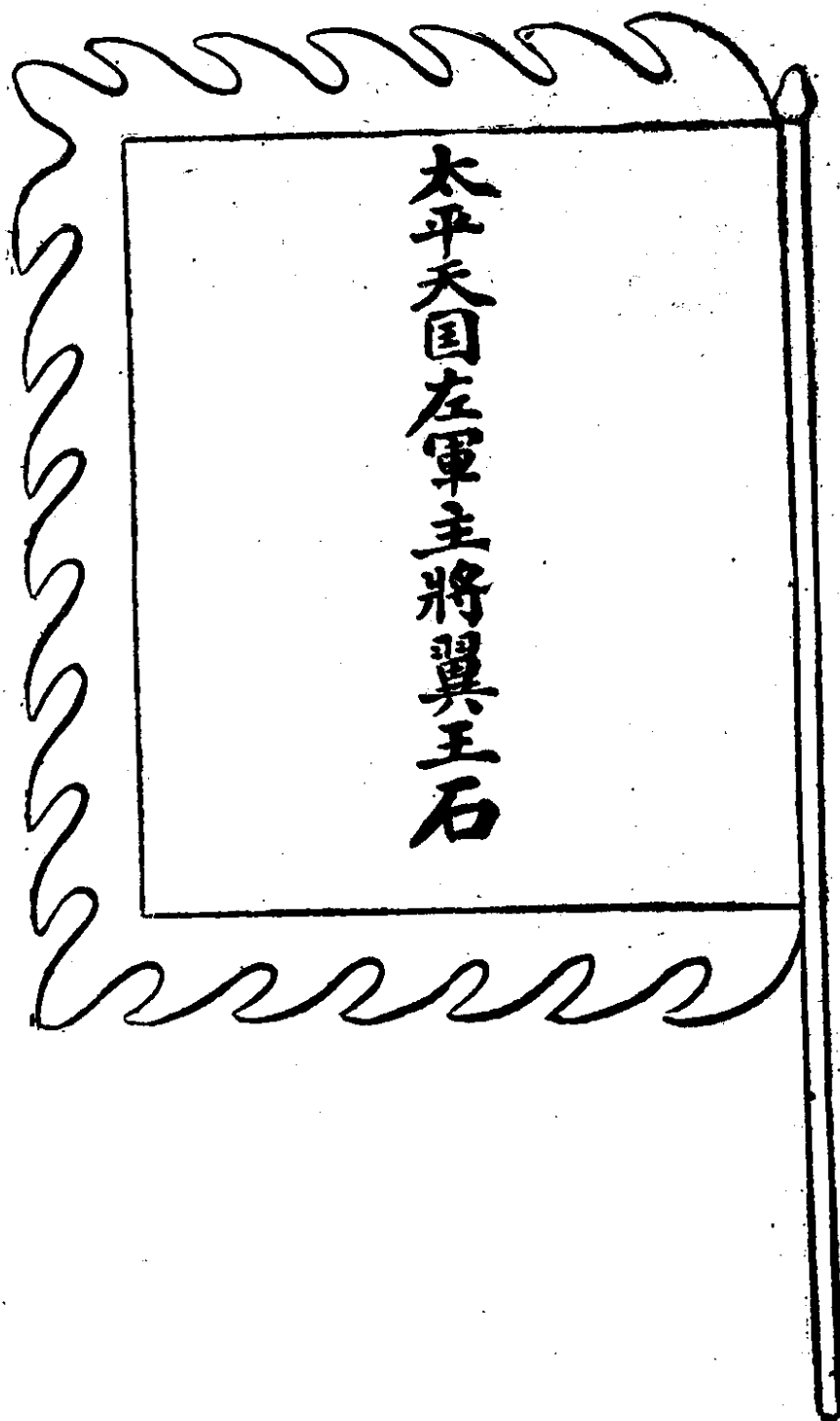


豫王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潤八尺。

太平野史之三 兵制

翼王旗圖

太平野史卷之三 兵制



翼王黃綢旗。紅字藍邊。形方。長濶八尺五寸。

三六

北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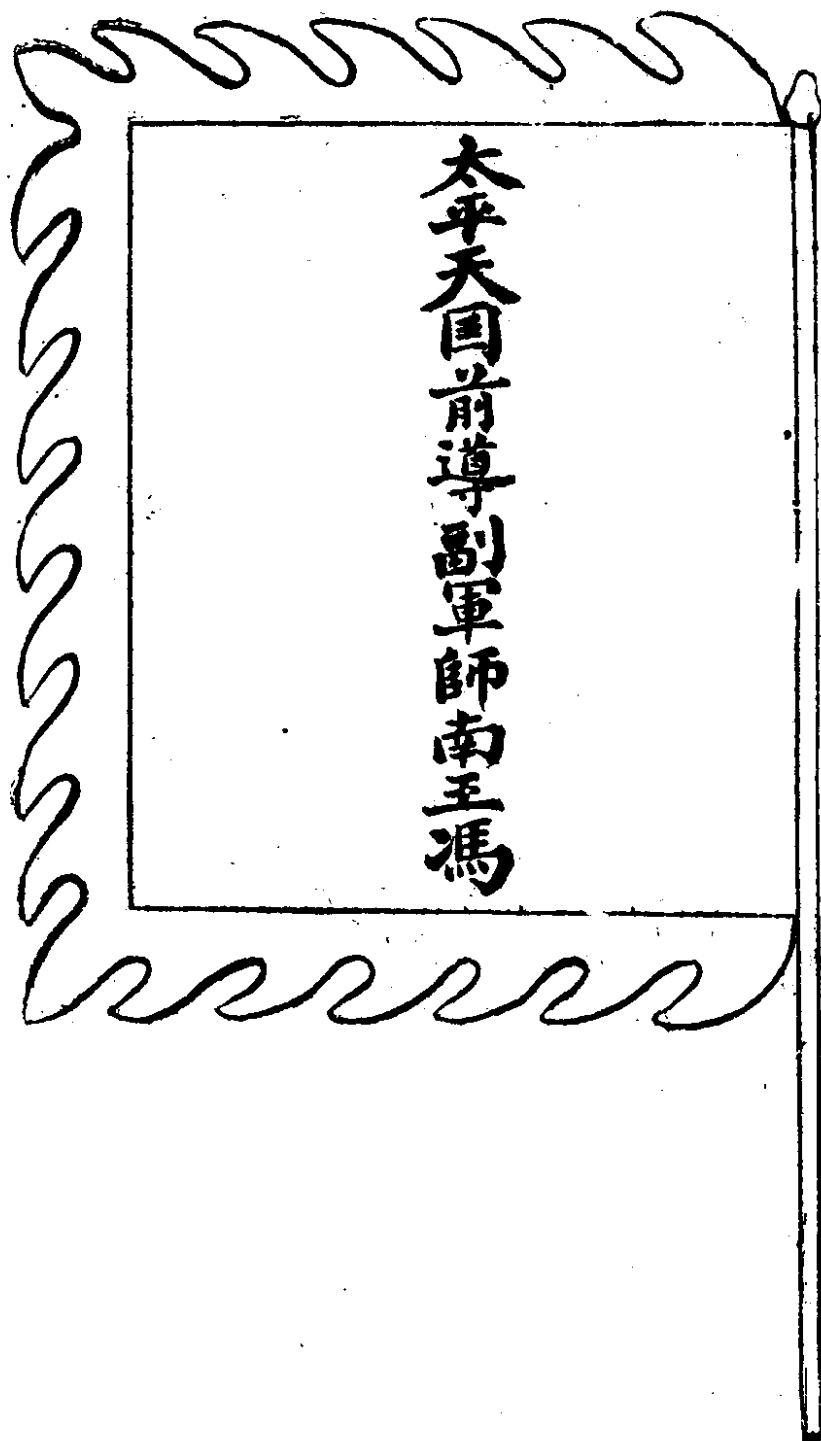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北王黃綢旗。紅字黑邊。形方。長濶九尺。

太平野史卷之三 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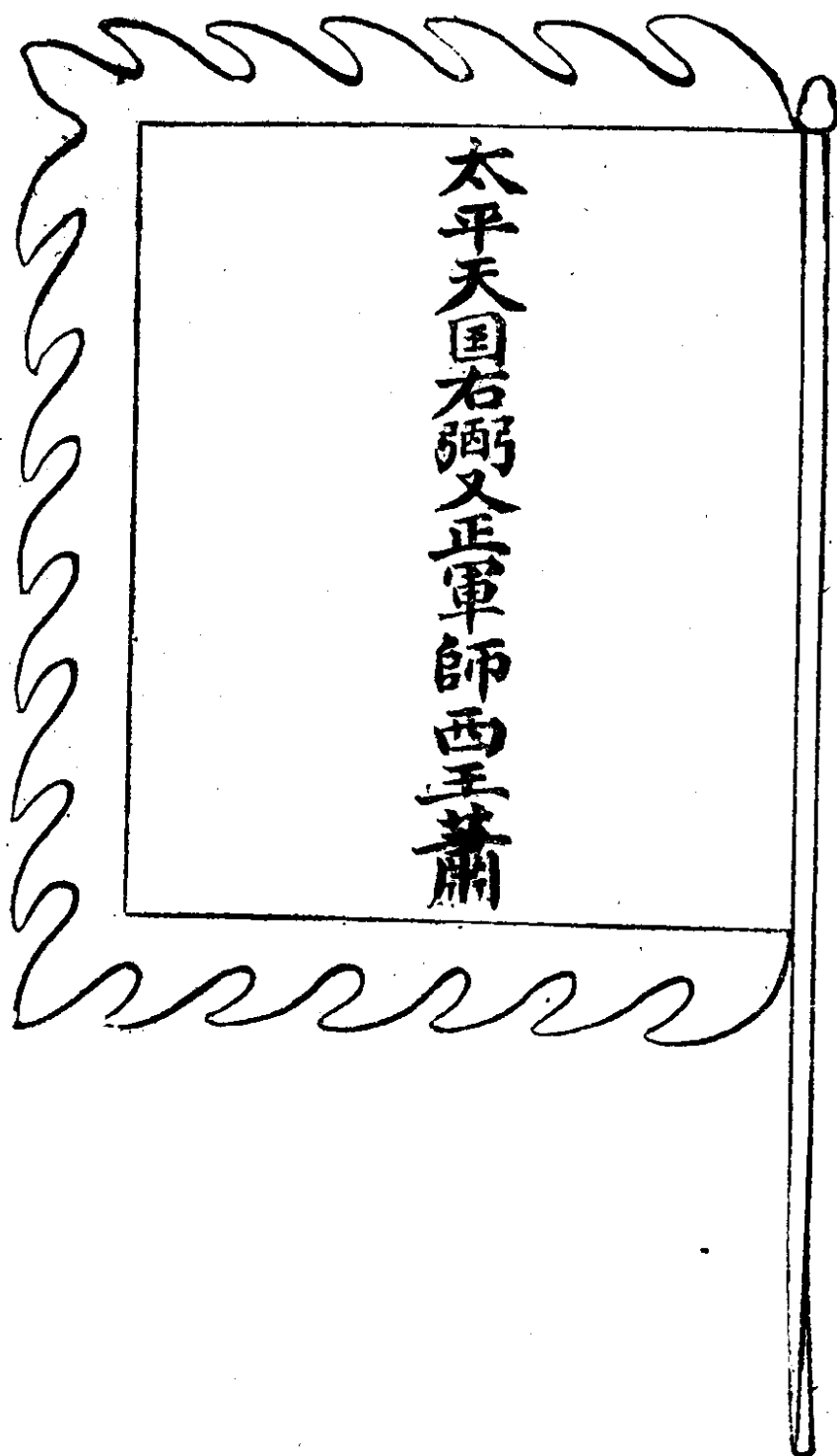
三七

南王旗圖



南王黃綢旗。紅字紅邊。形方。長濶九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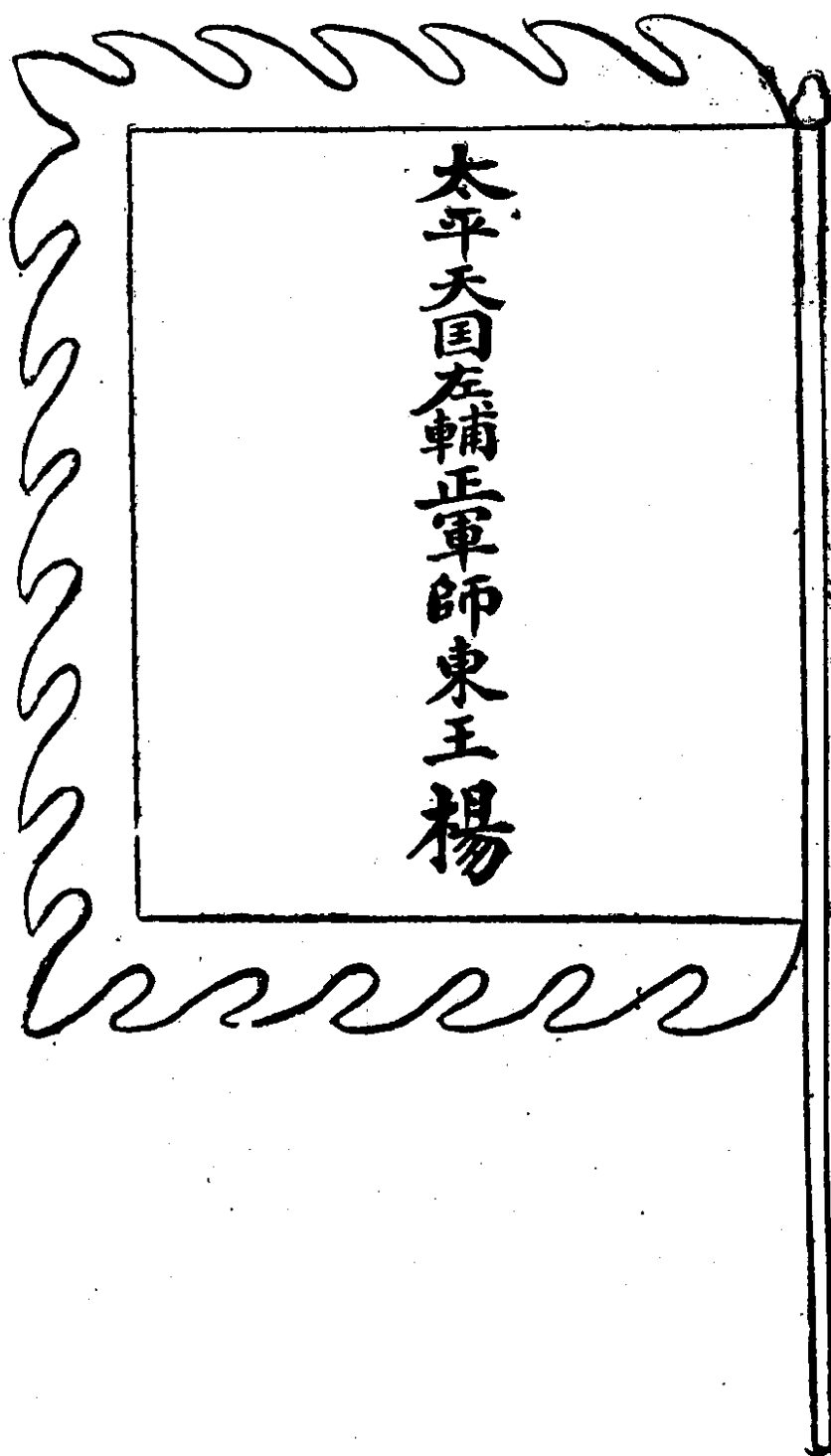
西王旗圖



西王黃綢旗。紅字白邊。形方長濶九尺五寸。

太平野史卷之三 兵制

東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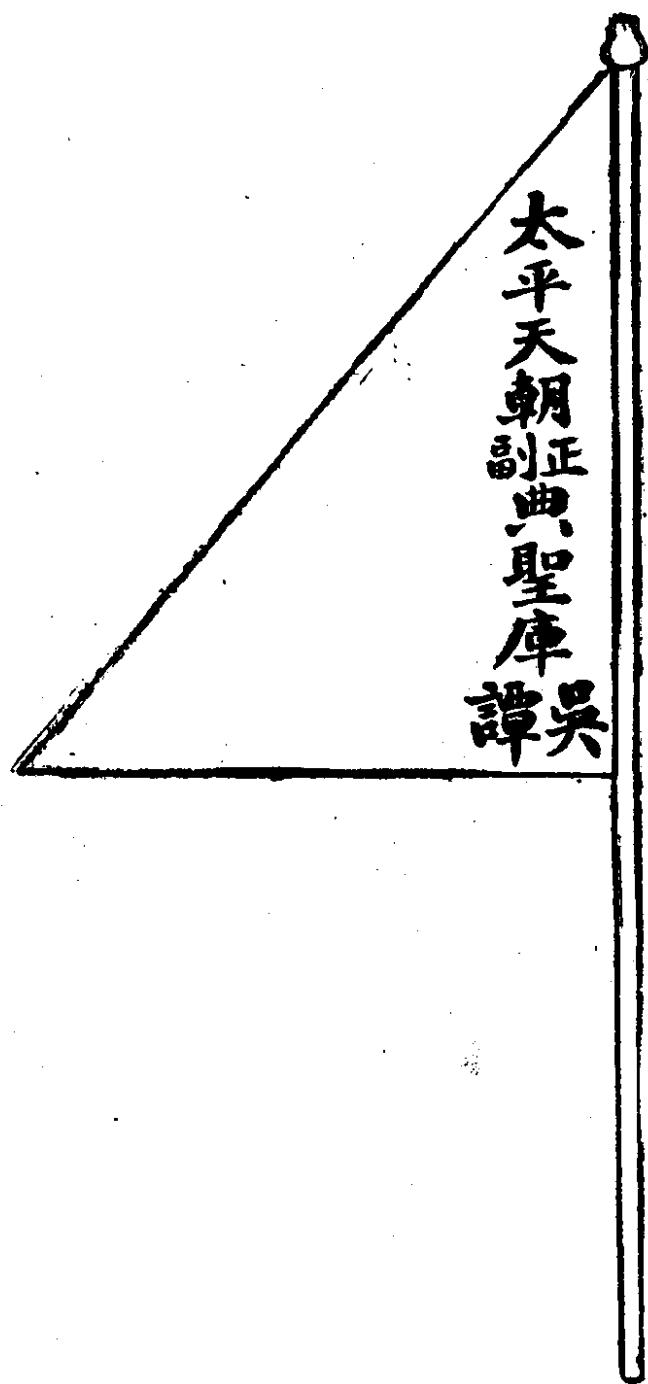


東王黃綢旗。紅字綠邊。形方。長濶九尺五寸。

太平軍曰。首載旗之尖方式樣。長濶尺寸。但不及邊色。其時尚未封燕王豫王及各侯爵。其東王旗長濶止九尺。並定日千侍衛旗七尺。節氣侍衛旗六尺五寸。諸制。嗣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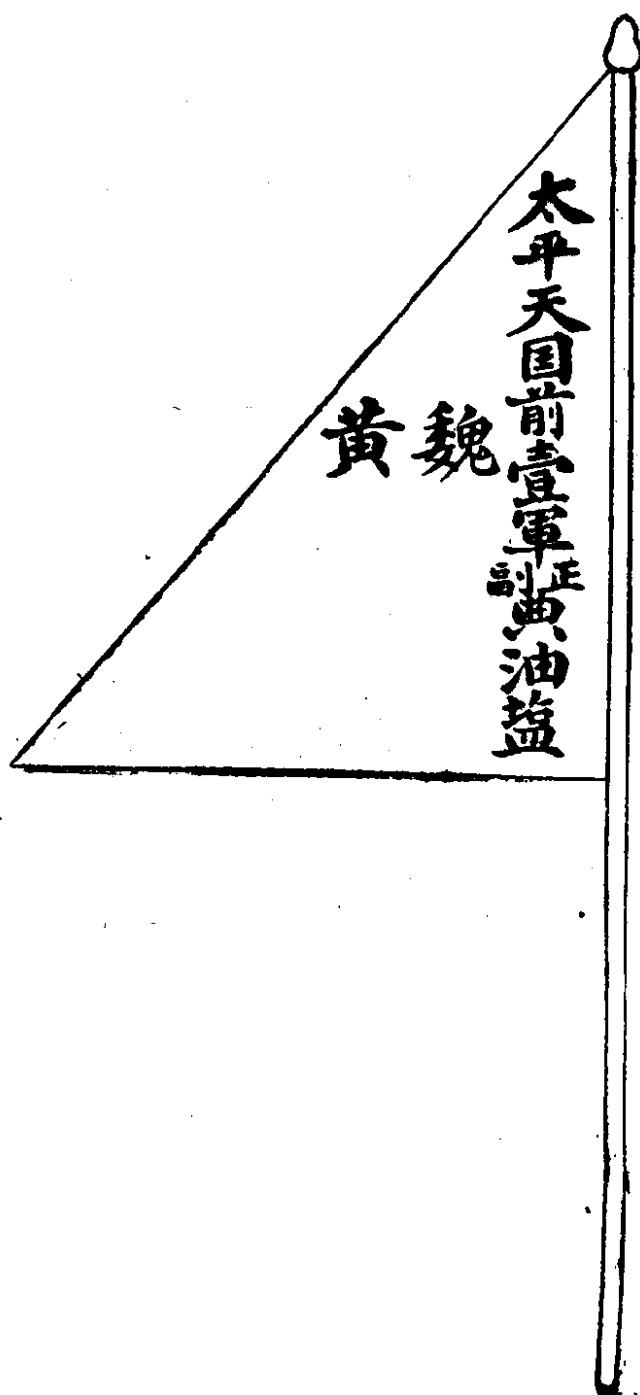
同職官典聖庫旗圖

寧。以待衛歸入同職官。裁其旗制。增封侯王。遞加至東王旗九尺五寸而止。字分紅黑。邊分各色。而其制始備。其後所封諸王。旗制視王之等級。與首事諸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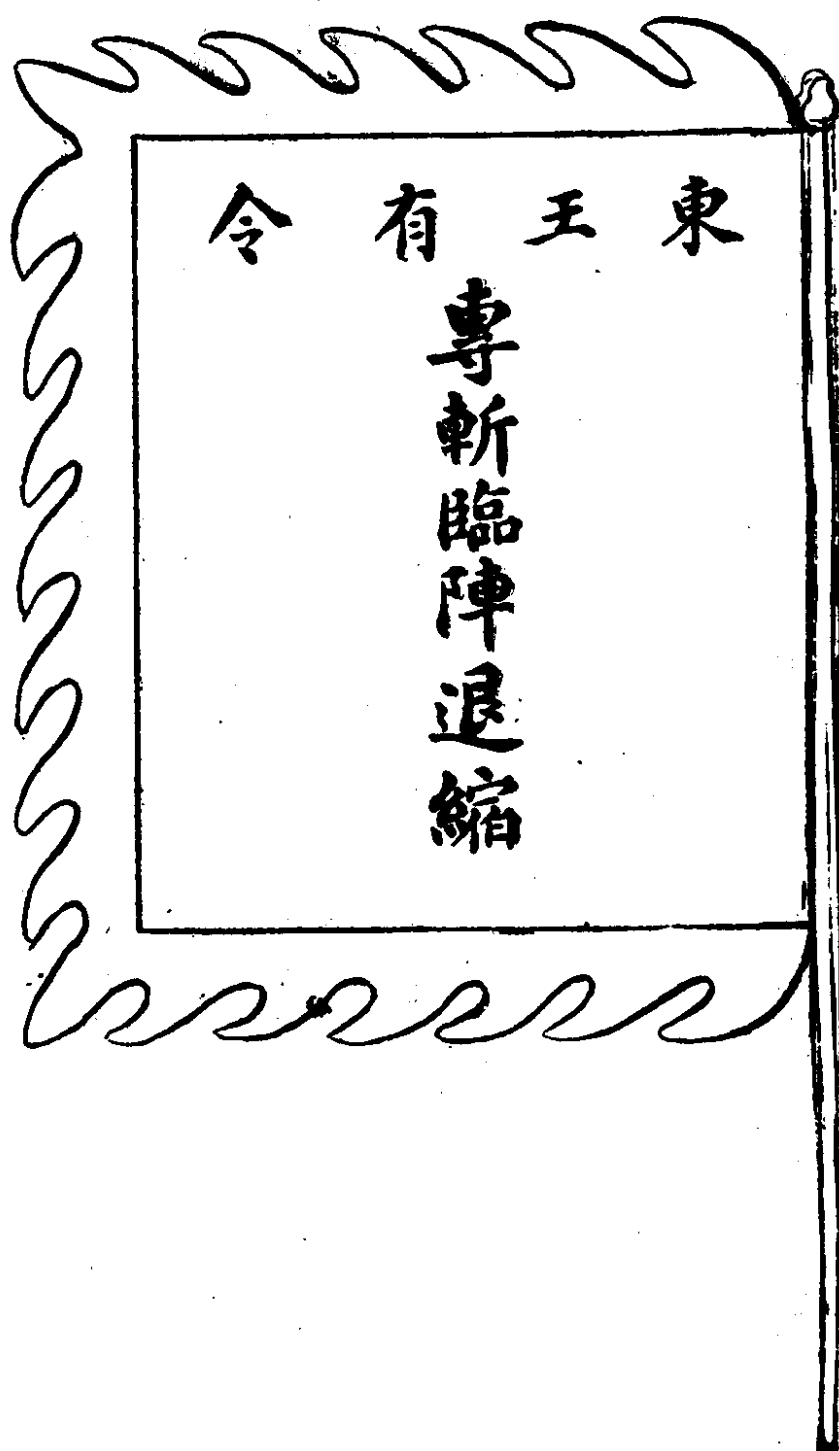
職同檢點。旗色字色長濶均同檢點旗。

軍中典油鹽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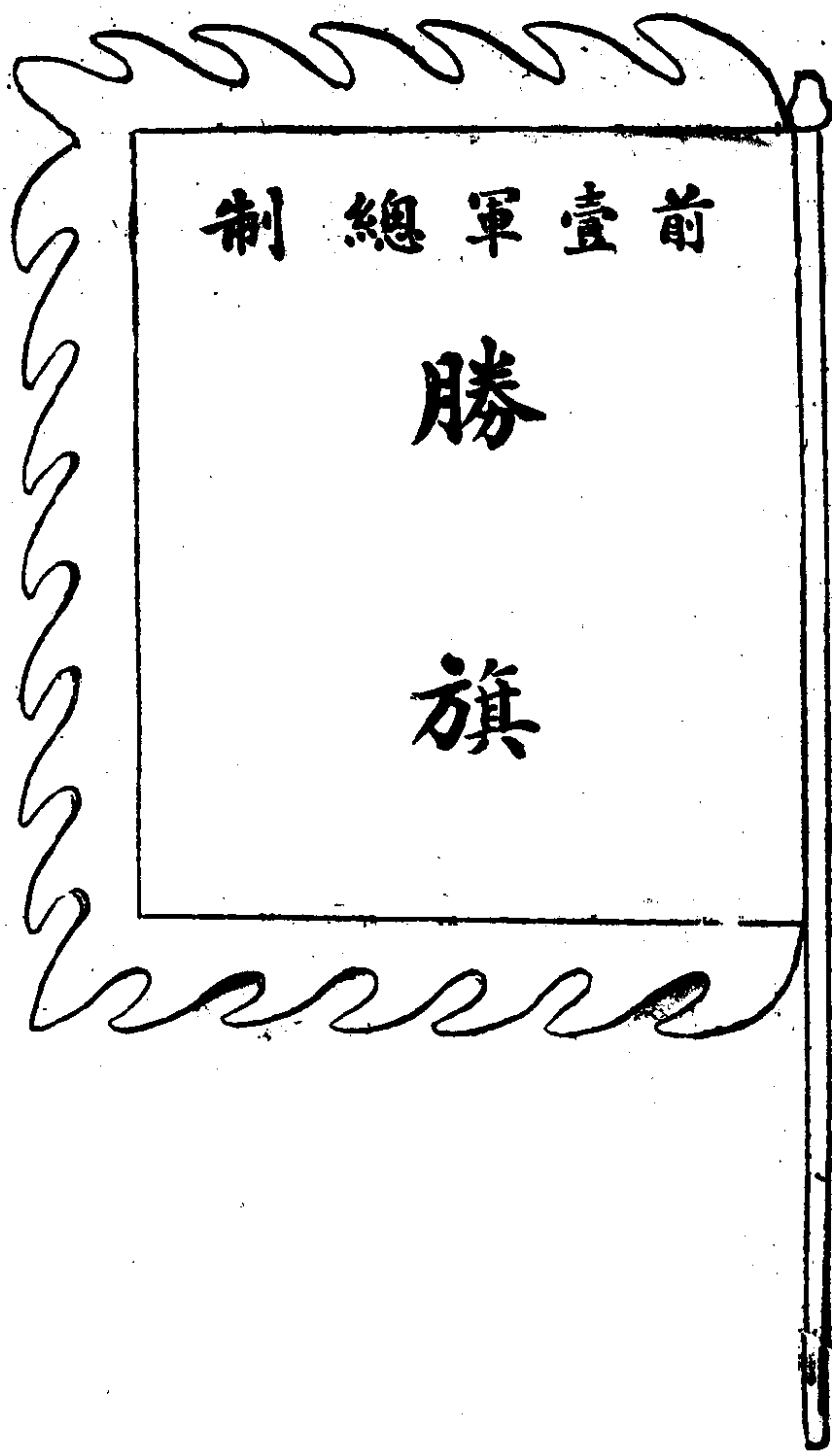
職同監軍。旗色字色長濶均同監軍旗。
雜職皆定爲職同何官。統謂之同職官。名目繁瑣。已見職官表內。茲列天朝總聖庫軍
中典油鹽二旗以例其餘。女官亦有旗職。與男職相同。如女軍師旗。同男軍帥旗之類。

專 斬 臨 陣 退 縮 旗



專斬臨陣退縮旗。黃綢心。綠綢火燄邊。長濶一尺二寸。上平寫東王有令四字。下寫專斬臨陣退縮六字。蓋用東王印。此旗由楊秀清頒給各佐將。臨陣親執督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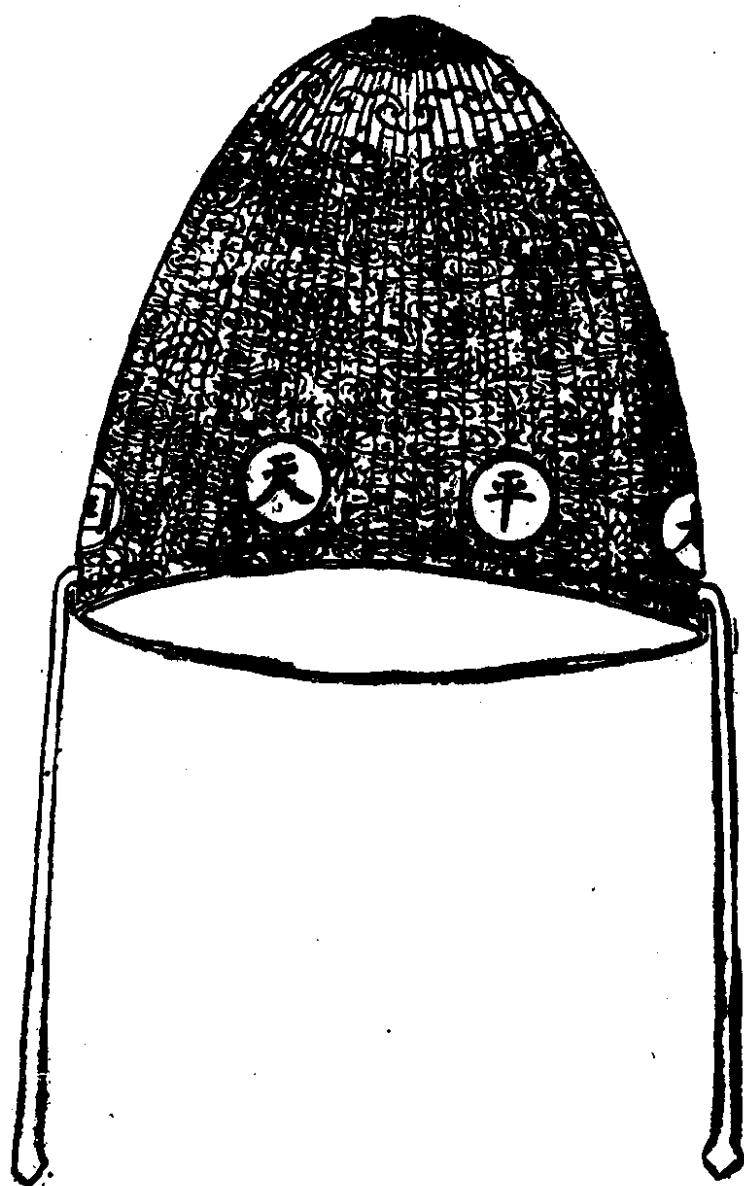
勝旗圖



軍中另有勝旗。乃各軍總制自製。請諸王用印。臨陣以此督戰。長濶並無定制。各軍皆有。若臨陣退縮。亦殊不輕。頒也。

號帽圖

(二)號帽號衣



號帽以竹片編爲柳條涼帽式。工畫紅綠雜花雲彩。四面留粉白圈四個。分寫太平天國四字。軍中恒講道理勸人。時時要頂天報國。所以將此四字寫於帽上也。

太平野史卷之三 兵制

四五

軍中號衣圖



各 衙 號 衣 圖

軍中號衣。皆半臂式。如俗尙背心之制。天王統下。則全黃背心。無邊。東王統下。黃背心。



綠邊。西王統下。黃

背心白邊。南王統

下。黃背心紅邊。北

王統下。黃背心黑

邊。翼王統下。黃背

心藍邊。燕王豫王

統下。黃背心水紅

邊。侯至指揮統下。

亦黃背心水紅邊。

將軍至監軍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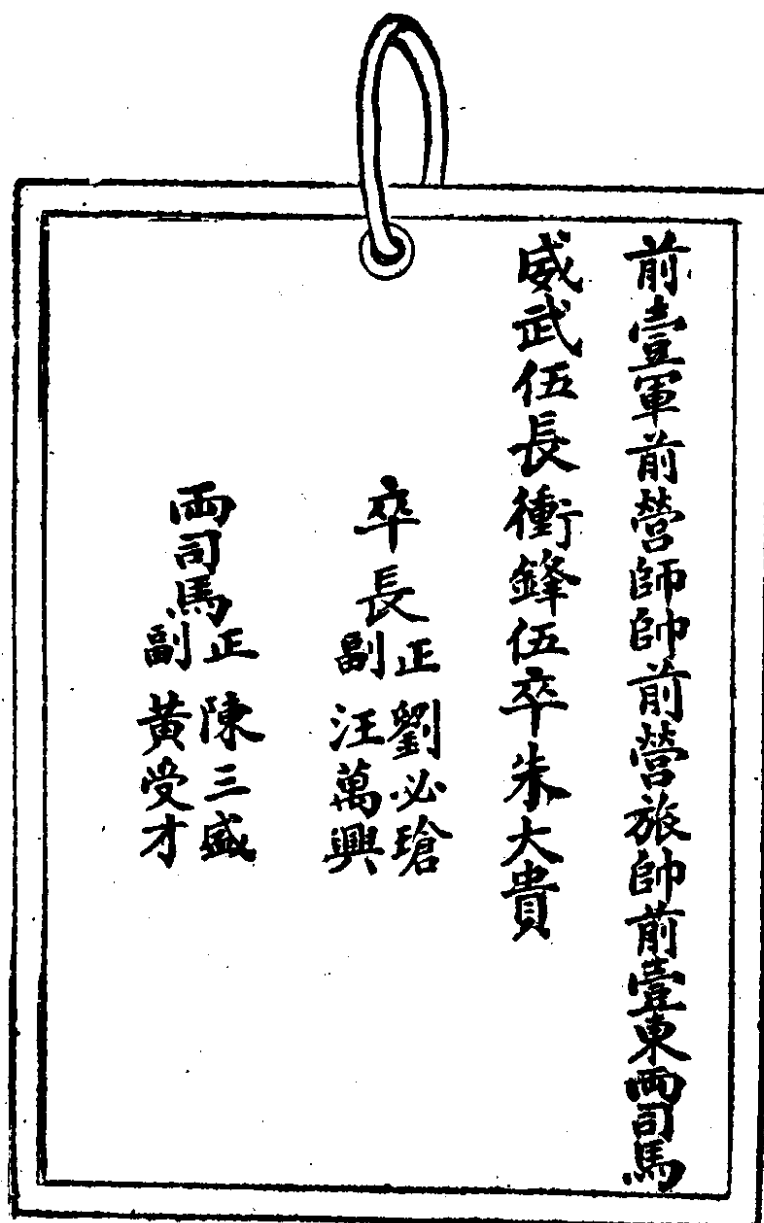
紅背心黃邊。軍帥

至兩司馬統下。皆紅背心綠邊。前後各綴長五寸濶五寸黃布一方。或寫或刷印。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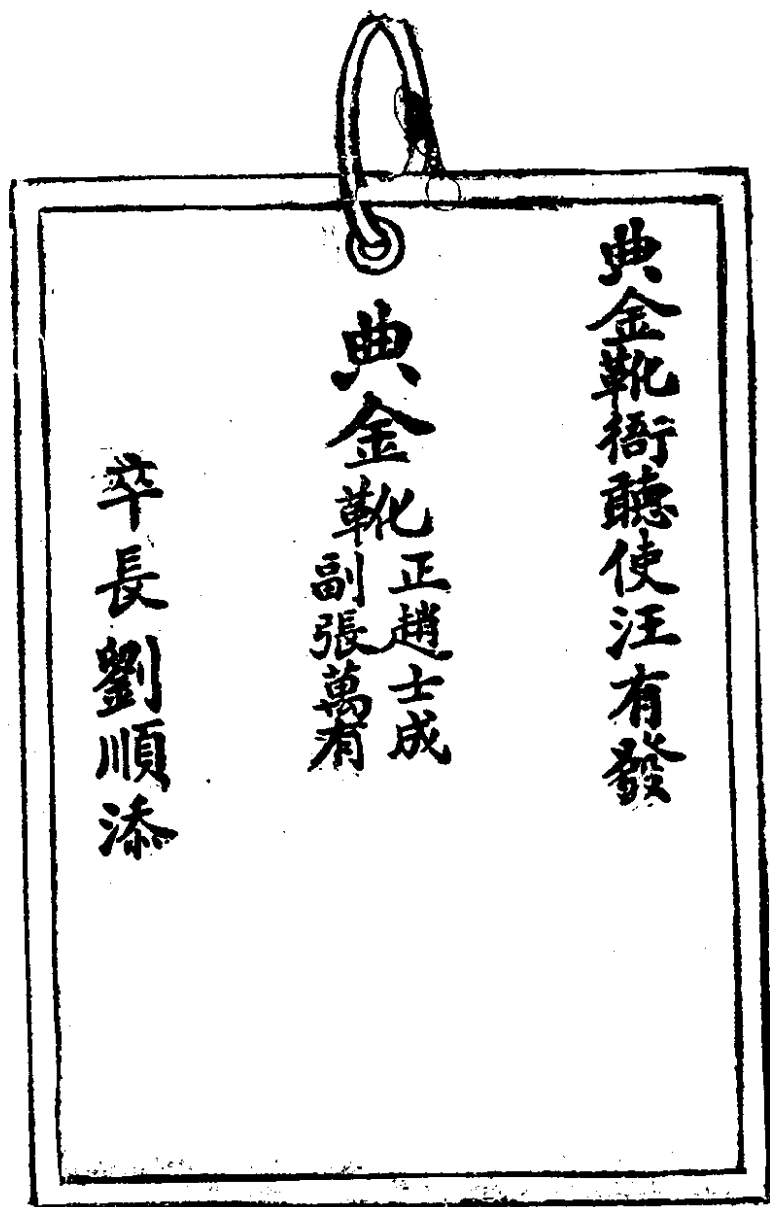
則前寫太平二字。後寫第幾軍聖兵數字。或某衙聽使數字。如前一軍聖兵典金靴衙聽使之類。建都江寧則精其製。宋字鏤板。濃墨刷印於號衣前後。不復另綴黃布矣。胸背兩方字樣。一律如以上所畫之式。

(三) 腰牌

軍中腰牌圖



各 衙 腰 牌 圖



太平軍每克一城。必勸人從軍。強壯者莫不爭領包巾號衣腰牌。一時所備不給。甚有削門板爲腰牌者。腰牌之長濶厚薄。初無一定。上平寫太平天國四字。下寫某一軍聖兵某人。某衙聽使某人。既克江寧。始頒定制。下煨火印。豫製千萬塊。分給各軍各衙備

用。所寫字樣。如上圖式。軍中各典官。皆職同監軍。所屬人數。多少不一。有百人則置一卒長。分轄四兩司馬。二百人則置八兩司馬。無軍帥旅帥諸官。故各衙聽使腰牌。無前營後營字樣。若係朝內王府典官。並無某軍字樣。則標典天興衙典東鑼衙諸名目。

(四)軍火器械隱語

大礮稱洋裝 抬礮稱長龍 鳥槍稱營槍又名小礮 火藥稱紅粉 槍礮子稱鉛碼
刀稱雲中雪 短刀稱順子 矛杆稱挑子 兵稱聖兵 鼓稱聖鼓 海螺稱聖角 旗
稱聖旗 竹帽稱聖帽 號衣稱招衣 連菱棍稱神鞭 火彈稱先鋒包又名紅粉包
噴筒稱花筒 庫稱聖庫 糧稱聖糧

太平軍初爲兩粵秘密黨會。窩屯嘯聚。畏官司緝捕。不敢公然稱槍礮火藥。故作隱語。其後羣下口熟。遂沿其習。不能改也。至如聖鼓聖角之類。因耶教書中有聖水聖油諸說。軍中信奉之。因於事物之上。動加一聖字。然此獨軍需一端。而其餘竄易偏傍字畫。改換名色。尤多不可詰。故得太平文牘。率爾讀之。每多不解也。

營規

軍中刊本營規一冊。係粵西初起軍時舊制。內僅載規例二十條。其餘若東王誥諭。內有禁令多則。燕王告示。內有榜列應斬罪。多至數十款。徧貼各館各營。細審之。近似法律。非專用。

以行軍者。因別之另列入法制內。

(一)軍營規例

一要恪遵 天令。

二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三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平。毋得包弊徇情。順下逆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悞公事。

八要學習爲官。稱呼問答禮制。

九要各整軍裝鎗礮。以備急用。

十要不許謊言。國法王章。訛傳軍機將令。

(二)行營規例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二令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安分良民。

三令內外官兵如途遇 天王及各王時。各宜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 千歲。不得雜入衙輿官妃馬轎中間。

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抄藥材舖戶。並州府縣衙門。六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挑水夫。及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財物。

七令不許在途中舖戶堆燒。阻睡。耽阻行程。務要前後聯絡。不得脫走。

八令不得焚毀民房。及出恭在路井民房。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發。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

號令

軍中號令。惟擊鼓敲金吹螺搖旗而已。瞭望敵軍至。及將起行將出隊時。俱擂鼓吹螺搖旗以集衆。打仗則擊鼓吶喊。收隊則鳴鉦。每一擊必一連四聲。其暮宿城鄉市鎮。打館既定。必敲鑼傳令。徧曉各館。其據守一城一鎮也。一日之內。鳴鉦於市者。動輒十數次。軍中謂之喊令。其所傳之令。不可枚舉。如敲鑼者。大呼曰。東王有令。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各衙兄弟人等。明日黎明齊集某處聽點。或呼國宗大人有令。丞相大人有令。大小官員各衙兄弟齊集於

某處聽講道理之類。他如挑濠築牆一切雜役。皆以喊令傳人。俟齊集而後分遣之。其犯營規或犯天條者。重則斬首。以二卒扛抬首級。一卒敲鑼。大呼於市曰。某人犯某事。斬首示衆。輕者責打枷示。亦必荷校游行於市。一卒在前敲鑼。一卒以竹篦鞭撲之。使其自呼。因犯何事而得此罪。衆兄弟切莫學我云云。蓋懲一以警百。使人人有自懼之意也。報更不用鉦柝。每館必設一鼓。羣卒輪流支更。一更則擊一聲。五更則連擊五聲。定更天明。皆無信礮。其泊船也。每船擊鼓支更。一如館中。惟掠得鉦鏡。及一切樂器。可以任意敲擊。夜中無口號。然多隱語。間諜衣領。必藏暗號。每晚必呼下級軍官聽令。聽令之制。甚屬詭秘。如兩司馬必至卒長館。卒長必至旅帥衙。遞而上之。如國宗之踞一城。所轄總制監軍軍帥。每晚必齊集其署。無敢曠誤。卒長兩司馬皆有正副。正者聽令。副者守館。謂之照館。軍帥等官無副員。則自設協理。本員聽令。留協理照館。每晚所聽之命。外人不得與聞。大抵不便鳴鉦徧曉之言。必於此時密授之。如事出倉卒。則隨時鳴鉦傳集。則又不待日夕之趨詣也。

老軍 一稱老兄弟

清道光末年。兩粵盜匪滋熾。股以數十計。最著名者。蓋十有八股。如大頭羊張嘉祥。凌十八。西南長等是。洪楊久謀革命。至此遂招集黨類。約期舉事於金田村。先時入會已有千餘家。因清廷捕之急。或逃亡。或伏藏觀望。至此走集者。僅三百餘人。官軍此拿彼竄。往來飄忽靡。

常旬月之間。擄有男婦數千人。然後回踞大黃江。凡紫荊山附近藏匿黨羽。皆出歸附。於是羣衆大會。署官製印。立軍製造火器。購鉛藥。備刀矛。極力固守。養鋒蓄銳。共得數千人。皆勇敢善戰。其後新募者日衆。遂目此數千人曰老兄弟。是卽廣西老軍。太平元年。克永安時。衆已三萬七千人。而能戰之軍。僅老兄弟五千餘耳。迨由岳州陷漢陽武昌。太平軍之雄心。至此大逞。升賞官職。不可勝計。而老兄弟居十之七。且皆權要。太平二年。克江甯。老軍盡居顯職。無復卑官矣。其後令衆北伐。及攻兩湖。派出督隊者。皆爲廣西老軍。其餘俱居金陵。給役諸王左右。及分守鎮江廬州等赴郡邑。蓋老軍皆百戰之餘。腹心之契。天王倚爲羽翼。雖無職。每加功勳。平湖諸銜。有過亦不盡法懲治。蓋念敵愾同袍。金田起事之功也。而老兄弟恃功驕恣。殘殺自逞。任使多不稱其職。太平大局之壞。此一原因也。

新軍 一稱新兄弟

太平軍初克武昌後。軍勢大震。有衆數十萬。然皆沿江游手。或人民之被脅者。倉卒編以成軍。多不耐戰。且乘機思遁。故每軍皆有監軍監之。是曰新軍。每出仗。以新軍居前。殿以老軍。穀餽臨陣。狀甚可憐。卽有勇敢耐戰者。其升賞之途。亦每每爲老軍所抑。動多怨望。此又太平軍滅亡之一原因也。

童子軍

太平軍視童子爲至寶。每克一城。過一鄉。避匿不及。舉富貴貧賤之家。鈍敏妍媸之童子。悉抱携以去。其聰俊者。頭目認爲義子。輒從其姓。羣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伍卒帶爲老弟。然軍中章程。非髮長五六寸。仍不得役使老弟也。童子如有繫念父母。號泣求歸者。先以好言誘之。不從。則加鞭撻。每以血刃利劍華服美食置其前。謂順從則衣食而撫育之。否則殺却。童子如懼死從之。頭目曲盡調護之責。且恣縱之。居然以軍中爲樂土。習而與之俱化。殺人打仗。俱優爲之也。隨賊愈久。殘忍愈甚。至以殺人爲玩戲之事。故太平軍臨陣攻城。亦常用童子軍臨前敵。以其號叫跳躍。手足輕便。往往登高陟險。如履平地。倏忽而前。爲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爲人所不及追。包抄襲擊。往往獲勝。且在後之軍。自計童子尙威猛如此。我輩而退縮。不恥甚耶。故亦往往致死。反與童子爭功。又陷城時。入官廨搜刮金銀文書服飾。衆所難索者。童子攀高入諳。如貓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燒廟宇。毀壞神像諸事。童子又最爲樂爲。童子又愛見穀棘之狀。喜聞呼號之聲。有時殘暴。反較成人爲尤烈。太平軍富獲得逃人。及清之偵探。富刑拷甚慘時。老軍或稍緩頰。童子獨持之甚力。駁詰最刻。其於本館搜查洋烟黃烟。及邏察犯天條犯令各事。童子亦最認真。不遺餘力。及其壯大。善戰嗜殺。已成習慣。故諸王愛之。而其餘無論老軍新軍。皆畏之也。

掠城

太平軍將徇一州一邑。必先布間諜數十百人於境內城內。布散謠言。或張貼告示。云天王係太子耶蘇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蒙。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陷爲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疾病。故稱東王爲勸慰師。贖病主。又謂太平軍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糧。富者出資。貧者効力。事定之後。皆封賞顯官世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盡可照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戶。可保無事。若幫妖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諸語承平日久。編氓罕見兵革。且惡清政之虐。對於此種布告。每爲所動。富者怯者。或引避鄉村。智者強者。且攘臂而投入太平。以殺清軍。商農效之。皆以助清軍爲戒。靳賞惜力。不肯協濟分毫。甚至與兵勇交易。故昂其值。積殖自封。准備於太平天國。受一塵以爲民。而享其樂利。清之守土官吏。一無籌備。惟以安定人心爲務。甚言太平軍不足懼。距此尙遠。嚴下遷徙之禁。民方竊幸。相率安之。逮倉卒軍至。城破。守土文武。或降或遁。太平軍入城。大呼於市曰。殺妖。一倡百和。呼聲雷動。居民恐懼。閉關下鍵。軍至通衢。則九達百衢。已無人迹。清兵潰逃不及。莫不脫衣棄械。避匿民房。詭稱百姓。太平軍遂分赴各衙廨城樓。公所殺官收庫。復分小隊。搜尋兵勇。挨戶檢查。至一家門首。用刀背矛桿撞門。並大聲呼叫。若良久不開。必毀門而入。殺其全家。若撞門時。卽遣一人踰跟開門。太平軍先問有妖無妖。若甚恐不能答言。或答曰無妖而色變者。必逐細搜檢室中。

或有不俟撞門。先敞扉以待。並有設音樂放爆竹。舉室跪接於門內者。賊更慘害之。非施放鳥鎗連貫數人。卽以刀矛攢刺之。謂迎我者必係妖頭藏妖之家。故心虛以媚我耳。凡膽怯藏匿不出。如潛伏地窖暗樓複壁諸處者。搜出亦必殺之。謂心虛不敢見我。縱使非妖。必非善類。若于太平軍至時。集一家人於廳事。任其一一盤詰。無所畏懼與諂媚。旋即他去。不相侵害。蓋太平之卒長兩司馬等類。皆兩粵之人。言語不通。風俗各異。言語之間。不免誤會。故殺戮亦有所不免也。

徵兵

太平軍之徵兵法。皆出之於強迫。每克一城。對於強壯之丁。皆驅之歸館。既到館中。則頭目據高座。將擄得之人。皆指爲妖。挨次研訊。有倔強者。用竹板杖其兩腿。至血肉狼藉始釋之。而囚於一室。間一日。又訊之。若其人忍刑自辨非妖。頭目乃曰。旣非妖。可拜降。隨我們做兄弟打江山。若暗中通妖。定斬不留。又詢有何技能。如能寫字。則派充先生。軀幹壯偉。則派充牌刀手。強有力者。則悉充將使。卽各官中之尉是也。年稍大者。則令汲炊支更。能醫者。送入內醫功臣諸衙。其百工技藝。則分送各典官役使。如一無所能。則謂之廢物。或殺之。或遣之。倘其人小心勤謹。或有人保救。亦派充割草放馬諸賤役。一家父子兄弟。或同時被迫從軍。必分送十餘館。使各不相見。其分派職役。必議論數日而後定。此數日中。風波迭起。至可驚

駭。當甫經審定非妖之時。突聞鳴鉦傳令。旋有數老軍至館曰。某王某大人有令。新收兄弟。概斬不留。有人敢私藏者同罪。新入軍者。於九死一生之時。忽聞此言。無不殲棘。本館頭目。乃佯作不忍之色。代籌所以救之之策。或藏之暗樓廁室。巡查來搜。或詭對係他處招來者。非城中人。凡搜查數次。輒掩飾庇護之。乃私謂其人曰。爾幸遇好人。如某館已獻出新兄弟數十人。皆殺訖矣。某館藏掩敗露。連本館做好人之大人。亦殺訖矣。我救爾等。直以性命相與。於是被迫者。皆感不去口。即有一二慧者。知係機穽。亦祇得隨衆哀感之而已。過數日。又突有傳令之軍至館曰。新兄弟必不可留。爾慎勿爲其所累。速獻去。押赴某處斬首。一聞此言。自頭目以下。莫不愁苦嗟嘆。以爲計無復之。必不可救。於是則皆縛之纍纍。以一繩貫數十人。牽行於市。雖兵未加頸。然自分亦斷無生理矣。於所指行刑之處。在望之時。忽一騎飛至曰。各館共稟奏天父開恩。新兄弟一概釋放。隨各該上官回館。真心悔罪。敬拜上帝。如果犯令。定卽斬首示衆。此時垂絕復生。無有不泣涕感激。惟命是從矣。歸館之後。又令老軍與相共處。察諸人神色。探諸人口氣。皆默識之。乃集新兄弟。跪于頭目之前。謂之曰。爾家有父母妻子乎。爾思歸乎。我助爾數千文爲川資。如黠者。則答曰。情願打江山。不思家矣。頭目亦漫應之。其思家者。誤認爲好言。輒曰。感此厚恩。願得數百錢卽去。遂令牽出殺之。謂之反草。更執一二無用及探出破綻者。立刻斬訖。擲首級於衆人之前。乃大聲曰。凡反草變妖。卽以

此爲例。跪者面面相覷。皆無人色。惟恐刑之及己。衆口皆不願歸矣。過一二日。或痛定思痛。念及全家慘變。己身死生未卜。憂悶不釋。言動失常。頭目復指爲妖。欲殺之。如係有用者。必另出一賊保之。且爲遮飾。或謂連日有病。實非思家。倘後變妖。連我並殺。新被迫者必深感其救己。結爲心交。此人且囑之曰。幸勿逃走累我。自此以往。風波漸息。始有拜降悔罪諸事。自歸館。至於此時。皆軍中之詭計。或殺或不殺。屢欲殺。屢救之。又屢殺他人以儆之。嚴刑拷掠之。甘言以誘之。布人邏察之。置必死之地而復甦之。其意靡他。蓋迭用威以移挽人心。使人人抱不易倖生之心。絕一切繫念。而甘心爲我所用也。逮至七日。禮拜之期。集衆講說道理。謂爾等皆是應殺之人。乃天父開恩赦宥。速宜悔罪。敬拜上帝。須用一片真心。頂天報國。凡事自有天父看顧。於是令衆人用清水沐浴。跪於地下。頭目代爲懺悔。書悔罪狀焚之。更有尋常禮拜奏章。列一館人名。讀讚供獻後。於案上焚化。如紙灰團結。謂新兄弟皆一心。如被風吹散。輒云中有變心之人。謂須檢舉。人人提心吊膽。頭目乃檢出一人。證明其罪殺之。其實早探知此人有異心。故假神權以警衆也。新從軍之人。頭目及充先生者。平日皆監督其誦習讚美詩天條書。及一切聖書並格言。天父天兄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後。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打杖。天父必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無一失。萬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魂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升天。不必掛念。終日講究。皆宗教之

言耳濡目染。不俟一日半月。莫不崇信。居然教中人矣。自此以還。頭目於新擄諸人。不惟不虐待。且施小恩小惠。以要結之。或分給銀錢。予以食物。掠來衣飾被褥。亦均分之。且與之嬉笑諧謔。促膝談心。如一家然。此則恩威並濟之妙用也。

戎機

上既詳記其陣法營壘營規號令矣。至其攻戰守備諸法。大抵採稗官野史中事情。倣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爲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爲尤多。是亦異矣。

太平軍多詭計。曾聞堵城逃勇云。敵中有能騰空者。實親見之。故一隊驚潰。嗣獲其軍人。詢問始知太平軍打仗時。在後之兵。乘鎗礮烟迷之際。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兵勇遙見。誤謂彼軍能飛。往往駭潰。此亦詭計之一端也。

太平軍亦有不尙詭計者。則在審勢度力。如攻桂林不下。則取全州。攻長沙失利。則下趨湖北。攻南昌不下。則攻田家鎮。攻田家鎮知力不敵。則先據興國大冶。力足然後破之。勢不足下武昌。則徧略四圍郡邑。絕敵糧餉。俟其饑疲。已勢強盛。然後克之。上溯襄河。直逼棗陽。知襄陽堅守有戰備。遂幡然不顧。回攻荊州。據麻城。其後圖解金陵長圍。則攻浙江以取遠勢。圖救安慶。則攻江西。湖北以取遠勢。聲東擊西。就虛避實。深合用兵之法。夫攻堅則力倍而多損。攻瑕則力省而效速。乘機蹈隙。則變其成見。捷若轉圜。太平諸將之軍事知識深矣。他

如設伏。必於歧險之處。伏兵三路。用一軍詐敗。以誘敵兵。引至其處。伏兵齊出。此伏兵未必皆勁旅。每以工匠老弱充數。甚至雇倩鄉民。執旗吶喊。敵兵驟然遇伏。氣奪反奔。鮮不敗挫。其埋伏之法。又有剪尾衝腰諸式。每出隊。或豫伏一軍於敵兵之後。或敵兵之左右。當酣鬪時。非潛出剪敵之尾。卽突出衝敵之腰。敵兵驚顧。亦每致挫。大抵太平軍明路攻擊。必選勁卒。設伏則專以人衆驚敵。使敵兵自計。以爲千數百太平軍與之苦戰。猶不能勝。今忽益以無數生力之軍。尙可禦乎。人心疑怯。奔北不遑。不待戰而自敗也。

太平軍每偵敵軍出隊。離營十數里。必暗繞一軍。斷其回營之路。既可夾擊。又可直撲敵營。敵營中未見其兵收隊。忽然發見太平軍。每致驚潰。

太平軍每用鄉官卒長。領百姓迎接敵兵。卽雜入其中。乘機選勁旅襲之。鄉官內應。敵軍未有不全覆者。

太平軍圍攻城壘。恐敵致死。三面環攻。特空一面。以誘敵出。其實缺處已先有伏兵。將要擊於路也。

太平軍於山川形勢。自度地利已爲敵占。忽一夜盡退。迨次日敵軍探悉。已去二三百里。別據城市爲營。誘敵追之。及敵至。太平軍已占得地利優勢。以逸待勞。反客爲主。此二三百里地。不數日仍奪回矣。

太平軍凡奉令退兵。每以進爲退。必連日出隊打仗不息。反進數十里或數里。逼近敵營。使人不疑其退。其實布置周密。一夕之間。已不知退往何處。

太平軍退兵時。必於城內寨內留瞽目殘病多人。擊鼓吹角。城牆土牆。或立草人。或立木椿。上頂竹帽。晝必徧插旌旗。夜則虛張燈火。甚至軍去數日。敵軍及附近鄉民猶不知之。

太平軍嘗以退軍詐敵。虛立營寨。亦如以上情形。誘敵軍入其空寨。四面伏兵齊出擊之。又每於接仗時。自度不能勝。則詐敗。俟敵兵追急。乃以金銀華美衣物。徧擲於地。誘敵兵爭取。復整隊回撲勝之。又素選魁梧大漢。塗面掛鬚。衣以神鬼之服。手執陷貼斗大銀鎚。或執背闊五寸長五六尺之短柄陷貼大刀。擁以大黃旗羽葆。每於酣鬪時。數騎突出。驚亂敵人。太平軍乘黑夜驚敵營壘。尤爲慣技。驚早營。必遣數驍勇者乘馬。各懷火毬數枚。密藏火種。更選勇壯兵士百人隨之。攜帶鼓角旗械。銜枚急走。約距敵營四里。則伏於暗陬。俟三更後。數騎軍直馳抵敵土牆。踏鞍攀登。各撒火毬。燒敵帳房。俟有四五處燃着。闔營驚擾之時。數里外百餘兵士。遙見火起。則鼓角齊鳴。飛奔敵營。敵營昏夜不知太平軍之多少。往往全營驚潰。自相踐踏。其驚水營之法。每用大船數隻。載葦柴焚着。漸漸逼近。誘敵礮船抵擊。別用無燈黑划多隻。繞至礮船之後。及輜重各船左右。拋火毬。放噴筒。焚敵數船。黑夜驚擾。不容不潰。或於岸上暗處四十步。置一二軍。專放噴筒。相間排列十餘里。其實不過二三百人。但

敵之舟師翹望。江岸十餘里。火筒如流星。相繼不絕。衆心疑懼。遂自譁擾矣。太平悍將每選勁旅一隊。與敵兵戰。故意退往絕地。誘敵兵追之。及至水窮山阻之處。忽變爲伏地陣。此時太平軍士自知不戰必死。逮返戈回擊之時。無不以一當百。太平軍慣用諜人混入清城清營。往往悍將登城。纔一二人。頃刻黃旗成隊。蓋疎懈處。已爲諜人探得。早伏兵卒。故得乘隙而出也。

太平軍凡開地道。多以棺材裝火藥。爬城亦多造雲梯。每遇地道轟缺城垣。敵兵皆爭赴缺口堵禦。太平軍乃於無人之處。乘間攀登。破城之處。並未劇戰。未破之處。軍已魚貫猱升而上矣。如克武昌江寧。皆用此法。實非由缺口進也。當火藥轟城垣時。磚石飛揚。烟霧障天。約一炊之頃。對視不辨眉目。守城敵兵。皆耳目迷悶。相拒木立。迨煙霧畧散。滿城已遍插太平旗幟。敵不戰而自潰也。後清軍陷天京。亦用此法。

太平軍攻城。知城內軍備富足。每夜用牛多隻。以燈籠火炬。繫牛角上。燒其尾。使環城下而奔。或用小舟數隻。上置燈火草人。各用一人盪槳。游弋城外溪河。城上敵兵。疑其來攻。鎗礮徹夜不息。如此數日。人力虛疲。藥彈耗費。乃可乘間破之。又太平軍攻城。或以有力散卒數十人。頭頂浸濕大棉花包。拋擲城下。積壘成梯。頃刻可上。

太平軍操演。以老兄弟領兩隊。作對面環抱交叉勢。瞬息之間。老兄弟俱已在後。新兄弟皆

在前。每打仗輒諭之曰。爾等一無本領。何能打仗。不過用爾等助威耳。我儕老兄弟俱在前隊。但我儕陷陣。清妖已臨汝前。如再不刺殺。敢退後者。立斬。及戰。老兄弟遂當先。察有勝象。遂變陣勢。盡以新兄弟當前殺敵。以資練習。迨奏凱。盡以其功讓新兄弟。新兄弟遂自喜爲能戰。其後接仗。輒齊一心去。誓以死關矣。此亦太平軍之機心也。

太平軍總數表

陸營每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計九十五軍。共伍卒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五百人。
水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九軍。共伍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土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二軍。共伍卒二萬五千人。
金木六營。每營每軍同上。計六軍。共伍卒七萬五千人。
各軍典官。每館聽使百人。計一軍正副七十典官。一百十二軍。共聽使七十八萬四千人。
王侯丞檢等所屬各典官。每館聽使百人。統計正副典官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共聽使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人。統計以上伍卒聽使。共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人。合計各官卒使。總共三百零八萬五千二十一人。

太平野史卷之三兵制終

太平野史卷之四

宗教

兩粵八閩。素多天主教。清道光初年。地方官緝捕嚴迫。遂諱其名。改教爲會。故有上帝會。添弟會。小刀會諸名目。迨鴉片之戰。既敗。五口通商。濱海之地。華洋雜處。黨會愈衆。洪氏等結盟之始。曰上帝會。復更名天帝會。亦名添弟會。蓋入教之人。不論長幼。以後至者爲弟。故也。然雖屢更其名。而其旨一本於天主教。不過畧變其形式而已。（明季西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傳布天主教。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又善作奇巧及機械之器。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均建立堂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吃教人。一日教民。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其所奉之神曰耶穌。以磔死。故榜之以示不忘。）每月朔望。教中男女。齊集堂中。闔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殮畢。裹以白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其教初入中國人民。皆觀望以爲異。傳道者稍以利惑之。細民始稍稍歸奉。後見其無他。而一以慈善爲懷。士大夫亦有信之者。）其言謂萬物主於天。而天又主於

天主。一概園壇方澤岳瀆祀典宗廟祖考。皆可唾棄。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耶穌乃天帝之子。漢哀帝年間降生於猶太國。以善化人。著種種神異。希羅德王忌之。設計誘擒。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能聚精神合成全體。毀墓而出。復生三日。說法昇空而去。至今仍在天上。永爲天主。其救世書則教人敬天而外。不可更事一切邪神。其天條多欸。首戒殺人。害人。奸淫。擄掠。及不孝。欺詐。諸不善。凡婚嫁必聽其師主婚。不得苟合。立法至善。首事諸王。初皆奉之甚虔。乃軍興以後。徵兵至百萬。雖卽以教律治軍旅。而殘殺擄掠。裹脅良民。在所不免。統軍者亦不能盡誅之以法。則太平軍之崇奉其教。似又利用之。而不能遵守其法律。以資號召者也。

經書

(一)天父上帝醒世詔(卽十全大吉詩)

三星共照日出天。	禾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禾救饑。	乃念日頭好上天。
人字脚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爲人不可起歪心。	全敬上帝自無尤。
有如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悠悠。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功名頂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再真心。	戒淨邪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琵琶鼓樂簫求和。金玉堂中快樂多。正人上天眞享福。勝起高樓頂上坐。
朝中公子勝公郎。出在深山金玉堂。富貴功名天分定。燈草對緊日頭上。
笛子出在玉堂中。扇子不搖自有風。山頭白雲風吹散。眞心敬天不愁窮。
黃金財寶是名頭。爲人修善不用愁。正人自有昇天日。天堂享福萬千秋。
題名頭頂半金黃。爲人直心總不妨。且看江水何處去。盡歸一統轉天堂。

(二)天父下凡詔書

一冊只十餘頁。所載在廣西時有周錫能者。勾結清兵爲內應。東王知覺。稱天父下凡附體。指出此人。治以點天燈之刑。及一切訊答之詞。一夜之頃。天父下凡三次。其天父附體之言。曰周錫能反草變妖。若非我指破。爾等危矣。我事畢我回天去云云。

(三)天命詔旨書

天王詔曰。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兵將。未能熟知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天兄聖旨命令。致有悞逆天命天令也。故特下詔。詳閱天父天兄聖旨命令最關緊要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尾。亦無非使爾等識法守法之意。欽此。

已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天父諭衆小曰。衆小認得天父天兄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天父天兄。天父又曰。衆小認得爾主上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主。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顧王。一個個都難逃命。

十四朝詩曰

天父下凡事困難。耶穌捨命是何爲。天降爾主爲真主。何用憂愁心膽悲。
衆小今知天兄意。何不雄心戰勝來。有志頂天忠報國。殺妖臨陣氣雄哉。
自古生死天排定。那有由人可挽回。靈魂本是由天父。今時不醒更何爲。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天兄耶穌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草。凡有那些妖魔。任地一面飛。一面變。終不能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過也。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爲公。莫爲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通軍大小衆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

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當日朕有令曰。上天豈容易。須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據眼前論。衆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眞忠報國到底。天父天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打杖昇天大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封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及封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又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師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保衛朕躬。我等既幸得爲天父子女。又幸得爲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朕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眞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眞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衆兵將。千祈踴躍同心。同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衆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欽此。

壬子八月二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一經察出。斬首示衆。欽此。

(四) 舊遺詔聖書

所載皆從西洋書譯來。語殊不可解。尋其意緒。無非言耶穌功德神奇。國滅後入清國銷燬。

(五)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大傳福音書)

第一章云。耶穌基督之族譜云云者。叙耶穌世系也。耶穌祖名大辟。父名約色弗。母名馬利亞。夫妻但接不交。感天使託夢懷孕。生冢子名耶穌。叙耶穌降生神寄也。

第二章云。希羅德王時。耶穌生在猶太國伯利恒邑。希羅德王尋耶穌所在。天使託夢約色弗。將耶穌攜奔麥西地者。方免希羅德謀害也。其云天使託夢。帶嬰往色列及加利利地方者。叙神明時時指示也。

第三章云。行浸禮師名約翰。在猶太宣道。耶穌自加利利來。求約翰爲師。約翰反稱耶穌乃先知之師。且轉欲受浸於耶穌者。叙耶穌既長從師。師愧不及也。

第四章云。聖神引耶穌到郊野。召魔鬼試之。絕食四十日。或引升殿頂。或攜登高嶽者。叙天神試其法力也。又云耶穌徧巡加利利地方。宣講福音。醫民間疾病。大衆多求相救者。叙教化流行。其徒日衆也。

第五章至第七章。耶穌登山宣教。門生就之。耶穌教人虛心。教人知法守律例。教人勿殺人。勿姦淫。勿誑言。勿吝施捨。敵我咒我者。翻愛之祝之。誠人謹慎。勿逞才。勿爲僞善持齋。勿蹙額。勿積財於地。須積財於天。勿貪財怠慢上帝。勿慮衣食。自有天父養之。教人眼明。勿生障礙。勿以聖物投猪狗。勸人愛之。求則給之。叩門卽開。除惡務盡。譬如善樹必無惡果。惡樹必

無善果。須伐惡樹投之火。又勸人堅心奉其教。如建屋磐石之上。遇風雨不傾。如背其教。如屋在沙上。風雨至立倒云云者。叙耶穌教人爲善及多方比喻也。

第八章九章云。有麻瘋人耶穌撫之。病卽愈。此外醫癱病。醫瘡疾。醫婦人血漏。醫瞽瞍。醫啞。無不立效。人死以手按之。便復生。以及祛邪鬼。渡海湖風浪覆舟。耶穌起責風海。立即安靜者。叙種種神奇也。

第十章至十二章云。命十二門生。使徧行各處。以法治病。又告誡勿往何邑。宜往何處。宜謹慎勿干王法。及一切比喻教訓問答之詞者。叙耶穌使高足徧傳其教也。然此時耶穌父母兄弟相就。已反顏如不識。指天爲父矣。

第十三章。皆耶穌以田畝網罟諸事比喻。教人領悟。

第十四章至十六章云。有希羅得公者。聞耶穌之風。而追究約翰之傳教。因有寵女。欲約翰之頭。遂於獄中殺之。以頭付其女。耶穌亦懼殺。遂率徒衆四千奔扶抹大拉之郊。途次乏食。幾饑死。耶穌命衆偃地。自取七餅及魚子食。四千。人復告門生。將來必死於十字架上。如欲從我。必提十字架隨行云云者。是外國此時亦仇教。耶穌奔走不遑也。

第十七章十八章云。耶穌登山變化其容。如太陽。其衣皓有光。約翰復生。復與之會。及與摩西以利亞各搭一廬。正說之間。有輝雲掩映。雲中出聲。此我之愛子。門人宜俯伏聽之云云。

亦是紀耶穌之神蹟也。

第十九章至二十五章。備叙耶穌去加利利。進猶太境內。及徧遊葡萄園橄欖山諸處說法言詞。蓋極言神通廣大。徒衆無算。

第二十六章至二十八章云。耶穌入猶太境。國老謀之。設計以銀三十兩給耶穌門生。同謀賣師。設宴擒耶穌。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毀墓復生。語門生曰。在天在地。吾奉萬權矣。此叙耶穌被擒被磔也。

其餘所載。則耶穌成神之後。與魔鬼戰鬪諸靈異。統觀全書。與現今基督教之聖經。互有異同。

(六)三字經

每三字一句。當時擬頒發民間。以爲童蒙讀本者。全書皆含宗教性質。其經云。

上帝	造天地	造山海	萬物備	六日間	盡造成	人宰物	得光榮
七日拜	報天恩	普天下	把心虔	說當初	講番國	敬上帝	以色列
十二子	徒麥西	帝眷顧	子孫齊	後狂出	鬼人心	忌興旺	苦害侵
命養女	莫養男	煩役苦	實難堪	上帝	垂憫他	命摩西	還本家
命亞倫	迎摩西	同啟奏	神蹟施	狂硬心	不肯釋	上帝怒	降猛風

降螳螂	及蟾蜍	匍進宮	逼入爐	不准放	海代血	飲苦水	麥西國
降瘡疥	及瘟癘	降重雹	最難當	終不放	殺長子	麥西狂	無法使
乃釋放	出麥西	皇上帝	甚扶持	日乘雲	夜火柱	皇上帝	親救苦
狂硬心	帶兵追	上帝怒	發天威	到紅海	水汪洋	以色列	實驚慌
追兵到	上帝攔	親打戰	民無煩	令紅海	水兩開	立如牆	可往來
以色列	邁步行	如履旱	得全生	追兵過	車脫輻	水復合	盡淹覆
皇上帝	大權能	以色列	盡保全	行至野	食無糧	皇上帝	諭莫慌
降甜露	人一觴	甜如蜜	保其民	民多欲	想食肉	鵲鴿降	千萬斛
西奈山	顯神蹟	命摩西	造碑石	皇上帝	設天條	列十款	罪不饒
親繕寫	付摩西	天上法	無更移	傳至後	暫不遵	中魔計	陷沉倫
皇上帝	憫世人	遣太子	降凡塵	曰耶穌	救世主	代贖罪	真受苦
十字架	釘其身	流寶血	救凡人	死三日	復重生	四十日	論天情
臨昇天	命門徒	傳福音	宣詔書	信者救	得上天	不信者	定罪先
普天下	一上帝	大主宰	無有二	中國初	帝眷顧	同番國	共條路
盤古下	至三代	敬上帝	書冊載	商有湯	周有文	敬上帝	最懇勸

湯盤銘	日日新	帝命湯	淑其身	文翼翼	昭事帝	人歸心	三有二
至秦政	惑神仙	中魔計	二千年	漢武宣	皆效尤	狂悖甚	逞風流
漢武老	雖悔悞	少壯時	既錯路	漢明愚	迎佛法	立寺觀	大遭劫
至宋徽	猶猖狂	改上帝	稱玉皇	皇上帝	乃上主	普天下	大天父
號尊崇	傳久載	徽何人	敢亂改	宜宋徽	被金擄	同其子	漢北朽
自宋徽	到於今	七百年	陷溺深	講上帝	人不識	閻羅妖	作怪極
皇上帝	海底量	魔害人	不成樣	上帝怒	遣己子	命下凡	先讀史
丁酉歲	接上天	天情事	指明先	皇上帝	親教導	授詩章	賦真道
帝賜印	並賜劍	交權能	威難犯	命同兄	是耶穌	逐魔妖	神使扶
紅眼睛	卽閻羅	最作怪	此蛇魔	皇上帝	手段高	教其子	制服妖
戰服他	不放寬	紅眼睛	心胆寒	戰勝妖	後還天	皇上帝	託大權
天母慈	最恩愛	嬌貴極	不可賽	天嫂賢	最思量	時勸兄	且悠揚
皇上帝	愛世人	仍命子	下凡塵	送下凡	囑莫慌	有我在	作主張
戊申歲	子煩愁	皇上帝	乃出頭	率耶穌	同下凡	教其子	勝肩擔
帝立子	存永遠	散邪謀	威權顯	審判世	分善惡	地獄苦	天堂樂

天做事	天擔當	普天下	盡來生	小孩子	拜上帝	守天條	莫放肆
要鍊正	莫歪心	皇上帝	時鑒臨	要鍊好	莫鍊歪	自作孽	禍之階
慎厥終	惟其始	差毫釐	失千里	謹其小	慎其微	皇上帝	不可欺
小孩子	醒精神	天上法	不饒情	善降祥	惡降殃	順天存	逆天亡
皇上帝	乃神爺	萬物件	做靠他	皇上帝	乃父魂	虔服事	獲祝嘏
順雙親	享遐齡	能報本	福本應	勿奸淫	勿污穢	勿說謊	勿害人
勿偷竊	勿貪恹	皇上帝	法甚嚴	遵天誠	享天福	謝天恩	食天祿
天福善	禍小人	小孩子	正其身	正其人	邪是鬼	小孩子	求不愧
帝愛正	最惡邪	小孩子	慎莫差	皇上帝	眼恢恢	欲享福	從正來

(七) 幼學詩

真神皇上帝。	萬國盡尊崇。	世上多男女。	朝朝夕拜同。
俯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有知與無知。	誰非上帝生。	天恩難答謝。	永遠得光榮。
耶穌爲太子。	上帝遣當年。	贖罪甘捐命。	功勞認實先。
十字架難當。	愁雲暗太陽。	天當尊貴子。	代爾世人亡。

甦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以上皆敬天父詩也。又有敬雙親詩。君道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嫂道。叔道。各綴詩一首。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各詩一首。末繫天堂詩一首曰。

貴賤皆由已。

爲人當自強。

天條遵十款。

享福在天堂。

詩皆四句。率俚鄙不堪。國滅後銷燬。

(八) 太平救世歌

每七字一句。如俚曲盲詞。內容皆作宗教語。當時已發鈔擬頒行。今不傳。

天條

太平天國所刻天條書。共條禁十款。如崇拜皇上帝。不准拜邪神。不准犯皇上帝名字。七日禮拜。讚美皇上帝恩德。皆是。此外如不准殺人害人。教人孝順父母。不准奸淫。不准竊搶。不許欺詐。不許起貪心。無非與人爲善。亦卽耶穌之遺教也。當其起事之初。不過鈔寫數冊。逮克武漢。則刊刻徧布。初猶每館一本。既則人各一本。限令軍中朝夕誦讀。如入教期逾二十一日。猶不能熟記者。斬首。然鄉愚多不識字。遂責識字者誦習口授之。視之甚爲重要。

(一) 天條書

天下凡間。誰人不犯天條。但從前不知。猶可解說。今

皇上帝恩詔既頒。自今以後。凡曉得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條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萬載。威風無了期。凡不曉得在

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條者。定罰入地獄受苦。千年萬載。哀痛無了期。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真自賤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千年萬載。在高天威風。如此大福。都不願享。情願受反天之罪。致惹

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永受苦矣。哀哉。今有被魔鬼迷蒙心腸者。動說君長。方拜得皇上帝。

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君長是其能子。善人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暴強是其頑子。如謂君長方拜得

皇上帝。且問家中父母。難道單是長子。方孝順得父母乎。又有妄說拜

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上古之世。君民一體。皆敬拜

皇上帝。蓋拜

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

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諸國遵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故今皇上帝哀憐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脫魔鬼之手。挽世人回頭。復行轉當初這條大路。生前不致受鬼氣。死後不致受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

皇上帝格外恩憐。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說是從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二) 悔罪規矩

當天跪下求

皇上帝赦罪。或奏章祈禱。禱畢。或用面盆水週身洗淨。或至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後朝晚禮拜

皇上帝求

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我惡心。飯食均感謝

皇上帝七日禮拜頌讚

皇上帝恩德。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切不可拜世間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間一切邪事。如是則成

皇上帝子女在世

皇上帝看顧昇天

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間。不論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方昇得天堂。

(三) 悔罪奏章

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禱

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憐。赦從前無知。屢犯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赦前愆。准改過自新。魂得昇天。今自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

守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有食。

無災難。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託

救世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四) 朝晚拜 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五)每飯感謝 上帝

感謝

天父皇上帝。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魂得昇天。

(六)災病求 上帝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現有災病。懇求

天父皇上帝。安憐救護。災病速退。身體復安。倘有妖魔侵害。懇求

天父皇上帝。大發天威。嚴將妖魔誅滅。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七)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饌茶飯祭告式

小子跪在地下。禱告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生日滿月迎親嫁娶等事。

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家中告慶萬事如意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八)凡築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饌茶飯祭告式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築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

虔備牲饌茶飯祭告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妖魔遁藏萬事勝意大

吉大昌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九)昇天祭告式

小子○○○○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某靈魂○○○在某月某日某時昇天。今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惟某靈魂○○○得上天堂。得享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妖魔遁藏。萬事勝意。大

吉大昌。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十)禮拜日讚美皇上帝恩德

茲蒙

天父

天兄。暨

天王大開天恩。新添讚美章句。復承

旨准鐫刻頒行。咸使天下軍民人等。均于禮拜日公讚。

讚美上帝。爲天聖父。是獨一眞神。

讚美天兄。爲教世主。是捨命代人。

讚美東王。爲聖神風。是贖病救人。

讚美西王。爲雨師。是高天貴人。

讚美南王。爲雲師。是高天正人。

讚美北王。爲雷師。是高天仁人。

讚美翼王。爲電師。是高天義人。

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昇天。

(十一) 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十款天條是

第一天條。崇拜皇上帝。皇上帝爲天下萬國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養。人生

天養天保佑。又俗語云。得食莫瞞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條。

皇天上帝是眞神。朝朝夕拜。自超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眞。

第二天條。不好拜邪神。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別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斷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條。

邪魔最易感人靈。錯信終爲地獄身。勸你英雄當醒悟。堂堂天父急相親。

第三天條。不好妄題上帝之名。題上帝本名爺火華。世人不可妄題。凡妄

巍巍天父極尊崇。犯分干名鮮克終。眞道未知須醒悟。輕狂褻瀆罪無窮。

第四天條。七日禮拜。頌讚上帝恩德。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上帝之

禮拜。每七日要分外虔敬。

世間享福盡由天。頌德歌功理固然。朝夕饗殮須感謝。還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條。孝順父母。皇上帝曰。孝順父母者。是犯天條。則可遇

大孝終身記有虞。雙親底豫笑歡娛。昊天罔極宜深報。不負生前七尺軀。

第六天條。不好殺人害人。殺人即是殺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是犯天條。

天下一家盡兄弟。奚容殘殺害羣生。成形賦性皆天授。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條。不好奸邪淫亂。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輩。人奸淫者。名爲變怪。最大邪。天條即云邪眼。

邪淫最是惡之魁。變怪成妖甚可哀。欲享天堂眞實福。須從克己苦修來。

第八天條。不好偷竊劫搶。貧窮富貴。皆上帝賜定。凡偷竊人物。劫搶人物者。是犯天條。

安貧守分不宜偷。劫搶橫行最下流。暴害人民還自害。英雄何不早回頭。

第九天條。不好講謊話。凡講謊話。鬼怪奸詐之話。及講一切粗言爛語者。是犯天條。

謊言怪語切宜捐。詭譎橫行。獲罪天。口孽既多。終自受。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條。不好起貪心。凡見人妻女好。便貪人妻女。見人物產。好。便貪人物產。及賭博等。皆是犯天條。

爲人切莫起貪心。慾海牽纏。禍實深。西奈山前垂誥誡。天條款款烈於今。

回頭信實天父皇上帝。終有福。

硬頸叛逆天父皇上帝。總有哭。

遵天條。拜真神。分手時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溺信邪神。卽爲邪神卒奴。生時惹鬼所纏。死時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處從天而降。去處上天而昇。

上天有主張。你們切莫慌。真心多憑據。方可上天堂。

真心敬上帝。莫信怪人誑。凡情丟卻盡。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凡人行錯總無知。泥團木塑將頭磕。問你靈心失幾時。

從天安說是從番。真正凡人蠢且頑。上古君民遵上帝。英雄速破鬼門關。

順天獲福逆天亡。何故世人論短長。看你原非菩薩子。因何不願轉天堂。

禮拜

太平軍於城市村莊。則分踞民房。屯於原野。則蓋板房。以爲營壘。率皆宏敞。以備禮拜之用。軍中禮拜之儀稍畧。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天父。其城市各館。極力鋪陳。凡陷一城。踞一鎮。級高者分據高宅鉅第。其卑狹房舍。則卒長兩司馬居之。每館百人數十人。不定。必于堂宇正中。設一方桌。繫繡花或素紅桌圍。凡一室中。必挂幃幔。張燈彩。懸楹聯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屏鏡。皆自擄掠得來。或玻璃燈四張。各分一張。明角燈四張。亦各分一張。皆非成對者。錯亂懸挂。擄得金字壽聯。各分一隻。別擄一隻與之爲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書畫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非其地。識者竊笑之。天主桌前不用香燭。故不設香爐燭奴。於方桌上近外一邊。設油燈二盞。桌上陳設無定。然必設花瓶或帽簪一對。各插小尖角黃綢令旗一。于桌前立小竹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令三字。桌後設椅三張。飾以椅衣。椅三張者。蓋本館頭目副職及先生坐位也。如此館先生較多。甚至設立五坐七坐。其教以星昴房虛四宿日禮拜。先一日上級官遣人負禮拜旗一面。鳴鉦於市。大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館卽於是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盃。肴三盤。飯三盃。鳴鑼集衆。環坐一堂。頭目及充先生者。卽坐於中正所設數坐上。羣卒兩旁雜坐。齊誦讚美畢。充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人名。此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羣卒亦俱長跪。

讀訖焚化。則以所供肴饌共享。此七日禮拜之儀也。每日朝餐夕飧。亦必鳴鉦集衆。供三盃茶飯。自頭目以下。亦環坐而讀讚美畢。充先生者。伏地默讀奏章。謂之默咒。羣卒俱跪讀訖。始雜坐飲食。太平軍知鄉民苦飢。每以三餐魚肉飯誘人。故日必三飯。朝夕禮拜。午餐則否。禮拜時誠敬怠忽。則視其館頭目爲何如人。亦有跪讀默咒。低言天父皇上帝。大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衆跪其後。聞之不敢洩漏者。若廣西老兄弟。則必誠敬。如無病貪睡。聞鐘不至。或稍涉嬉戲。必杖責數百。其所設禮拜桌椅。卽頭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每用界方擊桌。若驚堂然。如禮拜三次。無故不至。則轉告軍帥。斬首示衆。以上所敘。皆鄉官職之卑小者所爲。若天京且於大門外造一台。爲生日令節敬天之所。宮內亦設禮拜壇場。鋪張侈麗。莫可殫述。楊韋石諸王皆然。凡禮拜及朝夕上食。必鳴鉦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妃嬪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詩。聲越殿廷。其鳴鑼之制。侯相四十八聲。檢指三十六聲。總制監軍二十四聲。軍帥二十聲。師帥十六聲。旅帥十二聲。卒長十聲。兩司馬八聲。自王至指揮。皆得奏樂。每遇禮拜。各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點心衙領取果品糕餅。赴典天廚衙領取海菜。以備敬天父之用。此則天京之事。其餘軍中不能如是。惟視所有何物。卽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雖簞食豆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肴。又以狗肉爲至重。祭畢輒分。送各館。佳時令節。壽誕生子。彌月。與夫攻克城池。在軍中所謂喜慶事。則不拘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其有疾

病修灶等事。悉如天條中所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訖。焚化之。敬天父以祈福。又軍中有喜慶事。必於禮拜日行之。羣下皆具稟奏請安稱賀。又如枷示。亦必以禮拜爲斷。或過三次禮拜五次禮拜始行釋放。行軍各事。亦以禮拜之期爲限。故誥諭有再過三次禮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卽提京治罪諸語。軍中口糧油鹽。亦必逢禮拜日始領。

講道理

太平軍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兵衆或百姓。於何日何時齊集何處聽講道理。蓋皆有所爲也。凡刑人必講道理。募兵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驅使羣卒爲苦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擄。必講道理。勸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所謂講道理者。乃勸諭兵衆。特借宗教以行之者也。陷武昌江甯時。自好者多伏匿不敢出。遂傳令闔城百姓。赴何處聽講道理。給予外小（太平軍中百姓之稱）腰牌。准其爲民。如一名不到。身無腰牌。見卽斬首。百姓私幸可爲外小。懼無腰牌被殺。無不爭赴。其時數頭目高坐台上。演講曰。凡外小各報姓名。令先生記簿。按名散給腰牌。當報名給牌之時。則又曰。如得腰牌先走者立斬。其時已先殺一二人橫屍地下以警衆。衆皆莫敢動。頭目復肆言曰。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凡間。爲太平真主。乃理（軍中以此二字作救字解）世人。你等早該投營効力。還待鳴鑼傳集。可見都是妖魔。本當全殺。姑念俱來聽講。從此要敬拜上帝。練習天情。頂天報

國現新封兩司馬五百人。各領二十五人歸館。如有一名違拗。立即斬首。此等本是應殺之人。天父開恩暫留。倘不知悔罪。犯令變妖。定斬不留。講論既畢。台下萬人數千人。面面相覷。俯首而隨。兩司馬歸館。頃刻可成一軍。此募兵講道理情形也。若倉卒行軍。則不傳百姓。專指名傳某幾軍兵衆。必大呼各帶衣裝刀械。於何處聽講。俟齊集時。頭目先演說教中規律一番。然後大言曰。今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國宗往何處打江山。你等立刻隨行。不准歸館。數軍之衆。各隨軍帥起程。毋敢回顧。且不知何往。此行軍捷速。藉講道理以諭衆也。每選女色。則傳令闔城婦女聽講。如一名不至。全家斬首。俟齊集時。頭目亦令報名如擄人法。先宣講宗教之言。女流茫然不解。頭目登台。大呼各隨女指揮管長歸館。違者斬首。其時碰死者有之。臥地不行。甘爲屠割者有之。鞭仆脅行痛哭者有之。亦有自得以爲傲倖得選者有之。此選女色而講道理之大概也。遇有苦難之役。亦傳羣衆集台下。頭目先宣講宗教禁令。謂之天情。旋稱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列王操心費力。乃理世人。你等何得浪費天父之祿。兄弟們要享天福。必要吃些辛苦。果到阻隔艱難之處。自有天父看顧。切不可退悔。至前功盡棄。速隨何官往何處充當何役。大抵皆開山填河伐林木。封閉城堞等事。此役使苦差。藉講道理以鼓舞衆心也。又於鄉村徵糧。必先集鄉民聽講。大抵所說皆天父造山海之功。天王列王乃理世人之德。你等身家田畝。皆天父所賜。理應將銀錢米穀進貢。屢經

出示。未見獻來。本該全行誅殺。今天王大開天恩。憐你愚民。命本檢點前來講說道理。限來日交貢。如有藏匿。斬首不留。鄉民震駭。紛紛進貢錢米。擇所貢多者。予給鄉官執照。其餘給予貢單。富貴所獻不足。復行抄搶。殺其人。焚其廬。此徵糧之先。必講道理也。又戰敗之後。逃者日多。則傳齊兵衆。登台演說曰。萬事皆由天父排定。你等都要練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一面變。都難逃。天父手內過。衆兄弟切不要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纔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練我們的。務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你想在永安時。尙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切不可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你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卽如某某是打算逃走的。天父下凡。業經指出。遂當堂殺一二人。使衆悚懼。又說。現立卡房多處。諒你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分屍。你等放著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真是被鬼迷鬼捉。真下賤矣。此防人逃走。講道禮之故套也。若遇王侯各官生日。生子彌月。亦必集衆聽講。宣述某王某官恩德。各宜備具禮物進獻。如藏匿金銀。卽是反草。天父下凡指出。卽定斬首不留。此又勸人貢獻。因而講道理也。

太平野史卷之四宗教終

太平野史卷之五

禮制

太平軍初起。一切禮制。皆以軍制代之。迨建都金陵。始定朝儀。規模略備。然是時石達開等具有知識之士。皆專征在外。主其事者。類皆鄙俗。仿古則不化。革新則不足。冠服儀仗。幾類優孟登場。亦一憾事也。茲特彙而錄之。

宮室

太平軍初起。皆潯梧山僻凶徒。短褐草履。爭戰於蠻煙瘴雨之中。跋涉奔竄。數瀕於死。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本無所謂安居也。迨克武昌。始飾宮室。及都江甯。見宮室之富。器用之美。天王始改兩江總督署爲僞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瓦木石。以廣基址。日督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落成未幾。卽毀於火。太平三年正月。復興土木。較原址推廣三分之一。禁城周圍十餘里。牆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輝煌。而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糊。繪雙龍雙鳳。金湔獸環。五色繽紛。其宮殿堂廡。下及廂移庖。無不如是。並以黃綢十餘丈。挂諸門外。硃筆大書。字徑五尺。其文曰。大小衆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雲

中雪。(軍中呼刀曰雲中雪。言必殺也。)門之兩旁。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廠高廣。外用紅黃紬縐紮成彩棚。風雨任其淋漓。月餘則更。又一門前丈餘。開河一道。寬深數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爲天王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謝天之所。台旁數丈外。建木牌樓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碑。東西各一。此天王宮殿之大概也。東王楊秀清至江甯。初據藩署。以其隘陋。三日後。移至內城將軍署。又以逼近東門。復移於西門黃泥岡。改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爲東府。盡毀附近民居。闌闔。開拓地基。大興土木。其尊嚴雖遜於天宮。然已廻環數里。垣高數仞。更以碎磁鋒。密佈牆頂。擁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謀己大。門亦糊黃緞。並用銅環。彩畫則止一龍一鳳。彩棚亦以紅黃紬縐爲之。東西設立官廳各一。東曰承宣廳。西曰參護廳。並有東殿尙書掛號所。此東府之規模也。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經陣亡後。天王念其功。眷屬亦起府第。如東府。北王韋昌輝。初到江甯。據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清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翼王石達開。先據故明張侯第。嗣住上江考棚。燕王秦日綱。據中正街昇平橋清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天王外。所居皆謂之府。西王府門畫一龍一鳳。與東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王。則畫一龍一虎。國伯國宗及各侯亦畫龍虎。丞相畫象。檢點指揮至總制俱畫鹿。監軍下至兩司馬畫豹。但監軍軍帥畫豹踏雲。師帥至兩

司馬。雖亦畫豹。則踏山岡。丞相至軍帥公堂。畫龍。師帥至兩司馬公堂。一概畫虎。其侯丞相以下。分處江甯文武衙署殆盡。太平四年詔。改妙相庵爲天朝花園。改惜陰書舍爲東王別業。獨林庵隨園。楊秀清周覽。以爲朽壤。棄之不用。凡宮殿服飾等差。必由東王奏取諭旨。方興工製造。初太平軍克府郡省會。必以官廨巨第爲行轅。天王所居。則用立匾。黃紙硃字。大書曰天朝門。秀清曰東王府。丞相以下。別用黃紙書條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館。下至兩司馬。皆然。王府必用黃紙糊門。上畫龍鳳。幃幔桌圍。皆用黃紬繡龍鳳。後至江甯。則以黃緞糊門。門亦有聯。王侯門聯。皆黃綾或黃紙朱書。檢點以下。黃紙墨字。

璽印

太平朝以篆文民間不能普識。故所刻璽印。皆宋字正書。四面刻陽文。雲龍邊。留正中一行。另鐫一綫邊。刻官銜於其中。並無印信關防字樣。諸王皆金印。天王璽八寸見方。四面雲龍。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鐫一金字。右首角上鐫一璽字。並改璽作璽。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留正四字。然非緊要詔旨不用。此外另有三寸六分見方一璽。四面龍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奏章皆鈐之。東王西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亦雲龍邊。東王印中一行。則刻太平天國四字。下改雙行。以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爲一行。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爲一行。下接楊秀清三字居中。西王印亦雙行。

並列。南王北王印字。則單行居中。燕王豫王印。侯印。字皆單行。然必繫以姓名。如太平天國燕王秦日綱。太平天國眞忠報國佐天侯陳承瑭之類。東王至燕王印。長各遞減二分。濶遞減一分。侯印長減四分。濶減二分。王侯印。凡畫粗肥之處。皆中空如飛白體。侯天官丞相銀印。以下皆木印。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以次至兩司馬。每降一等。減長二分半。其濶皆對折。如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是也。凡金銀印。其質皆極薄。金印則金匣金匙鑰。銀印則銀匣銀匙鑰。自丞相至兩司馬。印中一行。但刻銜。不繫姓名。如丞相則刻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各銜皆首綴太平天國四字。並改國爲國。凡諸印皆同。檢點則刻殿左殿右。凡幾檢點。指揮刻殿左殿右。凡幾指揮。將軍則刻炎一正將軍。總制則刻金一總制。監軍則刻木正木一甲一監軍。軍帥則刻中一軍軍帥。師帥刻中一軍中營師帥。旅帥則刻前一軍前營前旅帥。卒長則刻前一軍前營前一卒長。兩司馬則刻前一軍前營前一東兩司馬。其餘雜職及各典官職同何官。印之長濶卽同何官。典官極多。已詳職官內。如某軍正典聖糧。某軍副典確之類。各印皆刻銜。別無暗記。官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天王印龍鳳紐。諸王印龍紐。侯印象紐。丞相麟紐。丞相以下。亦分獅豹熊虎諸紐爲等差。惟各木印並不刻紐。國宗提督軍務印。僅用銀質而已。

印長闊寸分表

天王印	見方八寸
又旨準印	見方三寸六分
東西王印	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
南北王印	長六寸四分濶三寸二分
翼王印	長六寸二分濶三寸一分
燕豫王印	長六寸濶三寸
侯印	長五寸六分濶二寸八分
丞相印	長五寸濶二寸五分（國宗提督軍務印分寸如之然不常置）
檢點印	長四寸七分半濶二寸三分七厘半
指揮印	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將軍印	長四寸二分半濶二寸一分二厘半
總制印	長四寸濶二寸
監軍印	長三寸七分半濶一寸八分七厘半
軍帥印	長三寸五分濶一寸七分半

師帥印	長三寸二分半濶一寸六分二厘半
旅帥印	長二寸濶一寸五分
卒長印	長二寸七分半濶一寸三分七厘半
兩司馬印	長二寸五分濶一寸二分半
王妃印	長二寸濶一寸
同職官鄉官印之長濶同正職	

朝儀

太平朝無參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爲妖禮。雖軍中禮拜敬天父。羣下朝天王。亦止長跪。初至江甯。東楊北韋。皆日朝天王。後則諸王擬垂拱而治。深居不出。必有大喜慶事。方設朝會。東楊有事。相見亦必請旨批定日時。（大抵午未時居多。）屆時東楊率各官屬畢集。輿馬填塞街市。天朝門洞開。大門外立引讚官。傳呼各官迭進。惟楊韋石秦各王得進見。雖寵任如佐天侯。亦不得望見顏色。俟以次俱排列於大門內。引讚官呼跪。則皆跪。左右史跪於階下。侍臣遞茶。通讚官呼曰。天王有旨。招衆官員珠貫而入。各肅班聯趨起跪。不得聲喧。三呼萬歲。聽旨傳宣。朝覲已畢。站立兩邊。讀諭訖。則衆官如儀起立。少頃。東楊白事畢出。

則轉身向內而立。各官皆跪其後。又呼萬歲者三。然後掩門而散。他如壽誕子彌月等喜事。東楊具奏請朝覲。天王每批勅理天事便是。朝見也尋常。禮拜日羣下惟具本請安而已。楊韋石各王亦自有受賀之儀。東楊則自韋石以下皆朝之。其他諸王惟本府屬官朝之。然亦不常見。其餘禮節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後仍雜坐諧謔。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讓坐奉茶而已。中央一切軍務皆由東楊主裁。僅東殿尙書侯謙芳李壽春等一二。人與計議。如有令則交佐天侯傳至檢點林錫保胡海隆處。各官日至檢點衙聽令。惟佐天侯等有時燕見。一月之中亦不過二三次。其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諭旨。於是各衙多設簿書諸官而充先生者皆得操其政柄也。

服飾

太平軍由西粵至長沙。尙皆布衣藍縷。縫數寸黃布於衣襟以爲記號。囚首垢面。鶉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卽首事諸王亦止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步輕便。故新從軍之人無論士農工商必先禡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其新舊尊卑。新來之兵皆紫紅巾。長官與老兄弟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布巾。以上則黃紬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其拖益長。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逮克武昌逐戶搜括。所得鮮衣華服。貂褸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宮袖以帕首者。拆金繡女衣以繫腰者。有穿厚底鑲鞋者。有

男子而著婦女潤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黃綠紅錯雜紛披。難以言喻。擄得幼童美貌者。頭目得之。謂之公子。衆兵得之。謂之老弟。週身皆著錦繡。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環及荷囊扇套之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擲。以爲笑樂。時當雪後泥淖。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沙羅衣衫。一時無用。則各王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略不顧惜。至靴帽領袖並剪臙半截衣。及一切銅錫磁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時官職尙少。惟以風帽分別等級。無職老兄弟並無風帽。諸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職官皆紅風帽。以黃邊寬狹定官職大小。另用白綾一小塊。或寫或繡。揭其官銜。或爲正將軍或副將軍三字。標於帽額正中。洪楊各王則戴繡龍黃風帽。內戴龍鳳金冠。袍服則掠得戲班中所服者。天王則服各色龍袍龍帽。諸王則分用紅袍紫袍。金盔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尙無金繡。諸匠作爲之執役也。迨至江寧。爲錦衣緞疋出產之區。於是變易服飾。更張儀制。平時戴風帽。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一名朝帽。自天王以下。金冠皆以紙骨爲之。雕鏤龍鳳。黏貼金箔。酷似戲班盔頭。天王冠如圓規紗帽式。上綴雙龍雙鳳。鳳嘴銜穿珠。黃纓二掛。冠後冠前用花繡冠額一如扇面。或亦繡雙龍鳳。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間留空格。鑿金爲天王二字。東楊朝帽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立一鳳。盔頭豎一纓槍。四圍皆

珠寶纓絡。冠額則繡雙龍單鳳。中立金字職銜。韋石二王之冠如東楊式。但上改纓槍爲小黃繖蓋。周圍拖排珠絡。北王帽額亦繡雙龍單鳳。中綴職銜。翼王帽額則一邊繡蝶。上繡單鳳。中列職銜。東楊則單鳳棲於雲中。北韋單鳳棲於山岡。翼王單鳳棲於牡丹花上。此諸王金朝冠之制也。國宗朝帽略同諸王式。如韋姓則從北韋之制。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伯兄也。侯丞相朝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係紙骨帖金。上綴雙龍單鳳。龍頭向下。亦銜貫珠黃纓二挂。帽額繡百蝶穿雲。中列職銜。自檢點至兩司馬朝帽上皆獸頭兜鍪式。如檢點指揮兜鍪上綴一獅子。左右各綴一龍。中綴一鳳。帽額繡百蝶穿花。中列職銜金字。至檢點止。指揮以下職銜則繡紅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祇蟠雙龍。冠頂綴一麒麟。帽額繡百蝠穿雲。中亦標職銜。監軍軍帥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繡百蝠穿花。中繡職銜。師帥朝帽同上式。但龍去一爪。冠頂綴一豹。額繡雲彩。自師帥以下皆繡黑字職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熊。帽額繡牡丹。中繡職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繡荷花。中繡職銜。兩司馬朝帽亦同上式。冠頂綴一犀角牛。帽額繡菊花。中繡職銜。凡有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數分等差。諸王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帥三節。此各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風帽以角帽上所有之物皆繡於風帽上。如天王風帽繡雙龍雙鳳滿天星斗一統山河。丞相繡雙龍

一鳳。餘可類推。帽額花繡。遞分等差。悉如角帽之類。亦列職銜。諸王則全黃風帽。自侯至兩司馬。皆紅風帽。黃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黃邊。官大一級。黃邊加寬二分。加至侯。黃邊寬至三寸二分。其中間又分花素繡絨。自兩司馬上至師帥。素黃紬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黃紬邊。自指揮上至侯。則用黃絨繡成黃邊。深淺相間。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帽。自諸王至兩司馬。帽胎皆同毘盧帽式。而稍狹。四圍帽沿如蓮花瓣。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悉照角帽上所有。下綴黃纓綠纓。拖出冠外五六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紬糊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插其中。儼然揚州之紙燈也。至袍服。僅黃龍袍。紅袍。黃紅馬褂而已。天王黃緞袍。繡龍九條。東楊繡龍八條。北韋繡龍七條。翼王繡龍六條。燕豫二王繡龍五條。國宗繡龍從各王制。侯丞相繡龍四條。檢點素黃袍。指揮至兩司馬。皆以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內分別。天王黃馬褂。繡八團龍。正中一團。繡雙龍。合九龍之數。東楊繡八團龍。韋石秦胡諸王。皆繡四團龍。自侯至指揮。皆繡二團龍。自天王至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繡職銜於其中。將軍至監軍。黃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軍帥至旅帥。紅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俱繡職銜於前面團內。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繡花。前後刷印二團。書職銜於團內。其書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上之制。皆由各典袍衙繡錦衙製造。此袍服之制也。太平軍初。呼韡爲妖服。只准著鞋。近立典金韡。亦有定制。韡皆方頭。洪楊韋三王。皆黃緞韡。

繡金龍。天王每隻繡九條。東楊每隻繡七條。北韋每隻繡五條。秦胡石三王。素黃靴。侯至指揮。素紅靴。將軍以下。皆皂靴。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不戴角帽涼帽。冬月亦戴風帽。夏月則戴繡花紗羅圍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外。女官尊者則金玉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上珠翠堆集。官略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也。太平軍不剃髮。長髮老兄弟。則五綵絲絨編成辮子。若贖命縷然。緊紮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縷。盤於髻上。將軍以下。不得用五綵。只用紅綠絲編挽。其無職老卒髮短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髻。貫以婦人銀簪。並有紫網巾及披髮者。打仗必穿號衣。戴竹笠。著平頭薄底紅鞋。老兄弟與有官者。穿黃紅小襖。著黃鞋而不著號衣。夏日多著窄袖衣。寬脚褲。軍官及老兄弟穿黃紅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爲短衫。或爲坎肩。其衫褲尤尙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褲者。擄來寫字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頭紮黑紬。大館頭紮黃紬。內有腰牌號挂。軍中禁令極嚴。夜臥不準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頭目所用畫龍宮扇。柄長三尺。每用幼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前。並張緞子短柄手繖。謂之洋繖。王侯則黃緞而繡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賤者則以印花洋布爲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戴草帽而用花邊鑲沿者。兵衆多半脅從。東王防人私積。卽欲脫逃。故立法甚嚴。檢點以上。準帶金條脫。其餘惟準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得重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過四兩。不準私藏絲毫金銀。

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則捶楚。重則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準私匿。必令層層進獻。歸之天王聖庫而後已。

儀衛輿馬

太平軍始踞永安。彈丸之地。圍攻數月。已屬不支。大兵一到。遽行竄逃。騫越山險。奔走榛莽。陵谷間。自携軍火米糧。水行無舟車。陸行無轎馬。洪楊諸人。亦均敝衣草履。徒步相隨。偶至鄉村。擄得民夫。或以竹椅舁之。已屬至幸。迨後由長沙下竄。盡擄大江船隻。多得紬緞。恣意製造旌旗。旋陷武漢。以武昌省會。漢口巨鎮。百貨具備。因有舟車轎馬。無所不具。始設鹵簿儀仗。諸王乘輿。多以黃紬。畫龍鳳旗幟。用五色鑲邊。以分別東西南北。每出時。不過銅鉦三五對。旌旗三五對。繡龍黃蓋一擎。鼓樂兩班。護衛數十人而已。既克江甯。則踵事增華。設典天輿。典天馬諸職。其東西南北翼燕各王。亦仍各署其職。專司其事。並迭次議奏。於儀衛分別等差。凡諸王皆黃緞轎。繡雲龍。侯丞相檢點指揮。皆紅緞繡彩龍雲鳳。以龍鳳之多寡分尊卑。將軍總制監軍。皆綠轎。軍帥師帥旅帥皆藍轎。卒長兩司馬皆黑轎。亦定有繡虎繡鹿之制。然未曾用。天王昇夫六十四人。東王昇夫四十八人。以次遞減。至兩司馬昇夫四人而止。天王從未出行。惟東楊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鉦鼓隨之。其次則綠邊黃心金字銜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鉦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數尺黃旗。黑書金羅二

字。其次綠邊黃心繡龍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對。其次畫黃龍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繖二十柄。參護背令旗騎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繡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則東楊坐一乘。或前或後。蓋仿古副車之制。而恐人之伺已也。轎後黃纛十餘桿。騎馬執大槍者數十人。更用鼓吹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亦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等。皆上黃下綠號衣。至於執蓋執旗。多用屬小官。皆著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北王以下。雖乘黃紅轎。一切儀衛。較之東楊。不逮十分之一。其餘丞相檢點等官。無非銅鉦兩對。黃蓋一二柄而已。惟輿馬前所張之蓋。用人執持。不住旋轉。若演劇中張蓋式。其東王妃出行。無龍燈。一切執事較簡。惟多護衛及穿黃紅衣女官。然悍將每不樂乘轎。散秩卑小之官。亦多乘馬。其鞭韁雖無定制。王侯概用黃色。其下不敢僭用。至於馬匹。各官爭奇鬪富。盛飾鞍轡。有用花繡帳幔被面改造者。惟帶串鈴。則有等差。指揮以上。雙串鈴。一繫馬頸。一綴馬臀。將軍總制監軍單串鈴。軍帥以下。不準帶串鈴。然在外從征。則人人僭用。（餘俱見職官內）

稱呼

首事諸人。皆以拜會結盟之故。不以少長排行。以入會先後分次第。如軍起時。軍中呼天王爲二兄。東楊爲四兄之類。於其下男曰老兄弟。新兄弟。女曰老姊妹。新姊妹。其後定都設官。

羣下朝賀天王。始呼萬歲。其他王侯亦皆有定稱。惟丞相以下至兩司馬。其制雖有分別。而軍中每有尋常稱謂。與其制不同者。如兩司馬或呼管馬。卒長或呼百長。女館之長亦稱管長。各軍官所養幼童。均稱老弟。貴者稱小大人。羣卒能打仗者。謂之牌面。老幼服役之人。謂之牌尾。皆是他如能寫字者。概稱先生。貿易人及百姓。概稱外小。婦女曰外小婆。呼清顯宦爲大妖頭。卑官爲小妖頭。兵曰妖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團。幫妖。跟妖。諸名色。皆軍中稱人之名詞及隱語也。

太平稱謂詔令

天王詔命

王世子臣下稱呼。

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稱呼。

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稱呼。

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稱呼。

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等皆倣此類推。

王長女臣下稱呼。

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稱呼。

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稱呼。

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稱呼。

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等皆倣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稱呼。

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稱呼。

東二殿萬福。

第三子臣下稱呼。

東三殿萬福。

以下類推。

東長女臣下稱呼。

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稱呼。

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稱呼。

東三金。

以下類推。

西世子臣下稱呼。

西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稱呼。

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稱呼。

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類推。

西長女臣下稱呼。

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稱呼。

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稱呼。

西三金。

以下類推。其南北等亦準此。

丞相至軍帥。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人。檢點則稱檢點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分別。如丞相子稱丞公子。檢點子稱檢

公子。指揮子稱指公子。將軍子稱將公子。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衛子稱衛公子。總制

子稱總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帥女。皆稱玉。如丞相女稱丞玉。檢點女稱檢玉。以下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如師帥女稱師雪。旅帥女稱旅雪。以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天王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師。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潔白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

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稱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爲貴者也。

欽命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嬪。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嬪。總制妻呼稱貴嫗。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嫗。師帥妻呼稱貴嫗。旅帥妻呼稱貴婕。卒長妻呼稱貴妯。兩司馬妻呼稱貴嫗。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稱夫人。

朕仁發兄仁達兄稱國兄。嫂稱國嫂。慶善伯。續奎伯。元玠伯輩稱國伯。慶軒叔紹衍叔輩一體同稱國叔。仁正兄仁賓兄稱國宗兄。元清輔清四福章賓輩一體同稱國宗兄。貴妹夫及后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國親。細分之后之父稱國丈。后之母稱國外母。后之伯叔稱國外伯。國外叔。后之兄弟稱國舅。

朕岳丈。天下人同稱國丈。岳母。天下人同稱國岳母。國岳與國岳兩相稱呼。因其長次。則稱爲國親兄。國親弟。

千歲岳丈。天下人同稱某千歲貴岳丈。岳母。天下人亦同稱某千歲貴岳母。貴岳與貴岳兩相稱呼。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譬如七千歲貴岳。見六千歲貴岳。則稱北貴親弟。見五千歲稱翼貴親弟。如此爲兄弟相稱也。國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岳兩相稱呼。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兄弟也。

貴丈見國岳。則稱某國某。國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千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國丈爲兄。貴岳爲弟也。

國岳母與國岳母兩相稱呼。自因其長次。則稱國親嫂。國親嬭。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嬭。翼貴親嬭。如此則爲嫂嬭相稱也。

國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嬭也。貴岳母見國岳母。則稱某國岳母。

國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嬪。會七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嬪。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嬪。會見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嬪。如此。國岳母爲嫂。貴岳母爲嬪也。各宜凜遵。欽此。



太平野史卷之六

曆法

太平革命對於一切政治均抱革新之念。其志不可爲不大。乃動輒荒謬。爲世人所指摘。則不學無術誤之也。其改曆法也。本擬逕用陽曆。陽曆者。西洋人之曆也。嗣見人民仇視其教。頗多阻碍。恐一旦更用陽曆。益深百姓之惡感。復就陽曆夏曆。任意變動。定爲太平新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歲。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節氣。定爲十六日。餘俱十五日。蓋欲分兩次閏餘之六十日。自散於五年之內也。鐫刻時憲書。頒行境內。書中干支。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復改鬼宿魁宿。其他竄易甚多。則不知其所用意也。

時憲書式

禾乃師贖病主
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太平天国

又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爲治歷定時事。當今

天父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

太平真主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

除。蓋年月時日。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無有好歹。何用揀擇凡

人皆是真心虔敬

天父皇上帝。有天眼看顧。隨我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造歷既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歷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參宿 立春禮拜

初一 戊申虛

初二 己酉危

初三 庚戌室

初四 辛開壁

初五 壬子奎

初六 癸好婁

初七 甲寅胃

初八 乙榮昴 禮拜

初九 丙辰畢

初十 丁巳觜

十一 戊午參

太平野史卷之六 曆法

十二	己未井	
十三	庚申魁	
十四	辛酉柳	
十五	壬戌星	禮拜
十六	癸開張	
十七	甲子翼	雨水
十八	乙好軫	
十九	丙寅角	
二十	丁榮亢	
二十一	戊辰氐	
二十二	己巳房	禮拜
二十三	庚午心	
二十四	辛未尾	
二十五	壬申箕	
二十六	癸酉斗	

二十七 甲戌牛
 二十八 乙開女
 二十九 丙子虛 禮拜
 三十 丁好危
 三十一 戊寅室
 以次各月之式皆同。其式至簡。祇載數目。無日字。無一切宜忌吉凶神殺字樣。以甲子推之。
 清乙卯年正月二十一日乙酉。乃太平朝中二月初一也。

太平曆夏曆陽曆對照表

太平天國新曆	夏曆（清曆）	西曆
壬子元年正月元日丙申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癸好二年正月元日壬寅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三年二月四日
甲寅三年正月元日戊申	咸豐四年正月八日	一八五四年二月五日
乙榮四年正月元日甲寅	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八五五年二月六日

丙辰五年正月元日庚申	咸豐六年正月二日	一八五六年二月七日
丁巳六年正月元日丙寅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二月七日
戊午七年正月元日壬申	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
己未八年正月元日戊寅	咸豐九年正月七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
庚申九年正月元日甲申	咸豐十年正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日
辛酉十年正月元日庚寅	咸豐十一年正月元日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日
壬戌十一年正月元日丙申	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	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癸開十二年正月元日壬寅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甲子十三年正月元日戊申	同治三年正月六日	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太平野史卷之七

刑法

太平軍所克城邑。人民率多逃亡。其存在之丁壯。又盡驅之入軍籍。故所過之處。徧地皆有軍而無民。有犯罪戾者。亦卽以天條及軍律任意處之。本無所謂法律也。茲考當時處刑之法。與禁令。訂爲刑法一門。

裁判

太平訴訟之審理。雖無定例。而極公允。原告被告及證人。在法庭上。均得自由陳說。無威嚇及賄賂等情事。審事之先。裁判者輒向天父前默禱立誓。除審清吏清兵及犯天條者外。一切酷刑均廢止不用。判斷以是非曲直爲標準。初擬仿歐美用律師。旋以適當之法令未經頒定。用之反多滋害。寢其議。法堂前置大鼓二。有冤者擊之。卽立刻受理。此鼓謂之登聞鼓。蓋沿中國向時之舊制也。太平之法堂形式。甚尊嚴。其裁判官之服制。衛兵之裝束。堂中陳設之旗幟等。當時外人謂略如歐洲中世紀之法庭。

刑罰

太平天國之刑法。不本五刑。惟枷杖與死罪而已。其枷輕重無定式。杖責自五板加至二千。

板爲止。死刑則有數端。至重則點天燈。將人自頂至踵。裹以紙張麻皮。入油缸內浸片刻。倒植之。以松子白蠟堆足心。用火燃之。呼號之聲。慘不可聞。人之秉賦強弱不同。有燃至脛卽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其次則五馬分屍。以籠頭絡頸和髮繩繫於馬後足。四肢各繫一馬。數卒齊鞭之。瞬息肢解頸脫。而胸腹仍趑趄跳躍。再次則斬首示衆。絞與軍流無聞焉。其行杖之時。如廣西老兄弟及所憐惜之人犯條禁。旣貸其死。不得不杖。杖時有暗號。可以默念。每杖輒一千數百。行杖者以杖擊地。其人大呼天父天兄天王東王或丞相大人檢點大人。大開天恩等。輒得減罪。或杖至數百。得副職及充先生者。一言緩頰。亦卽停止。令向外跪謝天父。旋即起與頭目雜坐談笑自如。猶同列然。更有打至數十板。行刑與受杖者。坐堂上者。互相戲謔。一笑而罷。如新降之人。看出係清廷官吏或冠裳之士。或捉得清軍探役巡哨人。問供時。則鐵面如霜。嚴刑拷掠。必杖至血肉俱枯。僅餘脛骨。受竹篦之擊。立死者有之。不耐煅鍊。甘卽就戮者有之。然有脅從已久。暗中仍與清軍通氣者。一經發覺。則不待敲扑。便自認通妖謀害諸事。蓋明知肉盡見骨。仍不免一死。不若早承。省此荼毒之爲愈耳。軍中專以鳴鑼喊令。用威劫衆。如將用點天燈五馬分屍之刑。必喊令集衆於空濶之處。聽講道理。俟各館俱有人至。則宣示於衆曰。某人現犯何事。應得何罪。對衆用刑。慘酷之狀。人人掩面。此則至重之刑。必俟齊集而後施行。若斬首示衆。恒以竹筐盛首級。二卒扛之一卒鳴

鉦大呼某人因犯何罪斬首示衆。徧行各處後。乃將首級棄之。如和姦案。則扛二首級。強姦案則扛男子首級。使被強之婦。隨首級之後。自呼某人因強姦我斬首示衆。有廉耻之婦。輒不肯呼叫。但俯首隨行。鳴鉦之卒。代呼而已。其枷示亦然。使荷校者游行於市。以竹篋敲之。使罪人自呼曰。衆兄弟莫學我犯何事。戴枷責打等語。點天燈等刑。十日半月。始有一次。若斬首示衆。荷枷游行。一日必有數次。甚至以一首級。捏五六人姓名。喊令五六次者。大抵太平初起。人心不附。故專以殺人駭人。鄉愚惜命。莫不提心在口。惟命是從。已天王雖頒有天條例律諸禁令。但用枷責等刑。並不根據法律。問官視頭目之強懦喜怒。任意爲之。有一館日枷數人者。有一館數月未枷一人者。所犯之事。無非吃旱煙。脫衣裸臥。些小口角。及禮拜一次不到。見官長至。不起身奉茶。喂馬不如法。役使懶惰之類。毛舉細故。藉以儆衆。太平軍初設鄉官。有人望者。多相率避去。充之者皆地棍流氓。一旦任官。居然升堂刑人。每尋平日所惡者責之。固不必定有所犯也。若果犯天條僞律令。則無有不殺者矣。此外非刑。更有所謂太師椅醉翁櫂二事。凡審訊堅不承認者。則用此刑。慘酷甚於三木。迨定都金陵。刑人始問供具。稟侯王。層層轉達。以取天王批准。由翼王交翼殿刑部尙書蓋印。赴天牢提人屠殺。甚爲慎重。忖度其意。非他。亦不過使有罪者緩死須臾。乘推問稟奏之時。尙可設法生全之耳。

禁律

一凡營中每逢星昴房虛四宿禮拜之日。亦要三更起身洗面。虔誠禮拜。讚誦天父皇上帝恩德。不得怠慢。

一凡紮營盤處。所必須詳察地勢。不得隨意住紮。致妖魔攔入。有傷兄弟。

一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看顧。助陣殺妖。

一凡營盤之內。俱要潔淨打掃。不准任意運化作踐。有污馬路。以及在無羞恥處潤泉。此是在熱關處小便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在館無事。除鍊習天情外。俱要磨洗刀矛。操練武藝。以備臨陣殺妖。不得偷安。忘食天父之祿。

一凡營盤四圍。俱要築土城。挑濠溝。密釘竹釘。以防妖魔鬼計。

一凡各衙各營兄弟。倘有口角爭鬪。以及恃強鬪械。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

一凡軍中兄弟。俱要謹遵條命。公正和衷。不准大呼小喊。俱要安靜無喧。

一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強扯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一凡軍中兄弟。五十歲以下。至十五歲以上。一聞鼓角響。俱要裝身赴各本衙聽令殺妖。

一凡我們兄弟。在鄉村住紮。不得強帶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學好修正。不准吹洋煙黃煙飲酒攪掠奸淫。犯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軍兄弟行路。俱要認定大旗。各歸各隊。不得越次爭先。耽延退後。違者斬。

一營中置有青白紅黑旗四面。如妖魔從東邊來。則搖青旗。從西邊來。則搖白旗。從南邊來。則搖紅旗。從北邊來。則搖黑旗。兵士認定旗之顏色。卽往何方殺妖。若妖魔從兩路而來。旗亦兩面齊搖。兵士分頭殺妖。派在左邊殺妖。不得到右邊。派在右邊殺妖。不得到左邊。違者斬。

一凡城中營中望樓。置紅黑旗二面。如妖魔從水路來。則望樓上搖黑旗。從旱路來。則搖紅旗。水旱兩路俱有妖來。則紅黑二旗齊搖。各要努力殺妖。退避者斬。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

一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

一凡朝會敬天父時。如有官員兵士喧囂者。斬首不留。

一凡接遞緊要公文。如有遲悞日時者。斬首。

一凡寫辦軍務緊要公文。如有心錯悞者。斬首不留。

一凡典聖庫聖糧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盜賣等弊。卽屬反草變妖。卽治以點天燈之罪。

一凡追殺妖魔。所遺金玉衣物。自然皆爲我得。必須殺盡妖魔。將賤妖追出四五十里之外。方准收取妖物。解歸聖庫。若殺妖之時。路旁衣物金銀。概不准低頭檢拾。以及私取私藏。違者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蒙。反叛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卽治以點天燈五馬分屍之罪。

一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黑夜逃去。被卡房捉拿。斬首不留。

一凡兄弟在衙靜坐。俱要練習天情。不准喧囂。胡言亂道。以及唱邪歌。說邪話等情。

一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不能熟記者。斬首不留。

一凡天條書中各條。如有違犯。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鍊得正正真真。不得脫衣露體。睡覺不准脫衣裳。

一凡各衙牌尾兄弟。在館俱要削竹釘。夜晚輪流支更。不得怠惰偷安。

一凡軍中兵士打杖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緣是人有志昇天。已隨天父到大天堂享萬年之福。

一凡軍中兵士無故昇天。亦是好事。所有昇天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錦被

綢緞包埋便是。

一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侯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衝儀仗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人私帶妖魔入城。或以妖示張貼謀反諸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將此人點天燈。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斬首不留。

一凡私盜關憑。混出城卡。一經盤獲。定斬不留。

一凡假冒官員。私打秋風者。定斬不留。

一凡無故殺害外小者。斬。焚燒外小房屋者。斬。擄掠外小財物者。斬。

一凡犯第七天條。如係老兄弟。定點天燈。新兄弟斬首示衆。

一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

一凡強姦經婦人喊冤。定即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即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一凡姦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行姦。專斬行姦者。如係和姦。皆斬。

一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

一凡翦髮剃鬚刮面。皆是不脫妖氣。斬首不留。

一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拿獲。一概全斬。

一凡吹洋煙者。斬首不留。

一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一凡傳令聽講道理。如各官有無故不到者。枷七個禮拜。責打一千。再犯斬首不留。

一凡各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謠。以及凡情歪說。編成詩文。迷蒙兄弟者。斬首不留。

一凡行軍黑夜。發妖聲驚營。必尋出起首喊叫之人。斬首不留示衆。

一凡黑夜支更。如果貪睡。被旁人將鼓拏去告發。犯者責打一千。再犯斬首示衆。

一凡挑濠溝。築土城。一切軍中事務。如有口出怨言者。斬首不留。

一凡辱罵官長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反草通妖之人。被天父指出。通館通營。皆斬。

一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你等靜候刪改鐫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

一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燬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

一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私自演唱者。全行斬首。

一凡朝內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一凡遇殺妖之時。頭陣鼓角。吃飯。二陣鼓角。持械聽令。三陣鼓角。踴躍殺妖。退後者斬。

一凡殺妖之時。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不得違悞。違者斬。

(終)

太平野史卷之八

科舉

太平諸王深惡清政。而對於科舉爲尤甚。迨克武昌。農工商民。率多歸之。而士人獨否。因翻然有開科舉之意。大軍下江南。東王欲收拾民心。特下文告曰。特授開國軍師大元帥楊爲。再行曉諭事。本帥敬承皇命。興兵伐暴。所到之處。望風瓦解。城破之日。將貪官污吏翦除。並不擾害一民。前已出示曉諭。料必知悉。風聞鄉市。有不法頑民。藉大兵未到。肆行焚掠。現爲本帥拿獲。斬首數十人。今着校尉李憲。帶兵數百。徧行鄉市。一經拿獲。就地正法。其有良民。各將順字貼門。不必畏懼。爾等惑于虛榮。出貲助餉。捐納妖廷職銜。試問此等功名。何榮何辱。飭爾等即將向來匾額除去。不得自悞。我定金陵之後。定議考試。衡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處廟宇。供養僧道。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爲愈也。現今拿獲僧道斬首。并查首倡及重修之人。一并拿究云云。先是天王禁百姓治四子六經。其罪至重。至是東王亦假天父附體。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句。尙非妖語。未便一概全廢。命何震川盧賢拔設局刪定。重頒天下。於是人家子弟。復得諷誦經書矣。（其後所刪定者卒未頒行）太平三年。宮殿落成。羣下協議慶祝之法。丞相何震川上言。歷朝皆以文章

之士。揄揚功德。若萬壽祝嘏。尤須摘詞摘藻。潤色太平。昔唐宋之盛。皆以科舉所得之元魁。賦詩奏頌。光照祝釐之宴。請開科舉。以飾盛典。天王可之。遂下詔開科。卽以何震川盧賢拔爲主試。而離亂之際。人心疑懼。規模草創。笑端百出。卽所錄多士。天王亦終未加任用也。

試士規制

定制每年二月初二日。軍帥（鄉官也。下監軍總制同。如清之縣試郡試）文試取信士一人。十二日。武試取藝士一人。三月初三日。監軍文試取秀士二人。十三日。武試取英士二人。四月初四日。總制文試取賢士二人。十四日。武試取能士二人。五月初五日。省提學文試每五人取俊士一人。十五日。武試每五人取毅士一人。逢癸酉兩年五月二十五日。集新舊信賢秀俊士考拔。每五十人取傑士一人。逢子午癸酉年七月初七日。省提考文闈中式者曰約士。十七日。武試中式者曰猛士。皆無定額。逢辰戌好未年九月初九日。正總裁文天試一甲。曰狀元。榜眼探花。二甲曰國士。三甲首名曰會元。以下曰壯士。每試共分前後三場。天試所頒題紙文試同。二甲曰威士。三甲首名亦曰會元。以下曰壯士。每試共分前後三場。天試所頒題紙爲黃色。寬大類詩箋。每紙一題。凡策議詩判等四題。紙端加天官丞相小印一顆。下署年月日。中列題目。字大徑寸。類北魏。後印讚詩一首。稱頌天主天王功德。爲不可及。紙後騎縫處。復加天官丞相小印。蓋爲第二場持此相核之證也。考卷之紙。悉用紅黃綠三色爲之。四周

描金作龍鳳紋。中作方格。不彌封。

試題

第一次天試首場。題爲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監場提調差役。一如清制。越一月。爲第二場。題爲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爲天生理人論。又越一月。爲第三場。場內外懸燈彩。中堂供香花。耶穌十字架在焉。題爲四海之內皆東土。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論。卷紙每行三十六格。僅十葉。

第二次天試。以章昌輝爲正主考。入場試以舊約書義一道。策一道。試帖一首。別有一論一解。若未夕而事已畢。加判一條。其制又與前不同。是科試帖題爲欸乃一聲山水綠。昌輝擬作云。榜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青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巉巖。舵尾澄流迴。峯腰旭照銜。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鳬雁。濃陰鬱檜杉。放榜後以此詩貼於榜尾。應試者見之無不額手稱頌。蓋昌輝固富家子而受教育者。且曾納粟爲國子監生也。

試藝

太平四年後。開科之試卷。亦用制義體。江南士人周雨軒于同光間見一太平制藝。題目及作者姓名已軼去。其文云。皇矣上帝。神眞無二也。夫猶是神也。得其眞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僞妄者恒多。眞正者恒少。自聖人出去。其僞而存

其真。猶恐人不識至真者之果何屬也。故特指一真實無妄之神。以明其寡二而少雙焉。吾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今夫當建業之初。惟念予懷于順則。值開祚之始。當凜帝謂于無聲。此石言怪誕。聖人所以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號。何也。諸神皆非真神也。真神獨一皇上帝也。人心之不古也。妖魔多惑其良貴。而不知真神之照臨孔昭。當聖主興。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無形貌以示衆。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加嚴者。知羣黎之顛頓。憫顛頓者。此也。慮億兆之倒懸。解倒懸者。此也。惟皇上帝。其真孰有與於斯哉。一世運之方興也。隱怪不迷於寸衷。而咸知真神之鑒觀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風雲雷雨。豈無位號以彰尊。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維行者。見庶民困於旱潦。救旱潦者。此也。念下民厄於水火。拯水火者。此也。非皇上帝。其真孰能過乎是哉。皇天震怒。特命天兄而清夫塵寰。得以復漢族數千年之餘業。以鼎新夫宇宙。自非上帝居歆。真神默佑於其間。何以攘泯勢之敝俗。而煥其文章。此其神之無有匹休也。獨一皇上帝誠克當此而無忝矣。上天眷顧。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將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時享。真神保佑於其際。何以體併轡之隱念。而廣其勛庸。此其神之未有並美也。獨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不愧矣。此皇上帝之所以爲真神者乎。

張中伯清廩生。文譽頗著。天京開科士。爲儕輩所推舉。改名緒維星。至金陵觀場。題爲平定。

江南文。仿制藝體。申伯所作頗雄壯。拔置第一。其文之起講曰。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莫不恃爲恢復漢族之基。豈以江南之人。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擴張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猶存耶。試一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其起股曰。銅駝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遷徙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族。竟荒郊纍纍。爲異族所稱雄。韓魏齊魯燕趙。禾黍之淒涼奚似。問何日掃除腥臭。重開一統之河山。張於粵寇平後。思復應秋試。蘇人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以明前者應試之非出己意。且文中含有諷意。後應試復登高第。

考試女子

太平朝既開科舉。復舉行考試女子之典。正主試爲洪宣嬌。副主試爲張婉如。王自珍。婉如皖人。自珍鄂人。題爲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全章應試者二百餘人。金陵傅槐女善祥所作。獨力闢難養之說。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卷薦後爲天王所激賞。拔置第一。飾以花冠錦服。鼓吹遊街三日。閭閻羣呼爲女狀元。第二名爲鍾氏。三名爲林氏。

文字獄

某科詩題。爲四海之內皆東土。有狂生鄭之僑者。自命爲忠義之士。入場作詩痛詆之。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秀清大怒。殺之。又清諸生夏宗銳者。亦報名應試。終卷有怨詈語。亦被磔。

江寧陳生應天試。卷中多諷刺語。主試者將治以罪。天王聞其才。因令製楹聯匾額。生書匾曰。尖卡斌傀。聯曰。一統江山百零五里。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分屍死。

太平野史卷之九

食貨

夫魯論有足食之訓。大學多理財之義。可知糧糗財用。實經國行軍之本。漢封功臣。蕭相國首居第一。以能轉餉關中也。魏武之拒官渡。幾因糧盡大困。臧刺史守青州。張中丞守睢陽。皆以雄武之資。卒因糧罄淪陷。史冊所載。匱竭而債事者。難更僕數。是戰守成敗利鈍之機。固寄諸將。而三軍性命根蒂。實繫乎糧。足食而敗者。時有之。乏食而能久持常勝者。未之聞也。然誦孔子去兵去食之訓。則信似尤重於食矣。太平軍不買而封殖。不耕而得飽食。其言曰。吾以天下富室爲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爲倉。隨處可以取給。其籌糧之便利。豈不十倍於清軍。乃以燎原之勢。僅保十數載之偏安。抑又何哉。信之不立。民之結怨深也。

貢獻

太平軍初起。倉卒揭竿。於糧餉一事。毫無籌算。率皆取之於所過之地方。每至一處。所張告示。輒數千言。其起首千餘字。率皆教中語。如天兄大開天恩。差遣天王列王。乃理世人。速宜悔罪輸忱等字句。反復告誡。繼此則入責貢之本意。曰。本軍師於行軍相距數百里之先。卽

徧張誥諭。令爾百姓富者出資。窮者効力。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愚民不知悔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營投効者。既屬寥寥。進貢之人愈少。此是爾等爲妖魔所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尙無顯著幫妖之事。本軍師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齊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云云。此示一出。膽怯者。希倖者。以及有種族思想者。無不擔負銀錢糧米。絡繹於道。以獻於軍。城市鎮聚所至皆然。非專行於鄉村也。其初陷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是時軍用浩繁。不敷所需。遂任士卒逐戶搜刮。並不出示矣。然尙專掠城市。不擾鄉民。逮後陷安慶江甯。再犯江西北。於城市並不出示收貢。但肆擄劫於鄉村。則仍出示督民進獻。每至一處。屯駐數日。謂之打館。必盈其欲壑而後去。大抵近水地方。收貢之後。役使鄉民搬運至船。而後遣之。或逕赴船上交貢。鄉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爲護符。孰知不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軍又至。出前次貢單支拒。輒無效。鄉民穀觫。又復進獻。甚至一月之中。收貢之軍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之物。亦漸次減略。如初貢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擔。猪數十口。雞數十隻。配以羣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軍至。卽斗米隻雞。亦可塞責。民怨沸騰。天王東王等亦知非計。其後乃復訂科派之令。

擄劫沒入

太平軍由長沙陷武漢。軍衆餉缺。間亦刦掠。美其名曰沒入。然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且每以攫得衣物。散給貧者。并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迨克武漢。及沿江州邑。輜重已如山積。船不敷載。寄頓數萬石米菽於積穀之家。命官守之。曰積穀倉。以豫備凶年賑饑之需。湘楚之民。大有奚我后。后來其蘇之慨。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而以湖北爲尤甚。及陷江甯揚州。官軍近城爲營。亦僅一面兩面。城外路通四鄉。離城十餘里。太平軍初不敢逞。蓋鄉民處處立團。矢以死鬪也。鄉民齊心。聯結數百里。仙女鎮一役。以民團竟殺太平軍千餘人。故太平軍銜之。而刦掠焚殺。始不擇貧富。然猶較官軍爲愈也。太平軍擄刦之名曰打先鋒。先來數百人。住於村內。一日半日。尙無舉動。覓得此村。此莊之細民。飲食而撫慰之。轉令勾通富戶佃僕。訪問窖藏所在。掘得分給。更詢官吏家眷寄住何處。及紳衿爲誰某。一一採訪確切。卽以細民引路。逐戶搜擄。糧米錢貫。殊不易藏。每儘數刦去。旣得眼線。雖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所沈之銀。亦無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處。則擄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爲質。而刑詢之。其家不忍。必自引太平軍往起窖藏者。有之。然亦有分寸。於平常鄉村。從不肆殺。惟其地曾經團練。或搜出旗幟器械。始尋仇以報怨。若對於官幕吏胥。及閥閱之家。則抄掠焚殺。無所不至。並追究收留之家。及搜得官中公服文案。皆謂之藏妖。亦肆行屠殺。故太平軍所過之處。清官眷口。至無人收留。有露處林中。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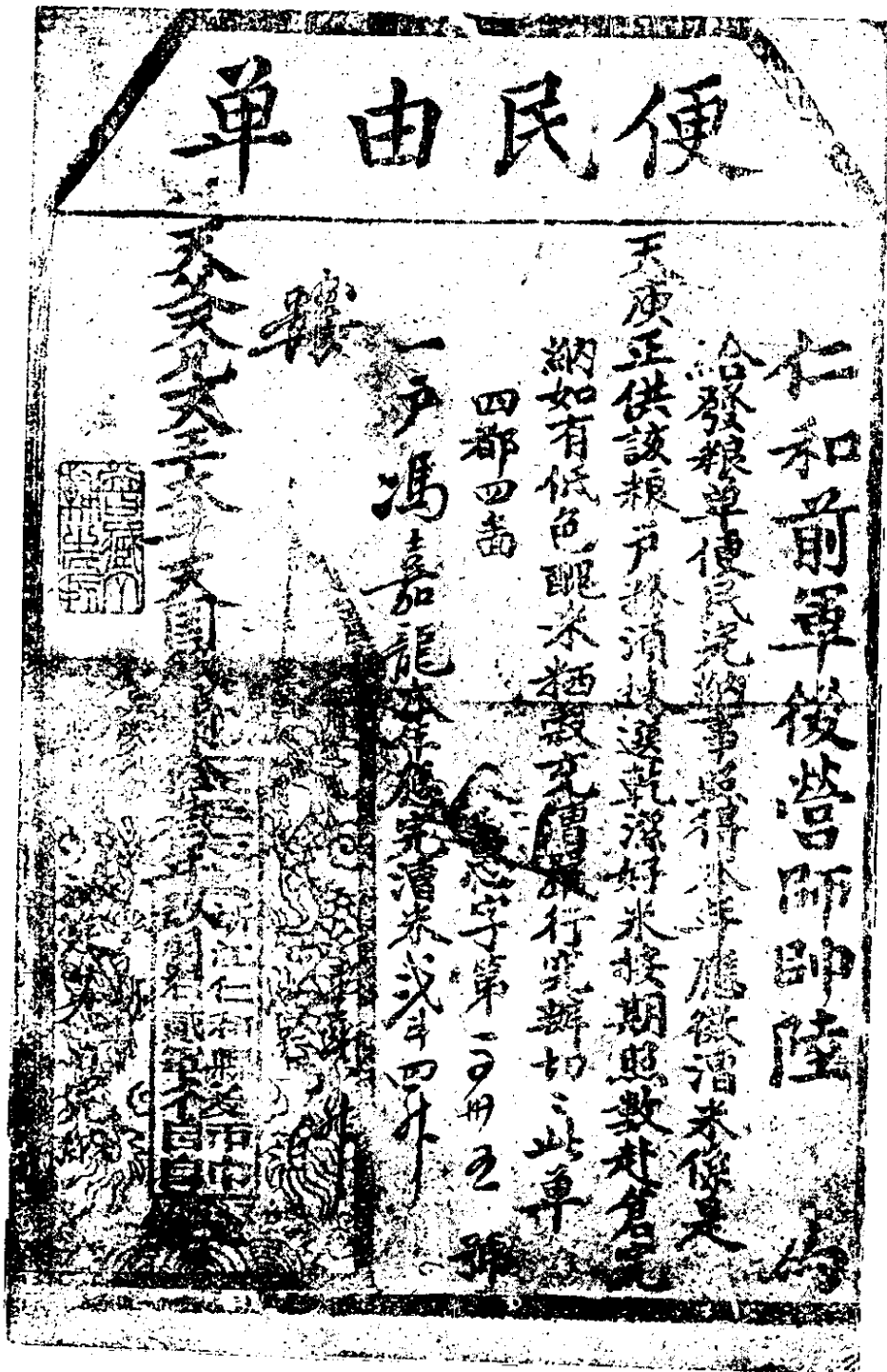
宿破廟者。官中服物。一概毀棄。後清軍收復城邑。新任官吏。欲覓一頂珠纓冠而不可得。至不能出謁長官者。亦可見太平軍惡清廷之甚矣。當時有外人謁太平軍官。謂擄劫一事。殊爲太平軍名譽之累。太平軍答之曰。妖軍有地丁錢糧。釐卡關稅。然所過之處。赤地千里。太平軍興以來。無所仰給。不取之於地方。將自涸爲枯魚乎。且清軍每棄一城邑。必先造妖言。謂太平軍若何暴虐。迫其地方人民以俱去。迨吾軍至。衣物零亂。室多無人。擄取此等衣物。謂之擄劫。不如謂之拾棄之爲當。況吾興兵。即有所獲。亦不敢自匿。必上之長官。長官復獻之天京。登記收入聖庫。以爲軍需之用。亦甚不得已也。其言至爲可味。

科派

太平軍初起。使地方貢獻。不過爲權宜之計。知不可以爲法。抄掠紳富。人心又惶惶不寧。乃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貲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爲口食云云。時鄉民方避兵革。田園不治。無人應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設稽查所。檢查鄉官一軍之地。共有多少田畝。終歲應責交錢米若干。著以爲例。訂立冊籍。存於州縣。監軍處備查。無上下卯限諸章程。催糧之軍。不絕於道。賴數鄉官支吾而供給之。以苟延性命。其立鄉官之處。仍舊騷擾者有之。絕不敢私取一物者有之。此則視鄉官爲何如人耳。苟得良鄉官。偶有搶劫之事。鄉官一稟遙達。即將劫掠之人。斬首懸示。民情甚安之。故行軍

便民由單式

所需。或鋤鋤千柄。或葦蓆千張。或划船百隻。公文一下。咄嗟立辦。而清軍則甚恨之。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太平偶有所挫。清軍進占其地。又必毒殺鄉民。民之無告。莫於此時為甚矣。



船運

太平軍糧餉取給於上游。悉用船運。江西湖北諸省。帆檣如織。無一非接濟江甯運糧之船也。嘗見軍中誥諭一則。曰著爾某某。乘坐水營左三軍一千三百條。太平軍稱船以條計配帶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誤。又曰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誤。務宜靈變。不可爲妖魔所搶。復有誥諭褒獎張子朋等曰。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糧米。爾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幹。回空船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糧屠福新配帶兵士。前來幫同殺妖云云。是太平軍糧餉。仰給於上游。如嬰兒之仰乳哺。其重要可知也。甲寅四五月間。江甯米糧幾盡。故下令除王侯外。概食淖糜。有敢喫飯者斬首。此時武昌若不克。再支一月。江北清兵。早逼漢口。以絕太平軍運糧之路。則江甯之危。可爲寒心。而此時竟下武昌。不圖日後上游船隻。仍不免爲清軍所焚。致使天京奄奄。更無發展之餘地。失敗之機。已兆於此矣。

關權交易

自武昌至江甯。向設四關。武昌蕪湖兩關。因與官軍相持。不暇權稅。其龍江關。則專設提中關稅官一人。職同指揮。九江關則以九江郡總制陳作霖兼收關稅。倉卒草創。無一切抽稅

卡憑式



太平野史卷之九 食貨

章程則例。其報船料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爲粗貨。絲綢蘇貨爲細貨。抽稅之後。給以船票一張。如遇他軍。可以驗票放行。無票則收沒之。失敗後。清廷獲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權稅。一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貿易於數十里之內。若滿載客船。殊未多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亦不能多獲。可知太平軍中之關權。似有實無也。

然關權所獲雖寥寥。然軍中之交易。獲頗不資。蓋收沒百貨。凡不濟用者。或所徵之物過多。者皆於村鎮屯積。命三五頭目。招徠交易。較常價倍減。鄉民始猶疑懼。既見靡他。遂爭赴之。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不數日銷售淨盡。船載錢米。賫送天京。百貨之中。尤以淮鹽及湖北布棉爲大宗。載江淮之鹽。運至興國蘄黃。賣於民間。徵得湖北布疋棉花。復賣與安徽江南百姓。大都交易多在已立鄉官之處。若甫陷之地。亦恒招民交易。然民皆疑懼。交易殊不旺也。

口糧

太平軍口糧極廉。雖貴爲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朝內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聖庫充足。恣取浪擲。來源不繼。亦甘淡泊。然諸貴者每有私積。足以自奉。若卑下之官。日厭粗糲。有以鹽水爲肴者。每逢禮拜日。各官必開單赴各典官領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與否。或盈筐以獻。或蔑蔑塞責。惟禮拜錢及糧米油鹽。一律皆有定制。如兩司馬等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擄劫極多。亦毫無加增。若貨乏糧盡之時。或減半給發。或全不給發。如江甯糧缺。城中一概喫粥。揚州被圍。城中煮皮箱充飢。此時無禮拜錢米及油鹽可知矣。另外有所謂買菜錢。則係軍中私情。上官

用以恩給屬下。者如總制監軍。獲有金銀。肯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爲買菜。用而屬下窮困時。亦得向其上官情索。有卒長管百人。係某功勳統下。其卒長每月向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首飾數十兩者。其卒長又悉數易錢買猪雞。以供衆啖。又嘗見稟奉中有旅帥具稟本管總制。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所發禮拜錢。每人每日止錢七文。卽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向其上乞取也。

倉庫

天京聖糧館。分豐備倉。復成倉。貢院三處屯積。自定都後。至癸丑年終截止。共存穀一百二十七萬石。米七十五萬石。江甯官卒口糧。每月約放米三十餘萬石。合計米穀足支四月。自建聖庫館後。至癸丑年底截止。實存銀二百六十三萬兩。銀首飾一百二十五萬兩。赤金葉條餅錠首飾。實存金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錢三百三十五萬五千串。每月發禮拜錢約二十萬串。油鹽緞正布帛。則不知確數。迨二王相併後。庫中空虛。乃不可復考矣。

幣制

癸丑六月。天王命在江甯鑄錢。令典銅匠選擇能鑄錢者。得十二人。封四人爲鑄錢匠。職同指揮。設廠開爐鼓鑄。其式大小不一。正面印天國聖寶四字。銅匠不諳鑄法。錢質又以鉛銅互雜。分配不勻。鑄皆不成輪廓。字亦模糊莫辨。民門多不信用。遂停止。東王稱天父指示云。

尚須遲三

四年方可

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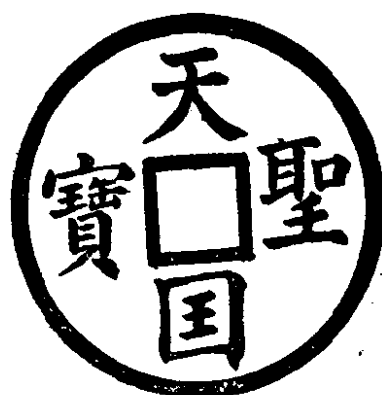
開鑄後隔

年餘復命

開鑄稱為

完善有當

式



正 面



背 面



十當一等大小名目。錢面印太平天國四字。至今民間猶有藏為紀念幣者。

權衡

軍中米穀皆以斤兩計。故無斗斛。其權衡各物。尚無改制。惟楊韋石諸王改製銅尺。奏請天王頒行。尺背鐫欽定天朝正尺六字。尺之長短。較清廷通用之尺長七分。凡行使錢文。皆用足錢。不准扣串。屢出告示禁止。其示中有天朝萬事滿足。不准絲毫欠缺等語。

太平野史卷之九 食貨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太平一朝。文字至爲俚俗。世人往往鄙之。不知天王東王翼王等皆能文。其所以出此者。蓋有深意存焉。一曰愚敵。軍中文牘。廋辭隱語。至難索解。蓋防清軍得之。悉其軍情也。二曰示異。太平朝以宗教立國。是以故作詭異之言。以示人以不測。三曰通俗。太平諸王。鑒于歷代士民之分。皆艱深之文字。有以限之。故躬自提倡俚文俗字。務使人民均得了解。因以灌輸其宗教及新知識也。

詔旨

凡天王所頒命令。統曰詔旨。起軍之初。戒約羣下。每以隱語出之。其在桂平茶地時。頒諭前敵。有高老山山令要遵。十字有一筆祈祈等語。至難索解。蓋高老者。稱天父。山山卽出字。十字有一筆。千字也。合之則天父出令要遵。千祈千祈耳。既克江寧。始定詔旨之制。用數尺黃綢畫硃格。首行列天王詔旨四字。餘係天王親書。天王詔曰云云。雖欽此二字。亦係自寫。其黃綢長三尺。橫幅朱書天王二字。出格雙抬。字體端正。方圓徑寸。行楷相兼。任意揮灑。自有奇氣。于年月日上蓋國璽。國滅後有落于民間者。平民懼罹禍。輒多燬之。其式如下。

討清詔書式

天王詔曰。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不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中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數萬。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況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弑兄弑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庸。加賦勒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殲。髮是欺漢人爲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污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發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

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鷂之逐。旌旗蔽日。船筏彌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軍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速來。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勢。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胡逆之頭。以洩呼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覩滿（此字疑誤）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同心同德。永登仁壽域。長享太平春。欽此。

太平天國年

月

日

封羣臣詔旨

時在永安

天王詔曰。凡軍中大小兵將。各宜認真奉行大道。吾等宜知

天父皇上帝。乃是真神。真神以外。皆非神。

天父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故

天父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爲主。不可稱上。

以冒

天父。

天父稱天聖父。

天兄稱救世聖主。

天兄天父得稱聖。自今衆兵將呼朕爲主。不可稱聖。以冒天父。

天兄天父神爺也。又魂爺也。從前左輔右弼。前導後護之各軍師。朕命爲王爺。此乃姑從不正之例。若據真道論之。有冒犯之嫌。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封右弼又右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諸國。又封石達開爲翼王。使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別詔稱后宮爲娘娘。貴妃爲王娘。欽此。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行軍誅妖詔

天王詔曰萬樣

魂爺六日造。今時今日好誅妖。地轉實爲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軍行速追把胆放。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圖已到。胞們寬草任逍遙。欽此

太平天國 癸好叁年肆月 日

刊刻詩韻詔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啓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正話。鈔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欽此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戒諭兵民不得妄干名號詔

天王詔曰咨爾同胞。名份昭昭。告諭兵士。遵命遵條。普天之下。

皇帝獨一。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稱

皇帝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天下

大哥獨一。

天兄耶穌是也。

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

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

年

月

日

勸人戒烟詔

語多欠解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條箭。時時

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鎮。無心

天救何新金。吹去吹來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烟病死勝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

並欽此

年

月

日

誥諭誠諭訓諭誨諭札諭之分別

太平朝軍攻各務。皆楊韋石三王協計定之。大事方登朝面陳。小事祇具章奏。知有時事過方奏。或竟不奏也。凡軍帥出發時。必頒給東王將憑一張。用黃湖縐寫好。鈐蓋雙印。准軍帥在外先斬後奏。若無東王將憑。而在外殺人者。以故殺論抵。雖有此令。究未遵奉。上控者百中之一。倘竟控准。亦論抵償。此將憑之大畧也。東楊頒發之命令。稱誥諭。自諭北韋始。北韋之命令。稱誠諭。自諭翼石始。翼石之命令。稱訓諭。自諭燕豫始。燕豫稱誨諭。諭侯至兩司馬止。侯以下均謂之札諭。平行之文。自燕豫二王始。均謂之照會。諸王皆用黃紙黃封筒硃印。雲龍邊面刻官銜。背刻年月日。及遞至何處何官開拆等字樣。侯以下。則用紅紙。逮踞江寧。聲色所迷。無爲而治。所有政事。悉由侯相商議停妥。具稟於翼石。不准。則寢其說。准則由翼府參護送東府頭門。交值日尙書掛號訖。擊鼓傳進。俄頃蓋印發出。卽由東府參護送達北府登簿。再送至翼府處彙齊。由佐天侯發交疏附官。分遞各處。雖層層轉達。而毫無窒礙。曾於一日之內。發諭至三百件之多。其辦理亦可云敏捷矣。

(一) 誥諭式

黃紙摺疊頁數無定長一尺四寸寬八寸面寫誥諭二字逐句用硃筆圈點年月日上用雙印

眞天命太平天国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爲

誥諭國宗韋俊石鳳魁國相石佐邦暨各佐將等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我

眞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茲於九月二十四日又蒙

天父勞心恩命

王四殿下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眞是

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己爾等出師在外未得週知爲此特行誥諭仰爾國宗

暨各佐將傳諭各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屬員押解

回京以備拾月貳肆日

王四殿下滿月之期

天王登朝謝天之用爾等在外亦於是日虔敬

天父以報天恩其餘軍務一切俱要凜遵

本軍師前回誥諭而行可也。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誥諭

年 月 日

(二)回覆誥諭式

紙色尺寸同上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爲

誥諭燕王秦日綱弟知悉。茲於玖月二十九日接閱弟之稟奏。疊次令員解回。錨纜等項。俱已備悉查收。但弟前奉

天命鎮守田家鎮卡。

本軍師前已頒行誥諭。令弟在田家鎮地方兩岸築起堅固營盤。並造起木牌水城。在江心挽泊堵禦。誠恐弟等在該處一時未曾造得。今

本軍師在朝。造有能上水木牌一座。特差本府承宣涂鎮興押解前來。俟木牌到日。仰弟安足軍裝炮位。踏看河道。何處可以挽泊。趕緊挽好。並仰弟會同本府承宣。依式趕造多座。安好炮位。以誅妖魔可也。諭到之日。亟宜凜遵毋違。誥諭

年 月 日

(三) 誠諭式

黃紙硃圈雙印同上
式惟長濶遞減一寸

眞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爲

誠諭國宗石鳳魁兄。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眞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差

東王下凡。輔佐天朝。佐理國政。政是萬國來朝之候。殘妖滅絕之時。今本軍師在朝。聞得湖北地方。仍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皆兄弟等前時誅妖。未經滅盡之故。爲此特行誠諭。諭到之日。仰兄等即時統兵分巡各郡縣。遇妖卽誅。見民必救。務期掃盡妖氛。不留餘孽。倘該縣良民有結通妖魔及引之入境等事。一經訪確。卽大負

天父

天兄及我

主天王

東王委任之意。當過雲中雪也。

軍師不憚誠之諄諄。兄弟等慎勿聽之泛泛也。亟宜凜遵毋違。誠諭

年 月 日

(四)訓諭式 長濶遞減一寸餘同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爲

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弟知悉。緣於六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具回稟報。兄已備悉。惟稟稱妖魔十分作怪。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情由稟奏

東王殿下。俟奉到誥諭。再行諭知。弟等在外俱要事事靈變。加意提防。如若岳州城池十分難守。弟等可卽退赴下游。堅築營盤。靜候

東王誥諭遵行。毋得曠悞。統候

天父大開天恩。大顯權能。任那妖魔一面飛。總難逃我

天父

天兄手段過也。時時將此道理講與衆兵士聽。不可使有別意也。爲此特行訓諭。

諭到亟宜凜遵毋違。特諭

年 月 日

(五) 誨諭式

長潤遞減一寸餘同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爲

誨諭殿右叁拾檢點陳玉成弟。暨指揮將軍總制等官知悉。茲於八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稟申各件。俱悉一切。但圻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俱仰弟等在彼堅築營盤。約束兵士。小心靈變。嚴加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

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衆兵士放膽誅妖。萬事總有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要凜遵。

東王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行誨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六)札諭式 紅帶用十頁全東爲之逐句硃圈自札諭以下各公文非緊要事不用雙印

眞天命太平天國眞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札諭

天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命我

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佐理天下輔治朝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現因建造

天朝宮殿及

東王府內殿所需工匠甚多茲據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稟稱湖北漢陽地方木工廣有特着協理石映發柳啟傳前來招集一俟招有即便押解回京以供

天朝及

東王府應用等情爲此特行札諭仰該協理前來弟處稟知如果招有木工

兄弟卽飭其速行回京。不得在外逗遛。至軍務一切。俱要凜遵。東王頒行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札。

年 月 日

(七) 平行照會式

紅帶
硃圈

太平天國冬官正丞相功勳加一等羅 照會

天朝國宗石兄知之。九月二十三日。接閱

兄台十八日來函。得知退至下游。駐紮田家鎮。招集散兵。再圖進取等情。然勝敗兵家常事。尙望

兄台將天情道理。教導兵士。必須堅耐自守。

天父看顧也。此事是兵士修鍊不正。以致

天父發怒。嗣後宜修好鍊正才是。至請發糧草紅粉等件。現據二十一檢點覃炳賢弟。由九江回省。稱該處糧米甚屬便宜。安省米糧已解

天京。諸求

鑒原爲幸。至紅粉等件。前已解赴九江。安省亦在缺乏。其令人帶兵前來接濟

一層現

燕王親來九江一帶誅妖。

兄可專文請

燕王酌議爲是。特此照會。

年 月 日

(八)將憑式

用黃洋緇二尺留邊寸餘年月日蓋東楊雙印

眞天命太平天国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爲

頒給將憑以昭命令事。照得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綱紀。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本軍師在朝奏蒙

天王旨准。特命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前赴湖北地方。掃滅妖魔。撫安良善。恐軍中兵卒以及該統下人等。有不遵條命。任意犯科者。許爾佐將審寔口供。將該犯先行斬首。遊營示衆。再將所犯情由。粘供具稟回朝。候

本軍師詳核定擬轉告簿書衙將該犯官册除名以昭慎重該佐將亦不得任意好殺荼害善良致干反究爲此特給將憑存執遵行切切須至憑者

右給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出師湖北地方准此

年 月 日

(九)批示式

批示式長濶無定諸王皆黃紙侯以次皆紅紙凡其下具稟奏東楊閱後發出交丞相擬批尙書謄批侯以次則由所屬六部書六部掌書擬批謄批然所批字不謄於言稟之後故另有此式既謄之後則張貼官署門首亦間有封筒遞回者

某官某人於某年月日稟奏爲某事奉

東王

金批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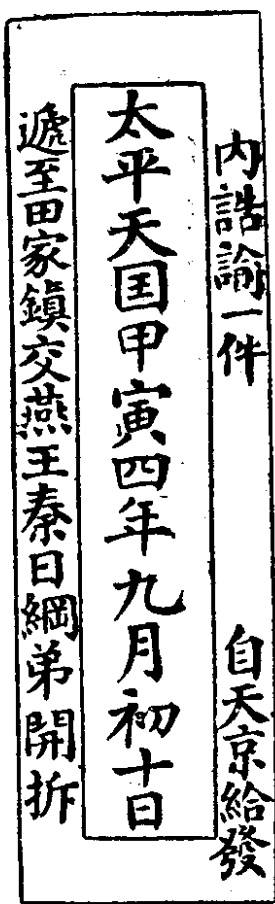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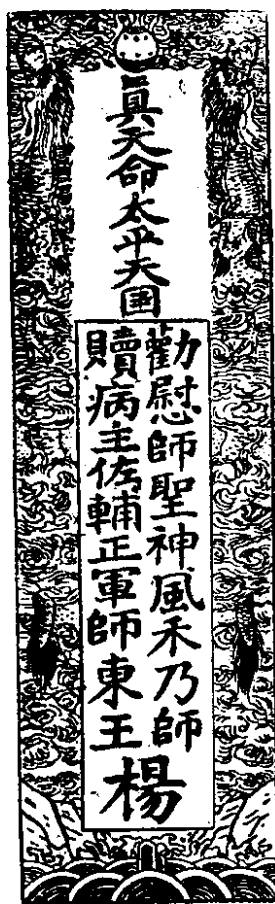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 月 日

批 示 式

(十)公文封筒式

東楊詒諭封筒。皆細黃紙厚裱爲之。長二尺。濶一尺。正面雲龍海水邊。中列官銜。背面係年月日諸字。如所繪式。皆用硃紅刷印。其地名月日人名則用墨筆填寫。背面口封處。蓋印一顆。餘處無印章。韋石諸王公文封筒如之。惟不用雲龍。遞改獅麟豹虎繪畫四邊。侯以下則用紅紙。

公文封筒式



章奏

羣臣具奏於天王。概謂之本章。除請安賀喜謝恩外。其他奏事不能逕達。必由東王率韋石諸王轉奏。否則天王亦不閱也。至于羣臣白事東府。謂之稟奏。白事韋石二王。謂之稟報。稟白秦胡二王。謂之稟申。侯以下均謂之敬稟。此外韋石二王稟事稱小弟某某。不繫官銜。秦胡二王稱卑爵。亦不繫官銜。侯至兩司馬則書聯銜。加小卑職三字於名上。此太平朝奏牘之定制也。

(一)本章式

用黃紙疊成四頁。頁面硃印雲水雙龍。中空三寸長格。墨寫本章二字上。蓋東楊印。頁裏紅格十二行。行各二十四字。不用封筒。另用紅緞繡龍護書裝入紅緞套。由參護遞至朝門。當日批出。即由侍衛遞至翼石頭門。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議定職官懇 恩封賞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爲天下萬國眞主建都

天京 天事日繁日多需人佐理今 弟等大膽僭議開具名單一並啟

奏我

主萬歲

旨准施行以便 弟等轉飭詔命官書成金榜張掛朝門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啟

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照單封職勤理天事便是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 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徵辦米糧以裕 國課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主二兄建都 天京兵士日衆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

國課 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糧米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
糧納稅如蒙

恩准 弟卽頒行誥諭令該等遵辦解回

天京

聖倉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遣佐將施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僭議制度請

旨遵行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爲天下萬國眞主。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太平一統之時。須明定制度章程。以壯

天父之威風。弟等大膽僭議

二兄朝帽用雙龍雙鳳。帽額上下繡一統山河。上綉滿天星斗。弟帽用雙龍單鳳。帽額繡單鳳企雲中。昌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繡單鳳企山崗。達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一邊加繡一蝶。內繡單鳳企牡丹。帽額皆如一把扇式。丞相以下朝帽。俟弟等議定再奏。如此僭議未知合否。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准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陛下奏爲出師誅妖理合奏明事。緣蒙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誅妖。目下正是殘妖將盡之時。弟等僧議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出師廬州一帶。誅滅妖魔。撫安良善。並帶前拾乙軍兵士及弟府參護官兵人等前往。如此酌議緣由。擬於八月十四日起程前進。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嚴誥官員兵士放膽誅妖早日太平共享

天父大福也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吹吸洋烟大犯

天條事。緣據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稟稱。轉據殿右貳檢點胡海隆稟稱。前巡查賴桂

英。於十月十八日在 天京內城新橋地方。拿獲周亞九李連升于順添等朋吹洋烟一案。並起獲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該官承審確實。取有口供。稟報前來。弟等未敢擅專。理合肅具本章。粘附原供。啓奏我主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周亞九等卽斬首不留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 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起蓋

天朝宮殿先期奏明事。緣弟等前奉

二兄詔旨。命招木工泥工起蓋

天朝宮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寔有餘。今蒙

天父開恩。殿右四檢點張朝爵。由安徽解回各項匠作兄弟。弟等擬於明天令伸后正侍衛張維崑。帶領各匠作在朝門伺候。或先起內宮。或先修后林苑。恭

候

二兄照明。以便弟等轉飭該官遵

旨辦理。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明天辰刻興工欽此

(三)稟奏式 用黃紙疊成闊窄長短不拘

卑爵秦日綱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賸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爲稟明乞 恩寬宥事。緣

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天王鴻恩。及我

東王重重厚恩。卑爵往上江一帶。巡查河道。以重防禦。並蒙我

東王頒發行軍號令書一本。卑爵跪讀之下。感激靡涯。足見我

東王刻刻勞心。籌謀軍機國務。無微不至。卑爵查看在外兵士。均皆新招兄弟。未能熟習營規。是以不揣冒昧。即將我

東王號令擇其至要者。飭令鐫刻官刻成刷印。發給各衙各頭子一張。傳諭該統下兵士人等。命其時時熟讀謹記在心。方不負我

東王籌謀軍務之至意也。卑爵大膽妄議。未知是否。理合稟奏。伏乞我

東王金裁。恭請

金安

年 月 日

卑爵秦日綱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賸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爲回覆稟明事。緣於十月

二十三日午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初七日頒發

金諭一件。蒙我

東王勞心。凡保舉官員。必須查其平素歷練老成。精明靈變。然後傳該員前來。

親自勘驗。觀其言語舉動。進退趨跲。果堪勝任。再行保舉。稟奏回朝。毋得徇情濫保等因。仰見我

東王慎重人才。無微不至。卑爵遵行。卽諭明各官。嗣後凡有保舉官員。毋得徇情濫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而慎重選舉。時時親爲勘驗。凜遵我東王金諭而行。所有接奉誥諭。敬覆緣由。理合虔具稟奏。恭請

金安

年 月 日

小弟韋俊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奏爲誅妖情形。據寔奏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明事竊小弟於十月初七日在蕪湖舟次。接奉

詔諭一件。跪讀之下。遵卽稟奏以安

金心。初九日開船上行。於十八日行抵田家鎮大營。與燕王秦兄公同酌議。小弟帶統下尉差及圻州調來土捌副將軍梁修人。所統左十五左十七中十五三軍兵士。從馬鞍山上路兜剿。秦兄帶統下尉差由馬鞍山下路兜剿。

兼防富池口妖魔出來作怪。小弟於十九日榮刻。同鎮崙弟以德姪。在駝背桑樹及半壁山兩路上岸。秦兄於吊桶山江邊上岸。三路兜剿。詎意妖魔從馬鞍山亦分三路。膽敢前來與我兵迎敵。鎮崙弟以德姪身邊兵士。被妖追散。伊等前途直攻。妖魔又從後路抄入。小弟見事勢可危。即從河下上船而回。秦兄率領兵士由北路追殺。不期殘妖亦分兩路來追。富池口妖魔亦來作怪。秦兄首尾受敵。只得亦由河下上船而回。小弟回船後。時已酉刻。特令統下兵士在河邊找尋。兩人均無着落。有逃回兵士稟稱。二人追妖前進。被妖圍繞。均被矛刺昇天。小弟伏思與鎮崙弟以德姪兩載出師。軍務事件。均皆和衷商議。大有幫助。一朝被害。慘目傷心。然皆有

天父排定。人難逆料。懇求

殿下寬心安福。弟等回船之後。查點兵士被傷者。十有八九。浸水昇天者。約有數百人。統計千餘人。昇天享福。至伊等統下各員及尉差人等。已令至

翼王殿下聽候。鋪派所有

殿下前賜石鎮崙章以德將憑二張。皆帶在身邊。想已失落。其印信二顆。現存弟處。俟有妥使人再行寄京。軍務一切。仍懇

殿下頒行誥諭。俾得遵循。庶不致悞。特此稟奏。跪請

金體金安

年

月

日

(三)稟報式黃紙長
闊無定

卑爵秦日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報爲稟明察看地勢情形。乞
恩貴裁事。緣蒙

天恩

主恩及我

翼王重重厚恩。卑爵往湖北安徽一帶地方巡查河道。以重防禦。卑爵沿江一
路以來。查看地勢。惟有彭澤縣境。有一小姑山。其山居中。該處水面較之各
處甚窄。且此處亦係湖北江西下游總關水口。地最緊要。卑爵欲意在此地
兩岸築造營盤。派令妥員統帶兵士在此鎮守。再江中用木簾造成木城。修
作炮台欄放江面。不獨可以防備妖舡窺探。而且可以稽查來往船隻。卑爵

大胆如此妄議。未知是否。不敢擅專。伏乞我

翼王貴裁。後祈稟奏

東王金鑒。指示遵行。如此踏看地勢緣由。理合稟報。恭請

貴安

年 月 日

卑爵秦日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報爲回覆稟明事。緣十月二

十日巳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十三日頒來

貴諭一件。敬知荷蒙

天父

天兄大顯權能。

天王鴻福。及我

翼王威德。所有建德殘妖。已命東官正丞相羅大綱暨指揮賴桂英等。於本月初十日誅滅該處殘妖三四百餘妖潰散。逃遁遠方。建德一帶業已安堵矣。

至興國州之育才官胡萬智。並池州黃州兩郡。有天試翰林亦在於該處治理民務。命卑爵暫留伊等在於該處辦理。恭候

東王金諭定奪。卑爵自當凜遵而行。蒙我

翼王勞心教導。命卑爵在田家鎮一帶。盡心竭力。約束官兵防守。堅築營盤。方可進兵直剿等諭。卑爵會同國宗兄韋俊。殿右三十一檢點曾鳳傳。暨指揮將軍等。約議時時約束兵士。加意嚴防。伏乞我翼王寬心安福。如此緣由。理合虔具稟報。恭請

台安

年 月 日

(四)稟申式紙黃紅長闊俱無定

殿右三十檢點小卑職陳玉成敬稟申

燕王 台下緣小卑職前因恢復武昌微勞。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及我

天王

東王暨列王厚恩。升爲殿右三十檢點之職。感激圖報。奮不顧身。不料水路有曾妖頭炮船下來。甚屬利害。旱路又有塔楊二妖前來。十分作怪。小卑職所統帶後十三軍兵士。並水營前肆軍兄弟。苦戰不能取勝。只得棄船下退。保守圻黃間。對江武昌城內國宗大人及地官副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約也要退守大冶興國一帶。今聞

燕王巡查河道。不日可到圻州田家鎮。小卑職欣幸之至。特此稟申知國宗兄。齊會於田家鎮。庶可誅殺妖魔。小卑職無能之外。尙求

燕王將來稟奏

東王代求開恩赦宥。所有妖魔作怪情由。理合稟申。並請

玉安

年

月

日

(五)敬稟式

紙色尺寸俱無定並有用白稟寫者

後二軍軍師功勳加一等 小卑職劉璿德敬稟

總制大人案下緣蒙

天父開恩。小卑職衙內兄弟衆多。買菜缺少錢文。意欲在後二典

聖庫。請領大錢拾五千四百文。計統下兄弟一百七十餘人。每名約得八十文之數。未敢多請。理合具稟明懇求。

總制大人開恩施行。則。小卑職及各兄弟均感。

天父鴻恩於無既矣。肅此敬稟。並請

玉安

年 月 日

中五軍前營旅帥。小卑職劉亞二敬稟

中五軍軍帥功勳加一等覃大人案下。竊。小卑職今奉

天命出師。統下兄弟四十餘人。僅沙窩船一條。不敷起坐。昨在

檢點大人衙內。求發封條。未曾給有。船小人多。實屬不便。今乞

天父開恩。

大人格外開恩。在

張大人衙內代。小卑職求與封條一張。以便住河下封船一條。特此敬稟。並請

軍帥大人 玉安

年 月 日

中肆軍前營前一卒長功勳加一等。小卑職覃瑞容敬稟。

後營師帥大人功勳加一等陳兄案下。緣明天十九日房宿禮拜之辰。弟統下四兩司馬。共帶兄弟一百三十五名。內牌面九十八名。每名領錢二十一文。共領錢二千零五十八文。牌尾兄弟三十七人。每名領錢十四文。共領錢五百二十八文。二共應領錢二千五百八十六文。又兩司馬四員。每員領俸錢三十五文。共該領錢乙百四十文。小弟俸錢七十文。統共實領錢禮拜錢二千七百九十六文。理合具稟。懇求

師帥善人發下。以便分與衆兄弟同沾。

天恩。兼辦供物。虔誠祭告。

天父。祝福無疆。如此緣由。理合敬稟寫明。並候

善人兄台玉安

年 月 日

告示

東楊所示稱誥諭。北韋所示稱誡諭。翼石所示稱訓諭。燕秦豫胡稱誨諭。國宗亦稱誨諭。侯相檢點稱曉諭。將軍以下稱筭諭。諸王所示皆黃紙龍邊。侯以下紅紙無邊。誥諭上畫雙龍。下雲水。誡諭上畫雙龍。下雲水。訓諭上畫雙獅。下雲水。誨諭上畫雙虎。下雲水。紅紙告示無多。故未刻刊定式。刑賞生殺慶誕生子。亦皆出示。如天王壽誕。則東楊出示。東楊則北韋出示。北韋則翼石出示之類。一示之成。更易數四。侯相定稿。先呈於翼石准行。則送詔衙命繕寫。寫成仍交翼府轉上東楊蓋印。然後發交宣詔官張貼。手續至爲煩多也。

(一)東王告示式黃紙雲龍邊長每七八尺高三四尺不等

眞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誥諭朝內軍中大小官員王親國戚以及士卒水手兄弟人等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眞主天王降凡救世。誅滅妖魔。普天之下。凡屬臣民。俱宜感激涕零。以仰副

天父

天兄差我

主天王降凡之意。玆於十二月初九日。恭逢

天王萬壽之期。

本軍師及列王尙且備辦奇珍異寶。進獻

天朝。爲我

天王祝壽。你等爲官爲民。俱要體會

天父敬念

天王多多採辦寶物。先期十日。齊獻

天朝。並具本章。由

本軍帥代奏。以邀

天貺。并於萬壽前三日。一心齊戒。虔敬

天父。報答

天恩。爲此特行誥諭你等。須要凜遵。毋得觀玩自悞。至負

本軍師屬望殷殷之至。意切切告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二)北王告示式黃紙雲龍邊如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爲

誠諭朝內官員兵士及各衙兄弟人等。毋受妖惑。致干

天誅。極宜猛醒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助理世人。輔佐朝綱。

天恩至大。凡屬含生賦性者。應時時感激。方足以圖報

天恩於萬一。迺有織營總制吳長崧等。身受

天恩。不知圖報。勾結妖魔。欲破天京。蒙

天父大顯權能。密中指出將妖魔殺退。並拏獲剪髮通妖逆犯多名。以正

天法。又有妖婦朱大妹。膽敢謀逆。欲思私藏紅粉。毒害

東王。亦蒙

天父指出。此等行爲。實實令人髮指。除將朱大妹明正

天法外。誠恐你等囿於妖習。一時被惑。作出此等逆事。迨至身首異處。已不可救。

本軍師心實不忍。爲此特行誠諭。你等須要崇信

天父。仰體

天王東王救世之意。雖現下苦些。大家須耐辛耐苦。將來大有福享也。若生異心。是

自甘鬼路。前功盡棄。那時悔之無及也。凜遵毋違。誠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三)翼王告示式 黃紙雲龍
邊如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爲

訓諭各縣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驚慌遷徙。事照得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三七

眞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及

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

本主將前來安徽。撫恤黎庶。援救生靈。你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大幸。茲因四路
尚有漏網殘妖。未盡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出。搜捕妖魔。誠恐你等
惑於謠言。擅自遷徙。縱有點點殘妖。竄入該境。你等卽遵

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體嚴拿。解至安徽。自有重賞。爲此特行訓諭。你等良民
須要敬

天識

主認實

東王那時自有

天父看顧也。切不可妄聽浮言。須知一經遷徙。拋棄祖業。或喪身命。其害不可勝言。
統俟

天父大顯權能。將四海殘妖誅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你等各宜凜遵。毋負
本主將訓誨殷殷之意也。切切毋違訓諭。

年 月 日

(四)北翼二王會同告示式

索黃紙、無雲龍邊

真天命太平天國天朝國宗提督軍務章 爲

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汚俗以歸正道事。照得去邪所以崇正。革故卽以昇新。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復差

東王及

列王輔佐朝綱。斬邪留正。除暴安民。業已建都天京。四海投誠。萬方向化。振方新之

國運。人盡歸心。革已敝之頹風。俗皆改舊。嚴男行女行之別。秉至公至正之心。凡普天之下。有不合乎規條。越乎禮義者。均我

天朝所深惡而痛恨者也。

本國宗恭承

天命。出師安民。革除惡習。禁遏澆風。聞你等地方有邪淫之輩。干犯條規。爲此愷切誨諭。仰你等官兵良民一體知悉。凡有蠱惑人心。敗壞風俗者。並有禁條列明於左。

一男行女行。最宜分別也。間有官兵等。將污穢衣服。送與民婦洗浣。并有僱賃民婦縫補衣服者。既已私相授受。難保眉目傳情。不可不防微杜漸。以儆歪風。嗣後如有官兵僱民婦洗衣縫紉者。概斬不留。其有奸者男女并坐。

娼妓最宜禁絕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中饋。一夫一婦。理之當然。倘有習於邪行。官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隣右擒送者有賞。故縱者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一洋烟黃烟。不可販賣吸食。洋煙爲妖夷貽害也。洋煙一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傷膚體。無補飢渴。且屬妖魔惡習。倘有販賣者。斬吸食者。斬不稟者。一體治罪。

以上各款。你等官兵民人。俱要嚴爲禁絕。不可故犯。倘有犯者。一經察出。

定按

天法究治。

本國宗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凜之慎之。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五)燕王告示式

黃紙雲
龍邊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爲

誨諭郡縣四民急崇真道。勿受妖迷。致干

天誅事緣蒙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斬邪留正。復差

東王輔佐朝綱。輯安黎庶。茲於

月又命

本燕王統帶雄兵百萬。週遊天下。良善必救。妖匪必誅。凡你等四民。正好

安居樂業。永享

天福於無窮矣。但良莠不齊。其敬

天識

主者固多。而輕信謠言者。亦復不少。近有不法之徒。甘受妖惑。胡言謾語。捕風捉影。搖亂人心。以致愚民互相驚擾。除嚴飭官兵分段查拏造言之人外。爲此特行誨諭。凡你四民。須要醒醒。不必多生恐懼。况各郡縣業已團集鄉兵。即有些少殘妖攔入。不難一時撲滅。自諭之後。各宜安分守業。倘再搖動。那時

天法無私。一家長幼。均斬不留。切切凜遵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六) 佐天侯告示式 素黃紙。無雲龍邊。

眞天命太平天國眞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爲

曉諭大小官員兵士人等知悉。照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

眞主降凡。爲萬國太平眞主。復差

東王 及列王輔佐朝綱。綏安良善。現下景運昌隆。文章黼黻。理宜恪遵定

制以判崇卑。是以

東王格外勞心。因紅黃二色爲

天朝貴重之物。凡有官者。卽遵官職製造穿着。無官之人。僅準紅色包頭。其餘袍服。帳幔足裹。尤不準用。限至來春四月初一止。逾限者斬。爲此特行曉諭。仰你等大小官員兵士人等。極宜遵守禮儀。鄭重紅黃二色。其已成之衣。只準穿在內服。不準服在外面。倘限期已滿。一經查出。按照天法斬首不留。那時後悔無及。勿謂言之不先也。亟宜凜遵。毋違曉諭。

年 月 日

檄文

太平軍所頒檄文。不如誥諭章奏之俚俗。辭皆可誦。茲將散見於各家記載者錄之。

(一) 天王檄文 時初建國

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諗惡不究。貧賤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糧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前之糧。旣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

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我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懼事之員。著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剿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二)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虜肆虐。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刻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

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不特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旣逢真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舊染之污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薦。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卽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齧粉。其肝腦塗地。屍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而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虜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

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生未建夫功名。身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况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滿虜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而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帥在粵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購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各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真不啻有天淵之別也。况於共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旣。矧太平在。卽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列茅土。衣錦榮歸。此

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又昧於從速而不早圖變計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來歸。定能量材錄用。弗以曾爲滿官。自懷疑懼。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軍帥實有厚望焉。儻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帥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先見幾而作。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帥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三) 翼王檄告招賢文 太平七年時在浙江

爲招集賢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腥膻。豈容長污漢家之土。人民敵愾。何勿盪洗夷塵之差。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盜。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遂爾竊據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壞我倫常。削髮薙鬚。污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夷人爲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顏。而惟胡虜是貢。爲恥已甚。流禍無窮。有人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者。益當痛心。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翼王伐罪救民。求賢若渴。待士如賓。凡多才多藝之儒。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惜爵賞。從未埋沒賢才。倘使兵卒盡力。何懼鞭子難誅。江南騰有王氣。浙東豈無名賢。我國適當戊午之年。光復浙省。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曷出茅廬。爲此特行曉諭。仰爾士民一體共知。拱手事夷。是吾恥也。甘心忘漢。於心安乎。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

誓必誅金。前哲堪羨。後輩當興。從此龍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劫。定教鹿逐北虜。驚散赤狗之羣。綏我士子。驅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閩浙義師。再搗夫幽燕。又況爾省。素稱勝地。代產名流。三江毓秀。八川佑靈。我愧無能。未興雕龍於八斗。人當有待。盡慶司馬之三升。請抒宏願。援救蒼生。天下事苟可有爲。個中人又何疑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前。試思臣事胡種。何以對我漢人。倘其恢復舊業。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敢纖咸豐之首。吳越王尙有生氣。錢塘江滌盡胡塵。勲業壯河山之色。豈不休哉。姓名爭史冊之光。何其盛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四)天將林彩新檄文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勲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團練。速卽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鎮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恒。共樂堯天。到處秋毫無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胆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琳各都。團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秉旂。頓作刀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盪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

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徵。欲復臺溫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雲縉小邑。妖心不足。胆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共聞。今欲直取臺溫。與爾民共躋仁壽。國恩浩大。王師若霧。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向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聞爾民畧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無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壺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青巖穴內。壯者持旂抗敵。斬一丈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雞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以保家。團練卽所以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卽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眞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興大師。將爾等盡行勦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有不法官兵。下鄉姦淫虜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按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

咸使聞知。切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五)丞相某檄文 時在永安

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某爲宣布天軍德意俾中外咸知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滿夷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思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滿廷君弱而闇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下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有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賊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嘉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吁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日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辮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貽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

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罪。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憑照

太平軍克金陵。始定朝儀。署百官。初無憑據。不過榜列姓名。懸諸朝門而已。太平二年六月。楊秀清始創議。每除一官。當給予官憑一張。謂之官執照。由韋昌輝定稿畫式。先稟東楊。轉奏天王。取旨頒行。其照式並無天王璽印。中蓋東王印。於編號騎縫處。則蓋北王印。半鈐照上。半鈐底簿。當時頗視爲名器也。其他如關憑門牌。船票。船牌等。則皆用之。杜間諜者也。

(一)官照式

白紙刷成。上邊雙龍。兩旁龍各一條。下刻水雲邊。約寸半濶。中寫如左。

官

眞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頒給官執照事照得

天國之官佐理

上帝天下之事。必以頒給照憑印信。以昭慎重。

天威照職授官照份理治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天事。尤以執照爲據。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暨我

主鴻恩。

本軍師將

某某

互給公同

保舉某人一名保奏

天王旨准封升某人爲

某

官

自應執照赴任。毋得有遲。爲此頒發執照一張。仰該官收執。以憑赴任。領印辦理某任事務。須依公忠正理辦。不得有朦昧濫冒。致干法究。宜立志頂

天報國速速此照。

正月第

號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給

右給

某官

收執

照

執

(二)關憑式

關憑用洋布一條。長八寸。寬四寸。墨筆寫關憑二字。上蓋巡查印。太平軍每據城鎮。於各城門。或要隘。皆設巡查。惟開一門。准其出入。所蓋印信。卽係此門巡查之印。印傍別有暗號。背面有粉筆花押。衙門有底簿可稽。仿造甚難。其暗號數日一換。凡未及繳換者。雖係真關憑。但與現換之式不合。亦指爲妖。執而罪之。查驗關憑。在城則盤驗於城內。在鎮集則設卡房。以稽察之。天京查詰較嚴。他處亦甚鬆懈。黠者往往乞軍中充先生者。隨時寫一紙條。今有外小某人。往某處購買何物。衆兄弟不得阻攔等語。出城出卡。巡查畧一省視。亦卽放行也。

(三)暗記憑據

軍中役使間諜。另有二寸八分長。二寸寬黃紙一方。漢文花邊。中刻空心篆文。奉天誅妖四字。更刻草書憑據二戮。如左營則印於左邊。右營則印於右邊。前營則印於上。後營則印於下。中營則印於中。然後又分牌面牌尾。牌面則印於上。牌尾則印於下。凡暗記一張。上必加二小戮。所印之處無定。蓋先分何營。後分牌面牌尾故也。每印必先印憑字。又倒加一據字。印文皆係銀硃加印二戮。狂草顛倒模糊。使人不能辨識。此楊州生員胡蕓鄉爲秦日綱創置者。頗詭秘。其後又於間諜身上密爲暗記。如左營則剃左腋毛。右營則剃右腋毛。前營則剃頂心髮。後營則剃兩腿毛。中營則剃陰毛。以分別之。

(四)各館門牌式

門牌用白紙刷印太平天朝牌面牌尾年月日諸字。皆宋字刻就者。其餘人名等字。皆隨時填寫。中縫有天字某號。則以狂草印蓋於年月上。

各館門牌式

門牌

太平天朝典天袍劉世盛

衙內牌面牌尾兄弟姓名

開列於後

牌面

劉世盛

趙小田

余小禪

朱三元

陳登菁

金芳桂

常士壽

李玲明

夏文波

何大增

陳修五

陳書麟

汪大川

即得軒

余萬明

共牌面

肆拾伍

名名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六月

初五日

牌尾

孔四兒

馬桂兒

朱考寬

周順子

(五) 船票式

下式係引路船票。官銜年月日。係刷印者。餘字皆填寫。印蓋年月上。

式 票 船

行 路 船 票

真天命太平天国燕王秦

為

巡查河道來往船隻嚴禁私藏

奸究事今批後拾二軍典油鹽汪太元

坐舡一條統帶

兄弟三十五

名內裝長

水手八
危拾條並鉛碼紅粉至圻州殺妖

仰沿途巡察官照數驗明不得多少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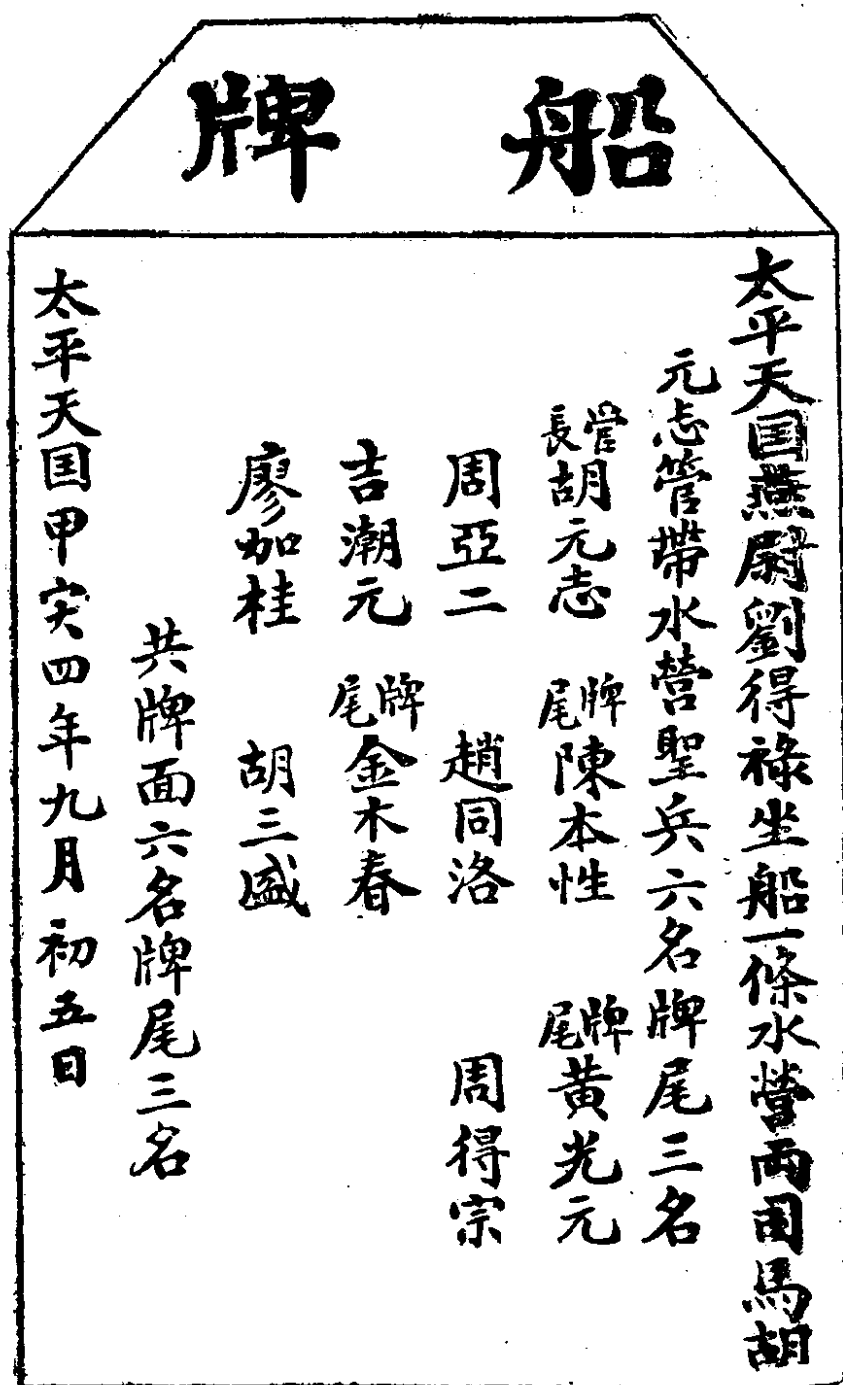
放行如數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拏究遵此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玖月十八日票

(六) 船牌式

船牌亦如各館門牌之制。卑小頭目領去。輒削板鑿孔。穿繩懸挂。以船牌糊其上。

船 牌 式



(七)貢單式

貢單者。人民以錢米供給太平軍。軍中所給之收據也。式如下。

眞天命太平天国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楊

爲

輸誠進貢。給付執照事。據你民回心順天。痛改前非。欽崇

天父皇上帝。並傾歸附

天父皇上帝特命

眞主自行虔具禮物進貢

天朝業經

聖庫查收註籍在案。繼自今爾該村人等。務宜朝夕虔敬。欽崇

天父皇上帝。恪遵天條。總期修好鍊正爲要。俟四海昇平。查以冊籍。將該投誠

鄉士量材器使。合給執照。以爲異日合符之憑。各宜凜遵。毋貽自悞。須至

照者。

某省 府 州 縣鄉民 某人

右執照給該鄉民 某人 收執准此

太平 天 國 年 月 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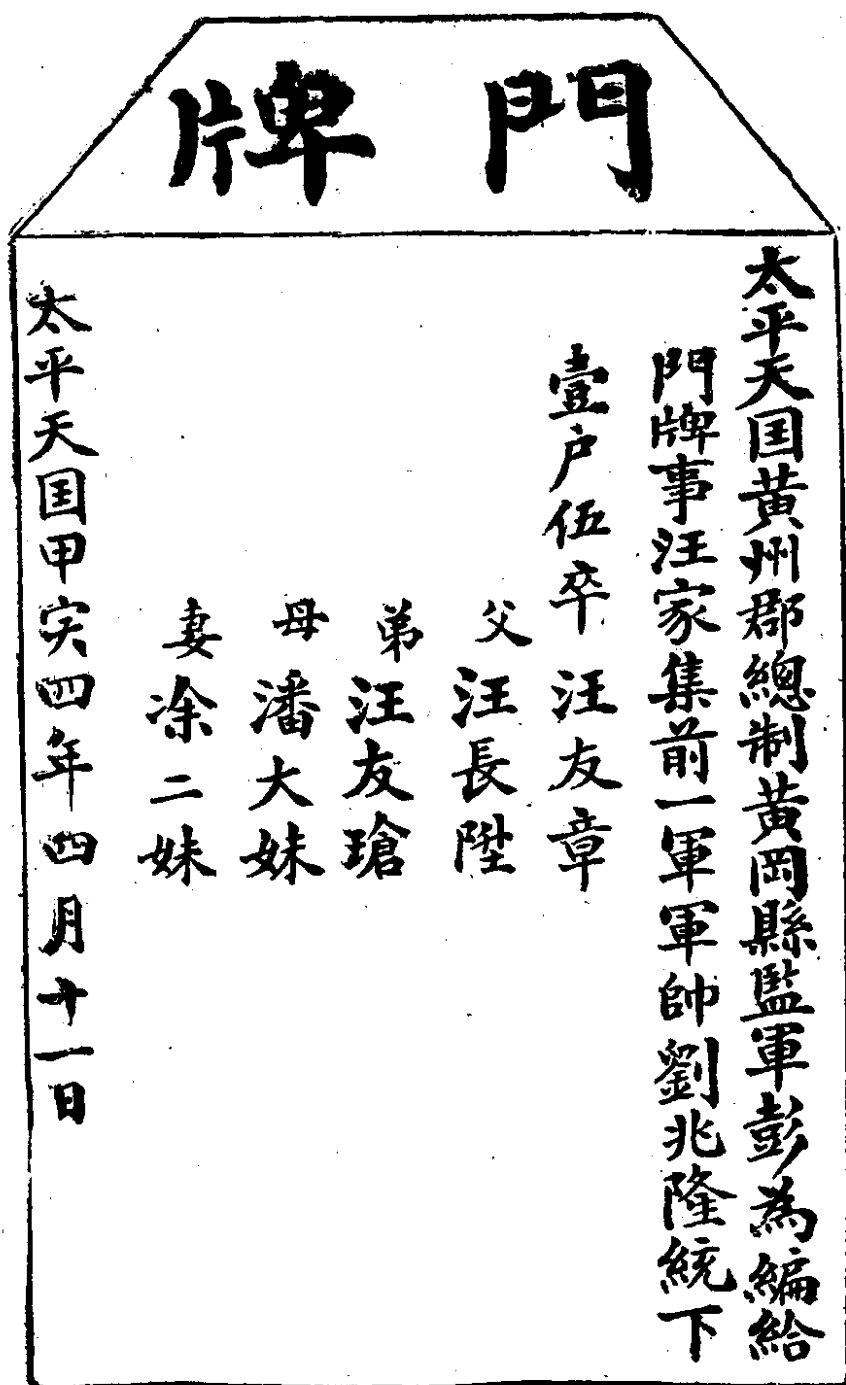
(八)鄉卒門牌式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五七

鄉卒門牌。卽照鄉官所造家冊填寫。戶各一張。鄉民多糊於板上。懸挂門外。

鄉卒門牌式



(九)封條式

封條大率於行軍時封船。或駐紮時封公廨用之。式樣甚多。

封 條 式

太平天国真忠報國佐天侯加壹等世龍襲陳甲寅肆年月日封

太平天国後拾軍正典硝朱甲寅肆年月日封

文字

考古革命之君。必多所更改。以遂其主張。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於文字。都未有所創改。雖南漢劉龔取飛龍在天之義。造龔字。武后之名。取日月當空之義。造曐字。宋明帝性多忌諱。以駟近禍。改駟字。爲字不過一二。後世且深譏之。從未如太平朝之竄易文字。至數十字之多者。古人避諱。惟當時臨御之君及廟諱耳。未聞如太平朝尊爵顯秩之名亦諱之也。此皆

首事諸王心雄而好矜異。有以致之。其事雖細。而失當時文人之心。其害亦甚巨也。又諸王除蕭秦外。大率皆能文。而誥諭章奏。至爲俚俗。而獨於衙署聯語。刻畫求工。躬親撰述。堂皇瑰麗。對仗工切。亦一異也。

(一) 天父名諸王及王子孫名諱改避諸字

爺改火改夥又華改秀改全改清改朝改貴改雲改山改正改昌改
牙改炎改花改纈改泉改菁改潮改桂改芸改珊改政改瑜改
輝改達改開改德改榮改祐改曾改永改天改王改子改有改名改曾改者改已改死改後改不改復改
輝改揮改闕改開改階改德改得改榮改容改祐改有改曾改諱改故改會改添改養改初改名改永改添改養改旋改復改姓改曾改

(二) 皇上帝天王聖神諱改避諸字

皇改上改尙改帝改天改添改王改汪改或改黃改聖改勝改神改辰改老改
黃改尙改帝改天改添改王改汪改或改黃改聖改勝改神改辰改老改

(三) 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年改月改期改日改能改因改筆改下改寫改年改月改日改不改
歲改期改日改能改因改筆改下改寫改年改月改日改不改
辰改期改日改能改因改筆改下改寫改年改月改日改不改
好改卯改榮改亥改開改

(四) 軍中語忌所改諸字

溫改完改字改連改屬改處改皆改作改奸改究改二改特改鬼改魁改惟改鬼改宿改不改改改心改草改龍改隆改贊改份改
吉改完改字改連改屬改處改皆改作改奸改究改二改特改鬼改魁改惟改鬼改宿改不改改改心改草改龍改隆改贊改份改

分改上改聲改凡改名改
分改上改聲改凡改名改

(五) 創造諸字

困改讀改作改解改 咄改讀改作改解改 燒改即改亮改字改作改 困改讀改作改解改
困改讀改作改解改 咄改讀改作改解改 燒改即改亮改字改作改 困改讀改作改解改

(六)數目諸字
俱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

(七)五行次序
木、水、火、金、土

(八)隱語

科炭未起兵時頭目之急羣妖凡稱清官清隻凡我兵勇幾隻泥壠稱清軍營
山即出昇天戰死曰條凡稱船几隻旗難凡欲責人殺了人些凡語中帶一些字
此楚些鄉音乃理救世作禾乃秀字折和難必曰你難了運化稱如吃茶吃飯些小
固無足怪乃理禾乃秀字折和難必曰你難了運化稱如吃茶吃飯些小
潤堆燒稱點燈燈草稱人心中黃烟稱水旱烟長龍即烟筒紅粉即早潤泉便稱小
泉堆燒稱點燈燈草稱人心中黃烟稱水旱烟長龍即烟筒紅粉即早潤泉便稱小
心高老父高兄即天潮水謂酒反草即變三星兄稱天禾王即東贖病
人亦稱各人打算此軍中口頭語也打先鋒別名掠招兄即別名裝身起程變
妖三更指人逃走之言

(九)聯語

天朝門聯 天王自撰

先主本仁慈恨茲汚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
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

江山。

金龍殿聯 即天王府大殿 天王自撰

惟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

寢殿聯 李秀成撰

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真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

太陽城聯 天王自撰

天命誅妖。殺盡羣妖。萬里山河歸化日。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軍介冑逞威風。

東王府三聯

東方諸侯。替天行道。王畿千里。順地無疆。東風解凍。暖回陽谷之春。王澤敷天。普錫羣黎之福。位冠百僚。肇啟天朝。新日月。職司左輔。宏開景運。大乾坤。

北王府三聯

位列北王。儼率羣星繞天。國職司後護。常施惠雨溥羣黎。恩如北海民皆仰。惠似春風人盡沾。廿九春秋綿冀北。六千歲月頌賢王。

翼王府二聯 石達開自撰

翼戴著鴻猷。合四海之人民。齊歸掌握。王威馳駿譽。率萬方之黎庶。盡入版圖。翼德威。
明。鄙阿瞞。如小兒。能視豫州同骨肉。王陵忠義棄項羽。若敵。屢獨知劉季。是英雄。

豫王府聯

豫州居天下之中。萬方爲憲。王爵加封建之上。百辟同欽。

丞相府三聯

丞天父鴻恩。報國効忠標姓字。相王侯駿業。斬邪留正變陰陽。丞是秋丞。張中丞。江淮。
保障。相非小相。江都相。道德文章。凝碧池頭。王右丞。得句。虎牢關外。平原相。勤王。

地官丞相聯

地載萬物以無私。備位於師。保疑丞。獨隆駿業。官冠百僚而共濟。治功在裁成輔相。特著。
鴻猷。

檢點聯

檢束身心爲宰相。點提兵將斬妖魔。

指揮二聯 第一聯 李秀成撰

指示機宜。傷心二百餘年。忍令故國衣冠。淪爲妖服。揮軍力戰。假手六千君子。但願當朝。

父。老。復。返。王。都。指。日。高。陞。不。愁。富。貴。揮。扇。可。渡。大。顯。神。通。

將軍聯

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八。千。人。威。振。寰。中。

總制聯

總。紀。總。綱。好。把。天。情。消。詭。計。制。心。制。事。須。憑。聖。禮。勝。凶。殘。

監軍聯

監。古。監。人。皆。可。法。軍。機。軍。務。總。其。成。

巡查聯

巡。之。爲。言。循。也。共。凜。威。循。夏。楚。查。其。近。於。察。乎。羣。瞻。明。察。秋。毫。

軍帥聯

軍。其。近。於。均。乎。與。士。卒。同。甘。苦。帥。之。爲。言。率。也。執。整。弧。以。先。登。

師帥聯

師。天。父。訓。言。莫。學。黃。巢。李。闖。帥。地。官。徒。旅。但。爲。魯。肅。曹。彬。

旅帥聯

旅。人。聲。吼。妖。魔。走。帥。字。旗。飄。得。勝。回。

卒長聯

卒真名士之卒。黔婁覆衾表正。長其降王之長。劉鋹執挺猶雄。

兩司馬聯

司廿五人。威風無敵。馬二三疋。行走如飛。

天朝中八軍女巡查聯

天事理中樞。軍將軍兵。巡分內外。朝威嚴八法。女嬖女娣。查究奸邪。

鉛礪衙二聯

鉛鎔月量。礪逐星流。鉛有紅鉛。莫把紅鉛來鑄錯。礪惟法礪。終須法礪去秤量。

典袍衙聯

典內衣裳。憑人取。袍上雲龍。伴我行。

典硝衙聯

典務紛紜。須料理。硝斤出入。要秤量。

繡錦衙聯

繡衣赤烏。堪爲相。錦地花天。盡是妖。

詔書衙聯

詔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計。書成一統志。豈容孤鬼竟橫行。

僕射衙聯

僕本恨人。逢妖必殺。射塗毒藥。見血卽亡。

司天水衙聯

天父天兄能救世。水兵水將盡誅妖。

油鹽衙聯

油然作雲。爾自巫山雲雨會。鹽差擬雪。我甘冰窖雪氈寒。

金匠衙聯

金氣多壽。匠心自工。

承宣衙聯

承發文書勤爾職。宣來佐將見吾王。

聖糧館聯

日堯日舜。克念作聖。斯倉斯箱。乃裹餽糧。

天柴衙聯

天降李晟平此虜。柴燔岱岳告成功。

聖庫館聯

聖德比天高。二百年兵革。常災雖君明。臣忠赤子亦難逃。運數庫藏如海會。四萬里車書一統。況星羅棋布金甌。原未缺分毫。

英王聯 江南某生撰

王者命自天。誰敢化蛇當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捫蝨談兵。

祭陣亡將士聯 李秀成撰

魂兮歸來。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殤招以巫咸詞。

(十) 詩

翼王我朝傷內禍詩

我朝傷內禍。嗟哉心中悲。憶昔諸豪流。并逐秦鹿馳。三戶必亡秦。秦運朝露危。相與建大策。用以張四維。日月麗中天。重光會有時。天意詎易測。人事真難知。一朝杯酒間。白刃集殿幃。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城中少人行。鷄犬無安棲。洞洞血中路。宮禁失光暉。雲浮黑慘澹。酸風向面吹。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翼王題壁詩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胆確如鐵。策馬渡懸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飲盡仇讎血。

六八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一

災異

運數之說。賢者闢之。然歷代帝王之興亡。必有所謂災祥者。以預示之兆。其興也。或故示禎祥以述異。而其亡也。山崩川竭。則莫或爲之。而莫或使之也。太平之崛起。勃焉忽焉。固無所謂祥異。而十餘年之戰爭。兵禍實較元明鼎革時爲尤酷。人民之受刦深矣。是亦一兵災也。姑錄當時所謂異兆者而存之。

紅羊刦讖

太平軍未起時。粵西桂平令賈某。掩捕洪氏。於其家獲宗教書二本。入教人民冊十九本。命書一張。洪氏生於嘉慶辛未八月十六日未時。未屬羊。正應紅羊刦之讖。

清咸豐年號之讖

洪氏起兵於金田。時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也。其後蔓延十六省。破六百餘城。至同治朝。洪氏始號國。歷十五年矣。當清文宗卽位。改元咸豐之時。有童謠云。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爭山打破頭。

制藝中預兆

清咸豐壬子。江南鄉試題爲道之以政一章。有某生於是科中式。其文收束處作頌揚體云。行見德禮之代。聲教四訖。東西南北來享來王。俊秀造選。汝爲汝翼。稽首而上太平天子之頌也。是時太平軍尙未萌動。而其後之國號王號等字樣。均已一一見於文中。亦異事也。

推背圖預言

唐司天監袁天罡李淳風撰推背圖。凡六十象。以卦分繫之。三十四象爲丁酉三三。巽上。識曰。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頌曰。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裏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雍髮。太平蓄髮也。曰太平。所立國號也。王殺王。謂諸王相併也。洪水滔天。謂天王苗不秀。夢全非。指太平君臣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雖英明。事終不成也。

黃孽禪師詩

明黃孽禪師有論清朝詩云。亥逐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羣白帽來。此言咸豐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烟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此言同治詩中均寓太平一朝之興替。

江寧童謠

清道咸間。江寧童謠。有蝴蝶飛過牆。江南作戰場之語。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

戰場。後洪氏都金陵。而語悉驗。

烽烟太平

江寧城中火星廟有鐵鐘一座。上有烽烟太平四字。天王建都江寧後。以爲祥瑞。令數百人舁之。徧行城中。然後取之入府。

僧一朗識人

金田未起事前。洪氏曾被捕。下桂平縣獄。有僧一朗者。於夜間潛謁縣令賈某。爲言被捕六人中。其衣青襖者。後必王天下。餘亦大貴。宜縱之。爲異日結恩地。令初聞而色駭。翌晨入報桂撫鄭祖琛。祖琛躊躇不能決。尋以人命至重爲念。出之。實則故意縱之也。

四川童謠

翼王石達開畧四川。清命兩湖總督駱秉章督師援之。秉章奏調記名道黃醇熙。記名按察使蕭啓江。統兵援川。二人先後陣亡。秉章始入川。與達開戰。太平十一年四月。達開敗死。蜀始解圍。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蕭俗書作肖。且兩字皆諧音。蕭黃同敵石王。故加兩石於旁。戰而陣亡。故曰用不着。角各音近。馬生角。馬旁各字。指秉章之姓也。

白鼠作畫

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閩縣某廣文爲其婦寫照。紙墨筆硯。紫紅紺綠。已具備矣。偶如廁。後歸房。則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語。某不敢入。窺於門後。白鼠潤毫伸紙。走筆亂畫。書生點首。遂擱筆。鼠與書生倏不見。某怖甚。呼家人入視。則一幅戰事圖也。圖中有大城一。四面衆山環抱。城下死尸無數。河水殷紅。一黃馬掛紅頂花翎者。方策騎手提人頭三。血猶涔涔下。某夙知術數。見之大哭不已。知亂事卽在目前。因焚其圖。挈眷遁海島。越二年。太平軍於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諸地同日發難。

星異

太平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定更時。斗杓東有白氣亙天。形如匹練。南冲天河。東折若旗。疑卽所謂蚩尤旗者。其根因雲擁不見。越夕。天無纖雲。見一星如卵。起紫微垣斗筐下。與杓相直。三鼓後。斗轉西旋。此星亦隨之而落。後夜移前丈許。根芒蓬勃。其梢微銳。直至六月二十後始沒。時太平勢盛。北廷見此星異。皆驚懼。

蔡勤卜傷大將

湘人蔡勤。善占卜。投太平軍爲軍師。大軍下江南。楊秀清命勤占課。云逢溝必傷大將。有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克江寧時。首先登城者也。恃勇獨行。至陳家溝。遇拳棒教師陳立。率其二子環而攻之。爭搏良久。立父子敗。遁入門。黑力虎追之。立有女年十七。持鎗伏門側。從後直

刺其股。黑力虎仆地。因被害。衆爲之奪氣。其占遂應。

五色蛇

太平軍至浦東。清軍及人民落河死者。水爲之不流。事平後。水中忽生物。形似蛇而微扁。且有足。身具五色。長約五六寸。而能縮至寸許。被嚙者。云不可治。鄉人呼爲五色蛇。殆人精血所化也。

兔異

太平二年春夏間。運河黃河北岸。忽生野兔。千百成羣。初行田野間。繼而盈街積市。無處無之。前足畧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敢食。尤異者。至冬忽盡。無一存者。星者謂主兵禍。是年粵軍卽渡黃河云。

太平野史卷之十一 災異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二

首事諸王傳

東王楊秀清

楊秀清。初名嗣龍。原籍廣東嘉應州。徙居廣西桂平縣之平隘山。世以種山燒炭爲業。秀清獨無賴遊蕩。爲隸爲傭。皆不稱意。去而結夥。護送洋貨。積殖以自封。以故盡識兩廣間之諸不逞者。或曰秀清廣西諸生。當時有楊秀才歌。可證其事。歌曰秀才造反。真怪事。投書忽起。某也宰相。位君臣。一一分位。置黃旗。一舉驚天地。一戰吳楚破。再戰江皖棄。乾坤反。掌祗尋常。真人重瞳。殊自異。那知鐵騎從天來。如貓攫鼠。鷹搏雉。井底蛙跳。空自尊。籌中狐鳴。何足恃。始歎作寇。固自難。不如學作時文。易。洪秀全來桂平。曾玉珩引秀清見之。秀全瞿然曰。此天下奇才也。因說秀清入其教。約爲兄弟。隱圖發難於湖廣。秀全之怵人。每託諸宗教與神權。蕭朝貴石達開等皆信之。獨秀清知其詐。遂自言通天語。言秀全爲天兄。天父特命降世。爲眞主。信者益衆。秀全喜。秀清更託天父降其身。謂天兄有過。令秀全跪而受杖。以制之。已有過。亦令人杖不少貸。調人陰私。摘發多奇。中秀全雖不堪。無如何也。道光三十年。反狀漸著。桂吏捕韋昌輝急。秀清謂之曰。十年之謀。必求一逞。逃不免也。不如舉事。昌輝遂拒捕。糾衆放火。殺巡檢張鏞。秀清以民團據金田。石達開秦日綱皆起兵會之。秀清曰。軍起倉卒。不

可無主。洪秀全。天兄。宜爲王。衆皆呼萬歲。秀清大喜。遂遣人至胡以洸家迎之。秀全招貴縣林鳳祥。揭縣羅大綱入夥。有衆萬人。任秀清爲正軍師。凡行軍號令。皆自秀清出。明年八月。敗清將向榮。烏蘭泰兵。破永安。秀全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封秀清爲東王。十一月。清命賽尙阿會向榮。烏蘭泰。合兵數十營圍永安。太平軍每戰輒大敗。孤城無援。勢窮蹙。有散意。天王患之。秀清託言天父附體。號於衆曰。太平軍合有厄運。百日過此。乃免。軍士信之。得不潰。秀清乃命人遍張檄告。其文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韃靼妖胡。實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罄南山之竹。簡難書。滿地之淫污。決東海之波濤。難洗彌天之罪孽。予謹畧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胡衣猴冠。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

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污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毫不憐恤。坐視餓殍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動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志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媾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坐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艷然怒。胡虜猶犬豕也。何以讀書知古之民族。胡服跪拜爭媚異。

種而毫不知羞耶。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我漢族人民之所熟聞也。予總計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聖主肅示天威。爰建義旗。掃除妖孽。又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孰無左袒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據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畏。執守緒於蔡州。擒子嬰於軹上。收還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有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旣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公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螯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榮耀無疆。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眞。將生爲胡人。死爲胡鬼矣。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應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盪胡塵。何以對上帝也。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天國解下民之苦。務肅清胡氣。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福。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復使間諜以重賂賄向榮幕僚說榮曰。兵法圍城當缺一面。不然困獸猶鬪。殺傷實多。榮深信之。太平元年二

丹太平軍遂自缺隅突圍出入湖南境圍長沙不克渡湘西趨掠民船數千出洞庭破岳州入湖北克漢陽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軍聲大振天王召羣臣議所向秀清曰金陵天府饒財富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遂棄武昌悉衆東下太平二年正月克安慶二月克金陵羣臣復議定都秀清欲自留金陵守復說天王曰河南居天下之中古東京也進可以窺幽燕退可以據武昌入滇蜀立都便天王將自將道淮安北伐有舟子年老矣叩天王諫曰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不如金陵民富食足城高池深而有長江之險也天王驀之遂定金陵爲天京秀清先據藩署後徙清鹽運使何其興宅盛營宮室起東王府凡設官制立法條一切政事皆由秀清主之天王深居簡出秀清每數日一朝稱臣弟立而不跪羣臣白軍事者不得逕達天王必先具稟秀清謂之稟奏俟秀清裁處可否然後轉奏以取諭旨天王必批准不掣肘也諸將雖同起草澤皆事之惟謹北王韋昌輝嘗遣其承宣張子朋乘船援湖北子朋凶橫因爭船隻責打水師營官衆心齊叛欲盡解維上駛投清軍秀清聞警立如水師統將唐正才營召昌輝子朋至杖責昌輝數百子朋千餘重賜正才金帛加丞相銜溫語慰之水營得不變天王嘉之昌輝亦不敢怨也八月秀清以武漢爲天京上游不宜委棄於清廷自將征湖北任石祥貞爲前鋒清同知勞光泰率礮船扼守田家鎮道員徐豐玉等編巨筏橫江遏太平舟師秀清命踞半壁山清將江忠源自江西馳至望太平營壘歎曰

此天險也。軍情地利兩得之。我軍何能戰。謀以次日營羊角山爲對峙。秀清偵知卽遣水師乘風上駛。清軍倉卒拒戰。半壁山以礮下擊。斃徐玉豐。清防軍先敗。勞光泰所部潮勇亦潰走。太平軍水陸大進。克黃州。太平三年正月庚戌。黃州等兵張燈高會。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出不意襲之。苦戰累日。殺傷頗衆。會大雪。戰士多凍死。乃罷戰。越數日。秀清分兵繞文鎔後設伏。山崗命部將率城軍撲清壘。文鎔拒戰。伏起火發。十三營皆破。清兵棄大帥走。文鎔後亂軍中又敗。清水軍殺其統將唐樹義。遂乘勝克漢陽。秀清命石祥貞率步兵越武昌而上。破岳州。而以漢陽兵攻武昌。五月石祥貞自岳州還會攻省城。城中守兵饑疲。巡撫青馨文弱不能守。六月太平軍縋城而登。遂克武昌。秀清雖在軍次。天京之事仍一決於秀清。驛騎絡繹多稽時日。而清向榮軍營孝陵衛。稱江南勁旅。數出窺天京。秀清尤憂之。既克武昌。遂馳還天京。命石達開赴上游代督武漢軍。閏七月壬午。秀清自將兵出城奪清壘。戰不利。三路皆潰。退入城。謂昌輝等曰。江南大營不走。天京無安枕日矣。現其勢方銳。不可與敵。當乘其罷。徐圖之。十月向軍盡陷雨花台諸壘。偪南門而營。城中糧不繼。天王召秀清計事。秀清曰。糧盡固可慮。臣弟已命上游諸守將採辦。不日當可至。兵敗無傷也。太平四年向軍陷蕪湖。圍瓜州。部下羣請秀清出大兵援之。秀清不許。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我正欲其驕也。太平五年清軍圍鎮江。天京遣騎兵出句容援之。大敗清軍。殺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向榮聞警。

遣張國樑馳救秀清。詞知向軍頻年攻戰所募益多餽餉乖時軍士多缺望遂請於天王曰：向妖可擒矣。乃悉調援師返天京。國樑亦返大營。秀清遂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趨天京。掩向軍之背。更命溧水金柱關等處之兵橫截旁山。秀清自率勁旅出通濟門撲大營。先命悍將奪七甕橋以挑之。向榮悉出大營兵赴前敵。併力截殺。太平軍忽敗退。向榮國樑狃常勝殊輕敵躡之。至城下離大營益遠。鎮江兵突至襲營。營中空虛縱火焚之。守兵驚散。前敵清軍望見大營火起退無所據。倉卒亦潰。太平軍前後左右攻之。清軍死者數萬人。向榮張國樑遁丹陽。向榮旋以憤懣卒。天京既解圍羣臣皆置酒相賀。爭頌秀清功德。秀清益自負陰有自立意會朝賀侍御皆呼萬歲。秀清慕之歸謂部下曰：以吾之功業寧遂不值呼萬歲耶。而必靳之。侯謙芳諭其旨。倡言東王功業與天王埒宜加徽號呼萬歲。東黨皆曰諾。秀清遂邀天王過其宅令其下呼之萬歲。天王不能堪召秀清讓之曰：弟亦萬歲矣。將置兄於何地。秀清冷然對曰：天王獨不可萬歲耶。諸將中羅瓊樹賴漢英大憤立誓忠洪氏。賴漢英者天后賴氏之弟也。密陳於天王曰：東楊有開國之勳故優以位號。在諸王侯上而情則等諸手足不可謂不至矣。今跋扈肆欲樹不逞之黨絕君臣之禮恐亦天父所不許也。若不早圖悔無及矣。因說天王召北翼二王返京圖之。天王從其言。韋昌輝至自皖江而石達開不至。初秀清私於天王之妹洪宣嬌。宣嬌後適蕭朝貴。長沙之圍朝貴死於礮。宣嬌遂寡。金陵既

奠秀清託言治病。請以宣嬌當按摩調護之任。欲溫舊好。天王許之。不以爲嫌。無何。傳善祥入東府。宣嬌寵衰。因起齟齬。宣嬌泣訴於兄。謂彼竟薄手足。而信妖女。當衆侮辱。予予不能堪。天王勸慰之。召秀清從容諷以手足舊誼。不宜以疏間親。秀清默然。越日。借天父降身。暴宣嬌之隱。斥使長跽自責。天王懇之而後釋焉。由是宣嬌怨秀清。指揮魯恭敬者。秀清遣往韋營中。已而私返天京。密傳軍情於天王。秀清不之知也。恭敬有妾色美。私於童。恭敬歸而敗露。拔劍追童。童遁入東王府。秀清愛其姣好。惑之。童因告發。凡曰。彼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府無如我何也。秀清乾笑。命部下掩恭敬宅。得之。且獲北韋與洪氏秘密疏奏。秀清匿之。聲言恭敬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處以極刑。燕王秦日綱與恭敬善。救之不及。天王因使日綱詰秀清。秀清語不遜。日綱怒。亦怨秀清。秀清有心腹侯謙芳者。先曾入金陵爲間諜。悅秦淮妓紅鸞。既克金陵。紅鸞爲北王韋昌輝所得。謙芳大恚。矯東楊命。往索之。昌輝不與。謙芳因繩紅鸞之美於秀清。秀清信之。使謂昌輝曰。能吾一見當完璧致汝。昌輝復疑謙芳之矯命也。答之曰。此禁轡。豈可示人。設易地以觀。侯姬亦可來吾府中一供衆覽耶。侯姬者秀清所寵。謙芳之妹也。使者歸報。秀清欲以兵往攻之。昌輝懼。自詣秀清負荊。以紅鸞歸女館。秀清怒未息。借天王命。出昌輝於外。由是昌輝與秀清積不相能。至是昌輝歸。秀清復以其敗於江西也。詬厲備至。昌輝益不能堪。因合宣嬌秦日綱賴漢英羅瓊樹及諸怨秀清者。

圖東府使宣嬌說秀清曰北王新至自軍先至東府稱賀而後入朝禮之至也。不可不示以恩意。秀清曰。我將擇日宴北王。傳善祥私諫曰。宣嬌言甘而態媚。異乎平日。且聞與北韋頗相過。從此有所圖也。不可以不備。秀清性剛。不欲人窺己。怯且疑。善祥欲挾軍事以自重也。傲然曰。彼幼弟耳。吾卵翼彼。敢圖我乎。善祥泣而退。居日。秀清欲示富於北韋。闢府中正殿。命典祿官親主庖事。賴漢英先伏勇士萬人於東府後羅瓊樹裏。甲備接應。昌輝飾死士爲變童。戒備以往。秦曰。綱從酒酣。昌輝起白事。遽抽刃貫秀清胸。刃出於背。階下死士舉信號。漢英自後掩入。甲士斷前門。府中遂劇戰。自日中至夜半。戰方息。遂火東府。盡殺秀清家屬。及其黨萬人。日綱亦死於亂軍中。昌輝醢秀清屍以爲羹。盡啜諸怨秀清者。秀清年四十餘。貌中人。黃瘦微鬚。以姬衆多。服溫藥。損一目。而機警有權略。善將。將才在北韋上。旣被殺。諸王水火羣下解體。太平朝遂不復振矣。先一月。秀清挈善祥出巡。陳儀衛。張旗幟。鹵簿擬於法駕。前列傀儡戲。鉦鼓笙璈節之。如鄉村賽會狀。長亙數里。不絕犯儀仗者。罪至死。忽有人掠輿過。騶從捕之。疾如飛。猱登人家屋頂而逸。秀清命搜其家。無所獲。忽於輿中得小紙。以示善祥。上有隱語曰。風倒東園柳。秀清指楊花飛片片紅。氏指洪莫言橙。玉指陳李。指李好秋。老滿林。指金空。秀清怒其不祥。大索三日不可得。乃殺輿夫及侍衛者數人。善祥諫曰。此必諸王被逐者之黨羽所爲。徒殺健兒。無益。妾聞諸王廣購劍術技擊之士。將甘心於吾黨。願王早備。

之秀清終不悟故及於難。

西王蕭朝貴

蕭朝貴。武宣盧陸峒農民。道光季年。兩廣洊饑。農者無所得食。朝貴性桀黠。糾合流民之勇悍者。結夥入山中。以護送商旅。博厚酬。因識楊秀清。約爲兄弟。洪秀全至桂平。秀清歸之。並招朝貴。朝貴亦受洗禮於秀全。日馳馬縱獵。酣酒罵座。不與聞秘密事。馮雲山諷之。朝貴曰。運籌帷幄。非吾所知。吾惟諸攻城掠地。斬將奪旗耳。朝貴貌凶惡。不喜聲色。對人多暴氣。獨遇秀全妹宣嬌。禮之甚恭。宣嬌騎則執鞭。以從。嘗語人曰。人謂洪先生能成大事。吾謂其怯。不如其女弟秀全聞之。遂以宣嬌歸朝貴。道光三十年。秀全起事於金田。清將伊克坦布素以善戰名。率三千人攻之。士衆初未經戰。皆疑懼。議固守。朝貴曰。金田無險可扼。無城可憑。且起兵矣。旣不能戰。又安能守。遂率五百人首先陷陣。清軍亂。手斬伊克坦布。以歸。全軍皆興奮。秀全遂以朝貴爲前鋒。由大黃江進攻永安。克之。天王旣建國號。封朝貴爲西王。位亞於秀清。明年二月。太平軍自永安突圍出。北趨陽朔。清都統烏蘭泰設伏山崗。邀擊。天德王洪大全被執。朝貴大忿。返隊撲清軍。烏蘭泰與向榮合兵禦之。會大雨。山徑犖确。朝貴部固多山民。攀陟如猱。輒據優勢。遂大敗清軍。殺總兵長壽。董光甲。鄒鶴齡。向榮先引所部遁桂林。烏蘭泰收殘衆。躡大兵後。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秀清召朝貴謂曰。烏蘭泰雖

殘破而勇悍善戰。後顧堪虞。請弟以所部殲之。朝貴遂設伏六塘墟。清軍至以礮轟之。烏蘭泰中彈死。朝貴從數騎馳入清軍。遍索大全。不得。大號曰。天德王其已矣。三月。太平軍圍桂林。踰月不克。解圍北趨靈川。克興安全州。入湖南境。清將江忠源設伏於蓑衣渡。太平軍大挫。舟師殲焉。遂登陸東趨。克道州桂陽。頓兵不進。朝貴不耐。夜叩秀清營告曰。頃得諜報。長沙方圯。治城垣尙無備。可襲而取也。弟願以所部襲長沙。天王秀清皆不許。朝貴不聽。逕率死士數千繞山道東北行。破安仁攸縣。由醴陵趨長沙。先是長沙得忠源書。官紳聚議。料太平軍當從耒衡來。嗣得邏卒報。謂已過醴陵。省吏以醴陵令無公牘。疑不確。朝貴至石馬鋪。大敗清軍。殺守將福誠。尹培立敗軍遁走。省城清將羅繞典方巡城。疑爲太平軍。不納。朝貴尾至城已閉。以兵單不能合圍。遂踞南門小西門築壘於妙高峯鰲山廟。示持久。時城中守軍八千餘。皆老弱。不任戰。初見太平旗幟。合城皆大譁。提督鮑起豹昇城隍大像。置南城樓。謂得神助。諭居民無恐。朝貴猝攻之。城軍併力守南城。不能克。未幾。清總兵和春及江忠源倍道赴援。抵長沙。忠源察省城形勢。以城南天心閣城勢高。與城外蔡公墳犄角。可以屏蔽東北二面。與太平軍相持。卽馳踞蔡公墳。朝貴率衆爭之。不能得。時清守軍援軍衆溢太平軍數倍。朝貴知不能得志。疏請大營趨長沙。天王欲拔隊。秀清曰。西王剛愎。不稍挫之。後不聽命。俟其自歸可也。天王曰。設有不測。奈何。秀清曰。西王勇悍。縱有小挫。清妖不敢逼。必能

自脫。宣嬌懼。乃說天王以詔召朝貴。朝貴得詔。大怒曰。彼欲挫辱予耶。乃誓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遂出全軍攻城。死者枕藉。卒不退。朝貴親督陣往來指揮。自日出至日中。垂登矣。有走卒從城上指告礮軍曰。彼衣黃揮刃而往來馳驅者。詎卽所謂西王耶。遽發礮轟之。彈中朝貴。遂殪於陣。部下收其屍。慟哭而還。後天王軍長沙。以王禮葬朝貴於南門外。及太平軍下湖北。清軍掘得朝貴屍。年祇三十餘。無子。後太平軍克金陵。秀清以長子補西王。缺秀清伏誅。天王復以朝貴養子蕭有和襲其爵。朝貴性殘忍。而信教甚篤。太平軍自永安入湖南時。朝貴之父於途中私招其妻同宿。朝貴以其犯太平天條。卽公訟。斬其父母以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嗣聞宣嬌與秀清通。起意欲殺秀清。秀清憚之。假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皆出自天父。同胞兄妹也。雖同起居。無所嫌。朝貴復信之。置不問。其愚魯如此。

蕭有和朝貴養子。朝貴戰死於長沙。無子。天王都金陵。諭建諸王侯第。念朝貴功。改清官廨爲西王府。命洪宣嬌主之。楊秀清與宣嬌有舊。強納其幼子繼朝。貴襲其爵。宣嬌雅不喜而勢不能拒。以故嘗挈有和居宮中。有和貌姣好而狡猾。每隨母朝。見輒自矜持。類誠厚。天王悅之一出宮。卽鬪雞走狗爲暴。於里閭路人皆側目。太平五年。秀清敗。諸子悉被誅。遂以有和襲西王爵。時宣嬌以憂患叢集。勸破世故。退處於民間。有和益放恣。要結洪氏諸王。日以排斥異己者爲事。李秀成奏請羅米遷都。扼之尤力。有廖寡婦者。其夫從石祥貞戰死於湖。

北被選入女館。爲師帥。貞操有姿色。後女館解散。遂獨居。有和涎其美。掩其宅而調之。不從。以刃傷有和額。有和怒。誣其與守城裨將私。將開城納清軍。執而殺之。懸首於長竿。二人昇之。徧游街市。至西府。有和出觀之。首忽旋轉。口目翕張。其光如電。有和驚懼。反奔。遂病。厲閱數月而病愈。會天京陷。從后主奔湖州。已而復由安徽入江西。行亂山中。清將席寶田追及之。后主迎戰大敗。率殘兵疾馳而南。有和躡之不及。爲亂兵所殺。

南王馮雲山

馮雲山。廣東花縣人。後徙居廣西桂平之思旺墟。讀書明大義。旁及星卜醫藥。無所不通。少與洪秀全同學。嘗謂秀全多異相。豁達大度。有王者風。因歷舉古今成敗事。說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結。道光中年。聞朱九疇倡上帝會。陰圖革命。歸者甚衆。雲山說秀全同往。師之。未幾。九疇死。秀全爲教主。粵東官吏購之急。雲山復偕秀全至香港。受洗禮於耶教。秀全遁跡於廣西之鵬化山。雲山獨出宣教。往來於桂平。武宣一帶。以故得識曾玉珩。楊秀昌。胡以洗。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而聯絡之。秀全嘗暴死七日復甦。述死後事。語多神怪。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並立教規。不强取。不多求。姦盜者有罰。所至人民信之。有張秀才者。出首訐雲山。歛錢惑衆。桂平令捕雲山下於獄。將罪以圖逆。擬凌遲。黃玉崑就秀清謀。就徒黨歛錢充賄。賂求緩獄。相識者咸以燒炭爲業。因按

炭取資謂之科炭。雲山旋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改裝西行。抵貴縣。遇縣差識之。索賄不得。欲械送縣獄。鄉人咸庇雲山。毆差。差稟諸縣。移兵圍鄉。鄉人懼雲山曰。縣兵圍鄉。爲雲山耳。請縛雲山付縣。吏圍當解。鄉人皆不許。遂削竹與官兵戰。不勝。雲山部署其衆掩護老弱婦女潰圍奔桂平。會桂平令捕昌輝。急昌輝秀清等舉兵反。雲山卽以衆合之。同據金田村。清咸豐元年閏八月甲申。太平軍進克永安。謀建國號。雲山倡議曰。秀全天兄。且胡政亂華。漢民望治久矣。可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天王韙之。遂封雲山爲南王。授副軍師。太平元年四月。雲山攻全州。敗清都司武朝顯。克之。遂入湖南境。清將江忠源設伏於蓑衣渡。天王欲乘湘水漲。刦民船東趨長沙。雲山諫曰。蓑衣渡水湍而狹。兩岸多山林。一軍扼之。足以致吾儕之死。命不如先以陸軍循兩岸行。而以舟師載輜重繼之。天王曰。陸行遲。需時日。長沙知有備矣。欲率舟師先行。雲山曰。此絕地也。設有不測。後事何堪。臣弟請以身先之。遂趨舟師而東。忠源伐林木爲堰。張旗幟爲疑兵。太平軍見之。遽退。水湍急。操楫者不能自進。退忠源縱伏兵要擊。雲山併力拒之。鏖戰兩晝夜。遙望太平。後隊旗幟已見。忠源軍將遁矣。忽礮彈墮。雲山舟雲山被炸死。軍遂亂。盡棄輜重。登陸。前隊舟師遂爲清軍燼焉。天王聞之。慟哭者累日。雲山爲人堅忍多奇計。疑難事得雲山一二言立決。太平軍之作難。醞釀十餘載。實皆雲山一人主之。天王倚之尤重。跬步不能離雲山。死。天王政權遂旁落於秀清矣。

北王韋昌輝

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桂平人。家業質庫。饒田產。富甲一邑。道光季年。廣西羣盜蠭起。富室一空。獨昌輝以慷慨喜施。予縣。盜不敢犯。時洪秀全客桂平。與楊秀清等相要結。圖革命。聞昌輝名。使石達開秦日綱說之。昌輝慨然曰。吾數聞洪先生賢。無緣得一見。今承枉召。是我素志也。敢不奉命乎。秀全悉召徒黨。宰牛置酒。迎昌輝。遂假昌輝名。創立保良攻匪會。昌輝復出貲充軍餉。購器械。旬日之間。得衆千餘人。潯州吏瞰昌輝富。以反狀白州守。檄桂平令捕之。達開欲起兵。刦獄。秀全曰。此涎其富耳。且衆怒未深。姑待之。乃以巨金賂州縣胥吏。旋得釋。副將李殿元者。以肥不及己。謂令受金縱盜。率兵追昌輝。及於韋家祠。復執之。笞責昌輝。備極慘毒。縣民圍殿元而噪者數千人。殿元懼。出昌輝。昌輝欲亡去。秀清曰。其如初志何。昌輝憤悟。遂以所部攻殿元。殺巡檢張鏞。殿元跳而免。於是秀清達開日綱皆起兵。應昌輝。會於金田。迎秀全立爲王。清咸豐元年閏八月。天王建國號於永安。封昌輝爲北王。昌輝謀畧下秀清。而勇悍復不及。朝貴達開。太平軍自粵西至湖北。初不預戰事。迨西王南王戰死於湖南。天王始命昌輝典糧餉。襄朝政。秀清頗嫉之。太平二年。天王定都於金陵。命將援湖北。昌輝遣其承宣張子朋同往。子朋兇橫。因爭船隻。激怒水師。羣相鼓噪。秀清召昌輝至水師營。數其罪。杖責數百。昌輝不能興。舁而歸。部下皆憤。有裨將揚言於衆曰。東王北

王同起草澤與共患難。今天京甫奠。即奴馭而杖辱之。其後將何堪。昌輝聞之怒。斥裨將曰。東王替天行道。罪責無不。公汝其敢怨恨乎。因殺之以謝。秀清東黨謂其懦。益易之。曾釗揚私謂何震川曰。北王陰忍而殘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測。蕭牆之禍正恐未遠。震川亦以爲憂。先是金陵有名妓曰紅鸞。秀清倖臣侯謙芳曠之。迨克全陵。紅鸞轉入北韋府。昌輝先據富室李姓家。後改清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爲北王府。徙住之。謙芳因繩紅鸞之美於秀清。秀清索之不得。怒。矯天王命。傳紅鸞入女館。謙芳猶未慊。說秀清曰。紅鸞爲北韋禁鸞。今自口而攫之。怨毒深矣。既毒之而不早圖。之後將噬臍。秀清曰。彼弱弟耳。面白皙。疏秀如女子。何能爲。遂請于天王。命昌輝如湖北。復囑羣下稟奏挽留。以窺昌輝意。昌輝欣然請行。期秀清謂謙芳曰。吾言其無他。今果然。乃改遣石禎祥黃再興。而自將援湖北。太平三年夏。復克武昌。東黨有言昌輝廣植徒黨。要挾天王。將不利于己者。秀清怒。馳歸天京。挫辱之。昌輝不敢較。昌輝有嬖人曰黃啟芳者。與東黨侯裕寬交惡。裕寬者。謙芳之弟也。啟芳不勝求助于天王之妹洪宣嬌。宣嬌以傳善祥侯謙芳故。銜秀清。因使啟芳偵東府。會太平軍敗于曹縣。指揮官羅大封執其統將降清軍。既而逃歸天京。變姓名曰黃昌漢。輦金入東府。夤緣裕寬。得封爲天侯。啟芳聞之大喜。告昌輝。昌輝使人覘之。信。因宣嬌以奏於天王。天王命昌輝捕大封。鞠訊吐實。並得裕寬得賄狀。秀清大驚。不得已殺裕寬。由是益怒昌輝。太平五年。秀清遂遣昌輝援江西。屢戰皆不

利昌輝自臨江入瑞州。時秀清自出擊江南大營。潰。清統帥向榮敗死。天京解圍。秀清因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之萬歲。天王密召昌輝達開圖之。昌輝奉詔兼程馳歸。先入東王府。稱賀秀清。以其江西之敗也。詬厲備至。昌輝出指其門。曰。我見伯有之門。生莠也。越日。秀清招昌輝宴。昌輝與宣嬌賴漢英謀使衷甲圍東府。自以勇士飾。變童戒備。以往。酒數巡。昌輝起爲壽。遽抽刃。戡秀清胸。刃出于背。秀清蹙然曰。兄弟間。卽有違言。何忍出此。昌輝曰。吾祇知奉天父天兄命。誅叛臣楊秀清耳。何兄弟之有。于是階下死士盡起。呼聲聞數里。圍者自外破扉入。悉搜秀清親屬及其黨。殲焉死者數萬人。昌輝復醢秀清爲羹。而餒之。曰。聊以報吾怨也。遂代楊氏秉朝政。達開自湖北聞天京亂。亟歸。遇昌輝于朝堂。責之曰。東楊跋扈。不得已誅之。可也。奈何食肉以爲快。且其家屬何罪。而盡殺之。獨不念金田起事。永安被圍。時乎昌輝勃然曰。子亦黨于楊氏耶。悻悻然歸。陰召其黨曰。不去石氏。吾患未已。達開聞之。連夜亡去。偵者以告昌輝。頓足曰。我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遂以兵圍翼王府。殺達開母妻十餘人。天王救之不及。跋扈之狀有甚於楊賴漢英羅大綱等。皆悔之。于是東楊西蕭翼石之黨皆甘心于昌輝。達開至寧國。聞母妻被戮。馳書天王。欲悉合皖贛之兵。清君側。天京震恐。天王復密令漢英大綱攻北韋。昌輝以怨己者衆。知不敵。率死士數千人縋城。夜遁。將渡江。入六合。北與捻合。會有東楊舊部方屯于浦口。遇昌輝。要而擊之。遂

被擒械送至天京。時天王已收其家屬下獄。乃命與昌輝駢誅之。夷其族。距東楊之敗才月餘耳。昌輝頗知書。少時兩應縣試不售。因棄而爲商。工心計。雖貴爲列王。嘗販運貨物以營利。太平五年。被命援江西。詣劉瑯林請益。瑯林曰。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知此二語。乃免于難。昌輝默然。劉固有先知矣。

翼王石達開

石達開。廣西桂平人。一云廣東和平人。寄籍廣西。幼讀書。有大志。嘗應省試。舉孝廉。喜言兵。遂于孫吳之學。道咸間。兩廣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等集教民。創設保良攻匪會。隱圖革命。達開聞之。投袂而起曰。此正英雄得志之時也。遂走謁秀全。悉毀其家。以助餉。與秀全等結爲四十兄弟。清道光三十年。秀全起事於金田。進屯大黃江。趨大黎。達開舉室從之。迨克永安。建國號。叙功臣。天王授達開左軍主將。封翼王。達開身材長大。面黑高顴。善戰多奇計。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長沙。破岳州。漢陽。武昌。經安省而下金陵。與清軍大小數百戰。獨達開所部未嘗挫。清軍稱之曰石敢當。所至爭避之。太平二年春。天王定都金陵。命改上江考棚爲翼王府。侍從議制視北王。先是天王破安慶。棄之不守。逕趨金陵。定都後。復命胡以洗攻安慶。四月辛卯克之。皖省民情頑悍。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多抗命。八月。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安民。達開既至安慶。以誠意相要。結擇村里之有聲望者爲鄉官。緝盜賊。嚴軍旅。使

各安其業。更督民造糧冊。按畝輸錢米於鄉里之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權關於星橋。以鐵鎖巨筏橫截江面。阻行舟。徵其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頌聲大起。達開亦以之自負。東王楊秀清忌之。十一月。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命還京襄理朝政。太平三年八月。清軍水陸自岳州下窺武漢。復命達開督師援之。至蕪湖。聞武漢已陷。達開退守安慶。遣軍分屯孔壠驛小池口。以援九江。十二月。清曾國藩攻九江。命部將羅澤南攻梅花洲。達開自至九江禦之。大破國藩。殺清參將童添雲。甲辰。復大敗羅澤南於梅花洲。國藩命蕭捷三水師越湖口。攻姑塘。達開以小舟燒其坐營。捷三陷於鄱湖。不能返。己未。達開復以小艇夜襲營。奪國藩坐船。國藩惶急。自投於水。左右救之。擲小舟遁入澤南營。終身耻之。太平四年正月。清軍圍潯州。達開擊却之。十月。達開克新昌。瑞州。臨江。安福。分宜。萬載。袁州。吉安。進攻南昌。清將周鳳山解九江圍。率勁旅數萬人援之。時達開兵才數千人。餘兵盡分赴旁邑。諸將皆言當棄南昌避之。達開曰。彼知我虛而迫我。我正可以疑兵擊而走之。何患也。乃張燈火於山谷間。爲疑兵。率敢死士乘夜襲之。於樟樹清軍素憚達開名。又不意其衆也不戰而潰。達開以數十騎逐之。全軍大奔。不能止。鳳山走南昌。國藩亦遁歸省城。於是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下。百姓皆獻糧冊輸錢米納款於軍。前不下者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天王嘉之。益以皖贛諸事付達開。金陵上游遂恃之爲長城矣。太平五年五月。清向榮軍潰於金陵。

天京無圍師。東王楊秀清陰有自立意。北王韋昌輝以計殺秀清。醢而烹之。夷其族。達開自洪江聞變。趨歸。責昌輝曰。吾儕以救世起。義八載於茲。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底定天下。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昌輝不悅。斥之曰。子亦黨於楊逆乎。陰召其黨。欲併圖達開。達開馳歸。告其親屬曰。吾不可留矣。星夜縋城奔寧國。昌輝聞達開遁。頓足曰。我雖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遂圍翼王府。殺達開母妻子女。并其黨數十人。達開憤怒。欲悉收皖贛之兵圍天京。天王懼。復與東翼二府之餘黨謀殺昌輝。夷其族。傳首寧國。以謝達開。甘言召達開回。達開既至。羣議如秀清故事。輔朝政。而天王以楊韋跋扈。故終疏遠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遂還安徽。思自皖而鄂。以入川。爲自全計。太平六年十一月。達開由撫饒趨吉安。衆號數十萬。清曾國荃拒之於吉水。七年正月。達開軍於河口鎮。命部將率兵二萬窺浙江。清將福興遁守廣豐。二月。達開破廣豐。以入浙。掠江山。圍衢州。西克常山。開化。南克遂昌。松陽。三月。克處州。與温州。一江隔烽火相望。民團復處處助之。全浙大震。清廷命李續賓攻九江。曾國藩李元度援浙。達開圍衢州三閱月。掘地道五。不克。會糧盡。解圍入福建。清將周天受晏瑞書等躡之。浙江郡縣復陷於清。十月。達開聞九江撫州吉安相繼失陷。復還師入江西南。破信豐。北掠景德。遂自信豐攻南安。窺贛州。曾國藩遣蕭啓江張運蘭等分兵援之。太平八年正月。達開自江西

入湖南。清總兵劉培元彭定泰拒之。敗績。二月。達開克宜章興寧郴州桂陽。人馬行六晝夜不絕。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省城大震。清撫駱秉章昕夕草檄告州郡。一月內援師集者四萬人。三月。達開趨新田寧遠。圍永州不克。六月。圍寶慶。連營百餘里。清援軍大至。達開不欲戰。謀解圍入黔蜀。會其軍多廣西人。思歸鄉里。遂由新寧城縣山徑。閃關趨廣西。偪桂林。清將劉長佑蕭啟江躡之。至興安。達開已西過義寧。侵黔邊。聞追軍至。列陣大榕江。遏之。達開連戰不得志。乃破慶遠。走湖南。九年正月。達開自湖南藍山桂陽入廣東。掠樂昌仁化南雄。克清遠。入英德陽山。四月。達開軍慶遠。命部將朱洪新余忠扶分率後旗。自廣西西隆渡紅江入黔。掠興義貞豐歸化。破廣順永寧修文。復掠安順安平。所至苗人蠭起。應之。黔省殘破殆半。清廷命田興恕援之。會忠扶專橫。爲其部下所殺。其軍遂破獨山。掠平浪。走廣西融縣入湖南。已潰散不復成軍矣。先是達開兵分前後左右中五旗。左後兩旗衆各四五萬。尤稱勁旅。至是後旗遽敗。達開復命張志功率左旗出靈川。攻桂林。清廷以巨金誘志功。志功遽投清。全旗復噪潰。達開憤甚。自率數萬人破武緣。掠遷江南寧。走忻城。掠興業。破北流太平。清將劉坤一率楚軍躡之。九月。達開掠賓州上林宣化。破綏寧城縣。復入湖南。清將劉長佑督全州軍數萬。扼之於武岡新寧間。達開走東安道州零陵。入廣西潯州。十年五月。蔣益澧攻潯州。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投清軍。而朱洪新復戰歿于桐梓。全軍覆焉。

於是達開軍不復振矣。達開自憤懣出京，率其部衆馳驅湖廣、閩浙，行踪飄忽，聲勢震盪。濟援軍之躡之者，常數十萬人。迨左後二旗敗，所得郡縣相繼復失。達開反踉蹌崎嶇，險阻疲於奔命，因之益銳，意入黔蜀。時清曾國荃圍安慶，太平軍戰不利，天王以達開深得皖民心，召之還京。達開報以書，略謂：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溯義旗之初，我儕兄弟同胞，敵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據粗具，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卽復。且此黨彼羣，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慘被殖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卽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主臣。卒不赴。十一年閏八月，達開自綦江大舉入黔，分三旗，旗各四萬人。達開與部將賴裕新、李復猷分率之，出桐梓遵義，清兵躡之。達開由普安入滇，中十月復道，鎮雄入四川，破筠連、宜賓、高縣、清駱、秉章屯兵于叙州之橫江，遏之。達開與之戰，敗績，復還入滇。十二年二月，達開命部將率輕騎入漢中，破興安。秉章分兵援之，石復自滇入川，先命賴裕新率中旗出寧遠，李復

猷率右旗趨黔境。自率前旗四五萬衆。由米糧壩渡金沙江。會裕新戰歿於寧遠。中旗被圍。三月達開自出寧遠援之。自恃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聞寧遠亂。山中有間道。久塞。榛蕪由之北行。出山。卽在城都南門外。可襲而取也。乃率其衆趨之。誤入。叩部土司。與在後之輜重相失。復偵得越嶺大路。有漢夷兵。仍由小道至柴打地。將過大渡河。前隊結筏已濟矣。日垂暮。達開懼清軍來襲。復令濟者返西岸。期明日畢渡。是夜暴雨。大渡水溢數丈。而東岸清軍忽至。列戍河岸。達開糧罄路窮。乃射書於對岸清軍。約讓路。啗以重利。復使使說土司。嶺承恩乞緩兵。皆不得。乃殺嚮道二百人。憤怒出營。命亂流而渡。水湍急。登筏者輒溺。乃止。達開久處絕地。益困憊。無所得食。日殺馬煮桑葉爲糧。四月嶺承恩偵太平軍已氣衰。無復有鬪志。率漢夷兵蹙之。達開部黨潰散。乃奔老鴉漩。衆猶七八千。夷兵前阻。軍械多失。妻妾五人抱幼子環達開而泣。達開曰。散耳。我家已破於天京。諸子年長者皆駢首就戮。此呱呱者。更何所戀哉。揮之使各散。五人者皆相率抱幼子自沈於河。裨將之從溺者百餘人。達開飲泣不能仰。慨然謂部衆曰。戰必死。降亦必死。均一死也。不如其戰矣。遂率死士數十人。突土司營。殺夷兵千餘人。力屈被縛。稗史載達開將致死于土司時。有養子某。命勇士護之。使逸去。養子者云。即秀清之子石氏。訪求得之于鄂。携之以入川。嶺承恩檻送於成都。駱秉章劉蓉訊之。達開箕坐侃侃而談。自稱年四十三。於當時清將之負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自是健者。又

於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天王起事以來與清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語頗覈要秉章乃上其事於清廷得旨命戮達開於成都市清稗史云達開實未嘗死光緒間他處將解纜矣突有一老者童顏鶴髮鬚眉甚偉請與附載許之既下舟老者謂舟子曰石飛刻常有大風起勿解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天空知所言不謬談次狂飈陡作舟子曰頃沙歷一時許始安息少焉雲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曰世何人必酣以眞姓告人必欲實告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姓氏酒酣然伏几鼻息雷鳴矣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恐致駭怪耳李遂不敢窮詰而老者已綴尚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李既行將告別同舟之誼極荷高情後如有緣移置則重王石達開也視達開於太平朝初起諸傘柄係以鐵製上鐫羽異王四字始恍然知爲翼王石達開也

王中號爲愛人所至有仁義名附者頗衆有熊倬者嘗挾策至金陵干天王不能用達開與之語奇之告天王曰熊倬奇才也若用之天下不足平矣天王終猶豫不能決達開太息贈以巨金遣之倬感知遇遂終身不仕清廷達開工文辭喜吟詠在江西與曾國藩相持連年每窘國藩國藩雅重之嘗以書招達開降達開報之以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西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專例末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何苦海少懽場那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揚鞭慷慨落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材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

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山河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勲。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洪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國藩覽之爲之贊歎不置。在京時又嘗於翼王府前立大匾。自題六字其上曰了不得了。過了過者莫解。秀清問之達開笑曰。此意甚明。成則了。不得。不成則不得了。耳。秀清默然。其曠達玩世如此。

天德王洪大全

洪大全。湖南衡州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工詩詞。頗自負。髫年應童子試。以文詞不合格。輒被抑。遂肆力於古文辭。未幾。父母相繼卒。遺資甚富。益狂放。好大言。酣於酒。販夫走卒。流丐屠沽。有善飲者。卽要之共飲。把盞促膝。歡若平生。酒罷輒助以資。坐有貴客。則謾罵之。或望望然去之。酒酣耳熱時。或引吭高歌。仰天長嘯。睥睨一切。每有所感。率託諸吟咏。既脫稿。卽以火焚之。無一留者。又好爲人構訟詞。輒平反出人。意而索貲甚巨。不滿其欲。不止。既得酬。擇一擲千金。不惜以故人皆以狂生目之。同里張紳者。顯宦也。告歸家居。值壽誕。設筵享客。徧邀各紳富。而獨不及大全。大全饋以禮。值白金。張紳喜。立遣僕邀大全。大全挈平日所同飲者。往皆短褐敝裼。見踵露肘及門。闔者納大全。揮諸人於門外。大全厲聲叱之。挾以俱入。登堂一揖。卽指同飲諸人曰。此皆我之至友也。刻承主人招。不敢違。然非得此數人。

與偕。不足以盡歡。恐負主人意。故與之俱來。乃揮令諸人入席。暢飲歡呼。聲震屋瓦。盡醉。踉蹌而出。滿堂賓客皆噤。不能聲。張紳銜之時。粵中盜賊蠭起。大全肆言多詆時事。嘗謂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法令不行。百事廢墮。且財用匱乏。所倡理財諸說。皆屬末節。今可以救時者。惟復人丁賦稅一條。諸臣工顧惜身名。不肯冒不韙之名。以圖補救。逮至勢不可支。所下苛令。必百倍于此。行見明季加賦練餉諸事。必復行於今日。況疆宇遼濶。處處爲守。處處不足。守若有豪傑者起。卽不可收拾。張紳錄其言。以爲悖逆。合邑中耆老公首。拘訊以無左證。得釋。大全遂亡命之粵東。遍察諸盜。無足與語者。聞洪秀全方起兵於金田。乃至桂平。謁秀全。與聯宗誼。秀全奇之。亟加倚任。被命爲天德軍師。大全爲之創營制。整軍律。定進退攻守之策。馮雲山心折曰。孺子可畏。吾不及也。清咸豐元年閏八月。秀全克永安。始建國號。大全爲定官制。王以下勳爵。凡若干等。見官制設六官丞相及職同恩賞等職。天王嘉之。改封大全曰天德王。大全復諫天王行仁義。所過之處。凡民家一丁者。聽三丁。則擄一五。則擄二。禁無姦殺焚掠。清官降者。慨予世襲。密付鐵券代守疆土。不變衣冠。祇取歸心。助力而已。但得一省各處。可傳檄而定。時永安被圍急。其言皆不得行。楊秀清復忌其才。輒抑制之。大全頗失望。太平元年二月。天王自永安潰圍出。大全僞爲囚者。被絳服。懸鐵索。坐竹兜。潛由小路趨陽朔。遇清將烏蘭泰。因被執。清欽差大臣賽尙阿疑大全卽天王。命主事丁守存押解至燕京。

兼程前進。七日抵全州。蕭朝貴遣輕騎追之不及。守存知大全衡山人。恐道經其地。爲其徒黨所劫。因改由水程。潛出祁永。八日而抵長沙。乃傳牌驛站。一體預備護送。虛張聲勢。以亂太平軍耳目。初。大全登舟。守存令人置於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須起早。兵役僞應之。既至長沙。給之曰。已到衡州矣。大全出艙。四望曰。此長沙也。不料汝等能以我至此。吾其休矣。然此必丁守存所爲計。何毒也。四月抵天津。大全索巾扇。守存以紙扇進。大全痛飲。自題扇上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諷誦再三。擲筆碎杯。泣數行下。曰。吾不復御此矣。既至燕京。部吏訊之。與言太平事。輒不語。與言天下大勢。口沿沿如懸河。勸之降。曰。滿人無臣我之理。清廷乃殺之。臨刑日。觀者塞塗。漢臣中有指而詈之者。大全高誦司空表聖句曰。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遂怡然就戮。年祇二十餘耳。

燕王秦日綱

秦日綱。廣西貴縣人。少從賣技者游。精拳棒。二十歸鄉里。入防營爲伍長。性憨猛。嘗酗酒滋事。營弁扶之。日綱不能堪。殺營弁亡命至粵東。變易姓名。爲傭。以自給。每輟耕。輒發長歎。同耕者詰之。慨然曰。方今天下將亂。男兒安能鬱鬱久困於畎畝之間哉。其居停固信上帝會。

者聞而異之。謂日綱曰：亦知花縣有洪先生乎？子既有志，盍往歸之。因爲之介紹于秀全。先是秀全與馮雲山傳教于兩廣間，鄉民之愚頑者，每聚衆毆辱之。二人文弱，輒狼狽。至是得日綱身材魁偉，勇悍之氣，懾人人皆不敢犯。以故秀全所至，日綱輒隨之。秀全至桂平，糾合楊秀清、韋昌輝，創立保良攻匪會。日綱爲教師，教會民習技擊。清道光三十年，秀全起兵于金田。其明年克永安，建國號，封日綱天官正丞相。太平元年，克武昌，加封頂天侯。二年，克金陵，建都爲天京。復以日綱所部爲禁衛，拱護天王府。十月，秀清奏請以日綱代石達開守安慶。日綱至皖，與清軍戰于集賢關，大捷，殺清將麇晉、太伍、登庸，進攻桐城。邑紳馬俊三率鄉勇迎戰，復大敗之。克桐城，時清團練大臣呂賢基駐舒城，聞桐城破，誓死守。日綱圍之，猝不能拔，乃選軍中趨捷者十餘人，夜緣壁入城，縱火城中，亂賢基自殺。遂克舒城，乃收軍入安慶。太平三年，天王召日綱回天京，封燕王。被命北伐，日綱不願行，稟奏秀清，謂北路清妖甚多，兵單不堪往，命仍往安慶撫民。率所部游弋于鳳廬安池之間，累月。八月，清曾國藩攻武昌，漢陽復被命援湖北。日綱行抵九江，聞清兵已陷武漢，黃再興、石鳳魁敗退至田家鎮，立下誠諭，痛責再興、鳳魁失機，命以殘衆駐田家鎮，候調度。會得旨，命解再興、鳳魁至天京，而以田鎮軍事委日綱統理，并遣涂鎮興、侯裕寬幫辦軍務。日綱不悅，曰：此必東王之意也。信則任之，疑則遠之，何必遣人？且鎮興、裕寬既乏戰略，亦不能殺賊。徒掣肘耳，不敗何待？乃進

營半壁山。據山作五壘。引湖溝之北。自田鎮至。斬四十里。沿岸築城。以鐵索四道。橫江。自半壁山屬之田鎮。以遏清廷舟師。半壁山者。孤峯拔起。俯瞰大江。一夫守之。百人睥睨。所謂天險者也。清將羅澤南。李續賓攻之。士恆懼不敢進。續賓手刃逃勇三人。衆稍定。澤南率湘勇。孫升拔木椿竹籤。踰溝入。守軍皆再興鳳魁舊部。以主將被逮。皆疑貳不力。拒紛趨下山。墜崖死者無算。清將塔齊布復揮大軍繼進。北岸太平軍亦奪舟逃。舟相擁擠。操舟者股票。不知所爲。輒覆沒。日綱自率所部援之。格于亂軍。不得前。半壁山遂陷。日綱乃作大筏。攔以木簰。編列槍礮。傍岸以固。鐵纜江中。橫大筏三。盡鈎小船。節節相連。一節斷。旋復合。清軍乃分水師爲四隊。第一隊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第二隊專以礮攻護頭隊。第三隊俟鐵鎖開後。駛至下游。乘風縱火。第四隊守營。十月。鐵鎖開。巨筏浮游江面。不能自主。清軍縱火焚之。以數大隊掩擊。鎗礮齊發。煙燄蔽天。太平水師萬餘舟。燼焉。日綱棄田鎮。退守廣濟。約陳玉成。羅大綱分守各要隘。清軍以巨炮攻之。諸軍皆不能禦。廣濟陷。日綱復退守黃梅。黃梅爲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總滙之區。日綱併力拒守。塔齊布羅澤南率兵數萬圍之。以巨礮轟城。城崩五六丈。清軍登者潮湧。日綱自當缺口。拒之。遇塔齊布大怒曰。汝卽清妖。塔齊布耶。挺矛赴之。清軍掩護不得前。乃以石擲之中塔齊布額。暈焉。清軍護之而退。城得復完。越數日。清軍攻之益急。礮彈墮城中。民居多毀。日綱謂其部下曰。城終不可守。多死健兒何益。乃夜縋

化龍門遁九江。自上稟奏于秀清。請處分。秀清以鎮興裕寬同軍事。置不問。太平五年正月。日綱會陳玉成羅大綱於蘄州。合兵攻漢陽。克之。二月。克武昌。太平五年三月。清將羅澤南攻武昌。會大霧。日綱遣兵出焚小龜山民廬。澤南陳大東門。伺太平軍歸。要擊之。邏者報日綱。日綱開三門出城。軍萬人攻澤南。鎗擊澤南中額。斃之。澤南名將也。清軍皆氣奪。爲之不敢逼城者累月。四月。詔日綱還京。會秀清攻江南大營。大營潰。向榮敗死。秀清陰自負。擬篡立。命其下呼之萬歲。天王召昌輝圖之。密命日綱賴漢英等助之。會秀清宴昌輝。并招日綱。二人以死士飾嬰童。衷甲以往。昌輝卽席刺秀清。洞胸。秀清大呼。東府死。黨羣起。昌輝跳入所飾死士中。日綱自恃拳勇。獨與格鬪。東黨疑日綱殺秀清。皆致死。槍中日綱腕。刀落。遂被殺。漢英率兵入。縱火焚東王府。及火熄。始求日綱。階前死者數百人。皆焦腐。不可辨。天王傷之。爲之輟朝。祈禱焉。日綱之軍盡嫻技擊。一可當十百。自粵西至金陵。皆屬於秀清。每戰輒匿其軍於降後。伺炮火既衰。兩軍短兵相接。始出其軍。臨前敵如生龍活虎。當者披靡。以故每戰皆捷。迨自將援湖北。清軍悉其勇。輒以鎗礮遙擊之。捷者多。死亡故其軍遂不振云。

豫王胡以洗

胡以洗。廣西桂平人。家素封。曾應童子試。補弟子員。好務高遠。喜賓客。鄉里有爭訟者。得其一言輒解。洪秀全初傳教至桂平。皆目之爲異端。莫與接。以洗獨歎之。私謂秀全曰。傳教必

先與人民習。方足以化人。不如姑待之。乃爲秀全紹介於曾玉珩家爲塾師。并首先奉其教以爲倡。秀全因之得與土豪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相要結。皆以洗爲之先容也。久之。桂平令聞秀全有異志。掩玉珩宅捕之。旋以賄得釋。以洗匿之于花洲山。爲密室。并募勇士衛焉。清道光三十年六月。秀清、昌輝等同時舉兵于六川、博白、白沙等處。會于金田。遣兵至花洲山迎秀全。以洗舉室從之。其明年。克永安。建國號。封以洗春官正丞相。太平二年正月。天王定都于金陵。叙戰功。封以洗護國侯。旋改封護天侯。給江甯府署爲侯府。初。太平軍克安慶。水陸趨江甯。棄不守。迨奠都金陵。以安省踞天京上游。封以洗爲豫王。命取安慶。以洗攻桐城。破集賢關。進圍安慶。克之。省吏皆遁。寄廬州。清廷命悍將江忠源巡撫安徽。自鄂率千人冒雨行至六安。憊甚。昇疾達廬州。旣入城。以洗率衆十餘萬踵至。圍之數匝。忠源自率所部駐水西門。以當以洗。以洗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忠源掘橫穴拒之。與外隧通。反募死士出穴口。斬太平軍卒長一人。衆譁奔。以洗怒。復穴水西門。城崩數丈。忠源手大旗緣陴上。揮士卒力拒。太平軍不克。登城復完。乃四出乞師。未幾。援軍大至。總兵玉山率滁兵援拱宸門。陝甘總督舒興阿率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音德布率滇兵駐棗林。忠源弟忠溶率湘軍駐西平門五里墩。聲勢浩大。太平軍反被困。以洗分軍爲二。命部將李秀成攻。援軍殺玉山。滁兵大潰。復敗舒興阿。音德布皆遁去。獨忠溶遣卒挾白蠟、油燭。夜半縋城入。以餉之。終不

濟以洗復穴。水西門埋火藥爲地雷。十二月丙戌夜火發。城崩。以洗揮大旗先登。忠源揮兵搏戰。死傷者過半。會天明霧歎歎如雨。敗軍血刃擁忠源行。以洗率百騎躡之大呼。以忠源獻者賞萬金。忠源懼被執。手劍自刎。不殊。有健兒負之走。嚙其項脫身投古塘死。以洗收其屍以禮葬之。太平軍既克廬城。設宴于州署。以洗親酌有功者。諸將皆起賀。以洗曰。得一廬城不足喜。所差快人意者死一江妖耳。然不破援兵終不濟事。此皆諸將士之力。以洗何功之有哉。諸將皆悅。時燕王秦日綱撫安慶。叙其功。卽命以洗守廬城。太平四年。清將和春攻廬州。以洗出兵拒之。屢戰皆敗。死傷萬餘人。城外土壘皆被毀。和春分兵圍六安州。六安守將東楊之死黨也。求援于以洗。以洗不之應。六合陷。守將死之。秀清因怨以洗。請于天王。革以洗職。命援湖北。載罪以立功。以洗不奉命。率所部攻繁昌。蕪湖復敗。衄憤怒致疾。天王憐之。復其職。命鎮守西梁山。未幾卒於軍。病革時謂其部下曰。孺子扼吾吾初忿忿今觀天王。懦而權臣專橫。釜底游魂不久必同歸于盡。吾今得保首領以沒。猶幸事也。因遣其妻子變姓名還鄉里。故國滅後獨免于難。

太平野史卷之十三

殉國諸王傳

英王陳玉成

陳玉成。廣西貴縣人。幼時從塾師讀。羣兒中有與洪氏爲姻親者。數舉洪氏之神奇及學說。語玉成。玉成心羨之。年十四。出應童子試。被斥大憤。遂絕意進取。一以革命爲志。聞洪仁玕新自倫敦傳教歸。特往謁之。受洗爲信徒。時天王已起兵于金田。兩廣官吏仇教民甚。捕仁玕。母妻下廣州獄。玉成徒步至廣州賂獄吏。見仁玕。母。仁玕有兄女少孤。美而莊靜。同繫于獄。玉成憐之。乃約期謀越獄。玉成爲外應。會事洩。玉成亦被逮。擬凌遲刑。有日矣。忽一夕。暴徒以歲饑。搶米滿城。鼎沸。官吏驚疑。太平軍至。皆倉卒匿。民間玉成遂脅諸同囚者反。獄出。仁玕家屬護之至香港。廣州官吏行文香港。購玉成益急。玉成有諸父曰承瑤者。從天王起兵。轉戰湖廣間。迨克武昌。以功授侍衛。甚被信用。玉成乃喬裝爲貨藥者。就承瑤于軍中。諸王皆器之。時年方十八。太平二年。以承瑤請。授左四軍正典聖糧。職同監軍。玉成雅不願堅請。赴前敵。隨營立功。太平三年。楊秀清命玉成隨韋志俊掠湘潭。玉成復不願。請率五百人助攻武漢。秀清許之。將啟行。玉成私謂承瑤曰。我以稚子無尺寸功。而諸王獎許。備至。授以

偏師此行無功。我必死之。定不爲叔父辱也。承塔欣然曰。汝能語此。我無慮矣。五月。玉成軍抵武昌。率十餘騎偵視武漢形勢。馬被彈擊者再從容若賞鑒風景者。歸謁石禎祥曰。城中糧盡。守者皆饑疲。無人色。援軍壁城外者。復日動而神離。腰纏纍纍。此預爲逃計耳。克之必矣。禎祥曰。茲事卽以屬汝。何如。玉成笑曰。試爲之。遂率所部入梁子湖。繞至省城東面。六月乙亥夜。分三百人爲疑兵。攻城。自率二百人于隱僻處。縋城而上。大呼曰。天兵登矣。清軍數千人惶懼。反斬關奪門奔潰。遂克武昌。楊秀清聞之喜曰。我固識人者也。乃益玉成兵五千。升殿右十八指揮。七月。玉成掠黃陂。孝感。克蘄州。復破廣濟。黃梅。田家鎮。升殿右三十檢點。八月。清曾國藩復陷武昌。玉成自興國入大冶。以遏清軍。與清將羅澤南。塔齊布戰。不利。退入黃梅。塔齊布躡之。肉薄登城。玉成自率精銳于城上拒之。槍傷塔齊布面。血沾衣袖。清軍終不退。黃梅遂陷。玉成率所部退屯孔壠驛。清軍薄之。先後七戰。互有殺傷。會羅大綱水師爲清軍所焚。玉成無援。遂棄孔壠驛入九江。助林啟容爲守。自請處分。天王慰之。加封勳號曰成天豫。太平五年。天京內亂。東北二王相繼伏誅。石達開出走。治兵無大將。乃召玉成返天京。封英王。命與李秀成共掌兵事。始娶洪仁玕兒女爲妻。玉成性喜剽掠。不耐鬱居。乃請于天王復率所部入安徽。太平七年。清將和春。張國樑圍天京。玉成兵新敗于麻田。率衆循江北而東。將援天京。八月。敗清將鞠殿華于浦口。軍復振。和春分兵六千拒之。玉成血戰以

一。當。十。沿。河。百。餘。壘。望。風。齊。潰。殺。清。知。府。宣。維。祈。副。將。陳。昇。均。遂。克。江。浦。天。長。九。月。玉。成。圍。揚。州。敗。清。將。富。明。阿。詹。起。綸。于。西。門。乙。亥。克。之。遂。進。攻。六。合。先。是。玉。成。入。安。徽。長。江。重。城。望。風。歸。附。六。合。居。金。陵。北。岸。縣。令。溫。紹。原。募。勇。抗。拒。血。戰。六。年。南。北。大。營。迭。潰。獨。六。合。以。彈。丸。地。屹。然。若。重。鎮。至。是。玉。成。誓。破。之。晝。夜。攻。城。紹。原。割。衫。袖。嚙。指。草。血。書。乞。援。勝。保。張。玉。良。未。至。玉。成。先。穴。地。轟。城。庚。寅。城。陷。紹。原。赴。水。死。遂。克。六。合。會。李。秀。成。援。桐。城。被。困。于。全。椒。而。揚。州。復。陷。于。張。國。樑。玉。成。遂。率。所。部。會。秀。成。于。樅。陽。泣。涕。誓。師。訂。約。會。戰。列。營。於。金。牛。鎮。白。石。山。與。李。世。賢。之。軍。相。連。屬。烽。火。亘。數。十。里。清。兵。皆。畏。懼。清。帥。李。續。賓。獨。毅。然。曰。軍。事。有。進。無。退。戰。死。吾。分。也。遂。合。戰。會。天。霧。玉。成。以。奇。計。誘。清。軍。自。相。攻。迫。霧。霽。太。平。軍。大。呼。乘。之。清。軍。潰。敗。不。可。止。殺。李。續。賓。及。其。他。大。將。劉。神。山。等。十。餘。人。乘。勝。破。廬。州。殺。清。布。政。使。李。孟。羣。遂。出。店。鋪。攻。梁。固。定。遠。陷。之。由。界。牌。關。下。滁。州。與。秀。成。軍。會。時。清。勝。保。之。軍。轉。戰。皖。贛。間。其。勢。銳。甚。聞。李。續。賓。戰。歿。約。德。興。阿。率。馬。步。軍。五。萬。自。水。口。至。與。玉。成。軍。會。於。烏。衣。玉。成。謂。秀。成。曰。清。軍。之。銳。在。勝。保。勝。保。之。銳。在。馬。軍。請。忠。王。率。萬。衆。攻。德。軍。我。以。精。銳。先。敗。其。馬。軍。破。之。必。矣。次。日。遂。會。戰。玉。成。募。刀。牌。手。入。敵。陣。削。馬。足。馬。縱。橫。臥。道。上。後。者。不。能。進。玉。成。秀。成。遂。趨。軍。夾。攻。之。清。軍。大。敗。勝。保。僅。以。身。免。太。平。九。年。玉。成。破。金。壇。殺。清。將。周。天。孚。進。圍。壽。州。不。克。時。清。將。曾。國。藩。圍。安。慶。十。月。移。圍。師。援。之。戰。不。利。退。駐。廬。江。太。平。十。年。玉。成。率。衆。十。萬。攻。

霍山破清將余際昌取黃州。蘄州分兵數萬人北入。孝感雲夢取德安。隨州南入江西。出義寧。掠崇通。東入浙江。掠衢州。處州欲多方牽制清軍。解安慶圍。而國荃不爲動。三月。玉成自率精銳回安慶。敗清將多隆阿於太湖。兼程並進。丙午。入集賢關。約捻黨十餘萬。渡淮。會攻國荃。先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南岸築壘五。城軍更番出襲。南北岸紛起應之。清軍倏擾不安。國荃欲於東路湖邊亦築壘拒之。玉成謂其部下曰。清妖若於東路築壘。可制我死。命不可不爭。因出死士力爭之。清軍且築且拒。戰一晝夜。壘成。同時林紹章。洪仁玕。黃文金之援師復爲多隆阿敗於新安渡。玉成氣大阻。還屯集賢關。四月。國荃設伏於關外。自率輕騎至關下。偵地勢以邀敵。玉成望國荃所率不滿二百人。遽出大軍躡之。國荃大奔十餘里。忽據險列陣。疑有伏。愕而止。左右伏兵遽起。國荃縱騎還擊。玉成大敗。率百餘騎踏石鳧水。夜遁。多隆阿遣軍尾之。己巳。玉成合林紹章。黃文金暨捻黨孫葵。心馬步三萬衆回迎。多隆阿多隆阿分軍設伏。自率勁旅迎戰。戰酣。伏起。太平後軍忽亂。玉成憤怒。手長刀遮敗者回戰。而伏軍已破壘縱火潰敗。不可止。玉成乃退奔桐城。清軍圍之。玉成復約楊輔清率十萬衆自無爲趨英山。繞宿松。逕襲太湖。分軍出高樓嶺。援桐城。而悉衆趨安慶。復爲國荃偵知。先率精兵伏要路。輔清軍不能進。玉成不得已退屯石牌。仍分兵援安慶。時城外諸壘破壞殆盡。惟北門餘石壘三。皆玉成死士尙堅守。國荃激厲驍將程學啓曰。必克三壘。學啓率勇士千

人緣礮穴而入戰於壘中清軍自外乘之三壘亦不守玉成既屢敗復收餘衆增約捻黨進屯集賢關分列四十餘壘七月丙午攻國荃營復不利戊申復以死士渡濠突圍師血戰良久清軍稍却國荃懼親督軍築新壘玉成約城中兵盡出由鹽河至十里鎮東撲新壘玉成自城外應之親援桴鼓督陣殺不前者國荃揮衆禦而版築如故自夜達旦新壘成而兩方死者尸骸積田壠城軍復入城守八月丁巳地穴轟發北城坍安慶遂陷玉成望城慟哭曰安慶陷我死無日矣遂率殘衆西奔將趨湖北德安招其舊部部下皆不從乃由六安走廬州衆漸攜貳天王復下詔切責之玉成懼屯廬州城東遂不復他去太平十二年四月多隆阿圍廬州遣部將雷正綰攻東南門石清吉攻西門別約皖軍設伏北門誘玉成玉成恃驍勇率三千人抄清軍正綰迎擊玉成不利退據城北浮橋城中方開北門出大軍謀合擊清軍見玉成退驚爲大敗爭入城玉成遽斷浮橋遏城軍使阻水反攻城軍益驚自相蹂躪清兵遂梯西南城以登廬州陷玉成走壽州先是捻首苗沛霖藉玉成汲引受封號於太平朝玉成之屢蹶屢興沛霖皆贊助之至是玉成詣沛霖乞援沛霖懼於清軍之勢盛又慮玉成襲奪己衆陽稱疾遣苗景開迎謁於中津渡於城具三千人食玉成餘衆猶二千既入館衆皆走城外玉成登堂見梏桎知被給遂大罵沛霖縛而囚之及從者二十餘人將獻穎州勝保營捻黨張洛行詞知糾衆至江口集謀劫奪沛霖擊散之至穎州玉成見勝保勝保高

坐。睥。眄。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我。敗。將。何。向。我。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擒。玉。成。曰。我。自。不。識。人。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在。烏。衣。時。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者。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乃。檻。送。玉。成。至。清。京。及。延。津。清。廷。有。詔。命。卽。於。其。地。戮。之。年。二。十。六。玉。成。貌。極。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清。軍。畏。之。稱。之。爲。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湖。南。北。驚。其。善。戰。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其。軍。強。冠。諸。鎮。與。曾。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在。軍。中。與。李。秀。成。獨。相。得。洪。仁。玕。傾。軋。秀。成。玉。成。每。調。解。之。玉。成。死。秀。成。聞。之。歎。曰。吾。無。助。矣。被。執。時。滿。人。裕。朗。西。在。勝。幕。中。往。見。玉。成。吐。屬。風。雅。熟。讀。歷。代。兵。史。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裕。驚。疑。曰。此。卽。所。謂。四。眼。狗。耶。乃。舉。太。平。朝。諸。將。以。繩。之。則。曰。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李。秀。成。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無。一。語。及。私。玉。成。初。名。不。成。迨。二。次。克。武。昌。天。王。嘉。其。功。始。改。其。名。曰。玉。成。稗史載玉成被戮後勝保見其妻美納之寵專房隨而去勝訴于多隆阿始返其輜重而留其侍妾勝索之德曰此陳玉成賊婦也不得隨行勝亦無如何

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初名以文。後封忠王。天王始改其名曰秀成。廣西藤縣新旺村人。父世高。業農。中年無子。母陸氏禱於梧州之大雲山。生秀成。幼沈默寡言笑。而孝親甚摯。其母舅陸武雲奇之。

謂世高曰。此子。疑。異。後。必。知。名。特。恐。田。家。德。薄。轉。非。家。門。之。福。耳。世。高。因。使。從。武。雲。學。不。二。年。秀。成。年。十。歲。將。畢。童。子。業。世。高。以。貧。故。遽。使。輟。學。治。農。事。清。道。光。季。年。兩。廣。荐。饑。羣。盜。蠡。起。有。洪。先。生。者。以。傳。天。主。教。往。來。兩。廣。間。信。之。者。率。免。盜。禍。世。高。歸。之。秀。成。因。亦。爲。教。徒。洪。先。生。者。卽。秀。全。也。道。光。三。十。年。秀。全。起。兵。於。金。田。徵。教。民。入。伍。焚。其。室。令。挈。全。家。以。從。世。高。年。髦。執。炊。役。秀。成。時。年。二。十。八。發。前。敵。爲。走。卒。迨。破。永。安。秀。全。建。國。號。曰。太。平。叙。功。陞。秀。成。爲。兩。司。馬。秀。成。性。好。學。得。民。間。書。籍。輒。于。枕。戈。時。諷。誦。之。時。軍。中。目。經。史。爲。妖。書。有。禁。令。犯。之。者。罪。或。至。死。有。怨。秀。成。者。以。秀。成。叛。教。攻。妖。書。舉。發。之。軍。帥。按。之。信。已。縛。付。行。刑。者。擬。大。辟。矣。會。清。軍。夜。襲。營。全。軍。潰。退。不。及。携。之。去。清。軍。見。秀。成。囚。服。桎。梏。疑。爲。被。虜。者。釋。之。秀。成。以。父。故。間。關。三。日。夜。追。及。本。營。其。軍。帥。喜。曰。子。脫。罪。而。仍。來。歸。死。忠。信。人。也。予。當。奏。免。汝。罪。擢。汝。爲。卒。長。惜。汝。父。以。憂。懼。故。已。於。前。二。日。昇。天。矣。秀。成。大。慟。遂。偕。母。弟。從。征。至。金。陵。積。功。至。師。帥。太。平。二。年。四。月。從。春。官。丞。相。胡。以。洗。克。安。慶。清。院。司。大。臣。遁。守。廬。州。卽。議。建。廬。州。爲。省。治。清。命。江。忠。源。爲。巡。撫。忠。源。清。廷。善。治。兵。者。也。十。一。月。胡。以。洗。率。衆。十。萬。圍。廬。州。忠。源。自。率。親。軍。駐。水。西。門。使。廬。民。萬。人。登。陴。環。守。太。平。軍。穴。地。數。道。以。轟。城。皆。不。克。而。清。廷。援。師。大。至。總。兵。玉。山。率。滁。兵。數。萬。駐。拱。宸。門。陝。甘。總。督。舒。興。阿。率。二。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晉。德。布。率。滇。兵。駐。棗。林。江。忠。溶。劉。長。佑。率。湘。軍。駐。西。平。門。五。里。墩。圍。師。反。被。困。以。洗。欲。解。圍。去。秀。

成持不可以洸曰。然則銳力攻城耳。秀成曰。忠源善守。而廬州城堅。攻之必多死傷。而援師復乘我後。我軍殆矣。不如分兵先破援師。援師雖衆。皆客軍。不相統屬。多存觀望。可一擊而走也。以洸怒曰。汝亦言軍事耶。今益汝新兄弟萬衆。即責汝破援師。不克。我不復見汝矣。秀成慨然允諾。率衆薄滁。兵營新軍。畏脅不敢進。秀成憤怒。自率所部馳入敵陣。新軍感動大呼。從之。滁兵大潰。死者萬餘人。舒興阿音德布救之。皆敗。挫長佑忠濬亦相率遁去。秀成親斬玉山以歸。十二月丙戌夜。遂克廬州。江忠源投水死。以洸入城置酒會諸將。親酌。秀成曰。今而後。我知弟矣。因上其功於朝。授殿前二十指揮。太平三年。東王楊秀清按知秀成賢。俾自率一軍與陳玉成轉戰江西湖北間。所向有功。秀成用兵剽悍。不及玉成。而持重勝算。有古大將風。其軍不嗜殺。戒擄掠。每克一城。諸將多有所獲。獻之東府。而秀成獨無。有朝臣抑之。諸將忌之。部下之不馴者。復每以缺望引去。以故坎軻數載。不獲超擢。太平五年。天京內亂。東北二王相繼誅死。翼王他去。而燕王復死於二王之難。軍心渙散。天王始拔秀成爲地官副丞相。命與陳玉成共治軍事。時江南大營雖潰。而張國樑之軍未幾復振。圍鎮江。分軍逼桐城。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連營百餘里。秀成率步騎二萬援之。戰輒不利。聞三河尖捻酋張洛行翼得樹陰有反清意。乃作書使部將李昭壽招之。洛行翼樹皆受撫。得衆數十萬。於是鎮江桐城之圍皆解。詔命回京。封合天侯。留京任事。時安福二

王柄國。政以賄成。秀成因上書。請定制。嚴法令。肅朝綱。明賞罰。輕賦稅。而惠及四方。求賢人而待以誠信。黜除奸佞。起用翼王十餘款。書上以忤權臣旨。革爵。陳玉成、楊輔清等上書訟之。乃復爵。出秀成鎮浦口。而留其母妻在京以爲質。先是李昭壽招降張洛行、龔得樹。自以爲功。迨秀成不容於仁達、仁發。出守浦口。議功不及。大缺望。遂投清。以書約秀成反。會天王命侍衛七人來勘營。書誤落侍衛手。卽馳歸以書上之。仁發盡封中關船隻。斷秀成兵。不使回京。秀成母妻惶惶不可終日。地官丞相林紹章夜叩宮門諫曰：「天京所恃以爲長城者秀成耳。今置諸絕地而斷其後路。秀成敗。天京亡無日矣。」臣願以合家十餘口保秀成不反。天王悟。罷二王用黃緞親書萬古忠義四字。使紹章如秀成營。賜之并封爲忠王。專朝政。如秀清故事。太平七年。清和春。張國樑破秣陵關。進薄天京。同時清湘軍統領李續賓破九江。太湖潛山桐城移兵舒城三河。三河者距廬州五十里。太平軍屯糧械以濟廬州。天京者也。秀成聞之大震。與朝臣議欲自出京攻桐城。援舒城三河。京中皆恃秀成爲鎮攝。尼之數奏不得旨。乃於朝堂鳴鐘鼓。集羣臣。剖切陳奏。繼之以泣。天王鑒其忠。准之。秀成讓朝政於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率數十騎。一日夜馳赴蕪湖。時清軍壁城下數十萬。勢甚壯。秀成與李世賢謀。使世賢擋南岸。自率精兵五千餘渡江。約部將陳坤書、陳炳文、譚紹洸、曾含山未盡至。清軍陷和州。秀成不得已率所部破昭關。殲清軍二十餘營。復和州。乘勝取全椒、滁州來。

安。以兵單不能前進。清援師復斷和州之路。秀成退守全椒。得密旨。云張國樑已陷九洑州。天京垂陷。命秀成還解京圍。秀成之母亦附書言天京被圍狀。秀成軍不得歸。日夜涕泣。寢食俱廢。譚紹洸曰。張洛行降衆十餘萬。可一戰也。秀成曰。洛行烏合之衆。有節制之師。數千人。卽足以破之。我正恃其衆。以威敵軍。使不敢迫我。若一調用而敗我等。皆成擒矣。乃命譚紹洸陳坤書挑選所部。得精銳五千。秀成率之。由全椒下大劉村。欲先掃清兩浦夾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清勝保遣四千騎遏之。日暮合戰。清軍小却。次日復戰。太平軍大敗。死傷二千餘人。秀成從數騎回全椒。由全椒入樅陽。通文各鎮守將。擇日約齊到樅陽會議。時陳玉成由麻田敗歸。不約而至。秀成泣涕誓師。訂約會戰。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攻廬郡。吳汝孝將龔得樹之兵。攻定遠。李世賢將蕪湖兵。出金牛鎮。抄清軍之後。援三河。秀成自率所部。由樅陽回全椒。進兵滁州。期與玉成合。至烏衣。與清將德興阿勝保之軍戰。清軍大敗。次日。至小店。張國樑率援軍至。秀成復敗之。乘勢追至浦口。適玉成破廬郡。亦率軍至。乃約玉成。攻清軍之前。秀成自斷其後。夾攻之。清軍大潰。死者數萬人。勝保德興阿僅以身免。而清悍將李續賓亦敗死。李世賢復桐城。秀成復克江浦。天長六合儀徵揚州復九洑州。通天京。隔江之路。太平九年正月。張國樑復陷浦口九洑洲。壽德洲太平守將秦禮國。七里洲守將謝廷茂。相繼納款於國樑。約內應。二月。國樑攻破七里洲。秦禮國從壽德洲內擊。劉季三應之。

上關亦破。國樑與欽差大臣和春謀築堅壘長濠以困天京城內不得食。勢垂陷。天王檄各鎮兵解天京圍。時秀成在皖南與其部下謀曰。清軍精銳悉萃天京城下。其餉源在蘇杭。今天京城外長濠已成。清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嚙啗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清軍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瞞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踢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精銳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克旌德。二月進攻廣德。四安克之。由安吉武康進攻杭州。壬戌克之。清廷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分大營兵勇五分之一。命提督張玉良率之援浙江。至則省城已破。秀成詎知大營兵已單薄。委杭州不守。率所部風馳而西。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各率所部會於東壩。己酉攻建平及東壩。拔之。遂克溧陽。圍金壇。先是清廷大營新舊軍十萬人。月支餉百萬兩。皆取給於蘇浙及太平軍。入浙浙省自顧不遑扣餉。不發。和春傳諭將士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天京垂陷。清兵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尙不敷用。驟聞減餉。皆無鬪志。秀成詎知其隙。詭若率所部將向蘇常者。清援軍皆調至常州。辛丑秀成悉衆詣天京城外進囑。大營大半多空。壘揮軍攻之。張國樑勵將士拒戰。七晝夜。秀成攻之益力。戊申大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清兵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肆掠通衢。將吏不敢詰。已酉夜太平軍攻入大營。各營火起。王浚軍先遁。和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春狼狽走丹陽。國樑頓足。

曰。八。年。心。力。不。圖。敗。於。李。秀。成。之。手。乃。招。集。潰。卒。得。一。萬。三。千。人。亦。退。守。丹。陽。癸。亥。秀。成。率。衆。十。萬。至。丹。陽。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國。樑。開。南。門。出。戰。其。軍。望。見。秀。成。戰。復。大。潰。國。樑。憤。怒。自。率。親。軍。奮。馳。鑿。秀。成。營。潰。卒。塞。途。蔽。隔。不。得。前。秀。成。命。力。士。濶。入。潰。卒。中。狙。擊。國。樑。國。樑。被。創。大。呼。躍。馬。入。尹。公。橋。下。而。死。秀。成。入。丹。陽。命。收。國。樑。屍。曰。兩。國。交。兵。各。忠。其。事。生。旣。爲。敵。死。尙。可。爲。仇。乎。因。以。禮。葬。之。於。寶。塔。根。下。秀。成。旣。破。大。營。天。王。益。信。天。不。治。事。仁。達。仁。發。忌。秀。成。功。高。嗾。天。王。下。嚴。詔。限。秀。成。率。所。部。以。一。月。取。蘇。常。而。不。及。叙。獎。部。下。多。有。怨。者。秀。成。涕。泣。諭。之。乃。止。四。月。戊。辰。秀。成。克。常。州。敗。張。玉。良。之。師。於。高。橋。玉。良。奔。杭。州。秀。成。進。克。無。錫。趨。蘇。郡。城。外。民。居。皆。黏。同。心。殺。盡。張。和。兩。帥。清。軍。字。條。擔。酒。肉。以。迎。太。平。軍。丁。丑。清。守。將。李。文。炳。等。以。蘇。城。降。秀。成。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清。官。吏。及。民。間。之。疑。懼。逃。亡。者。秀。成。皆。一。一。安。慰。之。客。居。之。欲。回。藉。者。則。酌。給。川。資。送。之。出。城。市。肆。不。驚。城。中。安。堵。時。鄰。縣。匪。民。相。結。借。名。抗。拒。太。平。軍。而。日。夜。搶。刼。無。已。時。部。下。說。秀。成。勦。之。不。從。出。示。招。之。亦。不。歸。閱。旬。日。亂。仍。不。已。秀。成。曰。是。我。信。之。未。孚。也。親。至。鄉。間。諭。之。鄉。民。執。械。圍。秀。成。數。十。匝。矛。指。秀。成。頸。隨。往。文。武。皆。失。色。秀。成。夷。然。曰。我。忠。王。李。秀。成。也。今。舍。死。來。撫。若。衆。願。撫。者。請。棄。械。不。者。請。殺。我。民。皆。棄。械。秀。成。乃。以。種。族。之。說。諭。之。并。結。以。恩。信。七。日。之。間。元。和。吳。縣。長。洲。以。及。松。江。太。倉。等。處。以。次。就。撫。天。王。遂。以。蘇。常。軍。事。付。秀。成。秀。成。安。撫。招。聚。數。月。大。定。時。清。湘。軍。圍。安。慶。

六月。天王召秀成還京議政事。秀成奏請天王飭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財。廣購米穀。儲天倉。設官督理之。俟闕乏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以爲思患預防之計。天王然之。事下樞府。仁發輩相謂曰。此亦一利權也。可用。鹽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帖可販米穀若干石。中下以次遞減。此帖卽充樞府諸王祿秩收入。後無須撥解。而稍提其稅入公。大半可入私橐。商販非執有帖者。粒米不得入天京。犯者以私販論罪。如是則法可行而利可獲矣。洪氏諸王皆以爲然。乃分售帖。利上帖售價有貴至數千金者。及商販至下關之驗帖官。皆仁發輩之鷹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必取盈而後已。商販呼籲無門。漸皆裹足。而諸侯王又因商販成本加重。售價過昂。不願多出資金。互相推諉。米糧反絕。秀成奏其弊。請廢洪氏帖。天王以詰仁發。仁發以奸商每藉販米爲名。私代妖營傳遞消息。設非洪氏帖。誰能辨別其邪。正此實係兄弟輩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天王信其言。置秀成奏不問。秀成憤然出京返蘇州。八月。太平軍克寧國徽州。秀成奏調陳坤書邵雲官鎮蘇州。自率所部出羊棧嶺攻祁門。與清左宗棠鮑超軍相持數月。十二月。秀成入江西。太平十年。秀成命李世賢入浙江。而自率兵會之。數月之間。浙中郡縣相繼盡下。惟衢州湖州海寧僅存。杭州益孤危。清巡撫王有齡奏調左宗棠張玉良援浙江。宗棠軍阻不得達。秀成率童容海已薄杭州圍十門。自海潮寺至鳳凰山樹木城以隔。援師十月甲戌。張玉良犯圍。師中飛

礮死。其軍潰亂。城中益恐。石米值百金。民皆煮皮。籠草根爲食。癸未。太平軍梯城以登。守軍已數日不食。皆散走。遂克杭州。巡撫王有齡自縊死。先是有齡頗得軍心。急攻不能下。秀成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勸諭。降者俱免死。滿將軍瑞昌具書秀成。請准赦滿軍回國。秀成飛騎奏天王。仁發。輩尼之。閱二十日。旨未下。迨外城破。瑞昌疑不免。竭力死守。以火器轟斃太平軍三千餘。秀成擅主。許如約。瑞昌終不信。閱四日。內城乃下。秀成急出示勸滿人無死。願歸北廷者。准給船隻。送至鎮江。資財亦許。其帶去并戒軍士不得殺害。而男女老幼之因疑懼自裁者。已遍地枕藉。瑞昌亦自焚死。不及救。秀成痛之。乃以禮殮。王有齡學政張錫庚。總兵文瑞。發舟十五隻。路資三千兩。命親兵五百人各護其喪。回鄉里。新布政使滿人麟趾。方至省。未接任。與原任林福祥俱被執。秀成均以禮待之。館之於署內。夜半就福祥叙談。福祥言老年只一子。破城時失散。頗思念。次日秀成卽命軍士覓得福祥子。還之。麟趾先逃。福祥亦不願處杭州。秀成乃給路費三百兩。備舟送之。至上海。福祥感之。終身秀成復於嘉興紹興辦米萬石。錢二十萬來杭。施給貧者。杭省以安。太平十一年正月。秀成自浙率衆十餘萬下松滬。時清藩司吳煦僑寓上海。募勇壯數千人。聘美利堅人華爾領之。練習西洋操號曰常勝軍。以拒秀成。太平軍以軍械不利。輒不敵。清江蘇巡撫李鴻章復率悍將程學啟自安慶至。營上海。英法軍復助之。秀成命譚紹洸邵雲官攻之。互有勝負。殺法提督卜羅德。

英法軍還租界。而上海終不克。秀成還蘇州。見人民流離。房屋毀壞。蘇民來轅哭訴者萬餘人。皆言陳坤書縱兵虐民狀。秀成出私財購米穀十餘萬石發給貧民。而除坤書諸虐政。坤書懼。逃至常州。輦金入京。要結洪氏諸王。封坤書爲護王。使其軍獨立。以分割秀成之勢。五月。清曾國荃率湘軍圍天京。天王數使使趣秀成赴援。而左宗棠攻浙江。李鴻章陷松江。秀成方奔命未遑。乃上書言。清軍之銳。湘軍爲最。今乘勝下安慶。破蕪湖。而圍天京。其勢正盛。不可與戰。須堅守以待其罷。方可一鼓破之。天王怒。下詔責之曰。三詔趣援。京城而不啟隊。爾意欲何爲。將不奉詔。是逆命也。國法俱在。爾其誌之。秀成嘆曰。京中五王十將有衆二十萬。不能自衛。而必調疲於奔命。之師以解圍。是自殺也。復何言哉。乃遣其國宗引兵數萬援天京。六月。與湘軍戰。不勝。天王乃收其軍入城。八月。江南大疫。湘軍皆病死。者枕藉。天王復召秀成乘機破圍。師秀成不得已。約十三王率衆數十萬還天京。圍湘軍數匝。國荃震懼。而干王洪仁玕忌秀成。借防疫名。閉京城。不與援軍通消息。而餘疫尙未已。援軍染之者亦頗衆。將士皆憤。莫有鬪志。獨秀成所部無間。晝夜環攻敵壘。國荃露立營外。鼓勵將士。併死拒之。嘗受鎗傷。血沾襟袖。猶裹創督戰。以此相持四十日。終不克。會清軍糧盡。士皆骨立。遂於十月癸未夜誓死分數路突圍。太平諸軍狃於向和之勝。初不設備。清軍突之。陳坤書所部先潰。餘軍繼之。潰敗不能止。秀成向城號哭。率所部退浦口。謀入安徽。江西以牽制天京圍。

師。太平十二年。秀成西掠六合。將入湖北。聞李鴻章程學啟陷常熟。昆山。圍蘇州。引兵還。救美人白齊文。率外國武士二百。輪舟二艘。來投秀成。秀成使練新軍。以敵常勝軍。白齊文。美國人。太平十一年。代華爾爲常勝軍統領。屢立戰功。十月。白齊文以餉絀。閉松江城。索餉。毆道員楊坊于上海。攫取銀四萬兩。李鴻章因解白齊文職。而以戈登代之。時婁門葑門已被圍。程學啟與洋將戈登方攻寶帶橋。秀成親率精銳禦之。殺清將范遇春。秀成乘輪船由齊門至西白蕩漕莊口。清水師要擊。輪船不得出湖。秀成改道由虎邱望亭。進攻清軍。白齊文以輪船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礮。擊清軍。所觸皆糜。死者枕藉。會清軍募死士。膝行伏河干。燒白齊文輪船。延及長龍礮艇。清援軍復至。遂大敗。輪船礮艇燼焉。秀成遂以部衆五六萬營后宅麻塘橋。李世賢則北營惠山高橋。南及坊前梅村。列隊數十里。清將李鶴章郭松林分數路來犯。坊前梅村營壘皆陷。獨秀成軍無恙。十月。清軍陷潯墅。關於是十里亭。虎邱楓橋諸守軍皆遁。清軍躡之至閶門。秀成以城危。棄后宅營壘。間道入城。助譚紹洸爲守。李鴻章度外援已絕。益促學啟戈登攻城。婁門葑門盤門諸壘皆不守。城中絕糧。衆益洶懼。會秀成得諭。促還師。救天京。秀成乃草奏上天王。不達。其辭曰。嬰城自守。刀斗驚心。沈竈產蛙。莫愧鞠窮之藥。析骸易子。疇爲庚癸之呼。傷哉。入甕。鼈危矣。負隅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閶主公之輔車。唇亡則齒冷。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趨救。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稗說云。秀成草奏後。遣一親校懷之。奏天王。出城里許。爲清軍所殺。書入某弁手。弁故敬李人格。潛藏其書。近年來上海。乃出。

審鉤勒上石拓以贈人書。癸巳學啟麾軍大進。常勝軍已肉薄登城。秀成紹洸親上城揮刃。格之殺數十人。清軍乃退。紹洸爲秀成之愛將。素勇悍。雖處危城。洋洋如平日。而郜雲官等有二心。密款於清將鄭國魁。約會學啟。戈登於洋澄湖。學啟命斬秀成。紹洸以獻。許給雲官以二品武職。雲官不忍殺秀成。許圖紹洸學啟與爲誓。戈登證之。甲午秀成微覺雲官等將反。顧事已無可爲。涕泣握紹洸手爲別。乘夜出胥門。奔無錫。既至。聞雲官已殺紹洸。舉城降。大慟。時曾國荃掘地道攻天京。勢危甚。秀成乃以敗衆分布于丹陽句容間。十一月。自率數百騎抵天京。入太平門。先是金陵患糧。秀成建議遷都武漢。江西進則可。搗燕京退則入川。黔粵西而糧道復便。爲計至善。天王令諸王侯議之。衆皆唯唯否否。獨仁玕毅然曰。金陵帝王根本。地明高。皇帝於此建二百年基業。天命在此。豈不足爲政耶。且吾天國爲世界眞主。天兵天將擁護洪氏鐵桶江山。何懼之有。彼妄議遷都者。蓋有所希冀。欲攬權謀不軌耳。可執天刑誅之。於是天王令罷其議。至是秀成復勸天王棄城同走。不聽。秀成曰。圍城糧絕。衆心解體。此而不走。一網盡矣。天王視一城與天下蒼生孰重。天王斥之曰。朕奉天父天兄命。朕下凡作九州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爾畏死去。留任爾我鐵桶江山。爾不扶助我。自有。人扶助也。秀成感歎。乃貽書溧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城中諸將泣涕挽之。秀成不得已留。天京城守太平十三年。曾國荃度天京內糧外援俱已斷絕。始合圍。各門皆塞。秀成日於城

上縋婦孺出城。節食終不濟。乃以糧絕告。力勸天王突圍。就食江西。天王唏噓執秀成手曰。朕懲於東楊。惑於四王。能任汝而不能信汝。以至於此。今無及矣。出亦何益。朕已與天父約誓。殉此城矣。秀成泣涕不能仰。乃下詔令闔家食甜露。甜露者草也。于是京內之地皆赤。四月二十七日。國荃攻城益急。天王暴崩。秀成懼軍心亂。與仁達仁發謀。秘不發喪。延至五月。戊申。始立后主福瑱爲天王。己巳。清軍奪天堡山。架炮其上。晝夜轟擊。城堞皆壞。秀成率死士露立還擊。毀其炮壘。清軍乃於朝陽門一帶掘地道數十處。篝火而入。秀成察視地上土色。輒能辨之。以故清軍每穿一穴。死者常千餘人。而地道終不成。國荃乃令軍士持濕柴草擲城下。僞若由此登城者。守軍防之。卽於柴下穿地道入城。實以火藥。六月乙酉。火發。城崩。清軍潮湧。爭由穴口衝入。天京遂陷。秀成欲奉母入宮中。其母與秀成妻宋氏皆自裁。秀成號泣破宮門。奉后主趨西門。后主馬蹶墜地。秀成以己所乘之馬讓后主。后主不受。秀成曰。此馬日行六百里。必能脫主于難。秀成老矣。又安足恤。扶后主上馬。鞭之后主遂偕仁玕仁政雜亂軍中。疾馳衝城而出。秀成以馬劣不能及。挾一童皇遽迷路。因至方頂山小憩。遇樵者八人。來有識秀成者。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曰。然。若能導我至湖州。當以三萬金爲壽。八人者皆流涕叩首。應之相與下山。歸澗西村。勸使薙髮。秀成曰。我洪氏大臣。國破主亡。若被擒。則自無全理。若幸而得脫。又何以對我士卒。竟不薙。八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秀成。

獻。清。營。冀。獨。膺。厚。賞。又。慮。七。人。者。不。肯。從。將。反。爲。所。害。憶。有。族。某。在。李。臣。典。營。中。特。往。商。之。
道。經。鍾。山。飢。渴。甚。因。至。蕭。孚。泗。營。尋。其。素。識。之。火。夫。求。漿。語。及。秀。成。事。火。夫。以。語。親。兵。遂。爲。
孚。泗。所。聞。卽。使。一。人。留。陶。飲。而。急。率。百。餘。騎。之。潤。西。村。執。秀。成。以。歸。曾。國。藩。在。皖。聞。獲。秀。成。
星。夜。馳。至。與。國。荃。會。鞠。之。會。清。軍。搜。獲。聽。王。陳。得。風。等。解。至。一。見。秀。成。卽。長。跪。請。安。無。敢。仰。
視。國。荃。慮。有。變。欲。加。械。下。秀。成。於。獄。國。藩。曰。是。活。我。朝。之。官。吏。多。矣。不。可。示。以。褊。狹。爲。彼。齒。
冷。乃。禁。之。於。署。內。逐。日。排。宴。待。以。客。禮。秀。成。日。書。起。事。本。末。爲。供。辭。積。十。餘。日。可。數。萬。言。文。
氣。浩。瀚。字。體。雄。偉。國。藩。以。其。詆。觸。清。朝。匿。其。稿。命。幕。客。別。擬。上。之。七。月。六。日。國。藩。宴。秀。成。既。
畢。對。秀。成。太。息。曰。是。誌。別。也。秀。成。曰。敢。不。惟。命。退。入。別。室。自。刎。死。國。藩。命。割。其。鬚。髮。以。磔。聞。
秀。成。之。子。見。諸。文。家。記。載。者。有。三。一。名。徵。祥。尚。幼。錢。塘。某。富。室。收。養。之。當。出。險。時。一。切。金。銀。
寶。物。俱。不。取。惟。懷。秀。成。手。著。天。國。鑑。略。實。錄。一。冊。而。出。一。子。在。江。西。與。后。主。同。被。擒。以。其。幼。
下。獄。後。不。知。生。死。一。子。于。兵。燹。後。賣。卜。金。陵。城。中。居。民。設。祭。而。哭。者。數。萬。戶。爲。之。罷。市。
南。城。中。居。民。皆。識。之。蓋。當。時。已。獲。而。潛。縱。于。金。陵。城。中。居。民。設。祭。而。哭。者。數。萬。戶。爲。之。罷。市。
初。蕭。孚。泗。既。執。秀。成。欲。殺。陶。姓。以。滅。口。火。夫。陰。告。陶。贈。以。良。馬。一。使。乘。夜。遁。去。其。七。人。者。大。
憤。先。殺。陶。復。以。計。誘。孚。泗。親。兵。及。火。夫。至。村。中。寸。磔。之。詣。秀。成。靈。祭。告。焉。國。藩。聞。其。事。拘。七。
人。者。至。詰。之。皆。慨。然。自。述。無。隱。國。藩。感。歎。賞。以。白。金。七。百。兩。縱。之。皆。掉。頭。委。金。而。去。太。平。朝。
自。楊。韋。相。併。後。賴。秀。成。一。人。支。持。殘。局。者。幾。十。年。內。有。權。臣。外。多。勁。敵。秀。成。頻。年。轉。戰。百。折。
不。撓。曾。國。藩。李。鴻。章。皆。深。服。之。鴻。章。常。奏。清。廷。謂。秀。成。爲。太。平。諸。人。之。冠。咸。豐。十。年。圖。解。金。

陵長圍則攻浙江以取遠勢。十一年圖救安慶則攻江西北以取遠勢。同治二年復救金陵則分攻皖省南北以取遠勢。皆極用兵之能事而又長于民政規畫布置極有條理。云秀成克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時天京被圍已久西望咨嗟作感事詩曰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鄉雲橫瓦斗牛高擊鼓鑿鑿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人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氣象睥睨不可一世太平軍攻湖州郡紳趙景賢募鄉民守城兩載不能下迨城破秀成馳書戒勿殺景賢遂解景賢至蘇州秀成禮敬之甚至景賢辱罵求速死譚紹洸不能堪鎗擊其胸斃之秀成欲殺紹洸紹洸懼諸將救之乃解

侍王李世賢

李世賢秀成族弟勇敢有戰略初爲裨將累歲不得遷邑邑殊甚及陳玉成掌軍事始拔之爲總制使將一軍隸秀成太平七年清將李續賓陷桐城太平軍棄舒城退走三河續賓分軍三路攻之世賢以三河爲太平屯糧地糾合張洛行與陳玉成軍合自廬郡至金牛鎮連營數十里抄清軍後路會大霧迷漫不見人世賢曰續賓善戰能以少禦衆今大霧天助我也不及約玉成遽以所部薄之清軍左路先潰中右兩路復被襲清將多陣亡軍士死者大

半霧霽。玉成復以軍斷其歸路。清軍益潰。敗不可止。續賓嘆曰。今敗矣。於月夜率數百騎突圍。爲太平軍所殺。續賓。湘軍名將。大小六百餘戰。無不勝。太平軍憚之。至是敗死。世賢之名大著。天王獎其功。封侍王。太平九年。天京被圍急。李秀成與世賢謀。欲攻浙江。以牽掣圍師。遂合兵破涇縣。旌德。太平甯國。廣德。入浙江。復破長興。安吉。武康。進薄杭州。二月。克之。清命張玉良分圍師。馳援秀成。世賢棄杭州不守。馳歸攻圍師。清軍潰。統將和春。張國樑皆敗死。遂解天京之圍。八月。世賢率衆四萬出廣德。攻徽州。清曾國藩欲自將守徽。部下朱品隆力持不可。乃命李元度援之。元度至徽。土民結連甯國。太平軍掠城外。而旌德。太平軍復繞績溪。入叢山關。元度乞援。國藩命張運蘭率軍援之。至城下。與世賢軍遇。不戰而潰。世賢遂急攻之。守軍譁變。元度縋城遁。開化。遂克。徽州。太平十年二月。世賢由婺源進。窺樂平。敗左宗棠於甲路。進克景德。殺清將陳大富。三月。世賢留軍守景德。自將趨樂平。樂平城久圯廢。宗棠於傍城東南掘外濠。十餘里。引水塞堰。以陷太平騎軍。并設伏。以待世賢。至中伏。軍大敗。易裝遁。廣信糾合各鎮兵入浙江。破常山。分兵攻處州。世賢自率大軍拂嚴州而過。破龍游。進圍金華。克之。七月。秀成入浙。約世賢夾攻衢州。不克。八月。世賢克嚴州。由臨浦進。窺蕭山。諸暨皆下之。十一月。秀成克杭州。命世賢盡起金華龍游之兵。再攻衢州。太平十一年二月。宗棠自將救之。世賢戰不利。退屯江山。破清軍營於峽口。宗棠復移援江山。偵世賢駐花園。

自督軍前進。會世賢方率輕騎至小清湖。宗棠要擊之。世賢敗遁歸花園。宗棠命劉典、劉璈、楊昌濬等分三路犯花園。軍士拔花籬攀壘登。世賢命穴牆發炮。清軍死者千人。勿敢進。宗棠自督軍攻花園。以火箭燒營棚。世賢驚駭。祈禱忽大雨傾注。火盡滅。乃令軍士遍呼於營中曰：「天助我！」太平成功士皆鼓奮爭出壘拒清軍。宗棠大敗其部將黃三春。受三劍乃率殘軍退去。對王洪春元聞花園急。自衢州率衆數萬至雙橋。會糧盡。世賢回金華。六月遣兵攻遂安。不克。會清將會國荃圍金陵。天王飛召秀成。世賢合蘇浙兵西援。世賢慮宗棠逼杭州。遣使報天王。俟擊退衢州軍。乃往。乃集勁旅入金華。繕城濬濠。嚴守。具以爲出援之地。會壽昌嚴州績溪湯漢相繼陷。世賢軍且困。乃棄金華。龍游由安徽還。援天京。太平十二年。清將李鴻章攻蘇州。世賢屯兵惠山高橋。援之。累戰皆敗。十二月天京垂陷。秀成力勸天王如江西。陰命世賢持數十日糧。道長興廣德甯國入江西。先據旰區待秀成。於是世賢率軍而西。行甚剽疾。連破沃邑以待。而天王不至。太平十三年正月。世賢還軍援溧陽。與清將郭松林戰於張渚。大敗。退入溧陽。守將吳人杰不納。世賢走湖州。旋率所部游弋江廣邊。衆尙數萬。六月天京陷。后主奔湖州。復由湖州入江西。世賢欲以兵迎之。會后主被虜。世賢慟哭。長趨入閩。殺清提督林文察。據漳州。清同治四年正月。世賢破漳浦。四月由漳北趨安溪。與清軍戰不利。退入漳州。濬軍合數路攻漳州。黃少春攻中路。王德榜攻烏頭門右。高連陞攻烏頭

門左郭松林等助之。世賢出死士力拒殺傷相當。會東風大作。清軍發洋槍營壘。皆被火。世賢退入城中。清軍奪鳥頭門而入。世賢巷戰。逾時力殺數十人。清兵來者益衆。皆欲得世賢。乃開西門遁。永安先十日。漳州被圍。世賢致書汪海洋。思合力走龍巖漳平。海洋不報。迨至永安。清軍迫之。部衆潰散。世賢自永定河。晝夜渡從者多溺死。世賢割鬚髮潛匿山中。時軍中皆傳世賢已走。死海洋因假求世賢不得。歸咎于國宗。李元茂殺之以立威。元茂世賢死黨也。七月。世賢自山中晝伏宵行。至鎮平。使人告海洋。海洋大驚。不得已郊迎入城。其舊部泣訴海洋猜很。伏世賢以元茂之死意殊不平。部下多有戴世賢意。海洋不自安。乘世賢臥刺殺之。并殺其黨五人。自太平朝興。拒曾國藩者。有石達開。拒李鴻章者。有李秀成。拒左宗棠者。則爲世賢。率皆以猜忌自殘致敗惜哉。

顧王吳如孝

吳如孝。廣東嘉應州人。身中人。面黑。眼小如鼠。微髭髯。通文墨。善會計。好弄刀筆。武斷鄉曲。邑人羣起逐之。乃走廣州。爲洋商司出納。舉債販煙土于潯梧間。貲本折閱。不能償。遂亡命粵西。聞金田起事。走謁楊秀清。言攻略事。瞭如指掌。秀清奇之。授左一軍軍帥。太平元年。授恩賞師帥。先是太平軍約法。最尊聖兵。聖兵者。廣西老兄弟之先信教者也。他處之投軍者。縱有功。恩賞至師旅帥而止。後克武昌。添招新軍。愈衆。其制始廢。十一月。武昌破。升木一總。

制帶管左一軍。太年二年。克金陵。擢殿左一指揮。從羅大綱等攻鎮江。下之。大綱移兵略安徽。秀清擢如孝殿左五檢點。卽命留鎮江城守。十一月。調如孝攻東壩。旋復回守鎮江。太平四年。清巡撫吉爾杭阿圍鎮江。如孝分兵踞高資。夾江而陣。拒守凡十四月。城垂陷者數矣。會秀清遣勁旅數萬出句容。援鎮江。大敗清軍。殺吉爾杭阿。鎮江圍解。太平六年。清將張國樑率親軍渡江。約虎嵩林李德麟馮子材合水陸軍復攻鎮江。如孝拒之。鏖戰六晝夜。互有殺傷。越數日。復戰。如孝大敗。退入城中。城外營壘盡失。國樑逼城而軍。分攻四門。潰垣入。如孝突圍走天京。鎮江遂陷。樞臣欲罪之。如孝以金賂安福二王。命從陳玉成由湯頭河進攻清軍。大破清兵於土橋營。封顧王。太平七年。如孝合龔得樹軍由界牌窺滁州。玉成調其軍屯桐城。太平九年。從玉成破盱眙。與清將勝保軍戰。乘勝逐北。中伏。爲清總兵張得勝鎗擊而死。

章王林紹璋

林紹璋。廣西老兄弟。面黑而多力。初從軍爲散卒。太平元年。破岳州。以功升木正木二甲二監軍。帶左二軍。助戰武昌。太平二年。大軍克江寧。調炎一丙一監軍。四月。升炎四總制。統帶前四軍。隨朱錫琨攻六合。錫琨等均爲清兵所敗。紹璋獨全軍以還。楊秀清甚喜。奏封恩賞丞相。旋升春官。又副丞相。太平三年。從韋俊等攻湘潭。敗績。革職。已而復授金官正將軍。命

赴湖口。協同守城。紹璋託病不赴。求秦日綱代稟秀清。願帶罪立功。隨秦日綱拒守田家鎮。與清軍戰。又敗。田鎮陷。紹璋不得已遁守湖口。數年不得擢。太平七年。李秀成惡蒙得恩等專權。索綱紀。特薦紹璋佐朝政。封章王。已而復不容於安福二王。出守桐城。後清軍陷安慶。紹璋援之。衆潰而死。

慕王譚紹洸

譚紹洸。李秀成部將。性剛直。馭下極嚴。太平九年。從秀成克蘇州。以功封慕王。太平十一年。奉命攻青浦。不克。乃長驅攻北新涇。圍清守將況文榜。另遣兵略法華鎮。駐營吳淞江南。彌望二十里。旦夕攻上海。清李鴻章大懼。飛檄劉銘傳。華爾倍道援之。而自率上海軍約青浦。程學啟會援北新涇。學啟間道裹糧至七寶。紹洸率三萬衆圍之。往來馳突。銳甚。學啟閉壁伺其懈。發礮擊之。太平軍死傷甚衆。遂大呼開壁縱戰。紹洸不能支。解北新涇圍。退走野雞墩。清軍躡之。紹洸與戰於徐家滙。又敗。遂由南翔入嘉定。鴻章自率大軍圍之。紹洸縋城出。糾合蘇州嘉興兵六七萬。自崑山太倉趨松滬。圍清將劉士奇等於四江口。進攻學啟於黃渡。盡築卡於橋梁以阻師。會鴻章陷嘉定。還軍援黃渡。時紹洸屯吳淞江北。而命陳炳文鄧光明屯南岸。鴻章命銘傳學啟等分三路薄戰。紹洸拒之。自辰至未。鴻章將不敵。急丐上海英軍至。以洋槍助戰。礮火猛烈。太平軍陣脚少動。學啟軍冒煙入。紹洸大憤。親以槍擊學啟。

中之清軍已潮湧而前。不能止。紹洸不得已。擊旂急退。解四江口圍。走崑山。切齒曰。清將固無恥。然太平軍未嘗敗。蒙於外人。何英兵之處。處之扼吾耶。太平十二年。學啟陷太倉。合洋將戈登進攻崑山。紹洸別遣一軍當學啟。自率精銳併力戰。戈登殺常勝軍數百人。戈登遁。松江紹洸曰。此小創耳。猶不足以釋我恨也。學啟以戈登敗。分兵四路攻城。而自將當正義大道。日已暮。紹洸悉精銳出小西門拒戰。中伏。急還軍入城。清軍已奪門入。崑山遂陷。紹洸由洋澄湖遁歸蘇州。學啟復進兵圍蘇州。紹洸數出戰。皆不利。李秀成率軍援之。敗於后宅。城外諸營壘皆陷。秀成亦收兵入城助守。會李鴻章親督大軍攻城。急。城中守將邵雲官有貳心。密款於清副將鄭國魁。學啟戈登軍。觴見雲官等於城北洋澄湖。雲官允縛紹洸。舉城降。戈登爲證人。秀成微覺之。懼。城軍互相閼。不以告紹洸。惟執其手泣曰。事敗如此。重累弟矣。紹洸不解。秀成乘夜縋胥門去。清軍攻城益急。紹洸擬背城一戰。召雲官計軍事。雲官與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謀。携力士汪有爲往。卽坐刺殺紹洸。並殺其黨千餘人。以紹洸首開齊門。降時城軍猶逾十萬也。紹洸雖魯暴。頗知書。惜才如命。浙湖紳士趙景賢募民團拒守。湖城者二載。後湖州克。執景賢解至蘇州。秀成謂紹洸曰。聞汝能禮賢。今以趙先生屬汝。紹洸館之營中。供給豐於己。每日必親往詢起居。見則景賢必大罵。如是者閱寒暑。紹洸曰。趙先生相叙年餘。每以惡聲相向。雖士各有志。其亦有朋友之情乎。景賢曰。汝言朋友。當速殺。

我緣朋友者有責善之義使我爲叛臣何如使我爲忠臣紹洸曰諾以彈擊景賢殺之後秀成責紹洸紹洸謂人曰吾成趙先生之仁正所以禮賢也其溫文爾雅體羸甚謂之曰知書否士人曰十年窗下苦讀未成今不幸見獲家有一士人倚閭而望矣紹洸曰姑居此吾當送汝還家也因與談左傳刺不休士人亦背誦如流紹洸以大喜撫士人背知其寒解衣衣之營中有人素倭佛夜靜無人輒刺紹洸偶見之戒曰此間血被刃矣汝身軀孱弱此間不可以久居今派小隊送汝歸家矣士人稱謝而歸

航王唐正財

唐正財湖南永州人善操舟素業行商太平元年秋載米赴下游貿易至岳洲遇大軍聞有在鄉講道理者前往聽之所語皆革新要旨及救世真言正財大感動自詣楊秀清營輸誠願獻舟中米貨助軍餉秀清大悅特設典水匠一官以署之授職同將軍初大軍入湖南見船卽擄輒載輜重遇敵軍輒棄去不能戰自正財任水官爲之編制備軍械定官職教之戰陣進退水營規制粗備是年冬克漢陽進攻武昌以漢水險惡不克渡正財乃搭浮橋以濟之遂克武昌迨下江南帆檣蔽江艤幢千里紀律井然皆正財所手創也太平二年二月大軍克金陵都之叙功授正財職同指揮五月封恩賞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揮提督水營事務總辦船隻三年韋昌輝命張子朋上略湘潭子朋兇暴至江濱封船少不如意輒鞭戮之水軍大譁將叛變秀清聞警知正財得衆心舉騎如正財營命赴各軍撫慰杖責子朋以示

衆水軍以正財故得不變。由是天王重之。命於儀鳳門外築水營。駐守龍江關。太平七年。封航王。併力與清之水師相拒者數載。互有勝負。太平十二年。清廷命洋將戈登率兵輪攻蘇州。李秀成告急。天王詔正財援之。與清軍戰。礮彈墮其舟。被炸死。部衆潰敗。於是太平軍之水師燼矣。

護王陳坤書

陳坤書。李秀成部將。性兇殘。而勇敢善戰。太平九年。從秀成克蘇州。授丞相。是年冬。秀成奉詔如江西。奏以蘇州軍事付坤書。並命邵雲官副之。太平十年。秀成自杭回蘇州。至嘉興。蘇民赴行轅告坤書殘暴者數十起。星夜馳歸。至則人民流離。房舍殘破。婦孺之遇秀成。函簿而哭者數千人。秀成大怒。欲按治之。而坤書已於先數日率隊逃常州。輦金入京。賄安福二王。封護王。以抵制秀成。秀成奏天王。請褫坤書爵。付司敗。不報。秀成部下皆怒。欲攻常州。秀成曰。內亂外患。迫於眉睫。不能協力。而操同室之戈。此速亡之道。且攻之急。或挺而走險。降於清廷。亦天朝之患也。不如緩圖之。於是坤書遂不聽命於秀成。太平十一年。坤書攻金柱關。援天京不克。以軍回常州。太平十二年。復大舉攻楊舍。與清將劉銘傳戰。敗績。十三年。清將郭松林攻金壇。坤書合丹徒句容兵數萬。繞常州城北築壘數十。拒清軍。值陰雨連旬。坤書更命輕騎出江陰之南關。攻常熟福山。所過焚掠。江陰無錫皆震。松林棄金壇。倍道援常。

熟。合。水。陸。各。師。與。太。平。軍。戰。太。平。軍。失。利。解。圍。引。去。未。幾。清。李。鴻。章。自。將。圍。常。州。太。平。營。壘。之。在。城。西。者。環。列。運。河。左。右。長。凡。二。十。里。鴻。章。命。部。將。併。力。攻。之。諸。壘。盡。陷。復。以。炸。礮。轟。城。城。壞。十。餘。丈。坤。書。以。洋。槍。隊。抵。城。缺。清。軍。登。者。皆。墮。積。屍。滿。城。壕。城。得。復。完。時。句。容。金。壇。等。城。皆。爲。清。軍。所。陷。常。州。益。孤。鴻。章。令。軍。士。傍。河。築。長。牆。駕。浮。橋。命。劉。銘。傳。攻。北。門。洋。將。戈。登。攻。南。門。劉。士。奇。攻。東。南。隅。會。久。雨。初。霽。反。風。水。陸。礮。聲。發。如。雷。煙。焰。撲。城。頭。舊。壞。城。復。傾。數。十。丈。坤。書。倉。卒。以。人。塞。缺。口。值。炸。礮。則。輒。石。旗。械。紛。激。起。天。際。太。平。軍。旋。死。旋。集。終。弗。退。清。軍。潛。於。僻。處。登。城。樹。旗。於。城。上。大。呼。曰。城。破。矣。太。平。軍。始。譁。潰。常。州。遂。陷。坤。書。巷。戰。力。屈。被。執。鴻。章。請。於。清。廷。而。殺。之。

堵王黃文金

弟昭王文英

黃文金。廣西老兄弟。初爲卒長。從陳玉成轉戰皖贛。累擢至指揮。太平五年。天王誅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不自安。出走安徽。朝內無大將。始拔文金於列將中。俾自領一軍。駐浦口。洪仁玕回國封千王。大被寵用。文金夤緣謁仁玕。仁玕一見如故。約爲兄弟。爲之請於天王。封堵王。文金性慷慨。揮金如土。而梟悍善戰。清軍畏之。稱之爲黃老虎。太平九年。文金率衆數萬。自建德窺饒州。破彭澤。浮梁。都昌。鄱陽。江西大振。清將左宗棠解徽州圍。援之。文金與戰於景德。不利。退守石門洋塘。清軍躡之。會年盡雨雪。相持未能戰。太平十年。文金築壘。延。

二十里乘雨雪潛渡謝家灘。夜結浮橋三襲宗棠部將鮑超營。爲超偵知。伏兵於營旁。而自率勁旅潛出。謝家灘薄浮橋斷。太平軍歸路。文金既中伏。退至渡口。士衆奪橋走。超擊之。溺斃無算。營壘盡陷。文金負創退守建德。清軍攻之。建德復陷。文金走安慶。太平十一年五月。文金克湖州。西入皖境。攻寧國。大敗清軍於新河莊。太平十二年。文金自皖入江西。西趨湖口。據文橋梧桐嶺。太平關。清將江忠義屯堅山以逼之。文金迎戰。中槍傷。閉壘不出。會清援師大至。知不敵。自焚營壘。率師回湖州。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廣德。文金以兵迎之。至湖州。未幾湖州陷。文金自廣德奉后主走寧國。出昌化白牛橋。與清軍戰。負創死。

黃文英。文金弟。封昭王。太平十三年。奉后主奔江西。兵敗被執。遇害於南昌。

扶王陳得才

陳得才。石達開部將。達開不容於安福二王。憤而出京。得才從之。轉戰皖贛湘鄂間者數年。太平十一年。得才奉達開命。結捻黨入陝西武關。進逼省城。戰不利。夜走藍田。遣別隊圍維南。而自將所部攻新野唐縣。破渭南。殺知縣曹士鶴。既而棄城不守。入河南。圍南陽。糾合潁亳土匪陳大潛等數萬。築壘白河兩岸。綿亙數十里。清巡撫鄭元善徵全省之兵拒之。得才大敗。解南陽圍。入鄖陽。清軍躡之。復由房縣入陝西。太平十二年。得才破興安。偵知附近百餘里無清軍。不設備。興安監生邱振家集民團萬人。夜襲城。得才倉卒無所措。棄城走。會得

諜報達開敗死於蜀中。得才痛憤大哭。誓由漢中入蜀。爲達開復仇。遂長驅而西。累戰皆勝。破漢中府。據之。太平十三年。天京圍急。天王詔得才班師援之。初。達開出京。其部將皆與天京絕。不奉詔命。迨達開死。得才復進表稱臣。遵朝令。天王封得才爲扶王。故得才奉詔。欲率所部疾驅而東。爲清陝西巡撫劉蓉偵知。令提督何必勝。蕭高慶襲之。城外諸營壘盡陷。清軍遂圍漢中府。得才出城拒戰。不利。時城中尙有衆十餘萬。而存糧僅數日。乃棄府城突圍出。抵上元觀。又中伏。潰者過半。率餘衆走城固。清軍追之不及。旣渡河。得才復招降皖匪王廷幹。合其衆數萬。入棗陽。敗清總兵趙克彰。提督成大吉軍於城外。會天京陷。士卒皆氣阻。得才聞后主在湖州。欲取道江西入浙江。至麻城。清軍圍之。士無鬪志。拒戰輒敗。復潰圍走皖城。部下多叛降清軍。至蘄水廣濟。存者不過數千人。勢益孤。得才懼被擒。服毒死。清軍掘其屍而戮之。

遵王賴汶光

賴汶光。賴王后族弟。天王起兵於金田。汶光出入行間。年尙少。而英姿勃發。已嶄然露頭角。楊秀清忌之。不使聞軍事。太平二年。扈從至金陵。授文職。列居朝班。抑抑不得志。太平五年。秀清伏誅。汶光始以丞相出師江右。六年。奉詔回天京。七年。復命往攻江北。協同陳玉成與清軍相拒者三年。太平十年。安慶失守。玉成欲棄安徽回天京。汶光上書云。當茲安省旣失。

務宜北連張苗。以顧京左。須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練兵籌餉。不出半年。即可圖復皖省。鞏固京門。此上策也。臣請自將所部圖之。書上。天王嘉之。封汝光爲遵王。玉成怒汝光攻其短。徑率所部渡廬去。汝光兵弱。不能守。泣涕謂陳得才曰。吾等其渡淮乎。及渡。復指淮水曰。吾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矣。於是歃血誓師。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由鄖陽進抵漢中。一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軍大振。會石達開敗於四川。天王召汝光解天京圍。星夜馳赴。至中途。聞天京陷。痛哭南向而拜。遂入山東。馳逐於濟青沂海一帶。汝光有部將曰任柱。慍悍善戰。爲清軍間諜所刺。其兵潰散略盡。汝光哭而葬之。收集潰餘數千人。渡六塘河南。趨揚州。清軍水陸窮追。至灣頭。其軍饑甚。競入民家掠食。清軍偵知。約水師急攻之。汝光盡散財物。清軍爭取。懷挾甚富。競歸營。各釋所負。汝光得率所部突圍出。時夜半。大雨淋漓。復阻於河。汝光太息曰。天也。須臾清軍復至。汝光遂被執。清軍勸之降。不應。遂殺之。

康王汪海洋

汪海洋。粵人。自金田起事。卽從軍。轉戰至江甯。授師帥。不甚著名。太平九年。從李秀成克蘇州。十年。克杭州。所至皆有功。封康王。卽命從陳炳文。鄧光明。助守杭州。太平十二年。清左宗棠圍杭州。分兵攻餘杭。海洋自杭城出援。與清將康國器戰於古蕩。失利。收兵入餘杭城。清軍不得志於杭州。合水陸軍十餘萬。併力攻餘杭。宗棠自率輕騎督戰。命蔣益澧。楊昌濬。黃

少春以兵三萬攻城之西北。海洋出城拒之。戰一日夜。殺清軍數千人。益禮等退去。海洋遂掘長濠。築三壘以固。城守會歲暮大雪不止。守軍僵凍。堅伏宗棠授意。昌濬命襲之。陷太平軍五壘。次日進犯林清堰。堰在餘杭北十里。海洋精銳之所在也。清將余佩玉率五千人深入。後軍隨之。不能止。見太平壘在對岸。將渡水。昌濬忽心動。急命收隊。海洋已伏軍橫港。絕其去路。前後夾攻之。昌濬血戰得脫。從者只剩數百人。佩玉中礮死。由是清軍不敢逼餘杭。復以全力攻杭州。海洋欲突圍援之。與清軍戰於橫渡橋。殺清將蔡盛恩。古捷芳終不得出。未幾杭州陷。餘杭孤立。海洋率衆棄城突圍出。自湖州走安徽。入江西。侵閩邊。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江西。海洋欲以兵迎之。會后主爲清軍所虜。海洋遂以軍隸李世賢。屯大庾嶺。有衆十餘萬。已而世賢踞漳州。命海洋屯軍長汀。連城上杭之交。地曰南洋鄉。清同治四年。清將劉典攻之。海洋迎戰於馬洋洞。敗清軍。追至新泉。典回軍反攻海洋。自率黃白號衣軍二萬列田壠間。典領親兵死力拒戰。將不支。忽清援軍大至。分兩翼抄襲太平軍。左右太平軍亂。海洋率精銳。覓水走西岸。多溺死。清軍追至下車。海洋下馬痛哭。倉卒間幾爲清軍所獲。部下擁之越山而逸。黃白號衣者海洋所鍊死士。平昔遇之厚。遇危急則磨之前。輒無敵。至是精銳喪失過半矣。遂棄南洋鄉。趨永定。走白沙。典復躡之。復由坎市走龜陽。入平和。乞援於世賢。久之得諜報。世賢軍大敗於永安。其衆散盡。世賢奔竄。不知下落。海洋驚懼。乃

收集散卒。攻湖雷。入廣東境。敗粵軍於鎮平。進攻嘉應州。會清將鮑超所部霆軍譁潰。散卒由江西入廣東。海洋假以恩惠。悉數收之。其軍復振。遂復由閩邊入江西。走鎮平。逾分水坳。至廣福鄉。刈早稻充食。時新舊軍不相容。號令多不行。海洋乃殺世賢死黨李元茂。以威之。部下益攜貳陪王譚富天將莫恩。詣皆降。清海洋乃增卡稽察。以親信守之。而使霆營降卒分屯鎮平西南深溝高壘。以自固。忽傳世賢至鎮平。使人覘之。信海洋郊迎入城。其舊部皆泣訴海洋猜恨狀。海洋懼世賢按治。乘其臥刺殺之。於是世賢舊部與霆營降卒互相鬩降卒七千人復降於清。清將康國器利其亂。乘機擊之。破鎮平。海洋走平遠。清軍追躡。復折回大柘。趨興寧之黃陂墟羅浮司。復北走長寧境。間道入龍南。清將高連陞追之。六晝夜。海洋設伏敗之。遂攻定南。不克。乃還走龍南。與清將席寶田戰於鐵石口。海洋背中矛。幾被執。復由江西走廣東。破平和。復棄平和走連平。越山入興寧。攻破嘉應州踞之。旬日間奔馳數百里。人馬皆疲。左宗棠檄各路清軍圍之。嘉應州城環水。其南曰河南。海洋以重兵駐之。又南曰小密。曰芹菜洋。地皆險要。清軍獨缺圍不紮一營。海洋卽由芹菜洋傾城出戰。大敗清軍。陣斬清將汪遇元等十餘人。宗棠飛檄部將朱明亮等扼三河壩。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匯也。其地崇山絕澗。爲潮州要衝。海洋見清軍環逼。謀於州東佛子高分水鄉曹塘設伏。以待自率精銳出黃竹洋挑戰。旌旗遍山野。另遣兵由曹塘抄橫徑深坑襲清將劉典等。

營於葵嶺。清軍諸路皆敗。海容長驅追之。清軍竄突不能止。將潰散。典拔刀欲自刎。忽有鄉人遏敗軍。壺漿叩馬。說之曰。兵法趣利者蹶。此成禽也。小民等聞汪海洋精悍勇敢。每戰必身先士卒。今又乘勝馳逐。其心已驕。宜選火槍視其帥旗之所在而擊之。餘皆憑壘自固。但殛海洋。其衆自亂。可不戰而勝也。典從之。及太平軍前隊大進。火槍環集。皆引而反走。清將皆喜曰。鄉人之言不欺也。因奮勇反攻。太平軍果大奔。海洋中礮彈從頭左偏。穿出兩眉際。墮馬部下。昇回州城而卒。太平朝自后主被虜。世賢海洋崎嶇閩嶠。驍勇善戰。殆冠其曹。至是太平遺將始不復振。

偕王譚體元

譚體元初爲陳玉成部將。玉成死。封偕王。從黃文金守湖州。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湖州。體元奉之自廣德走江西。清將席寶田躡之亂山中。執后主。體元跳而免。走歸汪海洋。會海洋刺殺李世賢。其衆攜貳。欲攻海洋。以洩憤。體元斡旋將士間者十數日。始無事。海洋感之。命體元贊軍事。助守嘉應州。未幾。海洋襲清軍於葵嶺。中礮死。遺衆二十萬。無所屬。羣推體元主軍事。清軍以海洋死。氣倍壯。併力攻城。擬一網而盡之。會城中糧盡。體元聚諸將謀曰。外無援兵。而困守孤城。非計也。不如突圍就食於四方。或者軍可復振。諸將曰。清軍勇倍我。其如不可突乎。體元曰。我當以計出之。乃分兵出城。猛攻七墟。清軍拒之。搏戰竟夕。體元

悉衆潛出小密趨黃沙嶂。環城諸圍軍無一知者。黃沙嶂萬山叢集。皆羊腸小徑。諸軍皆迷。道行數日。不能出。士多饑疲。不復成列。而清將鮑超追至。體元命後軍拒戰。皆投械請降。降者十餘萬人。餘皆奔竄。體元遏之。遂爲亂軍所殺。於是太平孤臣之在南方者盡矣。

導王陳仕榮

陳仕榮。陳玉成部將。封導王。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廬州。仕榮戰死。

從王陳德隆

陳德隆。陳玉成部將。封從王。太平十一年。守廬州城。被執不屈死之。

孝王胡昇文

胡昇文。封孝王。太平十二年。戰死於江西。

祥王黃隆芸

黃隆芸。益芸之弟。封祥王。太平十二年。清軍攻無錫。隆芸督水師拒戰。墮河死。

潮王黃子澄

黃子澄。封潮王。太平十二年。守無錫。清軍來攻。子澄拒戰。力竭城陷而死。

翰王項大英

項大英。封翰王。守句容。太平十三年。句容陷。大英死之。

列王方成宗

方成宗。封列王。太平十三年。助項大英守句容。城陷爲清軍所害。

直王林得英

林得英。封直王。太平十三年。戰死於金壇。

佐王黃和錦

黃和錦。封佐王。太平十三年。清軍陷常州。被執。死之。

柬王賴桂芳

賴桂芳。封柬王。太平十三年。清軍攻丹陽。桂芳拒之。力戰而死。

烈王陳時永

陳時永。封烈王。太平十三年。清軍陷丹陽。時永巷戰。力屈被創而死。

咸王陳榮

陳榮。封咸王。太平十三年。與清戰於孝豐縣。兵敗死之。

譽王李瑞生

李瑞生。封譽王。太平十三年。與清軍戰於鉛山。被執。勸之降。不屈。瘐死於獄中。

端王藍成春

藍成春封端王。太平十三年。兵敗走湖北。被清軍所執。備受酷毒而死。

佑王李遠繼

李遠繼封佑王。太平十三年。從后主江西。后主被虜。奔投汪海洋。助守嘉應。後嘉應陷。自經而死。

懷王周春之

周春之封懷王。國亡後。助汪海洋。守嘉應。清同治四年。城陷。被清兵所害。

贊王賴阿養

賴阿養封贊王。國亡。以所部歸汪海洋。清同治四年。與清軍戰於嘉應州。陣亡。

太平野史卷之十四

國宗傳

洪仁發

洪仁發。天王長兄也。軀幹魁梧。愚魯不甚識字。初天王亡命兩廣間。官吏捕之急。仁發家居。與弟仁達謀詣縣署自首。謂秀全狂妄。屏不以爲弟。迨天王舉兵克永安。潛往從之。尊之曰國宗。既定都。仁發漸恣肆。楊秀清每抑之。不得逞。太平五年。誅秀清。韋石復相繼敗。天王鑒于權臣之跋扈。始封仁發曰安王。與弟仁達共秉政。貪冒聚斂。無所不爲。時清師圍金陵。秀成奏請天王。飭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財。廣購米穀。儲之天庾。設官督理之。俟闕乏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天王然其說。事下樞府。仁達與仁發謀。以爲己利。用鹽引牙帖之法。任意需索。商民苦之。（事詳秀成傳中）制終不行。迨清曾國荃圍天京。糧道絕。城中斷米。天王始放婦女。汰冗員。至在宮中團草以食。卒以不救。先是仁發仁達與干王仁玕邱王仁政相團結。號曰洪氏四王。排斥忠王李秀成甚力。會圍城糧絕。有織營總制吳長崧者。約清軍獻城。期且及。仁玕聞之。囚長崧。搜其宅。得確證。乃奏上之。天王以長崧付仁發鞠訊。仁玕不悅。數請天王。欲以長崧歸己。會天王忽染病。累日不視朝。仁發得長崧賄

七萬有奇。釋不治。并謂仁玠嬖童栽贓誣害。仁玠訟之。天王以仁發年長。不忍使其與仁玠互訐。命寢其事。不問。仁玠怒。手劍往安王府尋仁發。仁政助之。由是四王遂相鬩。朝政益紊。亂。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仁發被俘。七月。清曾國藩戮之於金陵。

洪仁達

洪仁達。天王仲兄。少習貿易。略知書。金田初起事。懼被累。與兄仁發亡匿他邑。迨克永安。建國號。始奔赴之。封國宗。太平初制。非有大功。不王。國宗之位。比於侯相。天王以其鄙野。不使聞政事。仁達不平。輒曰。吾家兄弟。欺人。太平二年。下金陵。仁達益驕桀。好評議諸將。而尤不滿於楊秀清。嘗謂人曰。蕭朝貴。妹婿也。馮雲山。友也。王之可也。秀清何人。乃位出二人上。秀清聞之。銜甚。會仁達嗜洋煙。遇講道期。會失律。後至秀清。怒稱天父命。指爲大不敬。罪當誅。天王爲之代求。且令仁達肉袒面縛。置壇下。請罪。秀清不得已。手杖而罷。仁達退而欣然。人詰之曰。今日幸邀天父憐憫。不然者。幾不免得慶更生。不可喜耶。由是不敢忤秀清。太平五年。天王誅楊韋。始封仁發爲安王。仁達爲福王。共用事。二人貪貨蠹法。狼狽爲奸。滿朝皆詬病之。李秀成請罷二王。持之尤力。仁達懼。要結于王仁玠。邱王仁政互相助力。扼秀成。時號洪氏四王。秀成將下蘇杭。奏請羣臣出資財。購米穀以爲備。事下樞府。仁達與仁發謀。令於衆。非洪氏帖。不得使粒米入天京。因以貨帖營利。米販皆裹足。迨湘軍圍天京城。中乏糧。天

王至團百草以爲食。仁達輩歛財如故。天王以骨肉故。終不罪也。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仁達爲清將蕭孚泗所獲。會國藩訊之。形如痴醉。口稱天父不絕。遂戮之。死先仁發兩日。

洪仁政

仁政。天王同祖兄。金田初起事。粵吏爲瓜蔓抄。搜族黨。仁政挈妻孥。變姓名。匿跡於黔中。迨太平三年。再克武漢。軍中蹤得之。聞於朝。天王始迎之。至天京。封國宗。仁政性庸懦。除領俸給外。不事事。携姣童。被艷服。往來於市廛間。市人皆指而目之。呼之曰王兄。太平五年。天王誅楊韋。大封宗室。而仁政獨不及。或謂之曰。諸從兄弟皆王。而獨遺子。必有所憾於王心。禍不遠矣。仁政患之。謀諸其妻。妻有妹。美而豔。嘗至上海。善時裝。能吳語。遂盛飾。納諸宮中。大被寵幸。仁政因之。封邱王。得出入於宮中。無所禁。初。諸宗室中。仁玕號爲賢者。而仁發。仁達。以手足故。並得據津要。驕縱不可一世。遇仁政。皆以路人視之。至是。以其能刺探宮中。也。三王皆反。就之。沆瀣一氣。凡天王一言一動。仁政逢於內。仁發。仁達。揚於外。仁玕則以剛愎之性。武斷而執行之。盡斥忠正。道路側目。時號之曰洪氏四王。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仁政從后主奔湖州。七月。湖州陷。偕仁玕奉后主由安徽入江西。奔竄亂山中數十日。爲清將席寶田所執。與仁玕並解至南昌戮之。

洪仁玕

洪仁玕。天王同祖弟。幼聰慧。有大志。天王愛之。過於諸兄。清道光三十年。金田起事。仁玕募壯士五十人。自廣東赴之。至則大軍已啟行。追之不及。所部皆潰散。爲邏者所獲。下於獄。一夕大雨。獄室圯。仁玕約同囚者六人。各去縲紲。越獄逸。山中晝伏夜行。不得食者數十日。乃達香港。受洗禮於英教師。爲教徒。太平元年。太平軍自永安突圍趨陽朔。天德王洪大全被執。天王偵騎四出。訪仁玕。欲使繼大全職。仁玕至軍。與楊秀清不相能。乃請於天王曰。天朝以耶教爲國教。而其旨不盡合於歐西。非制也。今歐西強盛。清廷昧於大勢。猶以夷狄目之。此正西洋各國所深惡者。天朝若以同一宗教。故與之睦。邦交聯情。誼則天朝國勢之發展。學術之灌輸。得其助益。當非淺鮮。弟請出使訪求。而考察之。以連絡諸國。天王以咨秀清。秀清曰。仁玕聰穎而機警。可使也。爲之具裝以遣之。仁玕至倫敦。不禮於英政府。退而爲牧師者數年。倫敦教會公報嘗評之曰。洪仁玕爲會中所信任。敬服其文藝優長。性情和藹。宗教知識既富。信道尤虔。篤云。太平四年。仁玕至北美。復由美至日本。歸香港。渡海入粵。粵吏偵捕之。僞爲乞者。跳免。間關越贛省。渡江。因得至天京。時楊韋新敗。仁發仁達方用事。爲羣臣所詬病。天王得仁玕大喜。立封爲干王。位在安福二王上。仁玕爲人好使酒。矜意氣。惡貪婪。而忌賢。殊甚。仁發仁達因媚之。以間李秀成。太平十二年。天京被圍急。秀成勸天王遷都江西。以便糧道。下其事於四王。仁發仁達仁政皆唯唯。否否不能決。仁玕獨毅然曰。金陵帝王。

根本。地明高。皇帝以此建二百年基業。天命有在此。豈不足以爲政耶。彼妄議遷都者。蓋皆有所希冀。欲攬權謀不軌耳。設有此心。可執天刑誅之。由是四王協力。恆掣秀成之肘。秀成誠懇得人心。都中將士見其抑屈。頗有怨懟語。仁玠知其下將解體。乃聳天王設講道會。鳴鐘鼓。陰指秀成爲叛逆。而出之於江蘇。秀成將行。歎息曰。英王死。吾無以自解於干王矣。先是秀成攻蘇州。城垂克。仁玠忌其功。爲天王作書諭秀成。略謂。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爲頭。安徽爲脊。而江南爲尾。今湖北得而復失。倘安徽復不保。則蛇折其中。雖生不久。促令移師。攻湖北。援安慶。秀成窘甚。陳玉成自安徽馳書止之。秀成始得克江蘇。仁玠又嘗以外交家自命。以旁行書招白齊文。欲任以軍事。白齊文索金十萬。仁玠爲之請於天王。立許之。秀成建議。白齊文浮滑不可恃。實無戰才。仁玠怒。斥秀成通敵。阻大計。欲誅之。玉成復爲解之。因得免。玉成。仁玠之妹壻也。有功於仁玠。仁玠信之。故秀成云然。太平十三年。仁玠囚叛將吳長崧。欲治以通敵罪。仁發得賄巨萬。釋長崧。仁玠訟之於天王。仁發謂仁玠栽贓誣害。護長崧。仁達和之。仁玠怒。始悟二王賣己。頗怨艾。乃稍稍親秀成。而大事已不可爲矣。六月乙酉。天京陷。仁玠仁政護后主雜亂軍中。衝門以出。由廣德奔湖州。七月。湖州陷。仁玠與堵王黃文金。奉后主走寧國。出昌化。與清軍戰。文金負創死。仁玠走江西。入亂山中。失道。清將席寶田躡之。及之於石城。遂被執。與后主駢戮於南昌市。

楊輔清

楊輔清。秀清之弟。初封國宗。鑒秀清專擅自恣。憂之。數諷諫。均不納。遂蹈晦與稗卒伍。往來屠沽間。以刺探人心。太平四年。秀清出韋昌輝于江西。輔清曰。怨讟日深。難將作矣。遂自請於秀清。如湖北達開軍。爲師帥。達開器之。太平五年。昌輝殺秀清。求輔清。達開不與。因逐達開。殺其家屬。達開怒。欲盡起皖贛之兵。清君側。天王復誅昌輝。傳首至寧國。召達開還京師。專朝政。輔清聞之。號泣奔寧國。以昌輝首祭秀清。從達開如天京。達開至京。不容於洪氏諸王。復返安徽。天王念秀清功。曰。不可使東王無後。因留輔清。封輔王。命與李秀成。陳玉成。分掌軍事。太平九年。輔清會賴裕新。古隆賢。軍合攻寧國。克之。殺清將周天受。十年。移兵攻安徽。不克。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湖州。輔清以兵會之。與干王洪仁玕謀。欲奉后主亡美國。會湖州被圍急。后主懼。潛偕昭王黃文英走廣德。七月。湖州陷。守軍皆潰。輔清易裝。偕一西人遁上海。遂由上海至香港。入美洲舊金山。出其珠寶鬻之。得資十餘萬。乃創三合會。三合會者。其暗號曰三水共合。其始祖曰齊福天。隱指洪福齊天。恢復太平意。或曰湖州垂陷。洪仁玕與黃文金。楊輔清謀欲請后主他適。知國中決不能容身。乃創避入美洲之議。衆以輔清堅忍。有急智。共舉輔清奉后主如美。資以巨金。涕泣而別。備冒險阻。卒達上海。而至美洲。遂爲美洲三合會之始祖。凡華人有來美者。皆出資贍其衣食。結爲死黨。其後來者漸多。資財耗盡。輔清潦倒。至不能自給。美政府亦以其爲秘密黨魁也。將逐之。清光緒十年。子身返國。往依福建提督羅大

春大春亦太平舊將。兵敗投誠者也。與輔清交最厚。密欸之。而大春左右皆舊部。故識輔清。向之求珍寶。輔清曰。余昔固多此。今居海外數十年。秘密結會。資財盡散之黨衆。子然一身。來依舊友。尙何珠寶之有。諸人不悅。告諸閩督何璟。璟即移文大春。必欲得輔清。大春爭之不得。輔清曰。命也。夫。即與大春同往。璟留之署中半年。令草生平事略。及太平戰史。書成。殺之大春。往救不得。撫尸痛哭。爲之營葬。

韋元玠

韋元玠。昌輝之父。鬚髮蒼白。性慈善而嗜飲。杯不離手。嘗以赤手營商業。積資至數十萬。昌輝數稱天王有大志。因從子請。盡毀其家。隨子以起兵。迨都金陵。尊爲國伯。不與聞軍事。每逢禮拜日。則書本章奏請。天王安遇有喜慶大事。亦隨班稱賀。有時并朝。其子亦恬然不爲恥。蓋太平宗教呼父爲肉父。而以己身爲天父所生。故能以爵位榮祿臣其父。昌輝與楊秀清交惡。元玠每以國事勉昌輝。謂不可因小忿而操同室之戈。昌輝不聽。迨昌輝殺秀清。秉國政。元玠歎曰。吾死可爲若敖氏生。不可以見獄吏。遂携黃金數百兩。附外人商輪如海上。將奔美洲。及抵香港。聞昌輝已族誅。一慟幾絕。遂病死於逆旅。

韋濱

韋濱。昌輝之兄。自起兵即從軍。庸懦不甚著名。太平二年。奠都金陵。凡從龍諸王兄弟。概封

國宗濱亦與焉。太平三年。天王命濱從韋俊等攻岳州。克之。遂略黃陂孝感一帶。已而調至西梁山。命與胡以洗攻太平府。爲清兵所敗。遁回江寧。昌輝斥其無用。奏請追回印信。貶間散國宗。太平四年。以抑鬱死。

韋志泰

韋志泰。昌輝堂兄。封國宗。曾率兵攻蕪湖。大捷。太平三年。守蘄州。與清軍戰。敗績。退守九江。府以創發不治而死。

韋得玲

韋得玲。昌輝族弟。封國宗。太平紀元前一年。與清將向榮戰於風門坳。中礮死。

韋以德

韋以德。昌輝之侄。封國宗。提督軍務。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田家鎮。陣亡。

石鎮崙

弟鎮崗

石鎮崙。達開之兄。貌黑而粗鄙。不大知書。自起兵至江寧。身經數十戰。而職不過將軍。仍聽檢點指揮約束。蓋達開以鎮崙凶橫。少謀略。將兵多恐僨事也。太平二年。都金陵。始封國宗。尊與丞相埒。五月。楊秀清奏請。凡國宗之能服衆者。頒給印信。使出略各郡縣。於是鎮崙遂統兵略江西九江一帶。十一月。調攻三叉河。十二月。回江寧。賞穿黃袍。太平三年。復與韋俊

等攻湘潭。克常德。復破岳州武昌等處。已而調回。攻打兎兒磯。大敗。鎮崙僅以身免。秀清命招集潰卒。合韋俊等援田家鎮。以贖罪。鎮崙憤甚。與清軍力戰於半壁山。陣亡。石鎮崗。鎮崙弟。封國宗。太平三年。從韋志泰守蘄州。戰敗。率數百騎入江西。後罹病死。

石祥貞

石祥貞。達開之從兄。身長面赤。多謀而知兵。金田起事。約弟鎮崙同投達開。達開以祥貞爲參謀。每有所咨詢。輒先得達開心。以故甚倚重之。永年被圍。楊秀清召達開議軍事。躊躇不能決。達開曰。吾有從兄在。其人多機警。盍一詢之。立召祥貞。以指畫案三數言立決。太平軍因得突圍趨長沙。秀清驚異。請於達開。以祥貞歸其軍。太平二年。天王定金陵。封祥貞爲國宗。職並丞相。五月。賴漢英等率兵略江西。失利。請援。秀清謂祥貞曰。汝有異才。不可不一試。始命自領一軍。援江西。克九江湖口。圍南昌。連戰皆捷。八月。秀清擬自將征湖北。調祥貞爲鋒。諸將如賴漢英羅大綱等皆屬之。破清軍於半壁山。進克黃州。太平三年。秀清授計於祥貞。大破清兵於黃州。殺清總督吳文鎔。乘勝破漢陽。進攻武昌。倉卒不能下。祥貞乃以漢陽兵攻省城。自率步兵越武昌而上。破岳州。遣兵分略靖江。橋口。湘陰等處。武昌援師分兵援湖南。祥貞自岳州反。兵急攻武昌。清援師之在城外者皆潛遁。遂克武昌。秀清大喜。以書遺達開曰。石氏三雄。龍虎豹備矣。虎喻祥貞。豹謂鎮崙也。未幾。天王命祥貞鎮守西梁山。遏

清兵。祥貞不善於水軍。戰輒不利。會清向築圍天京。急復命祥貞至天京。攻大營。與張國樑戰於七甕橋。國樑在清將中。威名甚著。素輕太平軍。祥貞戒士卒併力戮殺。國樑大敗。清兵死者千餘人。祥貞窮追之。會後隊有流彈誤中祥貞腦。遂墜馬。部下舁之入天京而卒。合朝震悼。爲之祈禱者累日。

石鳳魁

石鳳魁。達開堂兄。面黑高顴。聳肩駝背。貌奇醜。工文墨。其爲人小有才。而大言不慚。嘗以劉青田自居。金田起事。卽入軍。贊達開軍事。每以不能自將一軍爲憾。迨都金陵。封國宗。命將二萬人與賴漢英定江西。敗回江寧。太平三年。韋俊略湖南。命以鳳魁守漢鎮。六月克武昌。加鳳魁提督軍務。駐清總督署。號令諸將。八月官兵陷武漢。鳳魁下遁。田家鎮楊秀清劾之。押解回天京。諸將多訟鳳魁剛愎自專。因循失機。以致武漢之功得而復失。天王怒。乃暴其罪而殺之。年甫四十。

太平野史卷之十五

列傳

以下均終於太平朝者

賴漢英

賴漢英。廣東嘉應州人。賴后之弟。羣呼之爲賴國舅。面白皙而高顴。通文墨。兼擅醫理。嘗貿易於兩廣間。逆旅中向之求醫者。屢常滿。漢英率施診。捨藥不取值。人民皆德之。金田起兵。清吏捕之急。乃間道入軍中。授內醫。職同軍帥。太平元年十月。擢殿右四指揮。始領一軍。赴前敵。二年二月。攻金陵。擢殿右四檢點。城破。漢英軍入城。獨不焚掠。以種族大義出示告民。間勸各安業。勿驚擾。天王獎之。五月。奉命略江西。攻湖口。圍南昌。轟城二次。皆不克。漢英親督軍掘地道以地雷實之。屆期火發。城崩。數丈。軍士摩厲將登。漢英誤記有第二雷。戒勿登。久待不發。城口復完。士衆交咎。漢英不信。檢視土。將軍文報始知其誤。大悔恨。適清援師大至。遂解圍去。石祥貞以其事上聞。楊秀清大怒。立調漢英回天京。漢英懼。自請援揚州。秀清與之約曰。能克揚城。則以功抵罪。漢英至揚。步步爲營。死戰不退。敗清將馮景尼師長。鏖會立昌自城突圍出。與漢英軍合。清將琦善急攻之。漢英立昌不敵。走和州。遂失揚州。十二月。漢英回天京。秀清斥其無用。革職。命與盧賢拔共刪書。漢英怨之。太平三年。天王復漢英職。

使將一軍助城守。太平五年。從秀清攻江南大營。大營潰。天京無圍師。秀清稱萬歲。陰圖自立。漢英大憤。陰與秦日綱羅瓊樹謀。立誓助洪氏。遂密請於天王曰。東楊以開國勳位極人臣。情親手足。不可爲不至矣。今其心叵測。擅殺大將。獨調衛軍。恃兄弟之稱。絕君臣之禮。不臣之跡。日以加積。若不早圖。悔無及矣。臣已約秦日綱等。勤王苟有命。雖死不辭。天王曰。汝等力薄。奈何。漢英曰。北韋與東楊交惡。可召之來。爲吾助也。於是天王召韋昌輝回天京。命與漢英等誅秀清。夷其族。昌輝執政。跋扈如秀清。天王不能堪。復命漢英族誅昌輝。而以安王仁發。福王仁達。秉政事。二王忌漢英功。抑之不遺餘力。漢英嘆曰。余以東楊跋扈而誅之。不謂一東楊死。而千百之東楊至。國事如斯。諫之無可。諫誅之不勝。誅欲其不敗得乎。且余已殺二王。怨之者衆矣。上帝鑒余。祈余速死。遂抑鬱咯血而卒。

羅大綱 弟瓊樹

羅大綱。廣東揭陽人。貌凶惡。濃髭髯。先爲海盜魁。往來菱塘一帶。擄掠商賈。出沒無常。清道光三十年。水師捕之急。亡命潯梧間。聞洪軍方起於金田。因走歸之。初封左二軍軍帥。太平元年四月。克全州。擢土一總制。領中一軍。十月。克岳州。擢金二正將軍。十二月。升殿左一指揮。太平二年。定都金陵。命大綱從林鳳祥。李開芳。取鎮江。瓜州。揚州。慄悍機警。所至皆克。四月。擢殿左五檢點。使守鎮江。六月。升冬官正丞相。命赴湖北前敵。與清軍戰於田家鎮。大勝。

清將勞光泰所部潮勇悉數來降。秀清卽命大綱統之大綱好色縱酒素凌其儕輩田家鎮之役焚劫淫掠備極慘毒所頒天條多不能守軍中有舉發者秀清賞其勇悉置不問以故其他各軍皆忌之惟與賴漢英善秀清數窘漢英漢英不能堪得大綱一言輒解太平三年天王命大綱略安徽大綱入安慶遣兵徇建德東流等處十月清軍陷田家鎮秦日綱敗退江西秀清又令大綱移守湖口以遏清兵大綱頗怏怏嘗謂人曰吾與秦日綱胡以洗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廣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粵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於此者天王亦自忘其爲花縣籍乎秀清聞之疑其有異志由是不敢以重軍付之太平四年清將鄧紹良攻蕪湖大綱率水師與戰中礮墮水死石達開聞之哭曰失一蕪湖不足惜奈何死我大綱。

羅瓊樹一名瓊壽廣東揭陽人大綱族兄大綱守鎮江瓊樹爲助守凡軍情文報及解糧餉皆令其押送以此得受知於天王太平三年封恩賞丞相隨韋俊等攻湘鄂破岳州克武昌以餉絀鄂守將石鳳魁令瓊樹徧畧江漢諸邑以求糧瓊樹短小精悍勇而善戰故大冶興國及江西武寧一帶無不知有羅矮子者是年秋清軍復陷武漢太平軍潰敗瓊樹退守湖口縣與大綱聲勢聯絡拒守清兵者經年太平五年調回天京升秋官正丞相奉密旨黨於北韋共圖楊秀清殺之已而韋昌輝伏誅秀清之黨復刺殺瓊樹於途中。

曾添養

曾添養。廣西老兄弟。本名天養。因避天王諱。改天爲添。貌猙獰。偉大。慄悍。善戰。力敵萬人。軍中號爲飛將軍。太平初建國。授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克金陵。擢殿左九指揮。六月。升殿左一檢點。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太平三年。奉命合韋俊軍。畧湘潭。添養攻岳州。下之。俊進兵圍武昌。而留添養爲岳州守。清曾國藩自長沙率水陸軍攻之。部將陳輝龍沙鎮邦欲直薄城陵磯。國藩以水師接仗。忌風順止。之。輝龍笑曰。治水師三十年。何懼也。逕與鎮邦以舟師出戰。時南風大作。添養望之笑曰。誰謂曾妖知兵哉。戒所部嚴陣以待。清舟師前進。風順不能止。膠於灘。添養乘勢擊之。殺輝龍。鎮邦褚汝航夏鑾馳救。添養復殺汝航。鑾亦被創落水死。是時清水師初立。號精練。輝龍汝航皆爲大將。至是喪失過半。國藩號慟。一軍氣奪。會楊載福至。急請國藩出軍。且曰。戰者勇氣也。吾視諸軍餒甚。昨日之敗。不急消除之。將不復能自立。復以舟師陷陣。太平軍新戰。勝方相賀。倉卒遇敵。敗竄不能止。同時清將塔齊布以陸軍攻城陵磯營壘。添養棄水軍拒戰。塔齊布清軍勢不支。將退矣。會添養中流彈洞胸。大呼曰。余今死矣。以數十騎陷敵陣。左右馳突。當者盡靡。殺清裨將數十人。兵士千人創甚。墮馬而絕。清軍戮其元重十餘斤。懸之營門。目光炯炯。六日猶視。清軍懼不敢過。其下乃齋醮而掩之。軍聞添養死。皆痛哭爲之祈禱。太平軍自永安轉戰至金陵。除楊秀清石達開外。推添養

爲最能軍。每克一邑。輒能警其部下。不姦殺虜掠。惟遇清廷官吏將士。則非刑殘酷。毫無人理。故添養死清軍。見其屍。猶畏之云。

林鳳祥

林鳳祥。廣西老兄弟。身瘦小。面微黑。剽悍善戰。太平建國。授御林侍衛。太平元年九月。升土官正將軍。十月。克岳州。授殿左一指揮。十二月。克漢陽。升殿左一檢點。二年。太平軍攻江甯。鳳祥先登儀鳳門。以功授丞相。卽命鳳祥合李開芳。羅大綱。徇鎮江。揚州。皆下之。鳳祥踞揚州。未幾。天王加封鳳祥靖湖侯。命與開芳。吉文元各率所部。窺河南。鳳祥留曾立昌守揚州。盡括城內金帛婦女入天京。陛辭。天王率二十一軍渡江入皖北。掠滁州。破臨淮關。四月。克鳳陽府。與開芳。文元合軍入河南。克永城。五月。破歸德府。殺清參將正倫。知縣呂贊揚等。進攻開封。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不克攻城。而援軍復四集。乃解圍去。掠朱仙鎮。破中牟。鄭州。汜水。鞏縣。渡河圍懷慶。與清將勝保之援師戰。大敗。鳳祥乃趨入山西。破曲沃。克平陽府。太平四年。復由晉入直隸。勝保以軍斷其歸路。鳳祥懼。命其部將黃生才率衆北援。破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其子德勒克色楞拒之。生才軍無食可掠。脅從者潰散過半。勝保約山東兵夾擊之。生才戰死。其黨悉潰。鳳祥聞生才死。謂開芳曰。莫余救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軍連鎮。遣開芳率馬隊襲取高唐州。清悍將僧格林沁圍連鎮。鳳祥自恃其

軍。皆。百。戰。精。銳。立。木。棚。掘。濠。溝。守。之。未。幾。糧。盡。軍。士。羸。餓。至。不。能。舉。戈。矛。連。鎮。遂。陷。士。皆。爭。就。死。無。一。降。者。獨。不。見。鳳。祥。清。軍。搜。之。獲。之。於。地。室。方。挾。二。美。人。痛。飲。已。薙。髮。易。裝。將。脫。身。歸。天。京。既。被。執。夷。然。曰。吾。孤。軍。深。入。犯。兵。家。之。所。忌。取。敗。宜。也。且。我。爲。漢。族。戰。而。死。死。亦。得。所。汝。等。可。斫。吾。首。去。僧。格。林。沁。檻。送。於。燕。京。遂。遇。害。

李開芳

李開芳。廣西老兄弟。以避翼石諱。文書稟報。皆改其名曰來芳。身魁偉。面黑顴高。不通文墨。勇悍而嗜殺。與林鳳祥齊名。金田起兵。授戊一監軍。太平元年七月。掠柳州。擢金一總制。帶右一軍。攻破桂陽嘉禾藍山攸縣等處。九月。從征至長沙。擢金一正將軍。十一月。克岳州。升殿右二指揮。旋率勁旅。首先攻漢陽。下之。擢殿右二檢點。十二月。克武昌。升地官正丞相。太平二年正月。大軍下江南。圍金陵。開芳進攻聚寶門。二月。克之。天王建都於金陵。命開芳合鳳祥攻取鎮江揚州。封定湖侯。三月。復命開芳鳳祥合軍進窺中原。四月。克鳳陽。破臨淮關。入河南。下永城。破歸德。進攻開封。不克。乃解圍破中牟鄭州汜水鞏縣。渡河圍懷慶。與清將勝保戰。敗績。乃長趨而西。破曲沃。據平陽府。勝保圍之。開芳求援於天京。楊秀清命朱錫珉往援。未至。勝保攻之急。開芳謂鳳祥曰。糧餉將盡。而援兵不至。坐以待困。非計也。不如突圍以求食。乃棄平陽。入直隸。與錫珉援軍遇。有衆四萬。進薄天津。累戰皆不利。敗走靜海。獨流。

鎮。清命僧格林沁會勝保軍圍之。復突圍至連鎮。開芳曰：連鎮無險可守，須取高唐州爲犄角。遂率輕騎襲而踞之。於是鳳祥開芳各自爲守，而兵力分矣。太平四年正月，連鎮陷。鳳祥被執，僧格林沁移兵攻高唐。先是勝保圍高唐，開芳於緣城複立木柵，悉用土壅，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兵皆潛居窟中，炮火不能及，并有地道通城外。每黑夜輒出數百人，刦營清軍死者約數千人。勝保鑄大炮，樹雲梯攻城，皆無功。清廷故撤勝保，而以僧格林沁代之。僧格林沁圍高唐，故撤南門圍軍，誘太平軍出城，開芳以糧且盡，棄馬騎突圍出，駐軍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荏平十八里，脅民夫徧掘陷坑，樹木椿排列，槍炮守禦極嚴。屯內本多富戶，高樓大廈，外匝甃牆，形勢甚固。清軍追至屯外圍之，開芳自持旗登樓眺望，見敵軍近，即放槍礮，清軍率受重創。僧格林沁審度形勢，欲引運河之水以灌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掘得之土，卽以之壅牆成堤，遂挖挑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止，共一百二十三里，寬一丈餘，深七八尺，歷一月而成。乃引水入壕，雇民夫數千人，車水灌入牆內，牆外築墩站兵，勇護灌者，閱三日，屯內水深四五尺，糧草火藥盡濕。開芳遣心腹百餘人，雜難民中泗水出降，欲藉爲內應，突圍出。清軍不分軍，民皆殺之。四月十六日，水深逾丈，太平軍皆棲居清軍，復以炮轟樓，岌岌欲墮。開芳不得已，繳軍械，遣使約降。僧格林沁許之，盡調馬步軍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日將午，太平軍隊百餘人，高張紅傘，擁開芳前進。

抵清營。僧格林沁遽命擒之。囚其部將八人。傳開芳進見。開芳戴黃綢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携兩童。均服大紅繡花衣褲。年各十四五。美好如女子。左右揮扇。隨開芳入帳中。開芳向僧格林沁領首示禮。意不答。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開芳仰天大笑。聲振屋瓦。一帳皆失色。久之。僧格林沁始詢之曰。定湖侯何笑也。開芳曰。吾天朝待臣民敵國。皆以信。今背約囚降。以要功。是滿廷之王。其信不及吾左右之童子。安得不笑。僧格林沁曰。吾即降汝。汝亦能招金陵湖北諸酋共降乎。開芳復笑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吾頭固在王無多言。因請飲食。遂開懷大嚼。旁若無人。僧格林沁疑懼。遂解開芳及其部將於燕京殺之。

吉文元 弟志元

吉文元。廣西桂平人。性粗暴而忠直。身長力大。每戰輒先陷陣。以故清軍皆畏之。清咸豐元年。洪軍進屯象州新寨。授文元御林侍衛。太平元年十一月。破漢陽。擢伸后副侍衛。十二月。克武昌。授土一副將軍。太平二年正月。大兵攻金陵。升殿右六指揮。迨克金陵。復敘功升春官副丞相。命統兵攻六合。三月。封平湖侯。奉命北伐。由浦口掠亳州。穎州。與林鳳祥李開芳軍合。入河南。克永城。歸德。進圍開封。會大雷雨。平地水深四尺。清巡撫陸應穀將軍託明阿提督善祿。皆以軍馳至。鳳祥約開芳。文元議攻守。文元曰。我師貴往來。剽疾。使清妖苦於奔。

命。然。後。伺。其。罷。而。擊。之。可。以。得。志。若。頓。師。於。堅。城。之。下。曠。日。持。久。老。我。師。徒。非。計。也。不。如。掠。朱。仙。鎮。而。渡。河。鳳。祥。以。爲。然。遂。掠。朱。仙。破。中。牟。鄭。州。汜。水。鞏。縣。渡。河。圍。懷。慶。知。府。余。炳。燾。知。縣。裘。寶。鏞。募。死。士。固。守。攻。之。不。能。下。文。元。挖。地。道。三。實。火。藥。以。轟。之。城。崩。十。餘。丈。寶。鏞。自。城。顛。死。而。復。蘇。炳。燾。死。力。拒。缺。口。太。平。軍。不。克。登。城。復。完。文。元。等。因。掘。長。壕。圍。之。城。中。糧。盡。無。貴。賤。咸。掘。草。而。食。又。值。大。疫。死。者。萬。餘。城。垂。陷。會。各。路。援。軍。大。至。清。將。勝。保。將。吉。林。兵。首。先。突。陣。銳。不。可。當。炮。丸。破。其。兜。帽。猶。前。進。文。元。大。怒。率。數。十。騎。馳。入。吉。林。軍。直。取。勝。保。中。流。箭。貫。其。腦。墮。馬。死。部。下。昇。其。屍。而。還。軍。遂。大。敗。鳳。祥。開。芳。相。對。痛。哭。曰。勝。敗。常。事。文。元。死。我。二。人。孤。矣。遂。爲。祈。禱。葬。之。於。路。側。懼。被。掘。不。加。封。識。

吉。志。元。文。元。弟。家。小。康。而。身。材。瘦。小。黃。面。露。骨。似。飢。者。十。九。歲。卽。從。征。剽。悍。殘。忍。每。戰。勝。恣。殺。敵。軍。輒。終。日。不。止。敗。亦。殺。其。部。下。以。洩。憤。太。平。軍。之。初。起。也。吉。姓。從。軍。最。先。一。門。數。十。人。分。隸。諸。王。統。下。志。元。父。成。鳳。戰。死。天。王。錄。其。功。而。憫。之。特。封。志。元。恩。賞。丞。相。太。平。元。年。調。爲。北。殿。僕。射。二。年。升。北。殿。右。八。承。宣。三。年。從。韋。俊。上。攻。湘。潭。克。黃。陂。孝。感。是。年。秋。清。軍。陷。武。昌。志。元。由。黃。岡。倉。子。埠。敗。退。田。家。鎮。與。清。軍。大。戰。於。半。壁。山。中。炮。死。志。元。雖。暴。戾。嗜。殺。而。駐。黃。孝。未。經。年。頗。能。嚴。紀。律。禁。姦。掠。保。障。百。姓。以。故。湖。北。一。帶。莫。不。知。有。吉。丞。相。者。

朱錫琨

朱錫珉。廣西老兄弟。身材高大。面凶惡而心慈。在軍不妄殺一人。金田兵起事。授右軍長。是年七月。洪軍至桂平茶地。擢戍一監軍。帶中一軍。屢與清兵劇戰。皆獲勝。太平元年九月。從征至長沙。擢土一總制。十一月。破漢陽。升土二副將軍。仍領中一軍。十二月。克武昌。授殿左三指揮。太平二年二月。圍江甯。錫珉以兵攻大東門。乙酉。克金陵。升殿左三檢點。卽令駐大東門防守。四月。封錫珉勦湖侯。命與黃益芸率所部北伐。接應林鳳祥。李開芳。五月。抵六合。與清軍戰。大敗。錫珉率殘衆入河南。久之。軍稍振。會鳳祥。開芳被困於直隸。錫珉往援之。與開芳合軍。取高唐。後馮官屯敗。與開芳俱被執。遇害於燕京。

曾立昌

曾立昌。廣西老兄弟。太平二年。克金陵。授指揮。命從林鳳祥攻揚州。下之。四月。鳳祥北伐。留立昌守揚州。立昌遣兵襲浦口。攻六合。不克。五月。清將慧成率宣化兵圍揚州。雷以誠以清兵屯萬福橋。扼揚州東南。立昌欲東取通泰。屢攻萬福橋。以誠死拒。卒不克。會清廷以琦善代慧成。命約以誠協力攻揚州。以誠以巨礮轟城。城輒崩。總兵雙來越壕先登。立昌以火燒附城板道。清兵登者驟下。死者無算。雙來亦墮。折二齒。狼狽敗退。楊秀清敘其功。升檢點。旣而復造樓船來攻。立昌開城縱擊。陣斬雙來。盡火其樓船。琦善憤甚。調援軍四五萬。誓破揚州。楊秀清遣賴漢英援之。由三叉河趨揚城。戰甚力。清圍師多潰。立昌見援師至。以城糧盡。

棄城突圍出。合漢英走瓜洲。太平三年二月。清軍進逼瓜洲。立昌迎戰。大敗之。殺清總兵瞿騰龍。未幾。天王擢立昌夏官副丞相。命北伐。立昌將兵出山東。破曹縣。踞之。清勝保來攻。立昌迎戰。大敗。清軍逐之。立昌驅軍渡黃河。會水漲。溺於河中而死。

黃益芸

黃益芸。原名益雲。因避南馮諱。改益芸。廣西老兄弟。年約四十。身中面黑。不甚識字。初爲楊秀清統下健兒。能以草藥療急症。自金田至道州。皆與秀清共處。太平元年二月。封前一軍。拯危急者。軍中倉卒之醫也。旋升爲木正木一甲一監軍。十一月。克岳州。升土二總制。領中二軍。進攻漢陽。爲清兵所敗。降爲散卒。太平二年二月。大軍下江甯。復升金一總制。領右一軍。攻旱西門。克之。升土官正將軍。四月。擢殿右十六指揮。旋升秋官副丞相。封滅湖侯。命與朱錫琨率衆數萬北伐。接應林鳳祥等。行抵六合小河。中伏。兵敗。率餘衆走曹縣。與曾立昌軍合。清軍數萬迫逐之。士卒潰散。與立昌同策馬入黃河死之。

許宗揚

許宗揚。廣西老兄弟。身材中人。面黑而尖。微髭髯。初投軍。授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升殿左七指揮。命攻六合縣。爲清兵所敗。懼被罪。請隨石達開赴安徽。攻建德。東流等處。皆下之。十一月。回京陛見。封恩賞丞相。旋升冬官又副丞相。命隨曾立昌入山東。爲林鳳祥等後援。戰敗。

立昌溺黃河死。宗揚遁回天京。收入東牢。旋殺之。

林啟容

林啟容。廣西老兄弟。其先本湖南籍。久貿易於廣西。遂寄籍焉。至啟容。家中落。流爲無賴。聞楊秀清將起兵。特往投之。初爲統下健兒。不甚著名。金田起事。授卒長。太平二年。克金陵。擢土一正將軍。旋又升殿右八指揮。命與賴漢英率兵略江西。破九江。旁邑盡下。太平元年。擢殿右十二檢點。命守九江。九江據江西險要。清軍所必爭。啟容於湖口石鐘山彭澤等處。層柵密壘。設備周至。以爲聲援。是年冬。清曾國藩自將攻九江。命羅澤南胡林翼攻梅花洲。啟容併力拒之。殺清將童添雲。破國藩軍。出城兵約梅花洲夾擊。澤南林翼復大敗之。國藩急調塔齊布李續賓自九江北渡江。攻小池口。啟容自率勁旅禦之。清兵復敗績。九江圍解。授春官正丞相。太平四年。清軍圍潯州。石達開調啟容至潯助守。啟容慮九江有失。上書不赴。羅大綱促之。啟容不得已。率精兵數千人薄清將王國才營。大綱自小池口渡江助之。中伏。士卒爭渡。溺死者大半。啟容遁歸九江。國藩復命塔齊布將萬人圍之。七月。塔齊布卒於軍。國藩以周鳳山代領其衆。會清將蕭捷三攻湖口。啟容遣部將拒之。斬捷三。大破清兵。達開軍復克義甯新昌瑞州臨江袁州。國藩懼。檄鳳山解九江圍。啟容躡其後擊之。復斬獲數千人。秀清敘其功。奏請天王封貞天侯。太平五年冬。清軍陷武昌。水陸軍復逼九江。啟容開城。

縱擊大敗。清師驟增數萬人。城圍復合。太平七年。江西諸城盡陷。李續賓攻九江益急。啟容素號堅忍。能軍。拒守九江已十易寒暑。至是援絕。彭澤湖口皆陷。乃分遣守軍攻斬黃翼。緩圍師。復敗。清軍濬壕環攻。更番休息。城中糧盡。啟容嬰城種麥。以自給。續賓潛於磨盤洲鑿地道磨盤洲者。近大東門。城垣外高岡危峙。虬蟠虹帶。續賓選勇壯築牆爲蔽。內穴岡洞。城而外張旗幟木梯。僞陳攻具。以疑之。三月地道成。轟塌東門。城十餘丈。啟容以火器力禦。清軍登者死傷數千人。城復完。清兵以督戰嚴受創。巨咸有潰意。清將乃作文告溫語慰之。衆始定。未幾迤東而南。地道復竣。地雷發。磚石飛騰。山岳震撼。城崩一百餘丈。清軍皆歔歔飲泣。趨赴莫敢前。歷半時許。煙焰散見。缺口守者寥寥。始蟻附而登。遂陷九江。先是啟容適巡城。城崩震墮死。城陷清軍乃於亂屍中尋其屍而戮之。

林錫保

林錫保。廣西老兄弟。初從軍爲典碇。職同監軍。太平元年。大軍攻長沙。各軍皆設典碇。而以錫保總領之。進職同將軍。二年。克江寧。升指揮。八月。封恩賞丞相。太平三年。擢殿左一檢點。命典刑獄。改織造署爲法署。錫保性殘酷。審訊案件。好以非刑鍛鍊人。罪人皆銜之。惟東提之黨罹罪者。輒枉法寬宥。以故得楊秀清歡。太平五年。秀清誅。韋昌輝以其附楊氏。并戮之。

黃再興

黃再興。初名天申。因避天字。改名再興。廣西桂平縣人。身矮面黑。深目塌鼻。貌凶惡。而性復陰險。頗知文義。初在軍中。爲後二軍前營左一東兩司馬。不甚著名。迨克永安。升卒長。因開功摺明晰。天王賞之。命入詔書衙。編纂詔書。太平元年。在長沙編庚戌詔書告成。升左史。職同將軍。掌一切奏牘。及記各侯王登朝問答之辭。謂之記錄。月成一冊。進呈天王備覽。太平三年。克江寧。升職同指揮。四月。升檢點。旋以科炭功。封恩賞丞相。十月。擢地官副丞相。命理北殿事。太平三年春。改理翼殿事。會太平軍克武昌。石達開奏調再興赴湖北一帶安民。再興被命抵武昌。與石鳳魁同管武漢事。再興主民政。而以鳳魁專軍事。是年秋。清曾國藩以湘軍下岳州。進攻武昌。陷之。再興下遁田家鎮。集潰敗之衆。以禦清軍。十月。楊秀清發告諭。調再興回天京。以其不能守武漢。請於天王殺之。

羅際隆

羅際隆。廣西象州諸生。年二十餘。美丰儀。工文辭。妻廖氏。英爽有殊色。金田起兵。勸際隆從。軍曰。此驅異族。非叛亂也。勝則爲從。龍功勳。敗亦可亡。命海外。誰能抑鬱久困於風簷寸晷之中。耶。際隆遂率妻妹。詣蕭朝貴軍。請錄用。朝貴以際隆爲監軍。次年。太平建國。朝貴封西王。見際隆妹而美之。取爲妃。因封際隆爲西貴舅。任廖氏爲中二軍女軍帥。長沙之役。朝貴中炮死。楊秀清并其軍。升際隆爲總制。際隆貌文弱。而攻城必先登。嘗臨陣彈貫其臂。猶馳

呼。指。揮。追。奏。凱。解。衣。袍。袖。膠。滯。始。覺。創。痛。一。軍。皆。歎。其。神。勇。太。平。二。年。克。江。寧。擢。殿。左。二。十。一。指。揮。三。年。升。殿。右。二。十。四。檢。點。從。黃。再。興。赴。湖。北。安。民。是。年。秋。清。軍。陷。武。昌。際。隆。兵。敗。走。洪。山。中。伏。力。戰。一。晝。夜。而。死。天。王。震。悼。因。命。秀。清。嚴。治。觀。望。諸。將。罪。而。殺。再。興。石。鳳。魁。

余廷璋

余。廷。璋。廣。西。老。兄。弟。初。業。米。販。嘗。曰。御。車。往。來。潯。梧。間。鄙。野。不。甚。識。字。而。好。演。講。古。今。俠。義。事。金。田。起。兵。棄。其。業。從。之。授。左。二。軍。正。典。聖。庫。太。平。二。年。從。征。至。金。陵。升。土。二。正。將。軍。五。月。從。賴。漢。英。略。江。西。兵。敗。回。天。京。革。職。太。平。三。年。復。授。木。二。副。將。軍。命。守。江。寧。聚。寶。門。外。雨。花。臺。旋。升。殿。右。四。十。指。揮。會。九。江。被。圍。急。楊。秀。清。命。廷。璋。率。輕。騎。赴。援。與。清。軍。戰。於。小。池。口。大。敗。廷。璋。併。力。突。圍。走。十。餘。里。檢。點。將。士。有。微。時。同。夥。爲。總。制。者。尙。被。困。急。率。數。十。騎。返。轡。復。陷。陣。縱。橫。馳。驟。身。被。十。餘。創。卒。獲。其。屍。載。之。馬。背。而。返。馬。疲。不。能。勝。憊。於。途。廷。璋。大。呼。曰。友。死。而。不。能。救。誼。當。死。不。善。戰。而。覆。軍。法。當。死。我。有。二。死。焉。安。可。不。死。遂。手。刃。戡。清。軍。殊。數。人。遂。被。害。聞。者。皆。義。之。

涂振興

涂。振。興。廣。西。老。兄。弟。身。材。瘦。小。攢。眉。扯。嘴。趨。捷。若。猿。猴。初。從。蕭。朝。貴。爲。卒。長。太。平。元。年。朝。貴。戰。死。於。長。沙。遂。依。楊。秀。清。爲。刀。牌。手。仍。兼。理。西。殿。事。太。平。二。年。克。江。寧。敘。功。授。西。殿。右。二。指。

揮使。旋調爲東殿左七承宣。職同檢點。太平三年。封恩賞丞相。命與侯裕寬等出巡安徽湖北。會清軍陷武昌。振興退守田家鎮。已而田鎮陷。復從秦日綱遁九江。助守湖口等處。經年。太平五年。楊韋構難。天京亂。振興自以所部合陳玉成。攻略皖贛間。以兵敗走死。

張潮爵

張潮爵。廣西老兄弟。彪形廣額。目閃閃有光。初爲楊秀清統下健兒。太平元年。授中一軍帥。二年二月。升中三巡查。三月。進土四總制。管帶中四軍。四月。升金官副將軍。八月。復擢殿右十指揮。隨石達開赴安徽安民。十一月。達開回江甯。以秦日綱守安徽。潮爵副之。太平三年。封恩賞丞相。旋升殿右四檢點。凡安民造冊籌餉等事。皆潮爵總其成。日綱畫諾而已。太平五年。秀清器其才。調回天京。命典軍法。自將軍以下。刑賞黜陟。皆聽潮爵之意。旨以行。迨秀清誅。諸怨望者。羣攻潮爵。執而殺之。

曾鳳傳

曾鳳傳。初名錦。廣西老兄弟。初爲聖兵。每戰輒勝。由兩司馬升後一軍師帥。太平二年二月。克江甯。升殿左三軍帥。三月。授木正木三甲三監軍。四月。升木三總制。管帶左三軍。扼守天京太平門外紫金山。九月。授恩賞檢點。太平三年。升殿左三十一檢點。是年秋。清兵陷武漢。太平軍敗退田家鎮。楊秀清令鳳傳合韋俊等援之。戰敗。田家鎮陷。鳳傳退守九江湖口。秀

清怒命帶罪赴前敵效力。鳳傳畏懼不敢前。部下皆潰。懼被誅。仰藥而死。

曾水源

曾水源。廣西老兄弟。貌英挺而文秀。善言詞。工文墨。十餘歲時爲童蒙師。馮雲山傳教至桂平。欲雇抄胥。胡以洸薦水源。雲山大賞之。遂合夥。及金田從軍。年甫二十。初授御林侍衛。擬撰詔書。批答章奏。追隨天王。不離跬步。太平元年。大軍至長沙。升伸后副侍衛。仍掌一切文案。十一月。克岳州。升土官正將軍。始與軍事。助攻岳州。克之。十二月。下武昌。楊秀清奏請改補東殿簿書。太平二年。克江甯。升職同檢點。四月。擢東殿左丞相。已而轉天官。又正丞相。是年冬。率軍二萬人。助攻三叉河。賞穿黃袍。太平三年。升天官正丞相。仍理東府事。七月。秀清命水源攻東壩。敗回。收入東牢。不知所終。

白暉懷

白暉懷。廣西老兄弟。年約四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初從軍。授御林侍衛。太平二年。以戰功累擢至殿右十二指揮。從賴漢英攻江西。兵敗。回天京。命帶罪助攻三叉河。克之。升殿右八檢點。太平三年。楊秀清命暉懷從韋俊等上攻岳州湘潭。與清軍戰於城陵磯。全軍皆覆。秀清怒。調暉懷回京。收入東牢。旋殺之。

覃炳賢

覃炳賢。廣西老兄弟。初封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升殿左二十一檢點。從石達開出鎮安徽。是年冬。達開回天京。以秦日綱代達開。張潮爵副之。已而潮爵召回。復以炳賢副日綱。率所部攻略廬和建清東流宿松太湖一帶。皆下之。太平五年冬。清軍陷武漢。炳賢援之。轉戰黃州。蕪州。興國。大冶。廣濟。黃梅間。兵敗窮蹙。憤懣而死。

魏超成

魏超成。廣西老兄弟。身材長大。黑面高顴。濃髭微髻。目有凶光。金田起兵。授殿前監斬官。自永安至江甯。殺人不可勝計。太平三年。以病乞赴江西就醫。臨行。請於楊秀清得便宜募兵。自成一軍。攻略湖北興國。江西武甯。義甯一帶。勇悍無前。秀清始知其能。軍升殿右十四檢點。調回天京。命拒江南大營。累戰皆有功。太平五年。坐秀清黨。被戮於九洑洲。

周勝坤

周勝坤。廣西老兄弟。家本富有。業質庫。金田將起兵。勝坤罄其家助軍餉。天王嘉其誠。命總典聖庫。而勝坤獨勇敢喜爭戰。抑鬱不得志。太平二年。升炎二正將軍。始領一軍。畧鎮江揚州。瓜州一帶。十一月。攻三叉河。援揚州。以功封恩賞丞相。旋升夏官。又正丞相。從胡以洗攻廬州。克之。遂以其軍駐廬州。助城守。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安慶。多隆阿以三萬衆攻廬州。勝坤拒守力竭。戰死于城下。

陳宗勝

弟宗揚

陳宗勝。廣西老兄弟。尖臉高顴。微髭髯。初授土官副將軍。太平二年。克江寧。擢殿左五指揮。三月。升殿右二檢點。踞守朝陽門。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詔命攻高淳東壩。戰敗。回江寧。太平三年。楊秀清命往援胡以洗等。遂助守廬州。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廬州。宗勝巷戰死。宗揚。宗勝弟。官至冬官。又正丞相。太平三年。在天京犯天條。爲楊秀清所殺。

張維崑

張維崑。廣西老兄弟。初從軍爲前一軍典礮。太平二年二月。克江寧。授御林侍衛。三月。升伸后副侍衛。伸后者。侍衛中之尊稱。得役使衆侍衛。且可鞭撻之。五月。封恩賞丞相。改江寧松西鳳邪道查炳華之宅爲丞相府十月。擢伸后正侍衛。凡出城接仗。侍衛中或居守。或臨陣。悉聽維崑指揮。維崑攢眉大眼。塌鼻巨口。貌兇惡而性獨慷慨。好濟人急。御下極嚴。而信賞必罰。以故羣衆畏而服之。太平五年。東楊族誅。天王以其黨于楊氏。詔誅之。

陳承塔

陳承塔。廣西老兄弟。玉成之叔也。高顴廣額。短小精悍。畧識字。頗有權畧。洪軍克永安。授羽林侍衛。太平元年。升伸后正侍衛。從征至長沙。授殿左三指揮。旋克岳州。擢殿右二檢點。太平二年。大軍下江南。授地官副丞相。克金陵。陞天官正丞相。太平三年。封興國侯。旋改佐天

侯。建侯府于江寧鹽道署。楊秀清頗倚任之。自奠都金陵。不使外出。凡東府一應文書探報。皆歸承塔收發。權勢之盛。炙手可熱。雖北韋亦仰其聲氣焉。太平五年。天王命韋昌輝攻秀清。以承塔黨于東府。因并殺之。

胡海隆

胡海隆。廣西老兄弟。身材瘦小。聲音洪大。初授巡查職同監軍。元年。升職同總制。二年。建都金陵。授天朝總巡查職同將軍。凡各巡查。皆日至其所聽令。是年冬。擢殿右二檢點。三年。命副林錫保爲刑官。終日搜殺。喜用非刑。太平五年。楊秀清族誅。北韋以其黨于楊氏。殺之。

曾錫謙

曾錫謙。廣西桂平人。素無賴。嗜賭輒敗。昌輝每貸以金。而不計其子母。錫謙甚感之。清道光二十七年。從昌輝起兵。授左軍長。太平元年。大軍抵長沙。升金正金一庚一監軍。二年。克江甯。升土三總制。帶中三軍。略瓜州揚州一帶。旋擢水官正將軍。守瓜州。六月。升殿左九檢點。是年冬。清兵陷揚州。錫謙自瓜州援之。大敗。遁回天京。楊秀清欲殺之。昌輝力救得免。令隨胡以洗攻廬州。克之。擢夏官又副丞相。助守廬州。太平四年。調錫謙代林啟榮守九江。旋啟榮回防。復調錫謙守浦口。太平五年。昌輝敗。朝臣以其爲北韋死黨。誘召至京殺之。

李壽春

李壽春。廣西賀縣人。通文義。工心計。與兄壽暉同事楊秀清。初爲詔書衙協理。太平二年。克江寧。授東殿簿書。旋升吏部一尙書。掌收發文牘。夤緣侯謙芳。招攬權勢。秀清頗惑之。奏封爲恩賞丞相。改江寧候。駕橋清廣東糧道。易長華宅爲丞相府。太平四年。謙芳以納賄事下獄。辭連壽春。秀清怒。並誅之。

侯淑錢

侯淑錢。裕寬之族兄。初爲蕭朝貴衛兵。朝貴戰死。與裕寬同事楊秀清。裕寬貌美有寵。累擢至丞相。而淑錢尙典東輿。經歲不獲一遷。裕寬因合侯謙芳。同請於秀清。授行軍總聖庫協理。從石達開赴安徽。凡錢糧之徵收。軍需之輸送。淑錢措置裕如。無稍匱乏。達開上其功。擢東殿吏部三尙書。調回天京。以其善理財。始重視焉。改江寧。寧早西門大街。清湖南衛永柵桂道張會宅爲丞相府。太平四年。裕寬以罪誅。淑錢不自安。乞辭職。不准。五年。秀清敗。韋昌輝以其黨於楊氏。執而殺之。

羅苾芳

羅苾芳。廣東嘉應州人。善笑寡言。胸有城府。幼時販煙土。往來於潯梧間。深結諸不逞者。冀庇護。以其能文。流氓中皆呼之曰小羅先生。清道光十八年。粵省禁煙。凡販鴉片者殺無赦。苾芳懼。遂亡命於粵西。爲韋昌輝司會計。迨起兵。昌輝挾以入軍。初封御林侍衛。升將軍。太平元年。從蕭朝貴攻長沙。戰敗。降監軍。十一月。大軍破漢陽。復職爲將軍。十二月。改北殿簿。

書掌一切文案。太平二年擢北殿丞相。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仍理北殿事。苾芳貌文秀而風流。自喜太平制禁男女同居。苾芳苦之。嘗飾女子爲嬰童。以自隨。性善逢迎。凡昌輝行事。苾芳能以意會。故信任亞於黃啓芳。據前馬路清江軍布政使理問吳景周之宅爲丞相府太平五年昌輝誅苾芳爲東楊遺黨所殺。年祇二十餘。

劉承芳

劉承芳。廣西老兄弟。初從軍。不甚著名。大軍下江南。以克金陵功。始授翼殿簿書。職同總制。太平二年隨石達開赴安徽安民。擢翼殿丞相。職同指揮。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仍理翼殿事。據江寧紅紙廊前四川布政使方積宅爲丞相府太平五年楊韋相併。達開憤而出京。承芳從之。轉戰於皖贛湘鄂者累年。後復隨達開入川。敗死於老鴉灘。太平諸王府掌簿書者。率皆年青貌美。天王特下諭。俱改其名曰芳。如東楊之候謙芳。北韋之黃啓芳。羅苾芳。是獨承芳。長身駝背。尖臉攢眉。高顴有鬚。貌甚陋。而年復逾四十。嘗朝賀賜宴。諸王皆率其簿書以從。啓芳等皆薰香。傳粉如臨風。玉樹承芳相形益穢。瑣天王戲謂達開曰。翼弟何好惡與人殊。酸鹹耶。達開正色曰。臣弟撫安徽。得餉捐百廢俱舉。百姓復歌頌聖朝之德者。皆承芳之力也。彼其貌陋而心甚慈。天王瞿然爲親酌酒以勞之。

陳桂堂

陳桂堂。廣西老兄弟。初從軍。授中二軍前軍前營旅帥。太平二年二月。大軍克江寧。任中四巡查。三月。升後四軍水四總制。守朝陽門。屢與清兵戰。皆有功。時天朝禁煙嚴。桂堂嗜鴉片。懼被罪。每感喟。清江寧諸生張繼庚。因說其部將張沛澤。勸桂堂反。開朝陽門。以納清軍。桂堂初允之。已而知不可爲。命沛澤誘而執之。以聞。殺繼庚。及其黨數十人。皆太平軍之健者。朝中大譁。楊韋由是不敢以兵事付桂堂。會清軍攻武昌。黃再興。慮石鳳魁不能守。奏請桂堂代再興。楊秀清遲疑不能決。及事急。始擢桂堂爲秋官丞相。命星夜赴武昌。未至。清軍已陷武漢。太平軍紛紛下竄。桂堂堵之不能止。亦折回天京。秀清怒。誅鳳魁。再興讓桂堂。桂堂憤而成疾。委頓者經年。以癰發死。桂堂爲人超捷。機警。在軍中。與羅大綱。齊名。再興臨刑。語人曰。如桂堂。早十日來武漢。必不失吾儕。何至於此。桂堂聞之。爲之飲泣者累日。

張子朋

張子朋。廣西凌雲人。身材高大。廣額掀眉。兩顴隆起。凹腮巨口。無髭眇一目。而性情慘酷。嗜殺無厭。荆楚一帶。聞張瞎子名。無不股慄。初爲韋昌輝統下健兒。常護送機密文件。往來於粵東肇慶一帶。太平元年。授御林侍衛。二年二月。升月令侍衛。四月。調爲北殿右二承宣。職同指揮。旋奉命助攻三义河。封恩賞丞相。太平三年。從韋俊等略湘鄂。所至皆有功。七月。調回天京。會清軍復陷武漢。太平軍退守田家鎮。楊秀清命子朋率礮船數百艘。至田鎮拒清。

師子朋。御下暴。隨喜怒爲刑戮。水師將譚。變陳桂堂。急白秀清。秀清馳至。立杖子朋。一千出巨資。犒水師。得不變。終愛子朋。趨捷不忍殺。命帶罪赴前敵。效力已而戰敗。田鎮陷。子朋遁回天京。下獄。被錮者經年。太平五年。秀清敗。昌輝出之。未一月而昌輝復敗。以坐北韋黨。戮於市。

吳可億

吳可億。廣西老兄弟。初饒於資。以盡力於上帝會。罄其家。迨起兵。天王命同周勝坤掌聖庫。授職同將軍。後勝坤專軍事。凡糧餉之出納。皆可億一人主之。太平二年。奠都金陵。封恩賞丞相。三年。擢地官正丞相。改江寧水西門大街富五年。諸王構難。感憤辭職。不准。太平七年。朝綱紊亂。諸後進者皆封王。可億以資格應得爵。已銓叙矣。可億聞之。遂乞病家居。不復如聖庫。數徵不起。天王親如其家。諭之。見布袍蔬食。寒素如平民。嗟嘆而返。諭使給俸如初。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可億披髮大哭。踉蹌奔聖庫。曰。國雖亡。庫不可爲。清妖有也。遂闔庫自焚死。

譚順添

譚順添。廣西平南人。身短面黑。愁眉尖頰。微髭髯。初從軍。授正典刑罰。太平元年。命副吳可億典聖庫。授職同將軍。二年。封恩賞丞相。旋升職同檢點。四年。擢地官又副丞相。七年。可億

退職。卽諭順添總聖庫。太平十三年。天京糧絕垂陷。順添多方羅掘。鼠雀俱窮。諸將皆拔刀向順添。順添窘甚。會清軍攻城。逕率衛聖庫兵百餘人出太平門。與清兵戰。李秀成使飛騎持大令召回城。不顧。竟陷陣死。

李復猷

李復猷。石達開部將。太平十二年。達開自滇入蜀。遣復猷別將一軍入貴州。及達開敗亡。復猷由酉陽走湖南。衆猶三四萬。攻龍勝廳富川賀縣。相繼下之。前鋒入廣東開建。清總督毛鴻賓調湖南兵橫出連山。扼復猷兵東下。復猷分兵據懷集之石塋坑尾。樹柵屯糧。爲持久計。其地逼近廣東陽山。鴻賓亦調兵連州備之。復猷數出戰。皆不利。乃由開建折走蒼梧。入懷集。懷集知縣况逢春率兵圍躡之。復走廣東連山。掠陽山。道多潰亡。勢日以蹙。逢春使之招降。復猷詐降。遣其弟復忠如清軍議款。事未決。其部下信以爲眞。一聞而散。逢春乘亂擊之。復猷走開泰。繞至貴州永從。清將張運蘭圍之。殘衆三千餘人皆請降。運蘭以資遣散之。而俘復猷於鐵坑。檻送廣州殺之。

藍大順

藍大順。雲南昭通人。雲南產鴉片。游民販賣。越關漏稅。輒糾數十百人。閒行達闌市。遇兵役則私賂以免。於是雜職末弁倚爲利藪。大順爲私販魁。日率其徒爲姦利往來。叙州聞太平

軍。席捲東南。各省思乘機響應。而多所顧慮。未即發。太平八年。老鴉灘私販有訟事。汛官索賂。已得金矣。猶未。爰思有以中之。詞連大順。李短搭。短搭者。亦私販。梟黠。亞大順。縣官因捕二人。繫之獄。將殺之。其黨憤。怒道路。恟恟。皆言私販。反。縣官先遁。大順黨遂闌入縣城。劫獄。釋二人。出。奉之以起事。數日間。得筠連。慶符。二縣。有衆數千人。進兵。圍叙州。時石達開前鋒將入蜀。大順與短搭謀。遣使如達。開軍願受。欸聽約束。自名爲滇蜀太平軍。統領是年冬。大順分其軍爲二。與短搭分領之。自率一軍。自叙州趨自流井。清軍防守者。望見旌旗。即投戈乞命。大順輒先收其軍械。而後驅殺之。迨至自流。復募集鹽丁。竈夫。衆至數萬。乃申約束。禁淫掠。歸者益衆。太平九年。大順約短搭會於嘉定。屯城外五通橋。衆共十餘萬。大順自將精銳攻井研。爲清將蕭啟江所敗。解圍走定遠。連營十餘里。清四川總督駱秉章方率湘軍入川。遣部將黃瀄熙攻之。大順軍皆烏合。一戰而潰。死者萬人。狼狽走潼川。將渡涪。阻涪漲。而止。屯二郎場。瀄熙遣邏卒偵大順所嚮。大順飾屠卒爲土人。佯報曰。去遠矣。已而瀄熙知大順尙屯場中。令軍士蓐食。五鼓行。大順聞清軍且至。設計亦夜出行七八里。迎清軍於燕子窩。一交綏。大順揮軍即退。瀄熙追至場。見大順分軍從兩旁登山。以待。知已中伏。勢不能退。乃分所部爲三。以左右軍禦。伏兵自領中軍前進。大順吹角四山。伏兵盡出。角聲滿野。清兵三路皆潰。瀄熙驟馬截退者。馬陷泥淖中。乃棄馬步進。而潰卒不能止。瀄熙拔佩刀坐地上。

大順命衛士縛而殺之。得輜重無算。進兵圍縣州。分屯其軍於縣竹什加羅江安彭。秉章遣曾傳理援縣州。傳理分三路抄襲。競施火器。大順大敗。解圍走丹稜。秉章復移兵攻丹稜。大順焚城走蒲江。略崇慶雙流界。入彭縣。所過民團清兵往往抄襲。狙擊所部殺傷過半。大順勢遂不振。太平十一年。達開軍入叙永。大順約短搭如軍謁。達開自居於部。將執禮甚恭。達開益大順軍。命攻長寧。克之。清將劉嶽昭會唐炯併力擊破大順軍。復長寧。大順遂走陝西。定遠破洋縣。佛平踞之。而復以其軍隸於扶王。陳得才。端王。藍成春。先是達開入川。不奉朝命。其署官都非太平舊制。及大順入陝。得才爲之請於天王。封天將。太平十二年。達開以迷道敗死。大順益無回川志。助得才破鎮平。迨得才梁成富取漢中。大順亦取藍屋以自固。會東南軍事急。天王召得才援天京。太平十三年。得才將二十萬衆東行。清軍乘機復陷漢中。大順援之不利。棄洋縣。退保藍屋。增柵濠堅守。清廷命大將多隆阿將數萬衆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清廷詰責多隆阿。恥之。乃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城丈餘。自率勇士驟入城。城內尙有堅卡五道。伏軍槍炮齊施。勇士多死。多隆阿大憤。誠諸將曰。孤城無援。吾更番迭擊。彼不能安。不出二日。必遁。遁則必由西門。西門近山。吾預伏兵一鼓可擒也。大順亦誠其衆曰。吾城必不守。然能得多妖而甘心也。雖死無憾。會多隆阿親登礮臺。播鼓助戰。大順望見其穿黃馬褂。知爲帥。率十餘人猛進。以火槍狙擊。彈中其目。負創回營死。而

清軍仍環攻不輟。大順亦體被十餘創。乘夜率衛士數十人棄城逸南山。爲民團所執。大順厲聲曰。若曹知多妖已死乎。曰已死。曰然則我藍大順也。請殺之可耳。民團殺之。

李短搭

李短搭名永和。居昭通邊地。以其髮短而性暴。滇蜀人皆呼爲李短搭。云短搭初販鹽。爲蜀吏所捕。被杖幾斃。其徒醵金賄之。旋得釋。聞販鴉片利較巨。可以賄得官弁庇護。乃率徒黨數十人走叙州。與同邑藍大順合夥。往來滇蜀間。年可得數萬金。短搭性慷慨。不論兵民。有因急告貸者。莫不傾囊助之。以故有俠義名。太平八年。宜賓典史向之索金。已賂之。不能滿其慾。旋陷以他事。白府縣。並大順捕之。繫縣獄。其黨憤怒。乃聚游民踞縣城。劫獄釋二人出。奉之以起兵。旬日之間。得數千人。短搭分率二千人。攻武來。武來知縣固曾答短搭者。兵未至而先縊於堂上。短搭入城。留兵守之。而自合大順圍叙州。清廷命蕭啟江率四千人援叙州。短搭戰不利。大順欲自立爲王。北走自流井。短搭曰。清軍方扼我而翼王石達開復將入蜀。我而自王。是左右皆敵也。且我儕倉卒起事。兵皆烏合。遇勁敵不能戰。克堅城不能守。又多樹敵。覆敗可待。不如通款達開。假太平旗幟。以號召。勝則不難爲太平。王敗亦有所歸。計較善也。大順從之。乃遣使如達開軍。願聽節制。達開命分其軍爲二。大順率一軍自叙州趨自流。短搭沿金沙江趨犍爲。太平十年。短搭圍眉州。有衆五萬人。分屯其軍於彭山丹稜青。

城進逼成都。會大順軍敗於縣州。遁入丹稜。清將會傳理等。乘勝自彭山進援眉州。短搭拒戰於松江口。亦敗。走青神。清軍移攻丹稜。丹稜。短搭輜重糧餉之所在也。乃分軍掠銅梁。壁山。永川。大足。定遠。南充。岳池。廣安。以牽掣丹稜圍師。是年冬。大順軍屢敗。焚丹稜。南走隆昌。富順。遂不振。而短搭堅守犍爲之鐵山。遣輕騎東出廣安。破營山。渠縣。東鄉。新寧。而別遣一軍屯涪州。南鶴游坪。響應達開。清軍解涪州圍。攻鐵山。青神。短搭自鐵山走宜賓。援青神。爲清將蕭慶高所敗。青神陷。還入宜賓。分屯其軍於天洋八角砦。而自將勁旅赴江安。會大順同如叙永。謁達開。與達開軍合。克長寧。已而復還八角砦。大順軍復爲清軍所敗。入陝西。短搭勢孤。清軍乘機攻之。短搭棄八角砦走犍爲。清將胡中和圍之龍孔橋。短搭併力突圍。馬蹶。爲清軍所擒。解成都殺之。

李世光

李世光。廣西老兄弟。授伸后副侍衛。永安被圍。數出拒戰。輒先士卒陷陣。多所殺傷。清軍甚畏之。嘗夜巡城。嚴霜冰結。甲裳絆縲有聲。不稍息。因是致疾。太平元年正月卒於圍城。全軍皆悼之。

梁兆鴻

梁兆鴻。廣西老兄弟。太平建國。授功曹正侍衛。元年。大軍抵長沙。犯天條。誅死。

劉勝芳

劉勝芳。廣西老兄弟。官至師帥。太平元年。圍湖南衡州。中炮死。

陳轉

陳轉。總制。太平二年。攻金陵。爲清軍所俘。死之。

汪成林

汪成林。殿右八檢點。太平二年。戰於江西。陣歿。

曾錫發

曾錫發。錫謙弟。官至春官。又正丞相。太平二年。戰死於揚州三汊河。

陳世保

陳世保。恩賞丞相。太平三年。在山東冠縣戰敗。自焚死。

陳贊元

陳贊元。檢點。太平三年。清軍陷太平府。贊元兵敗。死之。

李長有

李長有。將軍。太平三年。太平陷。被清軍鎗擊而死。

吳春和

吳春和。總制。太平三年。太平不守。與李長有俱爲清軍所殺。

孟文慰

孟文慰。丞相。太平三年。清軍陷武昌。文慰兵敗金沙洲。被執不屈死之。

金之亨

金之亨。丞相。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崇陽縣。兵敗被執。爲清軍所害。

任大綱

任大綱。監軍。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廬江縣。被執死之。

梁修仁

梁修仁。殿左四十九指揮。太平三年。田家鎮戰敗。陣亡。

黃鳳岐

黃鳳岐。土八將軍。太平三年。戰死於田家鎮。

陳文金

陳文金。將軍。太平三年。清軍攻半壁山。文金拒之。墮崖死。

汪得勝

汪得勝。殿前丞相。太平三年。從征岳州。戰死。

劉紹武

劉紹武。炎三總制。太平三年。清軍攻武寧。被執。不屈死。

梁國安

梁國安。將軍。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九江。爲清兵所執。死之。

熊常易

熊常易。總制。太平三年。清兵陷湖口。常易死之。

鍾廷元

鍾廷元。秋官又副丞相。太平三年。與清江北軍戰於揚州。敗死。

廖敬順

廖敬順。總制。太平三年。清軍犯崇陽。敬順拒之。中伏而死。

胡萬智

胡萬智。育才官。太平三年。清軍陷興國州。被執。身受數刃。猶呼天王東王洪恩不置。卒不屈死。

萬象汾

萬象汾。檢點。太平三年。清軍攻崇陽。象汾陷陣死。

伍大貴

伍大貴。總制。太平四年。在湖北戰死。

陳大爲

陳大爲。丞相。太平四年。在湖北兵敗。被執。爲清軍所害。

周少魁

周少魁。丞相。太平四年。在天京陣亡。

趙元發

趙元發。檢點。太平四年。爲清江南水師所擒。死之。

王興化

王興化。將軍。太平四年。將水師與清軍戰。大敗。投河死。

羅文元

羅文元。將軍。太平五年。在江西兵敗。被執。死之。

章成金

章成金。將軍。太平五年。清軍攻黃州。成金禦之。被執。遇害於城下。

劉松稠

劉松稠將軍。太平五年。與清軍戰於黃州。敗死。

吳守剛

吳守剛將軍。太平六年。在安徽壽州戰死。

陳上林

陳上林。指揮。太平六年。與清水師戰於巢湖。兵敗。被殺。

韋自綱

韋自綱。丞相。太平七年。與清軍戰於羅田縣黃泥阪。兵敗。被執。爲清軍所害。

李興隆

李興隆。丞相。太平七年。清軍陷九江。興隆死亂軍中。

翟明海

翟明海。丞相。太平七年。守江西吉安府。清軍攻之急。城中自亂。部下殺明海。舉城降。

李雅鳳

李雅鳳。指揮。太平七年。清軍陷吉安府。雅鳳死之。

吳法

吳法。將軍。太平七年。吉安陷。與清軍巷戰。力盡。被執而死。

洪方

洪方。封固天福。太平八年。在江浦縣戰敗。被執。不屈死。

莫興

莫興。封立天豫。太平八年。與洪方同被執。清軍戮之於江浦。

吳德孝

吳德孝。旅帥。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率軍攻寶慶。陣亡。

陳麗江

陳麗江。總制。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攻寶慶。中彈死。

黃立英

黃立英。總制。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戰死於寶慶。

陳明官

陳明官。檢點。太平八年。石達開命攻寶慶。爲清軍所執。死之。

蔡光遠

蔡光遠。將軍。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在寶慶爲清軍所執。不屈死。

周學福

周學福將軍。太平八年。石達開遣攻寶慶。戰敗。自刎死。

王智明

王智明將軍。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奉命攻寶慶。兵敗被執。清軍戮之。

李定發

李定發將軍。太平八年。石達開遣圍寶慶。兵敗。遇害。

孫子安

孫子安提督。太平八年。石達開命統率大兵取寶慶。失機兵敗。懼被罪。馳陷敵陣死之。

霍天燕

霍天燕總制。太平八年。清軍犯安徽。天燕援之。戰敗而死。

石廷玉

石廷玉總制。太平八年。清軍攻安徽石牌。越濠縱火。廷玉併力援之。不勝。被執。清將以其勇敢降之。不屈。遂被害。

賴汶禾

賴汶禾。汶光之兄。封岡天燕。太平九年。與清軍戰於皖南。陣亡。

鄧傳意

鄧傳意。封企天侯。太平九年。率兵略安徽。在績溪兵敗。爲清軍所殺。

吳桂先

吳桂先。丞相。太平九年。與清軍戰於黟縣。陷陣死。

鍾觀沛

鍾觀沛。師帥。太平十年。在福建戰死。

馬清太

馬清太。旅帥。太平十年。清軍陷隨州。清太巷戰死。

陳聚成

陳聚成。封統天義。陳玉成部將。太平十一年。與清軍戰於廬州。力屈死。

陳安成

陳安成。封虔天義。陳玉成部將。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廬州。安成死之。

梁顯新

梁顯新。封禱天義。陳玉成部將。太平十一年。與清軍戰於廬州。被執。死之。

孚元徠

孚元徠。封延天義。守台州。太平十一年。台州陷。被執。不屈死。

李尙揚

李尙揚將軍。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台州。尙揚被殺。

錢加仁

錢加仁。封憑天義。太平十一年。駱國忠投清。以計誘加仁殺之。

馬桂功

馬桂功。封闕天義。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廣德。被執。痛罵清軍。遂遇害。

朱衣點

朱衣點。封孝天義。太平十二年。與清軍戰。兵敗被執。自刎而死。

賴裕新

賴裕新。石達開部將。太平十二年。達開命裕新將中旗入蜀。被清軍困於寧遠。糧盡兵潰。爲亂軍所殺。

古文義

古文義。封絢天義。太平十二年。從李遠繼與清軍戰於江西。敗死。

張承德

張承德。封富天豫。太平十二年。戰死於安徽六安州。

施得桂

施得桂。封羅天安。太平十二年。在浙江塘西鎮陣亡。

汪敬之

汪敬之。封敬天福。太平十二年。戰敗。爲清軍戮於塘西鎮。

曹盛勇

曹盛勇。封鑑天侯。太平十二年。在浙江仁和縣戰死。

萬國鎮

萬國鎮。師帥。太平十二年。與清軍戰於蘇州。兵敗。死之。

黃有才

黃有才。封林天安。太平十三年。與清軍戰於金壇縣。陣亡。

林正揚

林正揚。天將。太平十三年。在江西戰死。

張在朋

張在朋。封倍天侯。太平十三年。與清軍戰於江西。陣亡。

蔣開揚

蔣開揚。天將。太平十三年。戰死於黃州。

李元茂

李元茂。世賢弟。封天將。太平十三年。永安之敗。世賢不知所之。時汪海洋方欲立威以劫衆。歸咎於元茂。殺之。

汪起賢

汪起賢。海洋弟。封天將。國亡。據守嘉應州。清同治四年。清軍破嘉應。被執。不屈死。

太平野史卷之十六

列傳

以下均不知所終者

黃玉崑

黃玉崑。廣西桂平縣大黃江人。長身駝背。濃眉大鼻。髭髯甚多。曾讀書。通文墨。素爲訟師。出入公門。武斷鄉里。清道光末年。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拜盟。桂平縣逮之。玉崑與教徒密計。歛錢行賄。脫雲山於獄。時相識者多業燒炭。因謂之炭黨。金田初起事。授師帥。迨克永安。建國號。玉崑獻其女於石達開爲妃。封翼貢丈。雖與軍事不甚專權。太平元年二月。升殿左一指揮。七月。攻長沙。始獨領一隊。與清兵戰。輒獲勝。玉崑精悍機警。善撫士衆。故敢死之士多歸之。十一月。首克漢陽。擢殿左一檢點。太平二年二月。下江寧。楊秀清等欲大肆屠戮。玉崑極言不可。卽矯詔張示安民。人民德之。五月。陞夏官正丞相。辦理軍務。頗合秀清心計。遂重任之。令京官自檢點以下。每日俱至玉崑處聽令。太平三年二月。封衛國侯。三月。因事革職。重責數百。交羅苾芬監押。玉崑羞忿。乘間投水。苾芬遣人救之。密不聲張。太平法律。凡自盡遇救。亦必治罪。玉崑與苾芬厚。故周全之。旣而石達開奏請天王。求玉崑襄理翼王府書繕。八月。復職。改封衛天侯。命住察院署爲法官。審判軍民事。太平五年。奉命如江西。克臨江府。守

之會天京內亂。二王相併。達開復不容於洪氏。憤而出京。玉崑率其衆從之。轉戰皖贛湘鄂。間後達開入川敗死。玉崑不知所終。

曾添誥

曾添誥。添養弟。勇悍與兄亞。軍中羣呼爲曾七哥。太平三年。授殿左二十七指揮。從天養掠湘潭。克岳州。後添養戰死於城陵磯。添誥遁走田家鎮。守磨盤山。未幾。清軍陷田家鎮。添誥戰敗。磨盤山亦不守。懼被誅。微服遁去。不知所終。

李壽暉

李壽暉。廣西賀縣人。長眉細目。髭髯疎朗。舉止安詳。不類武人。楊秀清頗器重之。太平元年。授正典鐫刻。校對一切聖經。二年。克江寧。調爲東殿簿書。職同檢點。八月。封恩賞丞相。十二月。升殿右六檢點。太平三年。秀清出示招技師製造鎗炮。以壽暉董其成。壽暉因製藥灼傷。稟請開缺。不准。三月。清監生吳長松謀爲內應。事洩。長松走免。株連纍纍。貢院收剪髮人數萬。秀清欲盡殺之。壽暉泣涕跪求。謂薙髮者皆患瘡蝨。請審驗而後刑。於是分別生瘡生蝨者免死。活人萬餘。迨秀清誅。韋昌輝欲殺壽暉。壽暉懼。逃諸民間。民間爭匿之。後不知所終。

童容海

童容海。封天將。忠勇機警。李秀成恃之爲心腹。太平九年。清將和春張國樞圍天京。急。秀成

欲攻杭州以牽制之。容海問道走海上。招兵二十萬。攻浙西。克金華。紹興。諸州縣。秀成因得破圍師。殺國樑。天王惑於近臣。不錄功。并責秀成。刻期下蘇常。諸將皆怨望。容海密請秀成。清君側。秀成斥責之。容海退。而謂人曰。主昏而臣純。在治平時。且不可。況離亂之秋乎。作書以兵還。秀成潛遁去。秀成太息曰。見禮而作。不失爲智。然世人盡如容海。天下事。尙何人肯爲乎。左右請追之。秀成曰。士各有志。吾信容海必不爲清用。追之何爲。

賴文鴻

賴文鴻。與漢英同族。年相若。爲子姪行。金田起事。從漢英投洪軍。每戰輒陷陣。勇名埒漢英。天主教都金陵。授總制。從陳玉成往來太湖宿松間。與清軍拒戰。積經年月。升指揮。清軍屢困天京城。文鴻從李秀成血戰克杭州。牽制之。後秀成以文鴻軍隸譚紹洸。退守蘇州。叛將鄒雲官殺紹洸。舉城降。文鴻與部下不肯從。痛哭散去。不知所終。

黃金愛

黃金愛。李秀成部將。初授將軍。後以功升丞相。驍勇善戰。秀成嘗命赴安徽翼衛陳玉成。一日。玉成輕敵中伏。馬蹶。金愛以己馬乘玉成。徒步舞雙刀。翼玉成突圍出。玉成馳馬去。矛矢叢集。金愛身金愛跳河。匿水底。十餘刻。夜從容歸營中。玉成深感之。欲奏授王爵。以旌其功。金愛堅辭以母老請解職。玉成不准。一日忽亡去。跡之不得。玉成爲之寡歡者累月。

陳炳文

陳炳文。廣西老兄弟。初爲卒長。後克金陵。積功擢軍師。太平八年。轉戰皖贛間。所至有功。封聽王。太平十年。從李秀成攻杭州。軍中糧盡。秀成欲還軍蘇州度歲。炳文持不可。曰。圍軍守軍。糧皆盡。而圍軍猶可運之於四方。不猶愈於城軍乎。吾聞城中石米值百金。草根浮萍皆盡。乃至煮皮籠爲食。縱不急攻。亦將開城降矣。奈何棄之。乃募死士。倚梯城牆。登而望之。見守者皆饑疲不能興。遂縱大軍越城。遂克杭州。秀成獎其功。奏諸天王。卽命炳文與鄧光明留守杭城。太平十一年。調守蘇州。十二年。炳文自蘇常約光明舉兵出臨安。攻新城。冀襲富陽。清軍後。清將蔣益澧。熊建益。援之。戰於新橋。陣斬建益。益澧懼。約左宗棠攻杭州。時杭城空虛。炳文復約光明盡撤富陽諸軍還杭州。宗棠陷富陽。自率諸軍薄杭州。倡清波鳳山門而軍。分兵進據萬松嶺。天馬南屏諸山。俯瞰杭城。太平十三年。清軍陷嘉興。杭城援益孤。炳文遣族兄陳大桂赴蘇。請降於李鴻章。鴻章移書宗棠圖之。炳文中變。盡殺杭城謀內應者。宗棠知炳文藉空言緩兵。命大桂入城責炳文獻城散衆。炳文斥大桂曰。吾遣汝詐敵軍。欲利用汝也。汝乃反。爲清妖所利用乎。殺之。宗棠促益澧攻城。陷觀音堂三壘。炳文率萬衆出城拒之。洋將德克碑以炸礮擊鳳山門。城坍三丈。洋兵踴躍先登。炳文回戰。缺口大呼曰。彼洋鎗隊利。擊遠吾當肉薄以驅之。遂率所部馳入敵陣。殺洋兵數百人。清將高連陞王聯芳

俱重創。率軍退去城。復完翌日。益澧復遣兵分攻各門。別遣勇將徐文秀以奇兵襲城北長街。炳文偵知。開城迎戰。自日中至暮。兩軍殺傷各數千人。文秀中矛墮馬。始各收兵。是夜炳文微服巡城。聞守者多懷異志。知不可爲。潛於黎明率勁旅開北門走德清。杭城遂陷。六月。天京陷。湖州告警。炳文遂入江西。與汪海洋合軍。後海洋敗。炳文不知所終。

鍾英

鍾英。天王壻。封金王。在朝與西王蕭有和狼狽爲奸。天王頗信任之。太平十三年。天京陷。英從后主奔江西。后主被虜。隻身投汪海洋。助守嘉應州。後清軍破嘉應。英不知所終。

李來勝

李來勝。本名開勝。以避翼石諱。改名。從征皖贛間。克廬州。授殿左十三檢點。遂留廬州城守。後不知所終。

黃超鳳

黃超鳳。殿左十九檢點。曾助守廬州。後未詳。

陳元旺

陳元旺。殿右二十檢點。駐守西梁山。後事未詳。

李壽成

李壽成。殿右二十二檢點。曾攻東壩市。太平府和州一帶。後不知所終。

張遂謀

張遂謀。殿左二十九檢點。駐守舒城縣。後未詳。

曾水連

曾水連。殿右二指揮。曾攻建德。克之。調守東流。與清軍戰。大敗。部衆潰散。率十餘騎奔蕪湖。後遂無聞。

李維新

李維新。殿右十指揮。初助守西梁山。後奉命援武漢。戰敗。不知所終。

曾夢章

曾夢章。殿右十二指揮。曾將勁旅二萬駐和州。後未詳。

陳緝室

陳緝室。一作七室楊秀清部將。太平三年。率後二軍從征湖北江西。授殿右十四指揮。後東楊敗。緝室遁去。不知所終。

黃忠來

黃忠來。殿左十五指揮。太平三年。轉戰青陽廬江無爲一帶。所向有功。後犯天條。革職。發軍

前効力。遂未詳所終。

黃英兆

黃英兆。殿右二十指揮。曾攻三汊河。以勇敢著。後調守廬州。不知所終。

陳仕章

陳仕章。殿左二十九指揮。曾駐軍安徽巢縣。後無聞。

孟文建

孟文建。殿右三十二指揮。太平三年。合黃忠來攻略青陽廬江一帶。忠來犯天條。革職。文建亦以嗜鴉片被檢舉。懼罪。棄職遁去。

陳宗志

陳宗志。殿左三十三指揮。曾從征安徽。克桐城。卽駐軍守之。後不知所終。

新成金

新成金。廣東嘉應人。殿左三十七指揮。太平三年五月。助石鳳魁守武昌。秋八月。清軍陷武漢。退守田家鎮。田鎮陷。成金敗竄。不知所往。

彭亦嵩

彭亦嵩。殿右三十八指揮。太平三年。助守岳州。與清軍力戰於城陵磯。大敗。收集潰卒。入湖

北攻畧黃陂孝感。後不知所終。

劉尉鴻

劉尉鴻。金七正將軍。以善戰名。初守太平府。屢拒清軍。皆有功。後調援武漢。戰敗。不知所終。

韋球

韋球。土二正將軍。拒守湖口縣。頗著戰功。後韋昌輝被誅。懼株累。逃隱民間。

陸瑛

陸瑛。炎五副將軍。曾助守西梁山。後事未詳。

梁俊明

梁俊明。廣東番禺人。土八副將軍。曾助守西梁山。後未詳。

楊明來

楊明來。金二副將軍。從征湖北。克蘄州。遂駐守之。後清軍陷武漢。明來棄蘄州。走江西。部衆潰散。懼被執。隱匿於廬山。

隆超富

隆超富。天試二甲翰林。授職同將軍。命督理黃州民事。有幹鍊名。太平四年。調理廬州。與主持軍政者齟齬。潛回天京。半途爲清邏者所執。詭云難民。因得脫。折入江西。不知所往。(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七

文學傳

何震川

何震川。象州人。貌文秀而恃才傲物。爲諸生不獲雋。乃如燕。應北闈鄉試。以文遍謁兩廣人之宦京者。中多忤清廷語。同鄉相戒絕之。因是復被抑憤而還。鄉投上帝會。爲書記。會中大小皆稱之曰何先生。金田起事。舉室以從。至新墟戰敗。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盡。僅賸一弟一姪并震川三人。迨太平建國。授副典詔。職同將軍。掌撰寫誥諭。太平二年二月。奠都金陵。升職同指揮。四月。擢職同檢點。六月。晉恩賞丞相。九月。改爲殿前右正史。日登朝記天王之言動。月成一書。與左正史聯名呈獻。旋復升左正史。會萬壽。特開恩科。選士。命震川爲主試。諭之曰。以科舉取士。其弊實多。朕所不喜。今甫建國。百事待理。非多選讀書者。不可。故借萬壽暫以行之。然論孟諸書。其旨多悖聖教。必不可用。汝亦有善法。以處此歟。震川跪奏曰。臣已籌有善法。天條寶誥者。實天朝之聖諭。人民所當誦法。此次取士。卽取其中字句命題。則此後士子皆知所尙。不待勸而自習之。此實一舉而兩得也。天王大悅。准之。遂取王曉等百餘人。叙功晉震川夏官正丞相。太平三年。命與曾釗。揚盧賢。拔曾水源。刪改六經著三字。

經。頒。行。民。間。改。清。戶。部。侍。郎。梅。曾。亮。之。宅。爲。聖。書。館。四。年。改。震。川。襄。辦。軍。務。兼。領。聖。書。館。事。震。川。爲。文。跌宕。頗。類。大。蘇。東。府。女。官。傳。善。祥。深。服。之。嘗。傳。楊。秀。清。命。召。震。川。論。文。字。以。故。震。川。亦。黨。於。東。楊。女。館。之。解。散。震。川。與。善。祥。實。主。之。太。平。五。年。秀。清。以。跋。扈。誅。株。蔓。者。萬人。震。川。懼。自。請。解。職。散。居。民。間。後。復。懇。蒙。得。恩。代。奏。請。如。安。徽。參。贊。陳。玉。成。軍。事。許。之。麻。田。之。敗。不。知。所。終。

盧賢拔

盧。賢。拔。初。名。賢。達。避。石。達。開。諱。改。賢。拔。廣。西。象。州。人。嘗。應。郡。試。爲。諸。生。以。經。世。之。才。自。命。教。讀。鄉。村。每。中。夜。起。徬。徨。荒。塚。間。對。月。長。號。人。皆。以。狂。生。目。之。天。生。兩。耳。重。聽。喜。交。游。尤。傾。心。何。震。川。震。川。入。上。帝。會。起。兵。于。金。田。賢。拔。徒。步。往。從。之。太。平。建。國。授。左。掌。朝。儀。職。同。將。軍。凡。設。官。分。職。定。禮。作。樂。一。切。制。度。皆。賢。拔。草。創。經。震。川。潤。色。之。奏。請。施。行。太。平。二。年。下。江。南。定。都。於。金。陵。賢。拔。首。先。上。表。稱。賀。遽。擢。恩。賞。丞。相。總。管。聖。經。事。位。出。震。川。上。朝。臣。大。譁。譏。賢。拔。以。媚。獵。名。賢。拔。不。自。安。告。病。辭。職。而。使。其。徒。賁。緣。於。東。府。七。月。楊。秀。清。奏。調。賢。拔。掌。東。府。簿。書。賢。拔。善。逢。迎。信。任。亞。於。侯。裕。寬。震。川。恥。之。已。而。宮。第。落。成。羣。臣。上。壽。稱。萬。歲。特。開。恩。科。取。士。命。賢。拔。副。震。川。爲。主。試。晉。秋。官。正。丞。相。試。畢。仍。奉。職。東。王。府。太。平。三。年。再。克。武。昌。秀。清。以。賢。拔。治。軍。書。鞅。掌。勞。績。奏。封。爲。鎮。國。侯。時。秀。清。已。蓄。不。臣。意。隱。諷。賢。拔。聯。結。諸。文。職。乘。機。勸。

進。賢拔懼被誅。數告病乞休。皆不准。大窘。乃造震川問計。震川曰。求仁而得仁。夫亦有何懼。賢拔泣涕言知悔。震川忽拍案厲聲曰。去去。天條森嚴。欲去官易耳。賢拔悟。潛召其妻共宿。而自使人告發。按之信。法當斬。秀清憐之。奏革職。發聖書館。從曾釗揚。震川刪六經。太平五年。秀清敗。黨之者無倖免。賢拔以革職閒散。獨不株及。嗣後軍事孔亟。天京糧餉竭蹶。奉諭聖書暫停辦。賢拔知事不可爲。易姓名。縋城遁去。

曾釗揚

曾釗揚。廣西桂平人。幼聰慧。有神童名。稍長。惡帖括不治。專習古文辭。家貧甚。授蒙以養母。馮雲山傳教至其鄉。特往謁之。與語經國事。深傾折。爲之介紹於天帝會。司筆札。已而金田起兵。釗揚奉母以從。凡一切文檄。皆釗揚預先爲之。雖軍起倉卒。而有條不紊。天王深倚之。太平紀元。設官分職。授右史。職同將軍。掌記天王言動。而不與軍事。十二月。升右掌朝儀。職同指揮。編纂儀制。太平二年。朝儀成。楊秀清器其材。奏調釗揚處理東府文案。升東殿右丞相。職同檢點。五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改爲天官。又副丞相。釗揚性剛直。寡言笑。雖屢遷。鑒於侯裕寬等逢迎恣肆。每懷去志。太平三年。秀清奏開聖書館。刪改六經。釗揚自請改館職。天王卽命之爲總裁。時同館何震川。盧賢拔。職銜資望。皆出其上。釗揚深自抑。對震川尤恭慎。一時人皆賢之。太平五年。秀清敗。石達開憤而出京。聖書館解散。釗揚上書請如皖說達。

開許之。迨出京亡去。

方技傳

李俊良

李俊良。廣西老兄弟。本名俊昌。因避北韋諱。改俊良。身魁偉。目光炯炯。城府莫測。初從軍。爲中軍長。素業瘍。軍中有病者。令診視。輒瘥。名大著。清咸豐元年。克永安。天王染時疫。韋昌輝薦俊良。投藥一劑而瘳。遂封國醫。職同將軍。太平元年七月。大軍至長沙。加職同指揮。二年二月。克江寧。升職同檢點。收羅醫士。採辦藥材。爲典內醫之首。五月。加恩賞丞相。七月。楊秀清患目疾劇甚。俊良率諸醫竭技診治。得不瞽。封補天侯。俊良善房中術。能合媚藥。及施避孕法。尤長於治花柳。諸王侯皆喜之。而秀清信任尤專。因與侯裕寬等相狎。結怨北韋。太平五年。韋昌輝滅東楊。俊良亦及於難。

何潮元

何潮元。廣西老兄弟。初業醫。誤殺人。亡命江湖間。遂假符水以治病。所至稱爲神仙。金田起兵。特往從軍。諸起義者皆前席以聽。獨楊秀清石達開目之爲妖亂。命隨李俊良爲軍醫。不准用符水。太平元年。授內醫監軍。二年。升前一軍內醫。職同總制。旋封恩賞丞相。十一月。隨

秦日綱出守安徽。遂自率一軍。略桐城。樅陽一帶。太平三年。楊秀清命林啟容守九江。潮元守湖口縣。互相聲援。已而清軍陷武漢。下攻湖口。湖口水師敗績。潮元遁回天京。初秀清頗不善潮元。潮元自危。遂慫恿俊良。多合媚藥。以蠱秀清。秀清喜之。遂亦黨於楊氏。迨秀清誅。因爲韋昌輝所殺。

賓福壽

賓福壽。廣西木工。初從軍。授典匠。職同總制。造炮車。空梯等。以攻城。太平元年。大軍至湖北。別選軍中能匠事者。盡付福壽統帶。升職同將軍。二年。都金陵。營宮室。土木大興。遂立木營。升福壽職同指揮。督責之。已而宮室落成。封恩賞丞相。旋升冬官。又正丞相。專理木營事。江寧三條巷清河南陝州李漢宅爲丞相府。備極彫飾之美。福壽形瘦。骨立如柴。而便僻善媚。能作威福。御下尤殘酷。當典工時。楊秀清特賜令箭寶劍。夫役有不用命者。得隨意刃之。福壽好飲酒。及酣醉。輒不辨勤惰。手劍殺人。以爲快。凡任事數年。被戮者不下數千人。後秀清敗。福壽爲其下毒死。

鍾芳禮

鍾芳禮。廣西老兄弟。起兵時。初封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奠都金陵。立織營。以芳禮善織。封恩賞丞相。督理織營事務。凡江寧素業機者。皆迫令入營織造。限日繳緞疋若干。並立營伍。按期操演。紀律斬然不素。芳禮改江寧城內東大街清戶部廣東楊秀清嘉之。初女館門禁甚

嚴芳禮獨言織事須參用女工。請於秀清得自由出入挑選聰慧者教之紡織。久之人言藉藉。東府侯裕寬嫉甚。數譖芳禮於秀清。秀清旋亦疏之。迨秀清敗。芳禮因免於禍。太平八年。天京被圍急。以無絲罷織。令芳禮將全營赴浦口。防清軍。至則不戰而潰。隻身回天京。至天保山。痛哭自刎死。



太平野史卷之十八

女官傳

洪宣嬌

洪宣嬌。天王異母妹。生六歲而孤。母轉嫁去。依兄以居。天王好結交。不問家人生產業。後復遠游。轉託其妹于族兄仁發。仁發視之如己妹。年及笄。豪爽過男兒。鄰人有習技擊者。往從之。輒能領會。亦工擊刺。清道光二十九年。天王將起兵。遣使迎宣嬌。曰。吾鮮兄弟。不可使弱妹落清吏手。宣嬌至桂平。受洗禮。復學醫于西教士。得秘術。經其手。雖危輒治。楊秀清慕之。因與秀清睚眦。既而朝貴至。自武定雄偉。慍悍。好馳馬。試劍。宣嬌復傾心于朝貴。遂歸之。金田起事。凡信上帝會者。皆舉室以從。軍中多婦女。宣嬌部勒之。編爲軍。自稱元帥。朝貴每臨戰。宣嬌輒騎馬。率大脚婦。服五綵衣。出隊爲掩護。且能使火器無虛發。清軍遇之。每奪氣。長沙之役。朝貴戰死。宣嬌斬衰。諭士卒。代將其衆。得不潰。遲大軍至。以兵付秀清。而退。依天王以居。天王建都于金陵。秀清上書乞宣嬌如東府治病。賴漢英諫止之。天王曰。天妹秀清同爲天子。不啻兄妹。何嫌也。竟從之。由是宣嬌過從東府甚密。初。天王慮將士有室家累。禁男女同居。設女館以容婦女。日給口糧。而教之以工藝。卽命宣嬌秀清司其事。館之者數十萬。類

至不齊。有犯姦及逃逸者。宣嬌必置之于法。東府有女官曰傅善祥。有寵。每聞館中有罹罪者。輒傳秀清命庇護之。宣嬌怒。召善祥。挫辱之。秀清不能堪。遂齟齬。宣嬌說天王免秀清兼領女館職。而以蒙得恩代之。得恩者東王之倖臣。治館中多不法。人言藉藉。秀清因假天父命。要天王解散之。而以婚遣之事付善祥。宣嬌益不悅。太平五年。清江南大營潰。秀清益跋扈。稱萬歲。宣嬌請誅之。天王太息曰。朕及汝皆與彼有素。且曾與共患難。安忍出之。宣嬌曰。王不忍。人人將忍。王天王瞿然。密召韋昌輝還京。備之。宣嬌遂說賴漢英。秦日綱等與昌輝合誅秀清。夷其族。親詣東府。撥餘燼。檢善祥屍。模糊不能辨。詈之曰。妖婢亦有今日。耶。閱數月。昌輝復以跋扈誅。天京大亂。宣嬌慨然曰。真道不行。而人情難測。是不可以居矣。乃以朝貴養子有和囑天王。衣西洋女教士衣。退處于民居。朝臣尼之不能止。太平十三年。天京糧盡。天王縱婦女出城以節食。宣嬌毀容。雜難民中以出。遂不返。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人。父槐。爲名諸生。善祥幼習詩史。善文墨。才色雙絕。年及笄。父母相繼卒。依兄嫂以居。太平二年。大軍克金陵。盡納城中婦女入女館。編制爲軍旅。考驗有才識者。錄之。署爲官。而以楊秀清兼總女館事。善祥試第一。秀清大賞之。擢爲中團團帥。團帥者。管領二萬人。得直達東府白館事。善祥慈善而聰慧。上下皆愛之。呼之爲女狀元。閱數月。秀清奏言。選

拔女侍史。主簿書批判事。乃量移善祥于府中。晉職恩賞丞相。悉以案牘及女館事付之。置不問。時天王妹洪宣嬌副秀清爲女館稽查。執法甚嚴。館中多暱善祥。疏宣嬌。宣嬌怒。讓秀清。秀清庇護善祥。置不理。會有攻訐者言善祥恃才驕慢。嘗詆天王東王。不通文墨。狗矢滿中。宣嬌採其語。奏聞。事下東府。推治秀清。雖怒不忍實其罪。借吸黃煙事。枷號女館。善祥羞愧。乃以書上秀清。其畧云。素蒙恩覆。無以報稱。簿書鞅掌。不敢自懈。緣欲夜遣睡魔。偶吸煙草。致干禁令。又荷矜原。不加死罪。感奮何如。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自獲罪以來。五中憂懼。神思惛恍。如失魂魄。藐茲孱弱。斷難久存。蒲柳之質。雖見宥於風霜。螻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巾幗。宅揆綺羅。榮幸已極。死復何恨。但念未列妃嬪之隊。而寵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輔之權。而報乏涓埃萬一。悵對玉葭。難倚託於今世。願求環草。當銜結於來生。金脫一雙。王所嘉賚。裹以紅羅。訶黎子。遣使上繳。褻服不恭。藉寓親愛。偷王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維起居萬福。珍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焉。秀清閱之心動。遽釋其罪。使治事如初。宣嬌益憤。憑天潢勢凌秀清。秀清亦藉天父臨身。揭發宣嬌隱慝。二人遂相惡。天王右宣嬌。免秀清女館職。而以蒙得恩代之。善祥說秀清曰。軍餉孔亟。而日費萬金。錮人之妻女姊妹以干天和。而縱宵小之淫亂。悖孰甚焉。不如散之。秀清曰。力不勝天。王奈何。善祥曰。獨不可以天父勝之耶。秀清乃傳天父語。迫天王解散女。

館而署善祥主婚遺事。天王不得已從之。宣嬌囑諸將入女館掠取一將多至數十人。少亦數人。秀清以先睹善祥故不能詰貞烈者多。自經屍相枕藉民間。反以怨秀清。太平五年清大營潰。天京解圍。秀清自以功高稱萬歲。諸將皆憤憤。宣嬌忽棄怨來續好。善祥憂之。數數諫。秀清剛愎輒不聽。會秀清挈善祥出巡城鹵簿擬法駕威儀甚盛。忽有刺客掠輿過索之。不得于輿中得小紙中有詩付善祥誦之。其辭曰。風倒東園柳。花飛片片紅。莫言橙李好。秋老滿林空。善祥爲推究第一語。反覆言之。語皆切。秀清秀清不悅其實。皆善祥之黨爲之欲警。秀清使戒備者而秀清終不悟已。而韋昌輝返天京。秀清宴之。昌輝受天王命衷甲以往。卽席殺秀清。圍東府焚之。東黨無一得脫者。善祥亦死于烈焰中。翌日宣嬌撥燼檢善祥屍不能辨得其一釵而返。或曰善祥于先數日潛出東府削髮爲尼實未及于難不知其說所本東府土木冠絕天京。亭園巨數里。善祥所居曰紫霞塢。花木環互。魚鳥駢羅。相對起高樓。署曰多寶。古器萃焉。太平諸將皆出身獷武。不知古物。所至輒殘破。惟善祥好金石彝器。書畫得片紙隻字。珍如拱璧。秀清欲悅其意。稱之曰女學士。爰令部將多方搜集。實之樓中。善祥至樓。每終日不出飲食。多廢更。嗟天京賞識者稀。特召何震川視之。震川曰。東南古物之菁華皆萃于此矣。至是亦付諸一炬云。

外臣傳

白齊文

白齊文。美國人。先仕清爲常勝軍統領。常勝軍者。清蘇松太道吳煦。以重金募壯士。聘美利堅人華爾領之。以練洋鎗者。清軍恃爲干城。每對陣。輒以其軍當前敵。白齊文初爲華爾部將。受清官職。服清制服。頗忠于其事。太平十一年。常勝軍犯蕪谿。華爾戰死。清廷授白齊文副將職。命統常勝軍。白齊文爲人。好自負。尙意氣。嘗擲揄清諸將。無軍事知識。而譏李鴻章。軍爲乞丐隊。又不喜中國文人。謂見之生厭。以故江浙諸文武。皆銜之。先是英提督何伯將中外兵入嘉定。爲李秀成所敗。狼狽遁去。鴻章遣軍攻之。亦不勝。乃命白齊文以常勝軍助攻。白齊文于城外築礮台。架礮擊城中營署。多命中。城軍不能守。開西門委城去。白齊文戒諸軍。毋得入城。擾百姓。清軍不遵約。姦淫虜殺。備極慘酷。白齊文大憤。殺他營不法軍士數十人。引軍去。松江清吏惡其橫。斬其餉。不與一軍。鼓噪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不得。乃至上海。痛毆道員楊坊。攫取餉銀四萬兩。以去。時上海軍事。諸國皆受英國指。鴻章延英提督士廸佛立。領事麥華陀。告之故。解白齊文兵柄。而以戈登代之。白齊文大恚。太平十二年。白齊文在上海。結合英美退職兵士二百人。駕汽船二。詣蘇州投李秀成。秀成大喜。郅雲官曰。王每以清廷乞憐于外人。爲可恥。今徇白齊文之請。而納之。何也。秀成曰。求則可。恥彼以誠來納之。何害。乃盛陳軍旅迎之。并爲請于天王。封之爲天將。白齊文見太平軍禮拜祈禱。大驚。

曰。鋒鏑之中。乃能篤信宗教。不失儀節。其道德自當高出于清軍。吾何憤憤。乃爲虎作倀。憑利器而殺上帝之信徒哉。因亦投神前懺悔誓效忠于天國。時蘇州被困久。崑山吳江皆失。清將程學啓。戈登。猛攻寶帶橋。譚紹洸禦之不利。白齊文駕汽船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彈。擊清軍死者數千人。會駕輪機者中流彈。因而失慎。焚其舟。遂收軍。秀成置酒勞之。白齊文暨額曰。卽多殺傷。何益事終不濟矣。爲今之計。宜全軍委城而去。之就食于江西。急以西法練新軍五萬人。通閩廣之路。以運西洋軍器。則清廷不足平也。若徒守孤城。是檻獸耳。終必就擒。秀成深然之。爲飛奏於天王。請遷都。天王不許。是年冬。守將鄧雲官有叛志。秀成微覺之。先偕白齊文離城去。至常州。白齊文不願赴天京。秀成曰。君竟離太平軍去耶。對曰。蘇浙之敗。外人實扼之。吾將暫歸海上。聯絡諸國之人。藉助指臂之效。秀成乃提常州聖庫金畀之。使至海上購軍火。白齊文至上海。蘇州陷。中途道梗。清廷復購之急。乃遁香港。太平諸王之忌秀成者。揚言秀成以私財寄白齊文。白齊文復投清助攻天京。秀成將內應。秀成幾不免。太平十三年。天京陷。秀成不屈死。白齊文聞之。慟哭。將歸國。嗣聞秀成弟世賢屯漳州。有衆二十萬。乃約印度人格玲密購軍火。運廈門。將由廈門至漳州。助世賢。至中途事洩。白齊文。格玲並被執。廈門英美領事援條約索之。清帥左宗棠不與。命押赴蘇州。推治復戒押者。至中途并格玲殺之。而沈二人之屍於蘭溪。以舟覆被溺。告中外之人皆哀之。

(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九

倖臣傳

蒙得恩

蒙得恩。廣西桂平人。初名得天。因避天字。改得恩。成童時貌頗姣好。嘗與秦日綱侍從天王。傳教於兩廣間。迨起兵。歷經戰征。身暴長。面黧黑而濃髭。與前判若兩人。初授御前侍衛。太平元年。自永安翼天王突圍出。投東殿右二指揮。從蕭朝貴攻長沙。朝貴戰死。得恩革職。發軍前效力。十二月。克武昌。復原官。將左一軍。太平二年。克金陵。被巨創。解職就醫。治。七月。創愈。升殿左七檢點。旋復升春官正丞相。得恩小有才。善迎人意。天王頗悅之。時楊秀清秉朝政。凡天王所信任者。動輒被抑。故解得恩兵。改散職。得恩頗怨望。太平三年。諸將祝秀清壽。得恩以兵搜採良家婦女。盛飾之。教以歌舞。及期進獻。以媚秀清。秀清顧而樂之。女丞相傅善祥有寵於秀清。忌之。說秀清曰。王以威德服天下。今劫人家妻女。以爲己壽。人將謂之何。且諸女雖被綺羅。強歌舞而淚皆盈。盈承睫不祥。孰甚也。得恩爲天王佞臣。性叵測。實欲藉此以敗王之名耳。秀清信之。遂拒不納。并命得恩立遣諸女還其家。得恩大悲。遂并怨善祥。會天王妹洪宣嬌爲女館事。與秀清齟齬。天王怒。遽免秀清并領女館職。而命得恩專其事。

得恩爲政。一反秀清之爲。凡女官女巡查。日必三至而聽令焉。向日善祥之所庇護者。皆挫辱之。而檢驗美色。私獻之諸王侯。以爲要結地。善祥大憤。慫秀清假天父命解散之。天王不能庇。由是官嬌得恩等私結諸怨。秀清者圖秀清。太平五年。天王授計韋昌輝。誅秀清。旋復殺昌輝。石達開出走。遂授得恩爲正掌率。專朝政。已而復封爲贊王。雖事涉宮闈。亦關白而行。廣開賄賂。與安福二王相狼狽。厭膏粱叢羅綺。窮奢極欲者數年。李秀成憂之。數上書請斥得恩。時天京被圍急。方倚秀成爲長城。天王不欲拂其意。不得已罷之。太平十一年。天京城外大疫。清圍軍死者萬人。得恩亦染疫。病數日而卒。諸將皆請防疫。投其屍於烈火而焚之。

侯謙芳

侯謙芳。廣西老兄弟。初從軍爲監軍。太平二年。將下江南。謙芳與其徒數十人。僞爲商人。先入金陵。日要結守城士卒。縱飲於秦淮河。刺探軍情。嘗一夕遣其徒密張太平告諭城門街市。皆遍文辭。愷惻斐然。可觀。城中軍民因而紛擾。閉門大索者累日。迨大兵克金陵。天王以謙芳工文學。善辭令。轉文職。授天朝總宣詔書。職同指揮。因得盡識太平諸將。楊秀清尤器重之。七月。晉恩賞丞相。太平三年。秀清奏調謙芳爲東殿吏部尙書。凡軍機事皆與議。謙芳以爲可者。秀清立署押施行。權傾韋石。秀清嘗至其第。謙芳盛飾其妹。以見秀清。豔之。遂以

進獻。章昌輝聞其事。頗諷秀清。謙芳銜之。借名妓紅鸞事。以挑秀清。使與昌輝構怨。秀清遂出昌輝於江西。太平四年。侯裕寬以罪誅。女官傅善祥大被寵。媿謙芳妹而出之。謙芳大怨。望因私結李壽春。扼善祥。秀清聞之不悅。一夕。秀清退朝。大笑。善祥曰。王何笑。曰。吾見內外諸將皆知有東王。不知有天王。而洪氏猶以共主驕人。故笑耳。善祥惶恐伏地曰。王能悟此王之福也。王亦知內外諸將。但知有侯丞相。不知有東王乎。秀清變色躍起。拔劍斫椅曰。我必撲殺此獠。未幾。太平軍再克武昌。稟奏至東府。請叙功頒賞。謙芳於附己者擢之。異己者則抑之。諸將大譁。石達開密稟秀清。請檢治。遂以謙芳付黃玉崑鞫訊。盡得攬權營私諸確證。秀清乃奏請天王。并李壽春駢誅之。先是謙芳鬚眉疏朗。清秀類文人。迨入東府。攬權用事。廣置姬妾。面黑而骨立。眼目皆青。怨之者皆以青眼鬼呼之。嘗召相者至其衙。出而謂人曰。五官皆更。不再臘矣。已而果然。

侯裕寬

侯裕寬。謙芳之族弟。與其妻均貌美。軍中艷稱之。裕寬初爲蕭朝貴掌庖廚。朝貴惑之。至圖其貌而張之壁間。太平元年。朝貴戰死於長沙。洪宣嬌偕事下。裕寬獄將殺之。楊秀清馳至。兼其軍。索裕寬使典東廚。而以其妻供使役。均有寵。太平二年。克金陵。轉東府侍衛。職同將軍。七月。升職同指揮。太平三年。擢東殿戶部二尚書。裕寬工心計。善逢迎。與侯謙芳攬權東

府勢傾侯王。嘗入女館。擇美姿色者。擢六人以去。四人不從。被擄掠以死。宣嬌大怒。詣東府索裕寬。秀清不能庇。詭云已伏誅。而密遣裕寬如湖。裕寬至鄂。會清軍臨武昌。下竄田家鎮。未幾。清軍復陷田家鎮。裕寬遁九江。依秦日綱。秀清念之不置。密召還京。供事如初。宣嬌微聞之。亦不欲拂秀清意。不窮治。一日。秀清小疾。宣嬌臨視之。至寢室。侍者以病辭之。宣嬌曰。予東王奏請之天醫也。擲侍者排闥入。秀清側臥。裕寬伏足後。以手按其股而搥拍之。秀清閉目。似甚適。裕寬妻踞牀頭。執拂以驅蠅。宣嬌遽袖壁上劍刺裕寬。裕寬抱秀清足呼救。秀清以身格之。佯笑曰。天妹弗爾。請推烏屋愛而舍之。宣嬌厲聲曰。身秉朝政。而枉法匿奸。荒亂縱淫。何以治天下。擲劍中裕寬。妻傷足。悻悻而出。北韋有傳臣曰。黃啟芳。貌尤美於裕寬。裕寬妬忌。輒假東楊之勢以凌辱之。因有怨。至是。啟芳私詣宣嬌。請合力以圖裕寬。宣嬌許之。會太平軍敗於曹縣。有叛將降清。以其軍迫統帥曾立昌投河死。已而復逃歸天京。易姓名。輦金入東府。資緣裕寬復得封列侯。啟芳值得其實。白宣嬌。宣嬌以聞。天王命捕叛將。鞠之。並得納賄狀。秀清大驚。遽縛裕寬而梟其首於市。其妻頗怨。懟秀清泣然曰。姦掠事小。叛逆事大。不卽殺之。而入北韋之獄。其能免點天燈乎。且司敗周納禍必及汝。吾固憐之。而不忍見汝之駢誅也。

黃啟芳

黃啟芳。蘇人。貌姣好。如美女。子幼。習歌。稍長。棄而習儒。以犯姦亡命。至鬱林。因其友李嵐谷得識。韋昌輝遂館其家。爲教讀。昌輝悅之。金田起事。昌輝挾之與俱。憐其文弱。不任戰。使於軍中。宣聖教。太平元年。大軍次長沙。昌輝奏言。將士信教。大半皆出啟芳功。請授北殿簿書。報可。命至行在。引見天王。亦悅之。太平二年。建都於天京。改建北王府。擢啟芳北殿吏部尙書。凡一切文牘。徵收頒發。皆啟芳一人主之。民間爲之謠曰。一芳復一芳。醉倒海龍王。謂啟芳與東府之侯謙芳也。太平三年。升春官正丞相。益專北府事。時楊秀清專政。忌北府之勢不下於己。欲中傷之。會有廩生張炳垣者。初爲東府司筆札。與侯裕寬不相能。昌輝調之入北府。名曰過館。己而炳垣密結死黨五十七人。以書約清軍大營襲城。爲內應。已刻日矣。東府微覺之。欲俟其舉事。並陷昌輝。故未發。會啟芳以扇囑炳垣書。炳垣却之。啟芳慙且怒。遣裨將張沛澤密偵炳垣過失。將窮辱之。沛澤備得其通敵狀。詞連將軍陳桂堂。時昌輝在江西。啟芳密白丞相黃玉崑。兼逮之。桂堂懼。遣心腹告啟芳。謂己之通炳垣。係受侯裕寬指使。虛與委蛇。欲偵得其起事之期。因以陷北府者。啟芳大驚。裕寬知事洩。復授命炳垣。使攀啟芳。炳垣因供啟芳嗜洋烟。懼己告發。故構陷。秀清命緹騎抄啟芳室。得確證。啟芳逃入天王府。天王革其丞相職。諭仍返北府治府事。秀清無如何。乃殺炳垣。桂堂以滅口。啟芳怨。因攀援天妹洪宣嬌。以殺裕寬。事詳侯裕寬傳中。太平五年。昌輝殺秀清。秉朝政。啟芳復職爲

丞相。未踰月。諸將之出征者。交章劾昌輝。皆有反戈意。天王復殺昌輝。夷其族。敗芳。火其居。使其徒揚言。已自焚。隻身走江西。爲秀清舊部所獲。殺之。

貳臣傳

鄧雲官

鄧雲官。湖北人。從李秀成克蘇州。以功封納王。太平九年冬。秀成如江西。奏以蘇州軍事任陳坤書。雲官副之。十一年。秀成回蘇州。坤書爲政貪而虐。民多怨。不敢面秀成。先期遁常州。秀成入城。見人民流散。市廛多閉。責雲官。雲官諉過於坤書。秀成怒曰。縱不狼狽。寧不能規之耶。杖之。雲官由是有異志。太平十二年。清軍陷崑山。吳江。譚紹洸自上海敗歸。退守蘇州。清李鴻章程學啟圍之。秀成趨救。敗於后宅。亦收殘軍助城守。清軍力攻之。守軍無鬪志。城外諸壘盡陷。惟紹洸素能。軍率精銳。殊死戰。秀成因欲以全軍隸紹洸。雲官不肯。下密納款於清副將鄭國魁。軍攻婁門。乘紹洸拒戰時。閉紹洸於城外。然後舉全城降。已決議會李秀成。自無錫至。借言巡城。夜乘單舸會學啟。戈登於城北。洋澄湖聲言守中立。任清軍自攻城。戈登曰。不可。爲王計。非獻城降。卽棄城走。否則惟血戰耳。雲官躊躇久之。始言願獻城。學啟命斬秀成。紹洸允給雲官二品武職。雲官不忍殺秀成。許圖紹洸戈登證之。與學啟盟誓而

返秀成微覺痛哭別紹洗去時清軍攻城益急紹洗召雲官計軍事雲官攜汪有爲往先會
譙繼祈禱禱畢入會堂紹洗即席言城守之困難擬背城一戰雲官不語以目視有爲有爲
遽起拔劍刺紹洗頸紹洗立倒雲官函其首遣有爲馳送學啟營開門迎清軍國魁領千人
先入學啟繼之至城中撫視太平降將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雲官方與諸將歃血誓
生死乞學啟白鴻章授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閬胥盤齊四門學啟大懼佯應
之密白鴻章請速誅之絕後患鴻章猶豫不忍發學啟請之再始徇學啟請以東招雲官等
雲官偕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甯王周文佳天將范起發張大洲汪瓌武汪有爲出城謁
鴻章鴻章先備二品冠服待之甫參謁鴻章遽入帳雲官色變大呼曰被詐不足惜地下何
以見慕王伏起悉斬雲官等戈登筆記余聞變急至納王室知諸王已被殺挈納王子屍
王已埋不可覓余髮額納王子請攜納王子指示諸王就戮地則納王康王諸首均在惟王子屍
呼曰殺汝者自有人吾不汝詐也太平散卒及城中居民聞之皆爲設祭祭紹洗國魁叩棺大哭
雲官誓不相殺迨程學啟負約憾之涕泣不食臥三日李鴻章後亦悔之咎學啟曰君亦降
人也何爲已甚學啟怒還營將引軍去其營奔告鴻章鴻章復過學啟陽論他事笑語甚
歡事乃解○洋將戈登鳳凰學啟至是以殺降軍之並及鴻章楊言挾其軍且爲變日持手
鎗造營門覓鴻章欲擊之鴻章避不見遂率其軍與學啟絕交而去○稗說程學啟攻嘉興
逾浮橋瞰台三晝夜自鎗子昇歸營痛苦不堪或言士先登者絕交而去○稗說程學啟
延醫治之創已合一日獨坐深念忽有所見厲聲曰汝能爲厲乎奮起與搏創復裂腦血皆溢而死

鄧光明

鄧光明。廣西老兄弟。初爲楊秀清帳下健兒。太平五年。以克江南大營功。擢將軍。秀清誅。光明護秀清弟輔清如安徽。投石達開。已而天王誅韋昌輝。達開入秉政。擢光明秋官丞相。將兵萬餘人。駐江西。迨達開不容於安福二王。憤然出京去。光明自以所部隸輔清。太平十年。輔清命光明從李秀成攻杭州。克之。以功封歸王。十一年。清軍陷嘉定。譚紹洸合蘇州嘉興兵十餘萬。自崑山太倉取松滬。光明以兵會之。戰不利。引兵退杭州。十二年。清將左宗棠陷新城。併力攻富陽。以窺杭州。光明率杭嘉兵出臨安。圍新城。以襲富陽。清軍後。宗棠遣部將蔣益澧援之。光明迎戰於新橋。殺清將熊建益。宗棠乃調洋將德克碑助攻富陽。炮火猛烈。太平軍不能敵。退出富陽。光明亦解新城圍。趨餘杭。清將康國器襲擊之。光明大敗。身被重創。幾殆。乃收殘衆退嘉興。未幾。清軍陷杭州。進攻嘉湖。光明創未愈。不能軍。授意部下。以石門降清軍。

丁太陽

丁太陽。廣東人。初爲天將。不甚著名。迨李世賢略浙東。太陽集衆數萬應之。頗剽悍。太平十三年。世賢叙其功。奏請封太陽王爵。旨未下。而天京陷。后主奔江西。太陽以兵入贛邊迎之。會后主被清軍所虜。乃以其衆屯瑞金。爲清將張運蘭擊敗。退走平遠鎮平。折而西北。破武

平。偵悉運蘭軍下壩。乃急攻。永定下之間道抄至。運蘭後夜襲營。運蘭方挾歌者飲酒。高會聞太平軍至。遽起索馬。左右已潰。與總兵賀國理等十餘人徒跣而出。遇太陽於營門。太陽俱執而殺之。於是龍巖南靖俱不戰而下。乃迎世賢軍入漳州。時陸順德屯龍巖。永定南靖雲霄。汪海洋屯長汀。連城上杭之交。太陽則以其精銳遊弋龍漳間。衆號二十萬。左宗棠分兵數路攻之。皆敗退。清同治四年。宗棠合其軍。併力襲攻南陽鄉。海洋迎戰於馬洋洞。大敗。精銳悉盡。痛哭走上杭。太陽以輕騎援之。不及。而清軍已疾驅攻漳州。世賢拒守數日。會彈藥盡。乃開西門棄城走永安。與太陽遇於途。始悉海洋已先敗。相向而哭。於是龍巖永定雲霄平和詔安諸邑皆陷。世賢太陽至永安。清將劉典復會諸軍奮擊之。太平軍復大敗。降者四萬人。世賢易裝遁去。太陽三入亂軍中求世賢不得。疑已死。乃以殘衆詣劉典降。

蔡元隆

蔡元隆。封會王。太平十二年春。元隆守太倉。清將李鶴章攻之急。元隆乞降。鶴章信之。渡河將入城。太平軍裹白巾。忽出東南門。斷鶴章後路。清軍急退。死數百人。鶴章傷足。親軍負而逃。元隆追之不及。清統帥李鴻章大怒。命程學啟率衆萬人攻太倉。日以大炮轟城。城崩。元隆走浙江。天王復命守海甯。會清軍圍嘉興。將進兵攻海甯。元隆復乞降。清將蔣益澧命廖安之至海甯往撫之。元隆逡巡未出。安之從者欲遁。安之亦賴泚有頃。元隆始率兵衆來見。

安之曰。吾知將軍歸款。出於至誠。故來受之。如欲用太倉故智者。可斷吾首。元隆惶恐服罪。曰。願效死於清廷。遂舉海寧降。益澧入城。汰其衆爲四千人。易元隆名曰元吉。

洪容海

洪容海。封保王。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寧國。容海降。率所部攻陷廣德。清廷授容海游擊銜。

按容海。一反覆陰險小人耳。在太平軍從秀成陷廣德。殺戮甚慘。時東鄉有篁竹堡。有險可扼。民團固守。終太平之世。容海屢攻不下。廣德人之避亂者。皆歸之。不下數萬人。旋容海見太平勢衰。詣清帥劉銘傳營降。使守廣德。容海憤篁竹堡前之不爲己下。乘其懈而攻之。堡破。堡中人誅夷殆盡。廣德人曾控之官。官不爲理。洪得以某省游擊終。至今廣德人之言洪容海者。莫不切齒。而以倖逃顯戮爲恨。其事詳載於丁寶書所修

廣德州志中。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七號王文濡識

韋俊

韋俊。一名志俊。昌輝胞弟。面黑高鼻而多力。不甚識字。太平二年。奠都金陵。封國宗。楊秀清令與石祥貞率兵如江西。援賴漢英。因略定九江一帶地。是年冬。回天京。是時曾立昌守揚州。爲清兵所困。秀清復令俊援之。攻入三义河。因賞穿黃袍。太平三年。與石祥貞合兵攻湘潭。克常德岳州等處。七月回天京。與秦日綱等攻打兔兒磯。不利。秀清乃命俊合石鎮崙援

田家鎮戰於半壁山。鎮耑敗死。俊幾成擒。棄田家鎮。遁回安慶。太平四年。俊復上略。通崇。屢與清軍苦戰。韋身被數創不少。却太平五年。天王誅昌輝。秀清遣黨欲並殺俊。陳玉成曰。太平軍皆東北二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不可。因得免。以俊守池州。太平八年。清將彭玉麟圍池州。攻之急。待援不至。乃舉城降。

古隆賢

古隆賢。廣西老兄弟。初隸韋俊部爲總制。旋累擢至指揮。隨石鳳魁守湖北。清軍陷武昌。隆賢下退田家鎮。以鐵練橫江以阻清師。後田家鎮陷。復從俊守小姑山。太平五年。韋昌輝伏誅。俊與隆賢鬱鬱不得志。以其軍游弋於皖贛者累年。陳玉成憫之。奏調守池州。太平八年。清將彭玉麟圍池州。糧援皆絕。俊召諸將欲舉城降。隆賢獨慨然曰。不能守。則去之。降何爲者。俊曰。圍重而兵饑。行將何之。不願者。行止聽之可也。隆賢遂率所部開城。血戰突圍出。殘兵不及千人。逕造羅山。見玉成曰。池城鼠雀俱盡。炊煙歇滅者已數旬。不援。將降敵。玉成壯其志。以兵五千屬之。整旅而返。至則俊已舉城降。隆賢夜襲城。盡殺城中清軍。復克池州。使人於亂軍中求俊。不得。玉成上其功。封天將。遂以其軍隸玉成。太平九年。玉成命從楊輔清攻寧國。克之。殺清將周天受。太平十一年。玉成爲苗沛霖所賺。不屈死。隆賢慟哭曰。吾無望於太平矣。乃於次年詣清將朱品隆降。其軍猶四萬人。品隆悉遣散之。

伍貴文

伍貴文。封比王。太平十二年。從邵雲官以蘇州降清軍。爲清將程學啟所戮。

汪安鈞

汪安鈞。封康王。太平十二年。從邵雲官以蘇州降清軍。殺之。

周文嘉

周文嘉。封寧王。太平十二年。守蘇州。邵雲官密倡獻城議。文嘉首和之。及降。俱爲清軍所戮。

范啟發

范啟發。天將。太平十二年。從邵雲官舉蘇州城降。爲清軍所殺。

張大洲

張大洲。天將。太平十二年。從邵雲官舉蘇州降。清軍殺之。

汪懷武

汪懷武。將軍。太平十二年。從邵雲官降清軍。進謁李鴻章。伏起被殺。

汪有爲

汪有爲。將軍。太平十二年。從邵雲官獻蘇州。清軍受而殺之。

吳人杰

吳人杰。洪仁發之黨翼。授丞相。使守溧陽。太平十三年。李世賢軍敗於張渚。退入溧陽。人杰不納。世賢走湖州。陳坤書欲以兵誅人杰。人杰懼。以溧陽降清軍。

譚富

譚富。封陪王。太平十三年。汪海洋殺李元茂。富懼。以其軍降清廷。

莫恩詣

莫恩詣。天將。太平十三年。從陪王譚富降清軍。

郭維揚

郭維揚。天將。太平十三年。與清兵戰於平湖。敗績。以其部四千人降清軍。

附廣德州志載洪容海事

同治元年六月。浙江提督鮑超。督諸軍克復甯國府。遂復甯國縣。初。僞保王童容海者。洪姓也。因與首逆同姓。改姓童。驍勇善戰。隸僞翼王石達開。上年由汀入浙。轉隸僞忠王李秀成。本年以擅殺各酋。與羣賊有隙。及來援甯國府。率衆六萬。不戰而約降於鮑超。辛未。襲取廣德州以獻。率衆就撫。鮑超爲請於曾國藩。許之。謂招降古無良策。必降將才足馭其黨。而後無反覆爭鬪之虞。官軍氣足懾降人。而後無幹弱枝強之慮。童容海人數太多。恐其別生枝節。飭鮑超酌留三千人。編爲五營。餘盡遣散。又載降將童容海剿建平挫沮。

所部頭目衆多。各爭雄長。中懷反側。容海不能制。僞目張得勝。陶子商等同二萬餘人。投歸僞輔王楊輔清。又有僞目朱大概。黃三元等同二萬餘人。在廣德州內。闕童容海自率萬餘人。奪門出走。寧國歸鮑超軍。廣德復陷。

案童容海無爲州人。其率衆來襲州城時。大肆屠戮。攻破篁竹民團。一時遇害者萬餘人。至今州民深恨之。

案以上云云。童本姓洪。似爲一人。本書又爲二人。當待攷正。惟其已降後。屠殺篁竹堡事。至今父老猶有言之切齒者。當時清大吏之贖贖。可知矣。濡又注

太平野史卷之二十

載餘

載餘者。餘賸之稿。雖瑣碎不盡可信。而棄之又復可惜者也。史家多以之註入傳記之中。以待考證。茲於註餘。復得七十餘則。無可歸納。因闢此門以附之。

太平朝之外交

太平奠都金陵。一日。忽有汽船一艘駛至。疑爲清軍。將舉礮轟之。船主亟升白旗。時軍中有曾至香港者。識升旗例。爰以小艇抵汽船。問來意。船將答曰。我國商人雲集長江一帶。大軍旣下江寧。恐有誤會。此來兩不相助。祇爲保護計耳。兵士以告楊秀清。秀清轉奏天王。天王乃遣使延船將。與之歷覽各營。且曰。彼此通商。理所當然。將來事定。惟有洋烟勿再來華。其餘貿易無禁。後船將歸上海。天王復遣使同行報聘。晤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洲之戰。天王爲人民自由而流血。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國。一通交好。使返。呈美領事書。天王卽遣其弟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天王書同行。仁玕使美。越年而歸。著有使美日記。

天王答美國總統書

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天朝。書達金陵。經東王金眼閱過。跪承朕覽。朕以貴民主。遠居東海外。音問不通。翩然來庭。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天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天朝者。皆上帝之子。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侍王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致書於英法美各國全權公使及其人民。中國自建立以來。神農敷治。堯舜繼統。湯武革命。秦漢代興。歷魏晉。傳唐宋。嬪元明。世世相承。與汝各國常相和好。余生也晚。不復見盛治而享太平。嘗披覽世界輿圖。窮搜古今載籍。以爲有國者不可忽。唇亡齒寒之戒。交鄰者不可忘。以大事小之心。中國自元明以還。鄰國入貢。不相侵伐。乃滿洲異族。乘明之衰。盜竊中國。垂二百年。稍有知識者。念此國辱。無不椎心飲泣。卽汝各國與我共唇齒之誼。亦當爲之痛憤也。義軍久欲舉討伐之師。幸至聖之天父。不棄漢族。命我天王奮跡金陵。掃除滿族。征伐十年。我天王與汝各國之英雄志士。相見以誠。各國人民在我境內。自由遊歷經商。不受阻礙。甚盛事也。余奉命殺敵。進取漳州。與汝鄰近。久欲一通問訊。遲滯至今。所望共體唇亡齒寒之義。毋忘以大事小之心。助我進行。殄彼異族。使上帝之真道流

行中國。我天王素拜基督。前歡迎教士洛勃君。感其傳播福音。盡瘁聖教。我與汝同茲信仰。本如一體。惟彼滿人迷信佛說。摧殘眞道。禁錮信徒。我天王仗義興師。賴帝之靈。與汝各國援助之力。得告成功。然彼席十八省之土地。合蒙漢各族之人民。芟夷斬伐。原非易事。非得鄰國之友愛。未易爲功。我天王未入江南以前。汝各國人民不能入內部一步。今則湖北安徽已開放互市。東西南北無不通行。其能統率海軍與我聯合。則土地財物及一切戰利品當平分之。我軍薄弱。糧食稀少。使汝不早援手。則滿族猖狂。各國之商業亦不能推廣。望速示同意。早賜提攜。所切禱也。余言非妄。天日可盟。漳城富庶。可營商業。各國商人如有損失。我軍當如數賠償。決不食言。書到望覆。敬問起居。太平天國十四年十月一日。

黃天將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寶天豫（太平有豫。避福安義五等爵）黃。致書於英國領事哈浮君。美國領事白累格君。英國海軍副艦長黑克遜君。艦長俄雷君。自有天地而後國界分。各治疆土。不相侵擾。明室既衰。滿虜猖獗。盜竊中原。罪惡難數。二百年來。昏暴不改。上帝震怒。命我天王掃滅北虜。再造神州。余奉命率師。誓殄羣寇。百姓歸向。無不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今大軍入浙江。各貴國派員來營。申明我軍與貴國之友誼。及各貴國不干涉我軍行動之善意。又請求我軍入寧波時。勿傷各貴國之生命財產。余已發嚴令。禁止我兵士擾亂矣。如兵士仍有不法

行爲。聽各貴國拘獲。送我軍營。按法嚴懲。如各貴國人民。有潛助清軍。破壞中立情事。亦望貴領事查禁。彼此同守信約。同敦睦誼。所深望也。特此通知。並祝貴領事健康。太平天國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馮天將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侍衛官掃逆軍統領馮。答覆英國領事哈浮君。美國領事白累格君。英國海軍副艦長黑克遜君。艦長俄雷君。上帝命我天王。爲中國之主。將以伐罪弔民也。余奉命掃除妖孽。大軍將入寧波。接各貴國領事來函。所請保護秩序各節。應一一照准。余已發令軍中。嚴禁兵士騷擾。生命財產。一律保護。商業亦照常流通。不致阻碍。特此答覆。卽祝貴領事等康健。太平天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女館

太平軍自金田至金陵。別男女甚嚴。夫婦同居。亦犯天條當斬。蓋恐軍衆顧家。不與力戰。而仍設女館。挈家同行。以繫戀之。計甚深也。迨太平三年正月。天官丞相曾水源往蕪湖誤期。削職。其弟怨悔逸去。天王怒。疑水源所使。磔之。因詢心腹。何以舊黨亦效新附私逃。有答以在永安時。言至金陵爲登天堂。許夫婦團聚。今仍不准有家。恐此後逃者更多。天王乃下令許男女配偶。凡男女十五歲以上。至五十歲者。皆報名指配。於是數十萬人之女館。遂爲之

一空。

東王磨鍊館女

東王楊秀清。智計陰鷲。方女館之未配也。恐間居爲不善。除工作外。時傳令以勞苦之時。而令每女館各覓井欄一。時而索小鼠數千枚。時而索蟹蟲數萬對。限日送東府。違卽治罪。愚者往往詫爲奇事。

詠女館

洪氏定都金陵。於秦淮間立有女館。凡婦女盡驅之入館。後以糧食不濟。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然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

東王之奢侈

楊秀清所寢之牀。以玻璃片鑲嵌。中貯水。養金魚。又結珍珠成一帳。雜以五色寶石。奇光燦爛。炫耀奪目。其餘器物。概用金玉。地衣則以黃緞爲之。內室之前。有女傳宣十二人。均朱冠黃帽。有人進謁。悉由傳宣通報。秀清出門。隨從極盛。有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轎夫數十人。美童二人在轎前擊小鐘。以記里數。旗幡簇擁如雲。

翼王善技擊

石達開善文辭兼工技擊。嘗教授弟子數百人。其拳法高者曰弓箭裝。低者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鬪。矗立敵前。駢五指蔽其眼。卽反跳百步外。俟敵踵至。疾轉踢其腹臍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隨足飛起。跌出數步外。甚有跌出數丈外者。曰連環鴛鴦步。少林寺武當山兩派所無也。傳其術者以陳邦森爲最能。

翼王弭盜

翼王石達開初以財雄一方。募游俠。好結納。顧不擇人。門下恒多兩粵無賴子。日與之馳馬騎射。擊劍舞槊以爲樂。距所居數十里。有一山。當孔道。山有盜。數越人於貨。過客無幸免者。有閩商挾重資出其間。聞之憂懼不知所出。夙耳達開名。因往謁。備陳所苦。乞庇護。達開許之。留閩商於家。將爲擇健者衛送度嶺。盜魁大怒。率其黨百餘人登達開門。謀篡取之。達開聞盜至。卽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之所欲。貨財耳。第念閩客挾貲離鄉井。走萬里外。以謀什一利。亦良苦。今壯士欲攘爲己有。彼喪其貲。胡以東歸。惟有蹈溝壑死耳。僕不忍。故敢爲緩頰。因問閩客所攜金幾何。曰。二千。乃自啟篋出金如數。陳諸几。謂曰。聊備不腆。敬以爲獻。代客請命。倘矜而宥之。僕不啻身受其賜矣。盜與其黨相顧愕眙。太息曰。人言石先生重義輕財。豈不信哉。吾儕所爲。殆非人。今重違公命。客第就道。無他慮。然所惠實不敢受。請辭。達開大悅。治酒爲閩客祖餞。兼觴羣盜。酒酣耳熱。吐胸臆。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忠王之治軍

李秀成克蘇州。越日榜安民示於城外。紙色黃。字大盈寸。作宋體。上書太平天國忠王部下某某統帶等字樣。其式畧如誥命。四周飾以雙龍綵邊。所謂統帶者。馭下皆極嚴。有不守紀律者。許人民馳告。訊實正法。然士卒絕不騷擾。而人民亦鮮有往告者。

石綺湘

石達開有女名綺湘。年十九。聰慧工文學。姿態軼塵俗。嘗至綺紅院觀樂。諸女皆失色。院爲楊秀清輩蓄妓之所也。天王嘗徵爲太子妃。達開不允。或曰。達開初有一子二女。一天死。存者祇次女筠照耳。天京陷。年才十七。飄然若仙。初達開引兵獨出。筠照日侍天王。甚愛憐之。及清兵壓城。筠照變服遁走。至錫山。毀顏爲丐婦。未幾以寒餓死。識之者葬之於斗門。筠照殆卽綺湘也。

卜應期

卜應期。江西吉安府人。天京召令廷試。天王妹宣嬌帷幕竊窺之。喜其才俊。授意天王。賜以探花謝恩時。令轉謝天妹。應期如言往覲。入而長跽。宣嬌挽之起。語之曰。吾願時時見汝。尋選爲內廷供事。而東府女官傅善祥亦悅應期。陽以事召應期入府。人謂宣嬌盍索之。宣嬌曰。我愛應期。愛其才。非有所私也。何必與婢子爭男子。太平十一年。清曾國荃圍天京。應期

乘間逸去。爲蕭孚泗部將所獲。將殺之。獻擊斷九洲糧道之策。從其言。遂陷九洲。而糧道絕。泊天京陷。孚泗乃薦於國。莖授副將。

劉瑯林

劉瑯林。通春秋。善知兵。曾國莖圍攻安慶。瑯林方守集賢關。爲陳玉成犄角。曾國藩致書國莖。有云。勿使瑯翁逸去。又稱之曰瑯林先生。繼聞鮑超攻破其壘。殺之。則大喜。國藩素以理學自傲。不肯輕易下人。於玉成猶斥之曰四眼狗。於瑯林則尊之曰瑯翁。曰先生則瑯林之學術。可想而知矣。

陳開響應太平軍

陳開。佛山人。幼無賴。好與會黨交。營卒衙役。亦多善之。太平軍起。佛山諸無賴。議響應。僉曰。此大事。非吾輩所能任。計無如陳開者。時開方設雜貨肆於鶯岡。衆往謂之曰。時至矣。君猶默無舉動乎。開曰。茲非細事。非若持械行劫。僅及一身而已。事關謀反。成則大福。敗則妻孥且不可保。雖然。吾固計之甚詳。汝輩且入吾室共決之。衆入。則有長髯客已先在。衆愕然。開曰。此非他。吾粵人有在太平軍作校尉之劉麗川者。其兄弟行也。彼爲劉杜川。昨夕方至。正以此耳。君等有何陳述。衆曰。吾儕不過冀一朝得富貴。有所憑藉而已。開顧長髯者而笑。杜川曰。無驍勇善戰。可作將領者。將若何。開沉吟久之。曰。若然。能師父足當之。蓋寺僧有和尚

能者。亦驚岡產也。素習易筋經。有巨力。能舉數百斤石。白。顧性頑悍。無與狎。惟開與周旋。乃偕杜川訪能。畧陳起事之議。能允之。謀既定。開自爲軍師。稱大王。居王借山。以能爲大將。領諸路軍。別遣黨人四出鼓煽。於是何六起石龍。林洸隆起省城外之河南關。陳松年起新會。陳吉起順德。陳金剛起清遠。鄒六起龍門。相與蓄髮易服。而明代衣冠。不可驟得。乃徵梨園所有者而分御之。頭戴紅巾。紅與洪諧聲。寓擁帶天王也。又凡聚議之處。必榜曰洪順堂。其軍亦稱太平軍。而設官分職。與太平制都不合。其銜有將軍。元帥。先鋒。軍師。防禦使等。將軍元帥。大都椎埋少年。軍師則爲落拓文人。防禦使則富人。被脅入黨者。而軍備復不完。將帥挾土銃。次腰劍。彎弓。次插利刃。又其次則棍棒。叉鉤而已。初攻大基頭軍營。清軍以大礮轟擊。衆大敗。能以禮謁里人馮松。求畫策。松曰。是不難。清軍不能無妻子。其妻子不能俱遷營中。猶在里巷。子以重兵刼之。使俱來。率往陷陣。居前敵。官軍雖有礮。嚆敢發者。因挾以降。事必濟。能大喜。如言往。清軍盡降。礮械悉爲所有。松既爲陳軍畫策。開奇之。遣人賫金帛往聘。來軍營調用。松本小康。不欲以身爲孤注。其族人。有翰如者。多謀畧。松素下之。以事告。翰如戒勿往。松曰。成敗雖不可知。然槁項黃馘。老死牖下。亦非所願。翰如曰。吾不敢阻君進取。但烏合必無所成。松曰。筵之。筵之。吉松曰。此猶不足信。天倘相彼。吾當出。則當大雨。已而大雨三日。松曰。得非偶然乎。吾事成。則當更雨。已而一雨兼旬。松曰。可矣。乃就開營中。俯伏稱臣。

開錫以金盛。上插雉尾。鎖子黃金甲。八寶戰靴。望之燦然。松九頓首謝。開既踞佛山。遠近無賴俱至。衆號十萬。軍實無所出。則按戶索富者使捐輸。佛山本商賈雲集地。大軍至。無不唯命。開驟得金帛。則廣聲色。掠婦女。松諫之。開不聽。朱發者亦佛山人。賣菜傭也。有膂力。性愚戇。貧不能自存。妻馬三孃。美麗無匹。發與開善。開語之曰。汝妻非尋常人。一品夫人也。發以爲妄。三孃頗自矜。及開舉事。立授發先鋒。銜三孃爲女校尉。出入王借山。參預元帥府事。嘗與開調笑。累日夜不復出。朱無所事。日惟醇酒大肉。徜徉醉鄉而已。先是松固識三孃。知三孃握大權。能左右開。則詣三孃而告之曰。夫人居此間樂。然燕處危巢。禍將至矣。三孃愕然。松曰。吾輩雖僻處佛山。然聲勢不小。雖總督始良。不思振作。獨不畏沈葆楨乎。旦夕出師。大軍壓境。吾輩殆矣。三孃曰。計且如何。松曰。先發制人。古之明訓。盍因彼未動。從而攻之。羊城一下。全省且爲我有。如是則進可圖大事。退亦不失富貴。夫人倘以爲然。則速與陳大王言之。事之成敗。在此一舉。三孃曰善。遂以松言入告。開初不應。繼爲三孃所劫。乃大發號令。驟興師。遠近徒黨皆從之。太平三年夏六月。李文茂等率衆分三路直撲廣州。其在北路者。圖奪城外礮臺。守臺清兵發大礮轟之。陳軍卻退。是時城兵五百。協同鄉勇五百。由東門突出接戰。東路陳軍攻城方酣。不意清軍突至。方相顧錯愕。而前刃已及。陳軍繞城抵禦。適旗兵續至。併力追逐。東路遂敗。其在西路者。用兩路敗耗。乃趨西門外之青龍橋。清外委黃賢彪

率汛兵百名鄉勇三百名要擊之。陳軍又敗。將潰散。忽傳能以銳卒萬人至。勢復盛。然不能前進。僅屯於城北數里之牛欄崗。七月。清兩廣總督始良。令廣州知府沈葆楨督師拒戰。於是都司曾廷相、守備陳國輝、千總黃大榮、屈超羣等率師攻牛欄崗。陳軍發巨礮以拒。清軍蹂進破陳軍中營。爭奪軍械。能率健卒忽自崗後繞出。崗前陳軍復返戈力戰。清軍大敗。屈超羣、熊應黎、安瀾、余兆清等皆陷陣死。能方擬率衆薄城。忽傳總營有令至。能大愕。則班師令也。開之。令能班師也。衆莫知其意。松素善發。乃謂發曰。我軍初立。利在速戰。今大王首鼠兩端。吾輩死無日矣。發曰。我亦不欲戰。此間樂。清軍不能來。來則速死耳。松嘆曰。噫。賢子不足與謀。若汝三孃。尙有志也。於是匍匐求見。開方視事。與三孃高坐堂上。開居左。三孃居右。開見松至。曰。朦松。賜汝坐。汝何言。速言之。松曰。臣無言也。臣不知大王意所在。若相持旦夕。清軍且來。何以禦之。臣不自惜。爲大王惜耳。開沉吟不言。三孃忽掣開印鈐於小旗。曰。馮軍師聽者。此將令也。全軍聽汝調度。速東趨。佇看汝奏凱回耳。松曰。諾。遂以開號令飭諸軍東發。時大瀝四堡紳士歐陽泉等已倡辦團練。乃置礮械。備糗糧。而大範江夏荔莊登賢月窟諸鄉悉繼之。陳軍東趨。適經其地。各鄉分守。阻不能進。松令先攻四堡。其一路入曹邊。經龍頭墟。窺草堂橋。十一鄉鄉勇發巨礮擊之。陳軍僞遁。分伏叢薄間。民團長劉遇昌偕弟遇鴻率部下踰橋逐之。遇伏皆死。後隊見之大憤。鼓勇繼進。血戰久之。陳軍卒不能得志。其他

一路由大鎮攻鍾邊。已破壘毀牆而入。而大瀝鄉民紛紛赴援。以巨礮伏林中。陳軍不識地利。中彈輒仆。陣大亂。遂散。松東趨之計既不果。乃遁回佛山。日掠於近村。冀得軍實以收合餘燼。并大會南海順德各縣徒黨。將東趨。先攻大瀝四堡。發兵二千人扼守沙口。陳洸隆將千人攻仇邊。陳金剛由新橋渡江夏。和尙能統坡山船萬人。由小朗渡直進瓜步橋登岸。犯雷邊九潭等鄉。而開與松。率大隊由水頭墟進攻。留三孃居王借山。營以策應。既而攻破四堡。東趨之路通。乃分途進攻省城。葆楨聞耗。乃立召衛佐邦尹達章至。使破敵。於是佐邦獻策。以陳軍連日撲城東北。勢力爲最悍。餘實無能爲。今城軍分途應敵。兵力單薄。必不足取勝。不如併力扼東北路。東北敵軍敗。餘衆自解。葆楨從之。乃併軍由東路衝出。直趨燕塘。陳軍營壘時方昏黑。下令縱火。清軍各手持一炬。爭投之。俄頃火大熾。陳軍冒火突出。遁守牛欄崗。初開之發兵攻省城也。檄各縣徒黨俱至。番禺之陳顯良。三水之黃大榮。最強悍。顧牽於他事。不卽至。及陳軍敗。陳黃始以舟師來。則聚於佛嶺市。而別築礮壘於義勇祠前。遣悍黨守之。使成犄角。清軍聞耗。遂遣礮船由槎頭進口。抄攻佛嶺市背。而先以一軍進攻義勇祠。以牽制之。顯良大榮在祠前設礮。環塹礮壘。清軍不能進。既而達章率勁旅至。下令取泥填濠。俄頃濠平。清軍踐泥而進。直逼營壘。呼聲震天。礮甫發。壘已破。衆軍紛潰。顯良大榮退守石井。清道員沈棣輝復襲而滅之。時陳軍雖敗。而餘黨尙盛。東莞人盧昌糾衆數千。自

爲大元帥。號令與開等。仍欲進窺省會。襲奪附城之三寶壩。別遣其黨率千人進窺泥城。佐邦聞之。首率勇攻三寶壩。昌兀立陣前。麾旗督戰。部下咸懷死心。狂呼跳躍。無不以一當十。佐邦知爲不敵。別遣一軍旁攻。昌出不意。爲所殺。餘衆乃潰。棄舟走。達章復率水軍勦滅之。先是開敗於省城。遁佛山。聞諸路徒黨已半滅。益懼。松能雖智勇已莫展一籌。日惟置酒痛飲。而三孃獨促其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開商之松。松韙之。然艱於糧食。城中民戶勒索已盡。欲求之附近村落。則已悉辦團練。不能進窺一步矣。是年冬。省軍來攻佛山。開不能戰。乃下令縱火。隆冬物燥。萬炬齊發。全鎮蕩然。計燒民居萬餘。死於火者無算。而開能發俱不知所之。松匿民家。爲清軍搜得。被殺於佛山西之高秧地。三孃則爲某弁所獲。匿作妾。清當道雖有所聞。置不問。

錢江上書

長興錢東平布衣名江。負不羈才。遍讀異書。足跡滿天下。少入京師。上萬言書言時政。請遷都江寧。廢時文。罷鄉會考試。令各省選錄人才。書上。奉旨嚴逮。遂發烏里雅蘇臺爲奴。旋賜還。再入京師。與李鴻章何紹基友善。未幾。太平軍克鄂城。東平星夜赴之。上書天王。一見器重。令掌機要。東平復請直趨京師。天王不聽。從楊秀清計。逕取江甯。東平太息。旋即亡去。其書云。伏以大王起事之初。筭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

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沉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自帝稱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擾攘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郡。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況削其枝爪。究不如洞其腹心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唇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況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甯謐之中。而欲以一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崛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厦。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遇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

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頽情。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冲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簪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海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冲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數皆恃彼強婪。賺主中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旗旄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卽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爲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軔。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容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

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賄損名。覲然民上。縉紳之途。亦已污矣。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礴鬱勃之氣。積久必宣。有真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污。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轉乾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言喻。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是。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際。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實爲至幸。

牌尾館謀叛

丞相鍾芳禮。性和平。司典衣。因廣招機匠庇護之。投充伏匿者幾二萬人。又周才太爲巡查。性不好殺。請於天王。設牌尾館。收養老弱病廢者。使守館掃街道。佯病入館者七八千人。太平軍封菜園。招人種治。匿者亦數千人。後內應事洩。搜三處。得大營文憑數紙。殺數百人。於是廢牌尾館。挑機匠及種菜者爲兵。僅存機匠二千人。種菜數百人。

解元對句

天京某年開科。麻城縣某奪解。賜宴之日。天王試以一聯。某對曰。三皇不爲皇。五帝不爲帝。我主方是真皇帝。天王大喜。幾欲以女妻之。爲楊秀清所阻。不果。

王晚上忠王攻上海策

太平十一年。清軍陷七堡壘。獲蘇州諸生王晚上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清撫薛觀察閱之大驚。疏聞北京。江南北大爲警備。迨太平亡。晚遁入咪喇堅墨海書院以死。先時晚嘗陳書清吏。當事者不置意。遂投太平。亦張元之流亞也。其書洋洋數千言。大略勸太平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天王不許。故洋人助清。至爲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并於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脩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盡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稅。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

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撓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忠王雖善之。以其有礙外交。卒不用。時人皆惜之。

南北皆非

太平九年秋。大軍克常熟。出資覓丐爲傭。爭應之。丐陸二則罵之爲洋奴。曰。是不可與有爲者。嫉其從耶教也。後清兵至。亦將有所役。許以重酬。亦不願。曰。是爲滿奴也。人問之曰。汝何強項乃爾。二厲聲曰。南北皆非。吾寧餓死耳。

馳馬詩

廣四老軍授散職者。居江寧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群。馳馬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乘。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攬轡。教人錯認試春郊。可想見其慙遊之狀。

寓意詩

江寧揚州才士。被擄在軍中者最多。目擊心傷。不敢明言。往往託諸吟咏。甚至以香奩詩爲寓意。茲就其可誦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驚起睡魔呼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聞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溝還有約。暫謀將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道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惱煞一灣衣帶水。清簾隔斷小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簾條拍打也。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溷愁。此指天王選妃得。

一百八十也。手執筠籃循曲徑。眼看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之便以逃也。燕子紅襟矜寵貴。鵝兒黃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太平軍授竄也。居然小婢稱如願。有大佳人號莫愁。此指賤者爲軍中倚任。貴者備受折磨也。曉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米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焚硯志。翻同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爲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天試也。他如霜妬菊花寒更豔。風吹屍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草。生非薄命不爲花等句。似皆有所指云。

暗術

太平軍不惜物力。但求一時濟用。其於房屋亦然。每於一條街兩邊房屋。比戶打通一片。於相接之處。皆開一竅。可行數里。不見天日。謂之暗術。

好善得生

克鎮江時。賈人周姓。自城中逸出。遇大隊太平軍至。匿於積尸下。馬蹄聲漸遠。正欲起視。復聞有呵殿而至者。伏不敢動。俄有人曳其髮起。見尊官著古衣冠。熟視之曰。此應死龍王廟前王三麻子手者。釋之而去。周知爲神懼甚。乘夜急行。欲避赴江北。循江七八里。時有一漁舟。亟登之。有一家五六人先在舟中。以無川資。舟子逐之。涕泣哀求。卒不允。周憐之。探懷中有十餘金。盡以付舟子。時風浪正狂。不得解纜。遂臥舟中。至次日。風愈緊。舟子強欲挂帆。周素

怯不能渡。躍身上岸。此舟卽乘風而去。瞬見達彼岸。復大悔。念死已前定。逕趨龍王廟前。坐以待死。日晡時。兵大隊絡繹過。皆未顧問。尾一騎兵持長矛直刺其喉。周亟呼王三麻子。騎馬者抽矛詰以何處相識。乃述神語。兵曰。死妖何能知。偏將釋汝。周謂欲逃無資。不如請死。兵取一紙裹擲與之。揚鞭逕去。解視則黃金二十餘兩。乃覓舟至仙女廟。緬述始末。揚州人皆知之。

葛謙山

廣西潯州葛謙山。性豪俠。清道光末。洪秀全楊秀清將起事。納交於謙山。將羅致之。謙山乃深自匿。某年。仁和鍾某挈子駿聲從新簡潯州守至潯。掌教某書院。諸生中有與謙山交契者。言於鍾曰。葛謙山家深山中。缺西席。雅慕公子。欲延以爲師。駿聲赴之。其家有園。依山爲牆。導澗爲池。屋百餘椽。館之於園中。謙山待駿聲有加禮。徒二人至。馴謹。一日。謙山語駿聲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閣人無以峻卻。而闌入書室。善爲我辭。則幸甚。至期。客果至。答如前。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禮焉。雖然。余等非甘受給者。請以一言爲證。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遂去。駿聲亟携僮登樓視之。謙山所坐之向。所閱之書。不爽毫髮。蓋諸客亦精術數也。謙山乃語駿聲曰。若輩素與予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宜亟請尊甫來。予當有以相告。越日。某至。謙山

設席相待。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爲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得殿撰。惟此時兵禍蔓延。半天下。過此其亡也。忽諸爲今計。橋梓宜速歸。自此至浙。互數千里。途中盜賊。遊勇。滿地荆棘。多携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爲助。他日輶車四出。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可乎。敢以此言爲息壤。飲酣而別。後駿聲果中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粵西。事竣。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問之鄉人。皆言不知所往。惟湖石則巋然獨存。

蕭三娘

太平軍中有蕭三娘。號女元帥。或云朝貴妹也。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於馬上指揮其衆。且能左右射。太平二年克鎮江時。嘗率女兵數百登城。勇悍過男軍。當者無不披靡。天王妹宣嬌亦嘗騎馬臨陣。與三娘同。惟從壁上指揮。不能交鋒。

韋檢點

韋營檢點王大頭。名欣。昌輝部下之驍將也。其頭顱之大。較常人殆逾數倍。故軍中皆稱爲大頭檢點。或卽以王大頭呼之。大頭有殊力。勇悍善戰。且有膽識。每接仗之先。常手執長矛。匹馬衝入敵陣。馳至敵軍陣後。相度一週。始疾馳回陣。接仗數十次。從未受有巨創。旣破湖南之江華縣。大頭嘗乘馬出江華之北門。門中懸有一巨木。大頭自下乘。以兩手攀木。兩足

力。公所乘之馬。人馬俱起。懸於空際。片時始下。人皆服其神勇。大頭亦常以此自炫。至長沙。聞塔都司亦以驍勇著名。大頭數挑戰。初無勝負。一日與塔都司約。不乘馬。不用器械。徒手奮鬪。兩營軍士。均不得助陣。必俟互分勝負而後已。至期兩人互相搏擊。自辰至午。未分優劣。午餐稍息。繼復很鬪。至日斜時。塔都司力漸不支。塔軍中有一親兵。疾趨而前。舉鎗向大頭轟擊。遂中彈而斃。塔都司將王之大頭斫下。權之重十四斤有奇。古有防風氏。骨節專車。王大頭其防風氏之苗裔歟。

畢三叉

畢三叉者。秦日綱之愛將也。慍驚善戰。性凶暴嗜殺。每破城奪邑。輒大肆屠戮。所過之處。居民無得幸免者。尤喜將襁保小兒。貫於矛首。觀其展轉哀啼。以爲笑樂。然極懼內。妻丁氏。貌僅中人。性尤躁暴。蕩逸不羈。喜與帳下健兒。調笑戲謔。而獨嚴束其夫。稍不遵依。便叱令長跪。恒於衆軍士前羞辱之。三叉不敢違忤。一日。三叉在帳中飲酒。方令部下刺一小兒於矛首。其妻忽自帳後趨出。捽三叉髮。以鐵杵猛擊之。折其齒。血流被面。三叉雖痛極。惟以兩手掩其口。不敢擺脫。俟其妻怒氣稍息。將打折之齒。從地上拾起。復問見責之故。乃知初無他事。丁氏因在帳後獨坐。悶甚。聞三叉在帳前暢飲歡笑。頓觸其怒。故大發獅威。後三叉於武昌城外之洪山下。爲清軍所殺。丁氏亦死於亂軍中。

胡元煒

胡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卽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卽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母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母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之。屆期。元煒降。由其所守之門入城。太平軍授以地官丞相。

宮人楊氏

天王一日到東王楊秀清府中。東王不出迎。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

艾許以禪位。退歸天府。卽傳集百官。議誅東王。令北王韋昌輝領兵夜圍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獲秀清尸。誅之於市。梟首示衆。旋收秀清之妹爲宮人。清兵破南京。搜天王屍不得。有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秀全屍。不用棺木。只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火焚之。詢宮人楊氏家世。卽秀清妹也。

士人滑稽

太平軍援贛。會國藩拒戰不利。困於鄱陽湖。計無所出。大營前酒家門柱忽有一紙。上揭出賣奇計四字。左右報國藩探之。則士人某所爲也。國藩喜。亟命延入。士人口如懸河。語皆譏國藩事異族。國藩姑容之。自是恒出入於大營。一日。文武官吏以國藩壽誕。皆具衣冠入賀。士人與焉。既至。伏地大呼曰。謹賀大帥冠禽衣獸。賓僚大駭。士人徐言曰。大帥戴雙眼花翎。非冠禽乎。穿貂褂。非衣獸乎。國藩怒。命責軍棍二百下。繫之於營門。幕僚某復援筆書冠禽衣獸四字於其面。士人自索筆疏之云。冠禽者花翎也。衣獸者貂褂也。幕僚某大慚。拭去之。而易書冠禽者老鴉藪也。衣獸者犢鼻褌也。見者皆匿笑。後士人亡入太平軍。石達開待之有加禮。

九江燐火

太平三年春。江西九江府沿江一帶。徹夜火光不絕。隱隱有人馬行走之聲。疑爲大兵過境。

巡兵迫而視之。但見燐火。居民擊銅鉦喧逐。始漸散。

金山長蛇

太平軍守鎮江時。金山有蛇。長約數十丈。窟其中。屢出傷人。一日垂首飲於江。其巨如甕。尾仍在洞中。太平軍乘其首尾不能相顧。攢擊而屠之。分於各館。人各得二寸餘。

炮口中彈

清兵攻揚州。於徐凝門對河築礮隄。日夜轟擊。太平軍亦於城上開礮相拒。一日城礮裝藥待發。甫安封門子。清礮先開巨彈。恰塞礮口而入。太平軍取子不得出。某總制親點門藥。欲因以擊敵。不期礮子塞膛極緊。火藥不得發。豁然炸裂。反擊總制立斃。

何鏡人

何鏡人。相者也。嘗以術遊蘇杭間。大官貴人之門奔走殆遍。然好作奇語。有中有不中。以是爲人所稱。其被尋者亦數數見也。杭城有某員求補佐領。賄將軍。將軍將許之。何陰知其事。見某。某問吾於相當得佐領否。何曰不定。若能餽我如將軍之數。可必得。某大怒斥之。何大笑去。因某道謁將軍。將軍問壽。曰福壽兩全。雖然近有小厄。恐致顛躓。當有人進意外財。不取可免。取之必困。將軍自審無他。或佐領事耶。卽卻某賄。某聞而大恨。然無如何也。撫軍某貪婪無厭。其愛姬某失金簪。何適至。乃使視盜。視家人遍。無語。問之。則曰不便言。撫軍大疑。

固問之。則曰。事由大人。乃不自知耶。問故。則曰。大人賣某缺得若干。賣某差得若干。冥判以家財准折。此區區者。其見端。恐藏庫金銀。尙有不翼而飛之日耳。撫軍怒且駭。卽繫何。將囚之。明日筭庫報大亡其財。賊來無聲。去無踪。並不知何時也。撫軍大駭。疑何與盜通。或知之。召而詰焉。何曰。此管庫者妄言耳。時未至。何急急乃爾。卽偕撫軍往視之。果無恙。問衆人皆云。早間果空。頃乃復實。如幻術焉。閱畢。撫軍出。何乘間逸去。撫軍亦不敢更爲窮究。閱三日。庫藏又空。撫軍親視之。信。何仍出入闌闌間。撫軍欲捕之。而調任之旨下。所失皆私藏。事遂已。何終歲居杭南城古廟中。廟有老儒鍾姓。長年授徒其間。相處雖久。出入一點首而已。未嘗有往來也。盧龍范三。以技勇豪者也。蘇之某公子師事之。公子年少好事。一日范他出。忽柬招赴會者。其地去城二十里之荒野也。公子訝之。范歸以問焉。范支離其辭。公子請從。范不可。固請。則曰。會中禁外人甚嚴。若往。有不測之禍。公子請入會。范曰。此非有身家者所宜。且公子卽入會。亦必不能守規律。他日事發。禍只一身。猶其幸事。公子母以一時之興而自陷也。公子乃止。及期。乃陰偵之。所約地。一大林也。縱廣可數里。蓊鬱陰翳。至林側。見憧憧往來甚多。每一人入。輒有要者。舉手按鼻。來人則舉左手按右肩答之。因趨入。頃之。范至。公子踵其後。並如式入。范回顧見公子。顏色陡變。公子仍無言。從以入。時林中已闢地廣數畝。張布幕。衆圍立以待。面相顧莫敢聲。中間三座空無人。一小時許。林外馬蹄得得。有三人者趨

而入前行者一六十餘老婦。荆素不華。從其後者。何鏡人與鍾姓老儒也。婦中座。何鍾左右座。坐定。婦回顧問有新入會者否。速偕介紹員自投。不爾當以火棗奉客。於是座中起立。自白者十數人。公子不覺亦起立。婦問介紹人。指范以對。范至此不得不應。然心極悵悵。不覺形於色。何在左座覺之。顧老婦語。所操非中非外。殆不可解。老婦若相駁詰者。須臾鍾亦前助何語良久。聲至低。不可聞。老婦頤指示意。即有人趨前手布袋。冒公子首。即負以去。公子不知其意。不敢拒。負者曲折走林中。至一地。乃釋手。公子身首被束縛。殊苦悶不得自由。傾耳聽外間聲浪寂寂。絕無所聞。約一時許。忽馬蹄聲人聲喧囂。格鬪聲並起。俄而更聞槍聲。十數發已而聲止。即有數人趨前。共牽公子。黑暗中亦不知在何許。惟聞有人叱曰。賊黨速以爾姓名及爾黨魁名氏來告。今事敗。皆爲我輩擒。肯自陳。當貸爾死。公子念范言果應矣。將如之何。乃力持不答。旋聞上座者怒曰。賊如此。非用大刑不可。即聞鎖鍊擲地。聲鏗然。公子仍無言。須臾復有人近前。手鐵器薄肩背。摩抄如欲擊者。其涼徹心。公子仍力持之。更炊許。始令解縛就坐。則會場未散。座中猶向時人也。遙聞老婦左右顧。微語曰。斯人尙可用。顧范亦若有喜色。然於時新入會十數人。人給布一方。其上字體蜿蜒。有類符篆。公子受之。蓋入會證書也。授訖。中座三人皆起。迭向大眾演說。悉以安分守規爲會中盡義務爲宗旨。演說畢。衆皆散。范送公子歸。切囑無漏言。公子應之。私問范老婦何人。曰。故太平天國時某王

妃子。今爲東南三省正龍頭。何鍾皆其副也。自是有會。公子輒往。習慣不驚。一日范言將有大會。審訊某當被劫案。於西湖某地。公子欣然偕范往。某當者被劫之際。嘗報官。官不能得盜。此一月前。公子固知之。及往。則魁梧奇偉一壯士。鐵索浪鐙。繫之以夾。初猶抗辯不承。已而示以證據。遂不能遁。須臾卽有少婦自衆中出。抱壯士大哭。殆其妻也。已而解壯士縛。仍延上座。陳酒肴。演戲劇。衆人盡歡豪飲。如無事者。自老婦鍾何以及諸頭目。迭爲賓主。至第三日劇散。筵罷。衆忽宣言某兄弟吉時至矣。壯士至此亦面色慘淡無一言。衆指一室。壯士趨入。兩人從之。須臾少婦衰絰而來。則棺殮已畢。其如何死法。雖范亦不知也。尋復曳數人至階下。笞數百。流血滂沱。問異日知徹否。應之乃釋。年餘公子漸不謹於言。一日范來索證書云。黨魁以公子不能守秘密。命斥出會。公子欲勿予。范曰。黨規不退證書者死。乃予之。自是遂絕。公子之夫人何所媒也。公子姊嫁浙人。有甥嘗從鍾讀書。故識二人者。不虞皆秘密社會之魁率也。其黨員官寮僕隸皆有之。蓋多爲偵探者。凡東南官吏實缺自大令以上。職銜自四品以上。至少皆有一二人屬迹其間。或爲僕圉。或爲幕友。或卽其本身。以是能行其恐嚇眩惑神出鬼沒之手段。而星卜命相尤靈。然於平民則頗有保障之功。卽富商大賈。無號令而擅侵之者。爲首死。餘皆重責。若某當之案。其一例也。皆公子事後爲人言者。自公子出會後不數月。何鍾皆相繼他往。莫知所向。范猶授徒於姑蘇。更閱年餘。民軍起義。范從民

軍戰歿於陽夏。它日公子晤鍾何兩人於某都督處。皆爲秘書員。云黨魁病歿。遺言曰。中國共和目的已達。吾黨當解散。今已無復組織矣。

清吏之權權

太平朝建國十餘年。而北廷淫樂以嬉。尙有不知其事者。麟某嘗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一日校羅澤南劉蓉等列傳。忽拍案而言曰。羅以一教官而保實缺道。並以布政使記名。死且請諡。劉亦僅候選知縣耳。乃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保舉之濫。竟至是耶。憚彥彬時與同座。起而密謂之曰。彼等皆百戰功臣。其時若無湘淮軍。吾輩亦安有今日耶。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當與誰戰。湘淮軍者。以何將軍帥之耶。憚曰。蓋與太平戰耳。君豈未知東南各省大亂十餘年。失去數百城耶。麟大愕曰。北方安靖若是。老前輩所謂與太平戰者。此言尤難索解。憚曰。粵人洪秀全起事。建號太平天國。君不知耶。麟曰。晚生今僅二十餘歲。南方之事。我又安得知之。

太平銅礮

太平建國時。凡通行文字。音涉忌諱者。多爲更易。如干支之癸丑易爲癸好。乙卯易爲乙榮。癸亥易爲癸開。又軍械亦多易名。如抬鎗爲長龍。礮彈爲元碼。藥爲紅粉。清光緒時無錫漁人某在河中獲銅礮一。其礮鐫有鑄於癸開十三年七字。卽清同治二年癸亥也。所刻榮殿。

卽榮王譚姓也。

武昌地雷

太平二年八月。清兵二次陷武昌省城。太平軍於城中大宅中。多置火藥。燃香其上。入者觸之。輒被焚燒。是日城內發地雷三次。震死清兵數百人。

澣衣嫗

濟南逆旅。有澣衣嫗。年六十餘矣。無兒無女無親族。時時來逆旅中。爲客澣衣。日給。嘗自述其生平。爲浙駐防旗人。父曰毓麟。嘗兩署佐領。生二子三女。嫗其季也。兩女皆嫁。二子亦宦京師。嫗獨依父膝下。年十五。母卒。自以父年老。矢不復嫁。已而洪楊難作。忠王李秀成克杭州。駐防旗兵多死。嫗父自縊不得。而外兵至。執以見忠王。忠王問能降否。曰不能。問願去否。曰不願。願就死。忠王曰善。乃解帶經於堂。忠王嗟曰。好男兒。不可以褻。命軍中斂而殯之於佛寺。先是城陷之際。嫗知父必死。亦自投於井。而保母援出之。匿嫗於外舍。父旣死。忠王聞尙有一女。乃榜求之。遂得嫗。忠王命爲父成服。且給以薪米。蓋當時諸殉難之家皆有之。不獨嫗也。是時忠王部下。皆奉令惟謹。莫有敢犯者。未幾而湘軍下浙。所至焚掠一空。嫗與保母方坐竈下。湘軍猝來。擁之以去。保母牽衣哀哭。兵怒。白刃一揮。而人仆矣。嫗駭慟而暈。亦不知身詣何所。久之少蘇。是夜有偉丈夫。強污之。蓋蕭姓營官也。嫗涕泣求自殞。而婢守之。

嚴逾數日。乃以情告蕭。求收葬保母。蕭許之。蕭既以軍功起家。閱歷數年。遂至開府。部下有以津妓小紅獻者。殊色也。蕭甚嬖之。而小紅妬悍淫縱。恃蕭寵。相凌藉至無人理。嫗不勝其忿。愬之於蕭。仍不得直。後娶某提督女爲正室。蕭不識字。而女則略解文義。能覽傳奇演義之屬。馭兩妾皆嚴厲。而嫗以識字。尙有時稍假詞色焉。小紅不能受。則終日勃慄。無何小紅忽竊蕭所愛僕遁去。蕭知之。亦不甚追究。顧蕭自得志。建高牙。擁旄節。前後侵蝕軍餉。不下數十百萬。小紅逃時。挾其底冊並去。一日方高坐衙中。而革職拿問之旨已下。蕭茫然幾無所措手足。尋欽差大臣與三司會審。擲底冊以示。蕭不能辨。但叩頭稱死罪。於是遂籍蕭家。讞定。遣戍軍台。性素剛。不能堪獄吏之摧折。未及行。已自縊。嫡室乃歸母家。母家武人。不復拘執節義。卽欲嫁之。嫡室初執不可及。三年喪畢。仍嫁一京曹爲繼室。復攜嫗去。京曹被酒。誘嫗閉空室中。將強污焉。嫗大窘。齧其鼻流血不止。京曹怒。以大杖挾之。血肉狼藉。嫗自分求死。竟切齒無一言。京曹酒醒。撫之冰矣。大懼。潛使人負之。啓後戶。棄於野。乃在一尼菴前。老尼晨起。開門。瞥見之。灌以水。竟得復甦。

韓寶英

四姑娘者。桂陽韓氏女也。名寶英。父一老貢生。寶英生而聰慧。三歲。父授以唐人詩。琅琅上口。七歲。解吟咏。鄉里稱女神童。十四歲。而洪楊之軍起。湘桂之間。遂爲戰場。兩軍而外。復有

無數土寇竊發其間。當時流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不幸與土寇遇。盡殞於兵。寶英匿草間。亦被執。將迫以行。而翼王師至。遽捨之去。寶英稽首王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并詳陳土寇根株。乞爲勦除。以安鄉里。翼王大感動。使偏將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俘之。使寶英自辨其仇。而後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殯斂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塚成。寶英感恩。願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馬中人也。兵以義動。若自犯之所部。必有因緣爲口實者。非所以兩全也。無已。其以父女稱。而留軍中。俟他日擇壻可乎。寶英敬諾。於是爲王義女。行四。稱四姑娘。云。四姑娘爲王掌文告。敏捷無匹。每軍事旁午。四姑娘中坐踞案。運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几二。各一書生伺焉。四姑娘手寫而口左右授。三牘並成。頃刻千言。文不加點。翼王平時頗以文事自詡。至是亦深歎不及也。翼王自金陵不得於當權者而出走。獨四姑娘以治軍書故從之。故翼王家人皆及於韋氏之難。獨四姑娘免焉。上饒馬監生。貧極無聊。入翼王軍中。人極樸誠。然小楷以外。無他長。惟貌似翼王。非觀其氣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日告翼王。願嫁馬生。翼王笑曰。此腐儒何所爲。而賞識之耶。吾軍中不乏文武材士。屬以軍中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選壻奚難者。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兒意有在。父他日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詰。卽下嫁焉。馬生始願不及此。斯時驚喜以外。別無他言。夫婦二人。仍爲翼王治軍書如故。年餘四姑娘生一女。翼王將入

蜀路土司爲聲援。四姑娘聞之。諫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巖險。進退不易。鍾鄧之功。不可倖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從無定局。近來朝廷於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相疑阻。恐非佳事。吾與爲從。彼借亡。不如別樹一幟。翼獲一逞。吾聞蜀西藏衛。外險而內腴。地廣而民懦。吾倘得據之。亦一扶餘也。今併力疾走。過城不攻。不過一月。瀘雅之隘。皆爲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同時諸將。亦多諫阻者。翼王皆不聽。遂入蜀。初戰頗利。已而入險。土司果背約。相持於柴打地。翼王所部。不悉塗徑。首尾被截。翼王猶力戰。潰圍走老鴉漩。從者才二千人。清軍合土司軍三萬餘。急圍之。翼王度不支。謂四姑娘曰。不從汝言。今果困矣。將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謂馬生曰。王平日厚吾儕。將何所爲。寧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馬生方躊躇。四姑娘曰。咄。庸奴。尙戀戀妻孥耶。時手中抱兒。立投階下。呱呱一聲。兒碎其首。馬大錯愕。顧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猶咽其將斷之聲曰。速與王易。馬始悟。從王入帳後。少頃。軍中傳呼王以衆降清矣。其實王已偕心腹數人。變服遁去。王既脫。走入邛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圖再舉。聞馬及軍中健將數人。皆爲清殲。餘衆潰散。不可復合。王歎曰。事敗矣。奈何。青神山有老衲。年九十餘。王之來迎門而候。王訝其前知。與語大契合。同時從王披剃者五人。衲云。翼王是維摩後身。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

太平軍之飲食

太平軍凡得牛羊犬豕。每用刀矛刺殺。不甚洗剔。膏血淋漓。卽置釜中烹之。民間有獻雞者。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參炒白菜。魚翅炒豆芽。燕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元煮肉。宜水浸者。或竟乾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種種顛倒。不可枚舉。廣西老兄弟嗜食煎炒。絕不飲湯。謂飲湯則腹痛而瀉。每肴必加秦椒。苦辣棘喉。他人不能下咽。食果品多不去皮。如金桔連肉不知酸。蓮子連心不覺苦也。其蔬菜最珍者。則爲魚。偶得之。不敢私食。必進之上官。諸王有喜慶事。羣下進獻食物。亦必以魚爲至敬。緣大軍所過之處。漁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時。城內多蓄池魚。設官看守。曰典天魚。惟諸王方准取食。以下羣衆。則徒有臨淵之羨耳。其不與人同嗜者。則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宰羊豕。必與狗肉共烹。以爲味美無比。至於烟酒。爲朝令所禁。吃洋煙謂之犯天條。殺無赦。水旱煙名曰黃煙。酒名曰潮水。有犯禁吃飲者。重則主法。輕亦枷杖。然禁令雖嚴。故殺者自殺。而嗜者自嗜。終不能盡也。

太平間諜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太平軍付筭子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實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鞠之。姜謂忠王李秀成。帥兵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太平。而領事如故。此十日內。雖冠帶出入。過此當從太平裝云云。滬人大駭。

蕭智懷

蕭智懷。湘鄉人也。生而豪蕩不羈。年數歲。讀書一目了然。然不肯竟讀。得閒輒逸去。集牧牛兒爲超距拔河之戲。指揮進退。如大將撫士卒。稍長。有文名。肄業長沙嶽麓書院。當時士人率以八股爲事。智懷不耐。遇題出。就已意揮灑。以氣行之。頃刻千言。見者吐舌。撫軍某初下車觀風。題爲故仲尼不有天下。智懷中幅云。假使天命有歸。則三恪可封。杞宋與成周并列。諸侯錫命。晉楚與邾莒同行。所難爲者。魯君與季孟不免北面之慚耳。抑使人心有屬。則安內攘外。回由信將相之才。繼體守文。鯉伋亦成康之比。所遺憾者。毫社與殷頑無及。裸將之恥耳。撫軍見文大驚。立拔置第一。而黜之出齋。智懷亦不爲意。其文則傳誦一時。及太平軍起。蕭被褐謁天王於軍次。挺身直入。門卒止之。不聽。疑爲刺客。執而搜之。智懷怒。出市井語相詈。聲達於內。楊秀清聞而出視。智懷拱手曰。公東王耶。敢問今日舉兵。將以排滿歟。抑以佐滿歟。秀清曰。惡。是何言。吾固排滿。安得佐之。智懷曰。然則公欲舉大事矣。乃使走卒窘辱國士。何也。秀清大笑曰。君亦狂生也。乃握手入。偕謁天王。智懷請毋戀戰。順流而下。急取襄鄂。出兵中原。以窺燕京。天王納之。武昌既下。將士觀東南繁富。皆請東下。智懷不能爭。及據金陵。又畫策請以荆襄之兵出南陽。趨河洛。皖贛之兵出淮潁。趨開封。天王自將出揚州。沿運河水陸并進。扼臨清。赴幽冀。所在招納豪傑。易置守令。一切因俗從簡。暫不更張。如此則

河北將望風而下。天王意亦謂然。而秀清陰有異志。以軍中耳目多。不便舉動。由是兵不得出。智懷歎曰。事敗矣。佯狂不問事。俄而乘間逸去。後曾國荃圍天京。時陳湜在軍。與智懷有舊。智懷訪之。故態猶昔。欲留之。不可。曰。已事洪矣。既雞口復牛後耶。遂去。不知所終。

黃公俊

黃公俊。初不知何名。湖南人。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放蕩不羈。鄉里多忌之。乃剃度爲僧。不能守戒。見逐於老僧。會洪氏起兵於廣西。黃改名公俊。徒步數千里。走粵謁洪。進策萬言。洪氏不能用。拂衣去。曰。此公不足與謀。大事行見覆敗耳。既去。洪氏慮其爲滿廷用也。使人急騎追之。無及。後既得金陵。聞公俊匿跡皖北。遣使奉書迎之。黃曰。金陵之帝業數年耳。天王不聽吾言。今又豈能用我哉。竟不出。未幾。洪氏果敗。黃有先見之明焉。曾國藩既滅太平。聞黃名。招之不應。執之至。曰。我山林野人。何害於爾朝。使洪氏能用我。則爾等不足平。吾知洪氏得志。亦無異於滿人所爲。故不爲之助也。國藩囚之。數日竟死。搜其居。得立國論。治兵篇。孫子詩稿各書。國藩閱之。斥爲妄人。乃焚其書。曾之幕友有記其詩稿中四律者。初不敢爲人言。後乃稍言其事。并述其詩。詩中最工數聯。如最痛有人甘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世上事情如轉燭。人間哀樂苦迴輪。周公王莽誰真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真。綱常萬古惡作劇。霹靂青天笑煞人等句。噫。此殆曾國藩所謂荒謬者歟。

聽王妃

清光緒初年。錢涇有酒肆。店主爲楊久牧。其地市廛寥落。顧問者絕少。其主婦日坐肆中。佐其夫理店事。常述其姊之遺事。曰。吾姊乃聽王陳炳文之妃也。吾母家陸姓。杭州人。父早卒。無兄弟。姊妹二人。依母氏以居。我年尙幼。姊與母氏藉針黹以自給。零丁孤苦。未嘗一日離。未幾洪楊事亟。太平軍蜂屯蟻附於杭垣之外。吾姊上奉母氏。下挈幼妹。倉皇奔避。途遇健兒數十人。睨視吾姊曰。此好女子。可以當王心矣。遂擁之而去。吾母因是日夜椎心號泣不已。哀痛之情。時形夢寐。孰意事隔數月。忽有輿從自嘉興來。迎吾母以去。吾亦隨之而行。由是知吾姊已爲聽王妃矣。當杭城之破也。聽王陳炳文令其部下。遴選民家女子。以充嬪御。及得吾姊。王甚嬖愛之。已而鎮守嘉興。遂以吾姊備正妃之位。姊因謂之曰。家有慈母。自生我以來。提攜保抱。歷盡辛苦。以至於今日。妾今在此。身享安榮。吾母在家。悲苦萬狀。零丁弱妹。尙未知侍奉慈親。每一念此。泣下霑襟。王曰。可遣僕婦迎之。挈汝弱妹俱來。輿從之來。實銜王命。母女二人。於是相率至嘉興。至則甲第巍峨。雲棟駢列。雕甍繡闥。敷藻成文。觀其所居之壯麗。雖擬以西漢王根之宅。南陽樊崇之第。無是過也。入門。則骨肉相逢。悲喜交集。由是一家團聚。懽愛逾恒。吾母素多疾。始猶旋作旋止。歲月久而病漸加劇。遂致床席沈綿。吾姊奉事之。日夜憂恐。王爲之徵求和緩。收集參苓。醫藥之費。雖數千金弗惜也。然臥病多時。

竟溘焉長逝。王又爲之治衣衾。視含殮。喪儀之盛。不可縷述。窆棺之日。助葬而執紼者。竟達千人。母氏既歿。我孤苦無依。一惟姊氏是賴。王亦善視我。將俟我長大而爲之擇壻。無何。左宗棠之軍。由衢州而下。進取杭州。李鴻章取蘇州。令程學啟攻嘉興。王知孤城不可守。謂吾姊曰。大事去矣。吾將以戰死。汝母從我死也。然汝在此。城破後。恐終不免。可避去。王無子。養民間子以爲子。乃囑姊曰。挈此兒去。汝不忘我。撫養之。使成人。歲時祭我。吾其瞑目於地下矣。吾姊於是屏去衣飾。挈其養子。與我避之民家。自是不復知王之蹤跡矣。未幾城破。清兵入城。吾與姊竄伏民間。因得無恙。事既平。姊守義不嫁。撫其養子。長而習賈。今已有室矣。我及笄而嫁。爲貧家婦。回首前塵。增人悲愴。

天王日記冊

日人光安眞益。前年在廈門收得一小冊。乃太平天國洪氏傳道時所作日記。頁首有小印。篆文爲光大二字。冊中字跡模糊。且多行敲側。所記諸事。俱瑣屑無奇。此後有花縣硃印一顆。旁注細字一行云。教匪洪秀全日記備查。乃知係初時爲他案沒入者。是冊確非贋物。惟與後來事無干。故人或不之注目。以今視之。抑亦寶物也。

杭州婁通判

婁某者。官杭州通判。巡夜歸寓。阜韡在足。太平軍亦扒城擁至。倉皇無以對。一卒睨其足下。

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七品官候缺湖南者。

炊飯太守

太平軍初克杭州。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太平軍問何業。詭曰炊飯。軍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紈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清張提軍復杭城。官吏多亡去。即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閤。而苦不識字。復爲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太平軍至。戰栗墮地。問何業。曰種菜。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楊二姑

楊二姑者。輔王楊輔清之妹也。勇敢果決。勝於男子。夫江得勝。爲輔清部下指揮。亦甚驍勇。每遇戰陣。二姑輒以黃巾裹首。繫大紅戰裙。與其夫並轡而出。衝鋒陷陣。人莫能敵。又能於馬上擲刀刺人。百發百中。中者無不立倒。刀長七寸。鋒利無比。每臨陣。胸前垂一革囊。囊中纍纍者。皆利刃也。自稱爲飛刀神手。且粗知文墨。江本武夫。目不識丁。以其妻能文墨。一切簿書。皆委任之。其安民告示。甚堪噴飯。即出楊二姑之手。告示云。開造王勳。右輔總裁。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楊殿下。都指揮江。爲封刀安民。不可恐怕逃亡。天兵到者。一天二天。洗城殺盡妖魔。止除天父天兄。暫息雷霆之怒。今日天兵到者。到有兩天。妖魔殺盡。天父天

兄不殺百姓。看顧小子。今日封刀安民。就此不許殺人。不聽我言。強搶硬買。殺百姓。打先鋒。斬首號令。不可恐怕逃亡。大家投降。信天父天兄聖教。大膽做生意。不許變妖。看看斬首號令。禱告天父。急急特示。二姑自命通才。所以營中不留文士。凡被擄之人。如有通文墨者。二姑輒命殺之。是亦文人之浩劫也。

老僧神勇

曾天養者。太平軍中有一無二之驍勇將也。勇猛冠三軍。人皆稱爲大力天將。曾亦自負。常曰。我生平未逢敵手。一日至大別山。入僧寺中。有一老僧。長眉覆目。鬚髮已白。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曾怒。叱之曰。汝知有大力天將乎。何敢傲慢。乃爾。僧微睨之曰。固聞之。特未曾與一較優劣。致令後輩得負此虛名。曾愈怒。曰。汝敢與我角力乎。曰。何不敢之有。請各奉一拳。則高下立判也。乃坦其腹。倚牆而立。令擊之。曾憤甚。奮力猛進。揮拳擊之。如著敗絮。僧晏然若不知者。曾大驚。因思若被著手。必致破腹流腸。遂長跪於地。自陳弟子冒犯大師。死罪死罪。願拜投門下。求大師勿吝教誨。僧笑曰。孺子洵可兒也。遂揮之去。

道姑神勇

曾天養性雖殘暴嗜殺。然遇避難之婦人女子。輒哀憐之。猶能警其部下不許姦淫。并不許加害婦女。違則殺之。既破饒郡鄱陽之後數日。城中已大定。忽見其部下多有頭破手折者。

問之初不敢言。怒將責之。始言城外山中觀音菴。有一道姑。具好身手。某等往刦之。均受創而返。曾不信。至菴見道姑方坐蒲團上。見曾入。即起合十爲禮。年約三十。狀貌清癯。曾曰。聞菴中一姑子。有絕大神通。故特來一試。道姑曰。將軍欲來較藝。本無不可。惟我已作佛門弟子。煩惱捐除。不願與人爭勝負也。曾曰。姑子既已捐除煩惱。何以傷我部下。道姑曰。刻來暴客。即將軍部下乎。幸遇我。僅受微傷。若遇我師。恐不復能爲將軍驅策也。曾問其故。始知適有多人入菴。索錢物。道姑無以應。遂大肆搜括。一無所得。衆復逼問道姑。道姑指己之首示之曰。無已。即將此去。衆大怒。欲褫其衣以辱之。道姑手執一椅。向衆麾之。皆頭破手折而仆。大驚駭。相將遁去。曾聞之。知曲在部下。遂謝過不遑。然尙欲一試其技勇。因問尊師何人。曰。長眉老衲也。曾知卽爲大別山所遇之僧。遂不敢與角而去。

譚鐵臂之艷遇

譚鐵臂者。太平軍中勇士也。能掣牛尾。倒曳數十步。善拳術。人莫能敵。太平軍既入金陵。糧運每爲清軍所襲。乃令譚督運之。清軍莫敢忤視。一日。至秣陵關。過一村。日已向午。方欲造飯。忽來一少年。問誰是譚鐵臂。譚問何事。曰。久聞大名。願屏騎從。一角勝負。譚見少年恂恂如書生。叱之曰。汝欲覓死乎。少年曰。姑試之。格鬪移時。少年不能敵。因止。譚曰。欲勝將軍。須我妹來。將軍敢在此稍待乎。譚笑應之。少頃。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貌頗姣好。問知是譚。卽與

奮鬪良久。女仍不能勝。乃曰。且止。腹中已餒。盍至我家共飯。飯後再鬪。必決勝負而後已。將軍敢隨我去乎。軍校皆勸譚勿往。譚恃其勇。不聽。竟屏騎從。與女偕往。比至。則一巨室也。僕役如雲。少年正在廳事。指揮張燈掛紅。見譚。即呼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即有僮相贊禮。令與譚交拜。譚不知所措。皇駭問故。少年曰。吾父爲人所殺。仇家乃精於拳術者。我兄妹與之鬪。皆不勝。因立志遍求精拳術者。以報父仇。今得將軍。我願償矣。譚遂贅於其家。別命裨將督糧之金陵。譚竟不復返。

頭上烙印

太平軍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印腦門上。嗣擄得强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脇日衆。往往強之烙印。至死不從。知不可用。始廢此令。後於沿江一帶。擄人用刀割去辮髮。留髮三四寸許。其人自不敢再入清軍。若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亦不盡殺。輒用粗糲沙石礪其頭皮。以痛苦之。

利用偶像

揚州鐵佛。外裝金箔。太平軍認爲木身。用刀斫之。其刀立缺。又嘗以婦人之衣。着於佛身。軍牢夜役之帽。加諸三官文殊之頭。其在武漢時。將漢陽歸元等寺紗胎空心五百羅漢。頭頂竹帽。身着紅衣。用船裝載前行。塘清軍之鎗礮。將江寧各寺羅漢。悉數置雨花台山上。夜間

頭上各置一燈。清兵遙望。誤爲敵軍。鎗礮徹夜不息。消耗軍用品無算。

太平軍之格致

太平軍之硝磺。固由民間接濟。亦能隨地製造。每拆墻壙陳石灰。及各種雜灰以熬硝。硫磺無物可煉。一時缺乏。則用火酒煮馬糞曬乾。更煮更曬。經三四次。研細末。攪入硝內。其性竟與硫磺無異。

黃淑華

黃淑華。江寧人。早失怙。天資聰穎。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姿。時天京垂危。母兄深以爲憂。女曰。無慮。兒讀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太平十三年六月。清軍破金陵。有清兵至。殺兄於庭。索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並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痛哭。詈求速死。兵笑曰。予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偕行者。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閨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一帛。自述顛末。並附十絕。中有句云。可憐望得王師至。却是全家駢戮時。亦可見

當時清兵之殘暴矣。

太平軍納資捐清官

清咸同間。絀於軍餉。捐納之風大開。遂爲太平朝所利用。東王楊秀清嘗於軍中挑取端正魁梧者百餘人。予以巨資。令其詭捏姓名籍貫。赴京捐輸。並指捐省分。至省候補。預伏內應。甚有捐至道府者。清廷竟無從查察也。

金像被竊

天王皈依耶教。嘗以黃金鑄天主像。高三尺許。供奉高臺。率臣下禮拜。越宿乃被竊。天王大怒。殺監伺者二十餘人。

乃埋世民

太平軍攜讀書有心計人。派充各館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防其操權也。黠者有故意寫字訛別者。某生爲劉璿林寫告示。有咸有天下。乃理世民。理字故寫埋字。以訾之。有檢舉者。璿林曰。彼自欺耳。乃理者。固我軍中用以代表救世二字之義者也。

楊妃楊

滬有鴇曰楊妃楊者。爲太平朝干王洪仁玕寵姬楊淑真之女。孩名曰亞珍。仁玕死。從淑真

遁輾轉至滬。淑真初本爲妓。至是遂重理舊業。亞珍亦隨之應客。以肥白如瓠。人遂以楊妃榻稱之。未幾淑真挾之遊津。稍稍積金資。蓄養女雪香三寶。復姓爲洪。尋又還滬。以虐養女案被人告訐。乃遁而之杭。

禁纏足

太平軍中皆粵西溪峒村媼。赤足健步。無異男子。初至江寧。卽傳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經之足解去束縛。不能移跬步。太平軍故督令挑抬以困之。

薦紳之子

某薦紳之子。爲太平軍擄去。數月後。太平軍復挾之過其村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子曰。爾父母自爾之去。肝腸寸裂矣。今近爾居。曷不一歸省視。童子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回家何爲。此中甚樂。我父母檢點比學院大多矣。

李來中

李來中。南人。曾隸屬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敗。來中涕泣呼號。誓必復仇。秀成慰之曰。爾大好男兒。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爾往往速斃耳。余觀滿清氣運。亦不越數十年。爾果有志。當自重。爲後來計也。來中受命。遂投入山東白蓮教。埋匿三十餘年。毓賢撫山東。獎勵拳勇。來中乃詭投以扶清滅洋之說。毓賢納之。由是勢大熾。及聯軍破。

天津。南人有識來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國且聯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勝我當百倍。而曰滅洋。洋何能滅。曰扶清。清焉能扶。適自亡其國而已。來中曰。余何嘗不知。惟余蓄志報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間。豈敢失此好機會。余所以辛苦來此者。求復仇已耳。成敗非所計也。後遂遁去。

某天將

某天將。遺其姓氏。清咸豐時人。家於楚。少孤。貧不能自給。依兄嫂以居。磊落豪放。不可一世。日縱酒爲樂。飲輒醉。醉則大號。拔劍起舞。紅燈變色。未幾。饑饉洊至。民不聊生。兄嫂不能供。天將買酒無錢。不能遂其欲。不得已欲謀生活。旋以販絲爲業。然非其初志也。時洪氏倡業。恢復長江南北。一日樹旗募士。天將適販絲值之途。招募者遙謂曰。販絲客亦樂爲兵乎。遽應曰。諾。則盡棄其絲。慨然從命。時人亦未之奇也。天將既應募爲兵。未幾臥病幾不起。二月餘始瘳。與之同時應募者。僉以功擢職。彼仍一小卒。屈身行伍之間。益悶悶不樂。旋自奮曰。豎子盡成名矣。而余尙一功未建。將相豈有種。必不讓他人先我着鞭也。時清某將驍勇善戰。太平軍不能勝。忌之。欲行刺而其難人。天將毅然請往。主將笑曰。汝一小兵耳。何能爲。勿自輕擲其生命也。天將憤曰。主將勿小覷某人。以某將爲虎。某視之直一犬耳。此去若不得某將之頭者。請以某頭易之。生將奇其言。許之。天將退。易輕裝。挾利刃。乘夜掩入清營。時月

色微明不甚了。天將踰垣入伏於牆麓偵察動靜。聞擊柝聲自遠而近。瞥見一邏卒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曰眞眞。邏者曰建眞。建眞者是晚軍中之秘密口號也。俟邏者已去遠。天將從牆隅徐步而前。故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若前。彼應之如邏卒。擊柝者弗能辨也。天將乘其不備。出懷中刃自背力斫其首。首立斷墮地有聲。棄屍隱處。解其號衣與己易着。而代爲擊柝。忘其時柝聲遂亂。軍中已數驚矣。幸擊者多不能辨孰爲誤擊。後聞他擊者始悉其時。途遇邏卒必詢以如所殺擊者語。曰眞眞眞眞。答者稍緩。輒斥之。人以是弗之疑也。且擊且行至清將帳下。清將已熟睡。鼾聲如雷。帳左置巨砲數尊。彈藥已實。天將四顧無人。卽棄其柝。拔刀猛斫之。須臾清將之首已懸其腰間矣。將出盡燃其砲。聲隆隆大振。軍士自夢中驚醒。以爲敵來掩襲。人不及掛馬不及鞍。自相踐踏。旣而蜂擁入帳。見主將已亡其首相顧失色。瞠目橋舌不敢動。一卒大呼曰。主將已死。我輩將安從。明日敵軍大至。我輩無死所矣。不如去之。遂先遁。衆一哄從之。霎時空其營。裨將某雖遏之不能禁也。初天將鳴礮後於亂軍中掩出。急還己營。徐從腰間解其首下。示主將曰。試認之。此是某將之首否。若誤斷他人頭。曠余盡夜功矣。主將大駭。却走。急答曰。是也是也。徐復曰。君勇過荆卿矣。吾恨未知子也。時天已大明。人方爲天將危。以爲必擒且死。旣聞功就。咸大驚。相與欽羨不置焉。天王聞之。卽日擢爲天將。昔與之同應募而先遷職者。今皆隸其麾下矣。天將刺清將時。兄嫂已俱卒。

未幾天將亦卒。或云歿於陣云。

雀牌爲太平時之酒籌

麻雀之戲。由來久矣。初爲紙牌。其後以楮易竹。遂稱葉子。繪梁山盜一百八人於上。時尙無中發白東南西北也。至清朝淮揚鹽賈盛行此戲。陶澍嘗禁絕之。鹺商乃改繪梁山盜宋江。貌如陶澍。並其女公子。太平軍起。事禁賭博。軍中用其制增改之。用作酒籌。以賭酒。增入筒化。索化。萬化。王化。王化。東南西北化。蓋本諸王封號也。行之未幾。流入寧波。遂復變爲博具。不久而遂普及。後之嗜雀戲者。咸不能舉其故實也。

太平軍捕狼

鎮江九華山多狼。太平軍常捕之。其法掘地爲坎。用生鵝半日不與食。置鵝於坎中。以厚板蓋其上。中穴一洞。引狼至坎側。鵝不得食。引頸向上。狼來食鵝。頭入洞中。不得出。遂捕之歸。

典金官盜金

典金官某。率衆出天京城。守門者疑之。搜其身。各懷金數百。乃白東王楊秀清。閉城大索。殺藏金者二百餘人。因搜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婦各數十人。悉殺之。

天王戲腐儒

太平二年七月。安徽望江縣軍帥稟奏。保薦望江縣生員龍鳳驤。有安邦定國之才。龍鳳驤

偕其父至江寧。上書天王。不下數萬言。內引周武漢高爲比。天王却之。故批數字曰。周武劉邦。是朕前部先鋒。卿知否。龍鳳璽不解。所謂旋送入詔書衙學習。卒未擢授官職。

三眼狗

英王陳玉成。有四眼狗之稱。人皆知之。又有名三眼狗者。亦驍健善戰。爲清提督張國樑所殺。

白鸚鵡

天王在宮中。嘗畜白鸚鵡二。命伺臣教以語言。每視朝捲簾。則白鸚鵡必先高呼萬歲。羣臣和之。呼聲震天。退朝亦如是。

支那之友之記述

(當時之西報)

余等離上海後。沿途皆平原。地勢低窪。而土質肥沃。港汊紛歧。水道利便。氣候嚴寒。四野無行人蹤跡。荆棘徧地。農田盡蕪。陸上之荒涼如此。而水上之釐卡則極發達。抵黃渡。出錢四百文。船始得過。至崑山。見戈登將軍。索取入蘇州城護照。將軍在戰場上極冷靜。而其在應接室見客時。亦以冷靜之態度出之。

十二月十八日。自崑山行十五英里。抵蘇州城外營壘。其地曾經劇戰。屍橫郊野。廢彈滿地。重行五英里至婁門。余等先往見巡撫。其衙門爲舊時忠王府。建築絕宏壯。城中有九層之

塔。高約一百五十英尺。二百二十級。升高遠望。全城情景。市廛街道。宛然羅列目前。

十九日見程學啟。彼室中有英國製之大自鳴鐘。係從慕王府劫奪而得者。程初以余等爲英國軍人。語中竭力爲巡撫辯護。及余等言明職業。彼乃默然不發一言。

余等又至附近忠王書記官住宅游覽。室中器物。均已被官軍搗毀。宅後有一大室。門上懸太平所立之標記。題曰天父堂。壁間掛基督自彼拉多裁判至十字架就刑種種畫圖。余等取其一留爲最珍重之紀念品。足見太平軍中之上級官員篤信宗教也。

二十日余等往觀發弄薩斯艦及歐西礮隊。不覺暗中痛恨歐洲之軍用品。何以移置於此。礮隊司令爲白萊。見余等款待甚周。

二十一日聞官軍屠戮太平軍之地在雙塔寺前。塔建於宋代。古碑林立。血漬泥土。水色帶紅。太平軍三萬人死於此。外人干涉戰事之結果如是。

二十二日往觀慕王府。全部建築焚燬無遺。大銅柱半皆鎔去。門口有一破鼓尙留。瞻望廢殿。慨想慕王之忠義。雖奸詐之徒盡皆叛去。而慕王至死不變其節可敬也。余等離慕王府舊蹟。回船向上海進發。臨行接忠王書言（外人全無信義與滿人同惡）吾等甚慚。使余爲武人者。必執戈擐甲爲自由戰死。以見歐人之非盡不義也。

中秋對聯

皖江清廩貢生程邦鐫投太平爲丞相。嘗於中秋日出。一聯榜其門曰。明中秋月暗。暗中秋月明。好教我不明不暗。下注如能屬對者。膺上賞。蓋太平改用新曆後。定八月三十日爲中秋也。翌日有人書下聯於其門曰。長頭髮日長。短頭髮日短。試問你誰短誰長。事爲東楊所知。以語涉訕詛。幾興大獄。

太平軍之見解

太平軍打館子於富室。每取紫檀几案。拉雜擢燒以當薪。人有詢之者曰。此等物富家嘗以之驕人者。故壞之以爲打破貧富階級之表示。又嘗至一宦家。於閨中得明珠無數。太平軍悉取置臼中。舂碎爲粉。和沸瀋吞之。曰。我非求補益也。獻之則啟上之驕奢。私之則懷璧獲罪。（謂犯天條）今以此不祥物納之腹中。天父當亦許予也。

太平野史卷之二十載餘

五二



太平野史卷之二十載餘終

跋

辛亥後。余客長沙。一日往書肆。見有王某與肆主論洪楊紀事手抄稿本。價不合。旋去。因繙閱一過。以彼中人紀彼中事。太平之書。莫詳于此。驚爲難得。卽依原值給之。後過此肆。肆主言王某復來。知稿爲君所得。乃大懊喪。嗣清史館聞之。擬作荊州之借。欲寄未果。茲交中華書局過錄。得凌君之點竄補綴。乃成完本。刊以行世。爰識數語于後。

民國十二年三月姚瀛跋